

中國文藝年鑑























































































































































































































































































































































































































































































































































































































































































































































































## 難民船

沈起予

覃順靠着年輕力壯，兩手扛起行李，在人羣中拚命撞，拚命推；覃老爹在後面死死抓住他的腰幹，喘得氣咻咻的，好容易兩父子纔擠過了搭橋，走上了甲板。

甲板上早已是人山人海，還亂雜雜地堆上一些篾籬網籃，被蓋卷之類的傢伙，幾乎連插腳的餘地都沒有。

覃順背後拖着老爹，在船頭船尾打了兩趟，結果又掉頭回來，暫時將行李攔在過道上的。一個靠壁的門前，真的到處都找不出一個空處。然而就住在這裏也不是話：門扇一開動就要打腫你的腦壳，而且進出的人也會踏癟你的身子。

於是覃順又叫老爹看着行李，他空起兩手，打算擠下炭艙去，看能否尋得一個住處，可艙門封死！待他剛從艙口埋頭一望，那無底洞般的黑黢黢的阱窟裏面，祇見有千個頭在轉，真個震盪動盪大家翻來撞去，真像被擦撥了的一窩蜂，一穴蟻，連那螺旋形的鐵梯子上面都聽得滿滿的；更有那些呼娘喚女，叫子尋爺的喧囂，復亂嚷嚷的混成一股巨響，霍刺刺地往

艙口上衝來，使他不得不打斷念頭，又往船尾上去再尋一次。

幸好，人雖是這麼多，這麼擠，但大家都似乎還不會十分住定。當覃順走到船屁股的鑊鋪機傍邊時，便見着兩個人正在移動行李，據說是有同路的在另一處佔住了更好的位置，這樣，他便即刻回頭把覃老爹和行李搬過來，補上了這個缺。

『丟那媽，這樣一隻運炭船，竟裝了六七千人！』

放下行李，覃順便一屁股坐在被蓋卷上，抹了一把大汗，他這纔感覺疲倦了。同時他又從懷內抹出那乘船證的白布條來再看一次，上面的號碼已經到了六千多。

可是站在側邊的覃老爹則冷得滿臉痙攣，兩手緊緊抱着肚皮，一聲咳來，背脊便直往下彎，兩條乾癟的腿子，也不住地打顫。

看着老爹發冷的樣子，覃順纔仰起頭來望望天空；自己像打衝鋒似的，祇顧提起勁兒在那些人羣中東奔西撞，弄得滿身發燒，却不知量量的陽光早已躲進了雲頭，半空中又括起風來了。

『好了，老爹，現在總算逃上了船，再過幾天就是家鄉；快來躺一下罷。』

一面講，他便一面站起來打開被蓋，把棉絮鋪在船板上，又用幾件行李紮在四周，弄得

有幾分像街頭的膏藥攤子。這種打地鋪的生活，是他們在難民招待所中早已過慣了的。

鋪剛弄好，祇見覃老爹呻喚一聲便坐了下去，同時又將頸子擺了兩下，自言自語的說：

『嗯，日本鬼子真害人……我這樣的身子不知道還經得過幾天的海船不！』

『莫耽心，老爹。天不絕人之路，祇要一帆風順，很容易到的。』

話雖這末說，其實覃順自己就有些耽心。老爹是六十向外的人。幾十年來的籐匠生活——天天彎腰駝背在灰塵中編籐椅，打籐箱……早就弄了一身毛病。現在又加上這一次的驚駭，和在難民招待所中喫了二十多天的虧，身上簡直成皮子包骨頭，臉上祇賸得兩個瞳仁在轉了。

提起難民招待所來，覃順就覺得滿肚子是氣。在那四小時的停戰中，逃出了閩北，剛被人招待進去時，他還滿心唸着阿彌陀佛，誰知三兩天一過，他便明白了這並不是什麼難民『招待所』實不外是一座難民『拘留監』。每天喫清水粥，髒饅頭等固不用說，而那些辦事人也簡直就是了不得的大官，幾乎連你的生庚八字都要盤查，十八代祖宗都要登記，說怕有歹人混跡進來，還有那些倒大不細，拿棍拿棒的什麼童子軍之類的傢伙也簡直比小牢子還可惡，他們時時要來干涉你晾衣裳，放東西，甚至一天他為老爹多添了一盃粥，便差點棒棒肥

上了身，說是犯了招待所的規章。……

覃順正在想這個時，忽然一股冷風迎面吹來，這次連他也打了一個寒噤。他抬起頭來四週一望，四周竟是光光的，連遮風蔽雨的東西都沒有。一個婦人背上貼了兩塊爛棉絮，死死靠住船尾上的煙囪，旁邊一個掌櫃模樣的男子一歪過來時，她便一掌推去，隨又罵了一聲。不遠處又有一對文弱夫妻用一床髒臥單緊緊蒙住腦壳，一個小孩子老實不客氣就在席子旁邊拉了一大堆屎。欄杆那面，則有一位鬍鬚爹爹早已把煙燈點好，縮成一團，在嗷嗷的抽了。

就在這時，一架飛機從吳淞口外的昏沉沉的雲端慢慢地翔來，一轉到江灣地界，便有如山崩地裂的巨響從地底傳來，連船都似乎被震歪了兩下。

『真造孽！』

早已是聽慣了的礮聲，但覃老爹却睜開眼睛，抬起頭來，望着岸上恨恨地咒了一句，纔又躺下去起一陣劇咳。真的，這一回日本人給他的打擊，實在使他太傷心了。自己辛辛苦苦經營了幾年的籐器舖，一下就被打得精光。現在雖然逃得一條老命，但這唯一的衣食飯盆已經碎了，就活着還有什麼想頭呢！『人怕老來窮，』要不是兒子覃順的那般苦拉苦勸，當時他真是死也不願離開自己的寶貝舖子。

可是兒子覃順，這時倒不怎樣理會這些飛機或大砲了。他一心顧慮着明天的天氣，及今晚上的過夜；自己當然可以靠着一副蠻骨頭去拚，但老爹就真是再經不起風，波，雨，露的。他打量頭上的天。——天老是昏沉沉的，陰陽不分，而且一刻一刻的加重露氣；他又看四周的人——人們也個個都是冷得臉青面黑的，縮成一團。

『丟那媽，這樣子怎能過一夜呢！』

突的從一床毯子中拱出一個頭來；覃順一看，纔知道這些亂雜雜的人中間，還睡得有這末一個與衆不同的學生模樣的傢伙。

『真的，這船上連布篷都沒有。』

覃順由不得和上一句。

『我看並不是沒有，倒是不肯掛罷了。』

學生仔翻身起來，打個盤脚坐在席子上，又用毛巾細住腦壳，樣子像也是冷不過了。

『既然有，爲什麼不肯掛呢？』

這時，那對瘦弱夫妻也參加進來了。似乎大家心裏早就要談論這個一樣。

『哼！那不多化費了！這些做慈善事業的傢伙頂壞蛋：他們對難民根本就不會慈善

的。」

這話真對，覃順想。可是那學生仔似乎一開腔話就很多：

「我看這船上又是與招待所一樣；他們簡直把難民當成三牲六畜，祇要把你裝起來就完事。」

「哦，先生也住過難民招待所？」

「還不是！從北四川路儉德寄宿舍逃出來，腰無半文，所以祇好進××公所。哼，裏面真糟透了。」

遠處也有許多人圍攏來了。都把頸子伸得長長的，像在聽故事。連那背起破棉絮緊貼着煙囪的「婆媽」模樣的婦人，也抬起頭來把眼睛鼓着。他們都是兩廣籍，都是在大大小小的「招待所」中吃過苦，而今又被「招待」上船來的。

但跟着又有人說出了不同的話：

「這也怪不得他們；」僧多粥少，「你想這一次「嗷嗷待哺」的難民是幾多啊！」

像是讀過什麼賑災會的「募捐緣起」之類的文章來的，覃順一看，這說話的人，原來就是在煙囪旁邊，嬉皮笑臉的擠婦人的傢伙。真討厭！不獨樣子難看，連說話也不中聽。



突的雙腳將毯子登開，學生很輕快地站了起來，樣子像要幹點什麼，同時又『言歸正傳』似的說：

『所以對這些傢伙簡直用不着客氣，讓我去要他們把布篷掛起來罷。』

說完就往船頭那面去了。大家都有股喜意。覃順想畢竟學生仔們不同：不但能說會道，而且還敢說敢做。

可是不久他又有些失望；學生仔像吵過架似的漲紅着面孔走回來了，後面竟什麼都沒有。怎麼？不肯借，還是真的沒有呢？病着的老爹會完了！正在這樣想，但他即刻見着那學生已經放大了喉嚨在向大家講了：

『……篷是有的，但辦事人硬着頭皮推沒有。根本是人少了，要多去幾個纔行。大家想晚上不在露天過夜的話，就一起去罷，篷是一定有的。』

有了領首的人，誰還肯不去！覃順首先就附和了；他自己雖不會說話，却可以助威。兩個開頭一走，後面便馬上跟了一大串，大家嚷嚷鬧鬧，一直向辦事室去了。

房門意外是緊關着的。學生仔先拍了幾下，可是沒有人應，覃順性急，這時便馬上『助威』起來了，他粗腳粗手的，先向門上一拳，繼續又一腳踢去，門幾乎成了兩塊。辦事人終

於把門打開了。啊，我的天，原來那傢伙正關着門在抽大烟，烟燈還一閃一閃的點在小床上呢。

『什麼事？』

辦事人見着了這一大串人，便先有五分懼怕，但他依然裝腔作勢的這末問。

『什麼事？——大家都要篷掛！』學生仔說得快。

『我不是說過船上沒有麼？』辦事人皺皺眉頭，又看看大家。

『可是大家不相信一條走海的船上沒有布篷；而且甲板上老年人，有小孃仔，——都是經不起霜露的。』

『噉，我看大家還是將就些罷。你們都是難民，又不曾出船錢；船上也實在沒有篷啦。』

這回覃順懂得了；那是說縱有布篷也不給難民掛。這可氣得他眼睛直挺，同時拳頭一捏，便不自覺地迸出一股駭人的鹵聲：

『難民不是人麼？——將就不得！』

『對啦，一點遮風蔽雨的東西都沒有，實在將就不得。』不知誰在後面附和。

『真說沒有，就讓我們滿船找去。』

『沒有篷，頂好叫他也去過一夜！』

『……』

大家圍成一團，七亂八糟的聲音直往辦公室內送；其中也頗有些不成道理的道理，可是辦事人却面孔紅紅的，回答不出來——也許是無插嘴的餘地。這是覃順在老頭子的藤器舖所不曾經驗過的。從前送藤桌子，藤茶几之類上公館時，當然也與闊老們起過口舌，可是像這末鬧熱，這末多人站在一邊的事，確是沒有。他乘勢又想來句把什麼，但他聽見學生仔又有條有理地說了：

『你看，這還不是大家的要求麼？你莫以為難民是好欺負的，誰相信一條海船沒有布篷呢。所以頂好還是請你叫水手們去找一下，不然大家是不肯轉去的。』

這顯然是在為對方轉彎，聰明的辦事人當然懂得；於是他就『順水推船』，承認叫水手去『找』了。

可不是！大家散回不久，便見着水手們抱了幾大捆傢伙過來，七手八腳，轉瞬即把那厚厚的帆布篷扯在人們頭上，而冷颼颼的寒氣也就突然減少下去了。這時甲板上祇見一

片歡喜，覃老爹說了聲阿彌陀佛，連那縮縮在欄杆旁邊抽大煙的老頭也坐起來說七道八說了。……

剛一入夜，閩北，江灣，吳淞一帶，又是密密的槍砲聲發作了。還有幾處在起火。租界上燃着稀疏的電燈，浦東一帶，則簡直黑得鬼啾啾的。滿甲板的人都靜靜地躺在布篷下面聽着，知道砲彈是不會落到碼頭這面來的。覃老爹照例咒了兩句日本鬼子又躺着咳嗽。

## 二

一清早，大家突被一片嚷叫聲鬧醒了，而這聲音又是一個婦人在求救，倉促間使大家更覺驚奇：這樣男男女女混成一堆，難道是有人在向婦人們來個不清白麼？

『快些呀，那個快起來救一下呀！……』

大家抬頭一看，祇見那死死靠着烟囪的女人正懵懵懂懂的在甲板上亂嚷亂跳，背上貼的兩張爛棉絮燒得焦糊，上面還有兩股白烟直冒。

『傻仔，快脫掉！脫掉就行了呀！』

旁邊的掌櫃模樣的傢伙大聲地這樣提醒了她，她纔即刻將腰上纏的帶子一鬆，抓下那兩塊爛棉絮來用手直揉，揉後又用腳踏了兩下，一場天大事也就隨着棉絮上的烟消而「煙消」了。

「原來如此！」

望着大家都是一副打趣她的面孔，於是她纔臉紅紅的，現出難乎爲情的樣子說：

「真的，一下把我弄慌了。我靠着煙囪睡得正好，但睡呀睡的，忽然背心上有股熱氣鑽來，我以爲是衣裳起火了，竟忘了背上還有兩塊棉絮。真的，從夢裏駭醒過來，一下就把我弄糊塗了。」

大家一看，果然是機器艙已經昇火，煙囪燒得灼熱，而船不久就開了……

江面上一股股的白烟漫漫地飛，慢慢地捲，船尖刺破水面，一團團的小浪花哨哨地向兩邊翻。江心中到處停着日本的小型軍艦，軍艦上有水兵拿着旗子在信號台上彼此打信號。岸邊也處處有小蒸汽船停着，日本兵像螞蟻似的在搬運軍伙。岸上楊樹浦一帶的日本兵車像整夜沒停過，現在早已是殺氣騰騰的成線地飛跑了。

遠處，白茫茫的霧氣中，有槍礮聲傳來，那聲音先是一陣緊，便又漸漸鬆下去，終於又寂然了。似乎是照例的拂曉戰。

就這樣，船在很大的威脅中怯懦地而又緊張地向着吳淞口划去，船上除了處處的三兩聲咳嗽而外，似乎大家都在口水倒吞，聽不出一點嘈雜的聲音。

望着望着，吳淞口已在面前，大家知道這是最危險的一重難關。可是許多人一面怕却一面又想看；首先是那學生仔把頭伸到布篷外面，繼續便有幾個縮頭縮腦的傢伙站到欄杆旁邊去了。待單順也伸頭出去時，吳淞鎮正在對面！但一切已經打光燒光了；祇有朵朵的磚牆七零八亂地站着，還有幾處在冒烟子。似乎從那烟子裏面還可以聞得出一股燒焦了的泥土氣。……中國兵就躲在這末麼樣的地方防守麼？真算是好漢子！這時他真想在那些燒焦了的瓦礫中找個把出來看看，就是影子也好。

可是他忽的見着有一個水手是咻咻的跑來向人們直叫了：

『大家快躺着！莫站在欄杆傍邊，謹防日本軍艦開礮！』

叫聲還未完，果然人們又退回來了。船依然慢慢地往前爬行。一瞬，三叉水外一字排列着的軍艦也可以見着了，然而意外的，竟是什麼都沒有。於是幾個好事的又把頭探了出去，而就在這一剎那，洋面上便有轟轟的兩聲巨響，掠空而來，頓時駭得大家面如土色，有的用四脚爬着急竄，有的用肚皮死死貼住甲板；很安靜的，祇有那位抽大煙的老頭，他依然是那麼縮成一團在不斷地打他的煙泡子。

約莫過了一刻，大家纔鬆了一口氣。礮聲既沒有再響了，而船也意外地還在往前駛動。

連以爲死定了的覃老爹一見着兒子還蹲在傍邊時，也勉強苦笑一下，那樣似乎在問：『哦，沒有打中麼？』

『不怕了，不怕了，已經出了口子啦。』

見着老爹的苦笑是悽慘是驚駭，覃順倒不得不裝出一副無事的面孔來安慰他，可是自己的心却依然是緊張着，眼睛時時顧慮着四周，一直到船走過了崇明島，倒拐向西後纔隨着大家把心放下來了。

船上又恢復了從前的嘈雜。大家像遇賊後似的，一切談論起來了；有的說東洋大砲打不準，怪不得這次贏不過中國兵，有的說那兩響不過是駭駭大家而已，根本就沒有指着船打。至於最近情理的解释，似乎還是那剛纔毫不曾驚動一下的大煙老頭的一套；他以爲那兩砲是向着岸上中國兵的防線轟的，至於爲什麼不先不後，船一剛過口子就轟呢，那便正是日本兵的聰明處，因爲這樣一來，中國兵怕打着了中國船，便自然不敢回砲了。

可是對於這些七解八說，覃氏父子根本就覺得什麼都好。總之現在是完全逃出了砲火地方，來到海洋上了。不過唯其是這樣，他們的心也就像海洋一樣的虛渺。覃老爹望着那綠油油的海水，聽着船艙的機器的響動，回想起幾年前妻子一死，便把鄉下的一切都賣掉了來上

海時的情形：那時彷彿每個浪頭都在幫他起勁，船走一程，好運便近一程，誰知現在竟落得這末一個下場，大家既硬着頭皮把他從閩北拖出來，又在「招待所」內把他關了二十多天，現在祇發了兩塊錢的路費及一張搭船布的條子，硬叫他回鄉去；至於回鄉去怎樣，鄉裏有沒有家，他們就用不着管了。

覃老爹眼睛死死釘住遠遠的海面，默默的這樣回想，而海面上的那些徐徐地擠着湧着的波浪，有時會忽的一閃，竟變成了無數的藤椅子藤簍子，以及藤桌，藤架等類的東西，有的倒掛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的重疊在牆壁的四周，有的竟擺在舖門口，而自己也彷彿就在那些亂雜的藤器中間，坐在一條矮板凳上，駝着背，拿着藤條子在編打一件什麼，可是那些藤傢伙一搖一盪的，漸漸移近前來時，便忽然嘩啦一聲，在船腹上撞個粉碎，自己依然是兩手空空的躺在甲板上。而這時他也就往往在兒子覃順的不意中，會突然發出如後的囁語：

『喂！可惜我那舖子！』

### 三

船在兩天之後，便到了汕頭。再過一天一晚就是香港。

覃順暗暗地有股喜意。家鄉雖沒有好事等着他，但他想照這樣的風平浪靜，心裏記掛着



的老爹總不致把骨頭丟在半路上，而且到了南方就沒有上海那末冷。在後來苦難的生活中，暖和地方也比較容易過活些……

然而，船一開出汕頭，他就覺得有些不對：船不會到口子上；布篷便一起一落的，在頭上打得澎澎地響，風撲上臉來，像有很大一股蠻勁。遠遠的天水相連處，有許多烏雲在亂飛，在追趕，其中有幾塊還在四面跑一面撒下一些雨點。

見着大家都在加衣裳，取被單，他也急忙把被窩重新給老爹蓋好，心裏希望風浪不至再大，但船剛在海口上一倒拐，便突有一股大浪打來，同時船身兩頭一蹶，船上的洗臉盆，鹽口盂等即刻開始亂滾，即笨重的行李，也是躍躍欲動的。……

此後，向船頭打來的白浪一股比一股大，而船也就是一顛一簸地走着。開初孩子們是哭，大人們是嚷，但不久便大家都暈了船：有的牙齒咬得緊緊的，躺着不敢動，有的則湧了幾口水之後，便翻腸倒肚的大吐起來。

覃順望望老爹，老爹躺在被條中，臉色慘白得可怕，太陽穴上爬着兩大股青筋，雙眼死死地閉着。於是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來堆圍着老爹的腦壳，又用幾塊布來擋住行李間的罅孔，想藉此減少些冷風；然而剛弄好時，船又猛地一簸，將行李拋得東滾西倒，使他又不得

不去拉攏來用繩子緊緊繫在傍邊的鑲鐵櫃上。……

『呀！大雨來了！』

不知什麼時候，靠近船舷那面，忽地有人尖銳地慘叫一聲，而像竹杆一般的豪雨，已經嘩喇喇地向船上打來，使大家東慌西亂，一面躲，一面搶着行李，急向布篷的中心地帶滾竄過來了。這時睡在覃順面前的兩個瘦弱夫妻似乎已經動彈不得，祇在甲板上亂嚷亂叫：『呀，網籃滾走了，那個快幫我拉住呀！』或者：『呀，孩子跌倒了，哪個快幫我拖過來呀！』煙窗側邊的婦人早又把兩塊爛棉絮貼上了背，對於那掌櫃模樣的傢伙的偎擠，似乎已經不加拒絕了，而那抽大煙的老頭則端着他的煙盤子不肯放手，彷彿其餘的東西都可以丟掉一樣。

天空上再已不是雲塊的奔跑，而祇像是黑魃魃的一口鐵鍋在翻過面來把水往下直灌。風聲和着雨聲像要吼破九州，海面上白翻翻的浪塊洶湧，在烏暗中直像是無數倒立着的鏡子。

望着，這布篷的中心，也不是安全地帶了。先是篷的接縫處有水下漏，繼續連整個篷面都有水滲透，過來結成一串串的水珠，又由水珠聯成一股股的洪流，往人們的頸項上，行李上直瀉了。覃順會幾次地挺起腰幹用面巾把布篷上的水滴抹去，但總是那末愈抹愈多，後來

連篷的腹背兩面都是一樣筒水了。

『這怎樣行呢！』

他打算到大艙下面去尋個地位，豫備把老爹搬下去暫時躲避一下，可是他還不會動步，便忽然又嘩喇喇的一聲響來，頭上那張五分厚的布篷已經被撕成了幾大塊，按着一陣嗚嗚的風雨打過，那些較大的布塊又撕成了無數的細條子，在空中亂飛亂飄。甲板上頓時是一片悲鳴，一片慘叫，人們在洶濤的浪花和飄打的豪雨中互相地踐，互相地踏，覃順也在這些亂撞亂竄中，施出了奇蹟般的力量，將老爹連被蓋一同搭到背上，兩手拖着行李，好容易纔跟大家逃到了船的最下層的一個甬道上去。

甬道上早已是滿擠着人，而且大家也是在苦悶，在呻吟，在嘔吐，甚至有的連屎尿也在那裏一起來，現在又陡地硬闖進了一大批，真是愈弄得穢氣瀰漫，不嘔也嘔了。

覃順將老爹放下時，老爹已經是軟成一團，眼睛一翻一翻的望着他，樣子像要說什麼，却又說不出。待覃順給他換去濕衣，擇一個地方給他靠着之後，他纔似乎鬆了一口氣，悽然的喃喃了兩聲：

『劫運！……劫運！……』

移時，老爹似乎受不過穢氣的刺激，便乾嘔起來，而且頭上有些發燒。他呻喚，他想喝點開水來潤潤喉嚨，可是找遍了許多人，竟誰也沒有。後來不知什麼時候，有一個穿起油布衣的水手從甬道上走過，覃順便又去捉住他問，可是這水手望了他兩眼之後，竟意外地說：

『要開水麼？現在船上連一點清水都沒有了！本來船頭上是盛有兩大缸的，但是剛才幾股大浪打來，早就連鍋灶都一起打下海去了呢。』

水手說了就走，但隨即回頭過來指着甬道壁上的一道門說：

『祇看那房裏的先生還有沒有。他是有熱水瓶的，你進去問問好啦。』

依着這話，覃順果然從許多人身上跨過去拍門；門一開後，他見着寬敞的房內，祇住了一對時髦夫妻，而且壁上也果然有兩個大大的熱水瓶掛着。後來他纔曉得：原來裏面的男子，是楊樹浦×江大學中學部的教員；因為這是一隻被臨時借來裝運難民的炭船而沒有客艙的原故，他遂出了一百二十塊大洋把水手們的住房買來了。想不到外面弄得那般的『阿修羅』一樣，而這裏竟有這末一個『天堂』。

待他說明了來意，又解釋了船上已經找不着開水時，那男子竟許久不開口，祇是眼睛望

着舖上的婦人，似乎在討命令。可是那婦人立刻眉頭一皺。傲慢地拒絕了：

『沒有！喝完了！』

『祇有幾滴也好，潤潤喉嚨；一個老年人實在咳得真可憐。』

希望着萬一的慈悲，他向那婦人這末說。可是這回男子却理直氣壯，搶着回答了：

『你這人真是！不是說過沒有了麼！難道一點開水還不肯給你。』

覃順知道碰釘了。自然也不硬要別人打開瓶子來給自已看。他想不到在這種苦難的時候，一杯開水也是這末可寶貴。他想回頭走了。但忽的另一個念頭爬上心來，使他不得不又硬着頭皮站了下來：

『那末，先生，讓他老人家進來靠一下好麼？就在地板上也行的。人又不舒服，外面實在擠得沒地方了！』

教員又先望望太太，幸好這一回太太沒有開口。於是在問過是不是傳染病；又囉嗦了好一會之後，纔總算是勉強承認了。

#### 四

在房門大開，覃順把老爹搬進來之後，那掌櫃模樣的傢伙也就帶起那背貼爛棉絮的婦

人，兩口兒似的，跟着進來了。他先是藉口引那婦人進來『解溲』，可是一『解溲』之後，便花言巧語的痞着不肯走。這時那位教員太太可真叫苦了；她眼睛一斜一斜的望着這些意外的侵入者，喉嚨上也不斷地向丈夫咕嚕着，說弄得她『換衣』都不方便。但是她的一切的囉嗦，畢竟也奈何不過掌櫃的嘴巴的油滑及奉承；掌櫃說他可以幫忙在角落上扯一個布幕，這樣太太便好在那裏面作『脫褲解裙』的事，至於那水手們的油漆桶作成的『馬桶』解滿了，他也可以一手幫忙提出外面去傾倒。這樣，大家也終於相安無事了。

外面，依然是風濤浩蕩，船身也依然是顛簸，傾斜。不知什麼時候，有一個老水手模樣的人前來了。他一面脫去濕淋淋的防水衣，一面也默默地蹲下來休息，樣子像是這房間的原來的主人翁。

『船要不要緊啦，可搭馬斯？』

賈順不知道這水手爲什麼有一個洋鬼子般的名字，但一聽着教員在這樣問時，便也就跟着大家出神地望着他的面孔，巴不得在那上面得一個好消息來。

『難說！像是已經吹脫了航線了，』老水手微微擺着頭這末說，但一見着大家都是仰起那末一對不安的眼睛望着他時，便又即刻改變了口氣，『不過也不大要緊，祇要慢慢地走出

了風圈就好了的。……」

『日本人也太可惡了，無緣無故就開火！』這回老水手也說了。

話雖這樣說，老水手却滿沒有要討論這問題的樣子，默默地披起防水衣，走了。

外面的颶風狂雨毫不減勢，海底下就像有一個巨大的怪物在亂拱亂動。船尾一蹶起來，祇聽得一陣轟隆……的攪水扇葉子出水的聲音，一沉下去時，那聲音便又唔唔……的跟着縮小以至於模糊。

就在這種似妖魔的狂吼，似鬼怪的哭泣的沉重淒厲的聲音的返覆中，大家苦悶着，掙扎着，等着最後的命運。……

## 五

不知是什麼時候了。突然甬道上一股鬧聲起來，祇有見兩個船員抱着一團黑東西走過，後面一個蓬首垢面的婦人哀嚎追來，死死拉着船員的衣裳不肯放。

『已經死了還有什麼用呢？』船員回過頭來，樣子是哭笑不得的樣子。

『我……我祇有這一個呀！莫拋下海去了呀！』婦人軟作一團，但手依然是拉得緊緊的。

『你放明白點。船上的規矩是不能夠放死人的。』另一位船員這樣說。

『我……我不願把他拋下海去，我要……帶回去好好地埋的呀！』

可是兩個船員已經將她捧在一邊，向前走了。婦人祇好蹲在地下，悲哀地嚎啕。

見着這一幅悽慘的景象，覃順也不免背上一癱，一股什麼不祥的黑影從心上爬過去了，他想那昏迷地躺着的老爹，該不至於知道這回事，但他一回頭過來，見着老爹已經昂起身，眼睛死死釘住門外，樣子就像要撲出去。

『沒有什麼的，老爹，躺着罷。』

但老爹沒有聽着。外面老是像有什麼奇怪的，恐怖的東西在吸引他，威脅他，眼睛沒有光，雙頰痙攣得怪可怕。後來還是一股激浪打來，船劇烈地一震動，纔使他歪身下去了。

但不五分鐘後，怪現象就發生了。老爹先是牙齒銼得直響，繼續是喉嚨在喃喃些什麼；待覃順心裏一驚，急傾身過去看，冷不防老爹陡地將身子一閃，口中迸出了兩句可怕的聲音來：

『呀！日本兵……你追來！……你追來！』

『老爹！老爹！做什麼？是我呀。』



見着老爹似在懼怯自己，覃順祇遠遠地這末喊，可是老爹突又伸出一隻手來指着艙壁：「呀，快些！掛的籐椅子在動。……啊！掉下來了！狗東西！……那邊，……那邊……啊！起火啦！……」

這可弄得覃順着急了，他暫時怔得不知所措。後來他用力將老爹拍了兩掌，又在人中止死死捺了兩下，老爹纔回醒過來，恍恍惚惚的望着他說：

「啊，是你麼？……這是什麼地方呢？」

但他還不會十分聽清兒子的回話，便呻喚一聲，又昏昏地睡下去了。

這由於過度的刺激及船的震盪而來的神經錯亂，却把房內的教員太太駭着了。當老爹一發作時，她便叫了一聲，蒙住眼睛直往布幕內面躲，待一回復過後，便又出來向男子一陣咕嚕。

時間過去了。……

人們不知何時是白晝，也不知何時是夜間。甬道上的呻吟一聲較一聲微弱，嘔吐也再吐不出什麼東西了。

而在這活活的地獄中的唯一的通消息者，便是那位時時換班下來的可塔馬斯，但後來連

可塔馬斯也懶得再作安慰的話了。當那教員死死問他什麼時候到香港時，他祇是微微地嘆氣說：

『什麼時候到？算起來早就應該到了；可是現在不特見不着香港的影子，連船究竟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爲什麼不打無線電求救呢？』

『自然打過；但是對面回電來問船在什麼地方時，我們就回答不出。我們平常決定船的位置是靠星辰，但現在天上根本就見不着那樣的傢伙，其次是靠測量海底，但一百丈長的繩子都放完了也還打不到底。……』

『那末船上怎樣辦呢？』教員依然焦慮地追問。

『怎樣辦？船底上的四把攪水扇葉子已經打壞了三把。現在是在慢慢地修；修得好呢，說不定還有望，修不好呢，那就祇有天曉得啦！』

可塔馬斯做出一副『再無可說了』的樣子，把頭埋下，大家也祇好把失望的眼睛慢慢地從他的臉上收了回來。……

自從風浪襲來後，已經是幾天沒有茶水可沾了。老爹祇有奄奄一息，草順也終於疲憊不

堪了。然而對於這些無數的垂死的災民，船上竟沒有一點救濟，疾病蔓延起來，沒有一個醫生診察，饑餓侵襲着身體，也不見有一點食糧發下。

覃順心裏很明白，而且也很有些忿怒；他不相信既有那末多的捐款，竟會不會在船上準備一點乾糧。船上的辦事人們在做什麼呢？未必他們也不喫？未必真的祇要把這末幾千難民裝上船來就完手？這時他忽然想起了那位學生仔，想起了學生領首去爭篷掛的情形來，使他愈相信他的「這些掛名做慈善事業的傢伙……對難民就根本不會慈善」的話不錯；但是現在那學生仔在什麼地方去了呢？……自然，那教員夫婦的網籃內面是帶有麵包的，而且他親眼見着兩口兒拿起熱水瓶到布幕後面去偷偷地喝，偷偷地喫。可是他覃順再不願丟臉去作乞討了，就是對於這樣的無情無義也不怎樣見怪。可不是，在這船不知漂流到什麼時候為止時，誰不把一滴開水也當作性命呢。……

後來覃順終於決心到船上面去找辦事人了，他想在那裏總可以找着一點東西給老爹喫。於是他忍着發嘔的惡心，一顛一簸的，慢慢跨過那些七歪八倒的人，踏着那些一堆一堆的骯髒東西，向着艙口那面走去，在甬道的半途上，他終於見着那位學生了。但這時的學生似乎早已抵敵不過那凶殘的「暴風雨」，祇是死死地在地板上縮成一團，傍邊也污七八糟的嘔吐

了一大灘。再向前走時，便更有一幅怪現象向他的眼睛刺來，那個抽鴉片的老頭已經成了半死的狀態靠壁睡着，傍邊是幾塊木板釘成的一附棺材在看守着他。

『啊，誰說船上沒有準備呢！他們可不是早就料到有風浪，早就料到有人死的麼！』

快到甬道的盡處，他見着有一間器械儲藏室。一扇門隨着船的歪動，在開來閉去地打着，室內的鐵鎚，老虎鉗等類的東西在地板上滾得晃晃朗朗地響。這似乎是水手們在打開門取器械來修理那攪水扇葉子的。

好容易走到了艙口，艙口像一扇天窗似的透下了一股微微的灰光。覃順攀着梯子的扶手，一步一步地扶上，可是剛將上半身探出口外，便有一股大浪打上甲板來，使他不得不急又縮回來了。待他第二次鼓着勁走上甲板時，甲板上有幾個水手像在打仗，又像救火隊似的在風雨中跑來跑去，其中有兩個回頭過來見着他時，便大聲咆哮道：

『來不得的！……你尋死呀！』

『有個病人！已經是幾天沒有飲食喫了。……』

『哼，這種時候，一個病人算什麼！你曉得已經扔過幾附棺材下海去？……快回去罷；大浪打來可不是玩的！』

竟是這樣的不得要領！照這情形看來，不特難於找着一個負責人，即找着了，恐也奈何他不得，這末一想，於是他祇好又轉回艙口，走下甬道來了。

可是剛一回到房門口時，他即吃了一驚；先是那個掌櫃模樣的傢伙大聲向他叫道：

『還不快來呀，你那老爹又在打糊亂說了啦！』

其次，那位教員太太一見着他，也就瘋狂地亂嚷起來：

『快背出去呀，我是怕見得的！真是怪駭人啦！……』

覃順急跑到老爹傍邊去，老爹已經是人事不省，滿身間憊地顫動着，喉嚨上又是那末喃喃的，但那聲音已經是比前一次更不明瞭，更細，更弱了。他再不敢去拍，更不敢用力去按人中。但背後的太太却老是在催逼，那位跟着混進房來的掌櫃傢伙現時也居然像有一份所有權似的隨聲附和。

『快背出去呀！……我是怕見得的呀！……』

『是的，你頂好快點背出去，女人們是怕見得這些的。……』

正在心慌不知所措的時候，而又遇着這樣不仁義的人，真使他氣得要一拳打過去，但一念及垂危的老爹是經不得鬧動時，他又祇好暫時捺着快要爆發的性子。……後來，他纔忽然

想起剛才見着的那間器械儲藏室來了。是的，那裏面有空處；與其在這裏與人吵鬧，不如將老爹遷過去還安靜些。

這樣，他又作第三次的搬動了。待他在儲藏室的地板上將老爹放好，又用繩子將那些隨着船的顛簸而滾來滾去的鐵鏈、鐵鉗之類綁在一根橫柱上後，他即刻去找一杯海水來了。這雖然是很污濁而又有外羶味的，但他想說不定也可以使老爹喝了好些。於是他一膝跪了下去，一手輕輕地將老爹的頭抬起來，另一隻手又輕輕地撥開牙齒將海水灌了下去，不久老爹便呻喚一聲果然又暫時甦醒過來了。……

『啊，覃順，……我是已經沒有望的了。』

不意中，老爹伸過枯瘦的手來捏住他的手這樣說，眼角上還浮了一些乾澀的淚水。

『不要緊的，老爹；風浪已經在小了，祇要風浪一過就會好的。』

『不行了！都是日本鬼子害人！……竟弄得我這末一個結局。……覃順，記着！……我老了，死也沒有什麼。……』

顯然是臨終的遺囑，要來的事終於來了。這時覃順的心像有幾把刀子在戳，眼睛是熱刺刺的，但他緊緊捏住拳頭，終於忍住了眼淚，毅然地說：

『你安心罷！……』

但老爹已經不能十分聽清他的聲音了；眼睛也漸漸往裏面陷了下去：

『你……舅父住在西關……你……』

就在這時，船又猛烈地一震盪，把老爹的話打斷了。覃順叫了兩聲，可是永遠沒有回應。……

## 六

在跟着兩個船員，用木板棺材將老爹滑下海去之後，他纔完全明白老爹已經不在這世上。想不到自己那樣耽心過來的父親，終久還是把骨頭拋在半路上！

可是在回到那儲藏室來大大地淌了兩場眼淚之後，他也就不覺得怎樣的悲傷了。可不是！現在他就得馬上想到船出險後的自己的途徑，他得打算着到廣州去怎樣找舅父找工做，他再沒有剩下什麼了！日本人打毀了他的舖子，大海吞去了他的老爹；將來的喫飯活人，都靠自己赤條條的一個身子，同時他感覺老爹真的漸漸老了；現在雖是那樣不幸地葬身在海內，但這也未始不足減少他將來的負擔。

這樣，心裏一輕鬆下來，他便感覺身上真的疲乏了。計算起來，還是在汕頭喫過了飯！

他真不知道炭艙裏面的那些住得像蜂窩一般的人是怎樣過活的！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外面的風浪似乎已經小了一些，而自從將老爹扛出去之後，也有許多人漸漸搬進這儲藏室內來了。大家都是那末饑着肚子，軟癱癱的躺着，靠着，都是那末骯髒的一身，都是那末骨稜稜的面孔。覃順有時默默地望着大家，大家也有時默默地望着他，而在彼此的眼睛一遇着時，便又各自默默地移開了。

在這樣的期間中，曾有兩個船員站在門外大聲地叫他們搬出去，說炭艙那面有人發生了猩紅熱，要抬到這裏面來。可是大家叫由他叫，却誰也不願走；後來那兩位船員似乎也就沒有辦法一樣，走轉去了，而發猩紅熱的病人也終於沒有抬來。……

暴風雨似乎來得快，去也就快。現在船是漸走漸平穩了，祇是人們是像打了一次大仗後的疲倦。

後來，不知是什麼時候了，覃順在昏沉沉的睡眠中，忽的被一種唏噓唏噓的聲音驚醒過來，他見着了一幅異樣的光景擺在前面。儲藏室內的另一道門打開了，有許多人在那裏擠成一堆；有的，嘴在一面大嚼，手也一面在直抓直搶，有的則裝滿了一臉盆、一口孟的餅乾、蛋糕、榨菜之類，便像偷兒似的輕腳輕手的，往門外直溜。



覃順問起原由來，傍邊纔有兩個同樣大嚼着的人輕輕地叫他莫聲張出去，恐怕船上的辦事人知道了脫不了手。至於那門是怎樣打開的呢，人們又告訴他說：先是有人見着兩個船員打開了進去取東西；得從氣味上聞來，大家便猜內面一定是裝的食物。於是待那船員出去之後，有幾個人便拿起房內的老虎鉗去扭門，那門也果然竟被扭開了。

啊！原來船上的食糧庫就在這兒！原來人們竟藏起這末多東西來使大家受餓呀！但說不定那一簍簍的餅乾、蛋糕之類……原是由救濟會買來發給災民的，……說不定先陣船員來說拾撿紅熱的病人進來的事，是想藉口把大家趕出去的，……說不定老爹早有點這末樣的東西喫了，也不致於死！

覃順這樣一想，便有一股受人欺負了的怒氣湧上心來，使他不覺對那些人大聲叫道：

『大家莫那末偷偷摸摸的，大胆地喫罷！船上藏起這末多的乾糧不發，辦事人來了，我們還得先向他算賬！……』

果然，一下又有更多的人，拿着杯子、臉盆之類從甬道跑來了。

街——成了條破破爛爛的街。許多皇宮似的建築物，都卸了裝彩，蹲得像隻受傷的猛獸。

從前躺在水晶堡壘似的玻璃內那些個烤麵包，罐頭菓子，鹹板鴨，臘腸，火腿，尺頭以及百貨店裏姑娘們的化妝品，酒菜館門前的洋點心什麼的，統統躲到了哪個外國去，再不出來撩人了。

大街小巷全是關門閉戶的，祇扔下不少鋪門樞管不着的頭櫃，孤寂地站在檐下，給一些新來的窮朋友佔領去做了臨時床鋪。

這些朋友們，差不離大半是快進棺材的娘們兒，鬍子打捲的老頭子；其餘就是長滿了痲子兼癩子的小鬼頭。他們個個瘦的鬼一樣，他們夢想着掙脫這條死亡線。

澈天澈地的叫囂，一秒鐘一秒鐘地從許多黑腦壳中間盪漾出來。街上整整兒地翻了底：輝煌美麗的減價旗，現在變的是爛尿布；河沙填着的圩堤上，走着清一色的叫化子。每張鋪

門跟前，都是用石頭和磚塊架起的半邊鍋；裏面煮着些湖套子裏撮來的水莧菜和柳樹皮什麼的——那怪好看的湯，它的顏色像中法大藥房的明星牌香水。

娘們兒伏在地下吹火，嘴巴撇得像個喇叭頭。小鬼頭和別人爭一點可以吃的東西，頭破血流地打着架。只有男子漢——年青點兒的男子漢，統統光着上半截，淌起臭汗，自朝至暮忘了飢渴地擠在總局裏前面的坪子內等開倉。他們深陷的眼珠子裏充滿了希望和飢餓的光。

太陽，每天還做着牠的呆板工作：紅着一張大餅形的臉子，披起蔚藍色大氅，老是怪起勁地從東邊踱到西邊——兩三個月來牠沒偷過懶，祇有爬到了天心，就偏在南邊歇會兒氣。這圩堤圈子裏的屋瓦和燒磚都給牠燒得焦起來。

燒熟了的大街小巷，流着黑腦壳，潮似地，野鴨子似地，他們不安地在這洪流中滾着，老是騷動，老是叫囂，沒個日夜。街上沒有一條狗——狗給他們吃完了。麻雀也遭了大殃，在睡得挺熟時進了別人的肚皮。滿街給全弄髒了，沒有哪個鬼角落裏不是屎，尿，鼻涕的。太陽把針一樣的紅光伸到街心，蒸發出這股要命的臭味兒。

一些大公館大店子裏的少爺小姐們，老早躲得沒踪沒影，不再出來兜風了。要是到現在還在街上溜躑溜躑的，除非是住在糞碼頭的曾方人他們那般窮鬼。

真不懂得會方人這傢伙是個什麼想頭，愛湊熱鬧，還是以爲逃荒是一件蠻有趣的事？天到外邊來溜腿，說是要找熟人入夥去。

認真點說，他姓會的壓根兒就不算是個災民。他是個成康糖酒作坊裏的大司務，沒種一塊田，也沒種一塊土，不過現在歇了業。年歲荒，可荒不到他哪一點，災荒干他鳥事。

可是他見別人逃荒，他也說是要逃荒，別人逃到十萬圩來，他就瞎奔騰跑去入夥。他找到了隔壁胡同裏那個挑水的大孩子龍哥兒。他對他說：

「龍哥兒，到你舅舅那兒去來着吧——可不可以入夥，咱們？」

龍哥兒的舅舅王世佐，是個西鄉的災民代表。

「去的——可是……可是……」

「小鬼頭，說話不要這麼吞吞吐吐，自己找了進去，就丟了別人不管哩。」

會方人見龍哥兒的話頭來得不對勁，就這麼着去反激他，果然，那個給他說得暴躁起來，馬上跳起很高，指天畫地的賭着咒：

「狗畜的丟了你！想丟朋友的才是烏龜哩……是這個把戲！」

龍哥兒把右手的中指伸直，其餘四個指頭就灣屈地懸在空中亂划。「舅舅昨兒說過的：

入夥也沒鳥意思，飢民……飢民多着——兩千幾！四鄉的人還儘管向十萬圩逃，逃——逃鬼？逃到十萬圩來，反正也是死。」

會方人一怔。接着就：

「那到……總局裏會要想法子的——二龍巷不是有了一個施粥廠？」

「嘿，你倒快別提起這個施粥廠；一提起，真教你生氣！」龍哥兒的眼圓了，臉也紅了。「上頭四月裏不是怕穿堤麼？碼頭工會存了三百担穀在積穀倉裏，誰知道遇到乾旱。昨天這些災民代表見總局裏不開倉，去借那……碼頭工會本來……你道那狗畜的羅局長怎麼了，他橫死賴生地不准提咧。後來……後來……不知怎麼一來，才提出一百担……」

「啊啦，你這小狗畜的就有這麼清楚了——羅局長又不是個傻瓜，提碼頭工會的穀，干他鳥事……俺想他該不會這麼糊塗油膩心的，他不明白逼起英雄會上梁山的？這些個饑民認真鬧出亂子來，他這局子又是個自立的圩堤局，到底比不了一個衙門，他能把這些人怎麼辦？」

「你還在說夢話！」龍哥兒的腦袋一偏，就直叫起來。「他怕你們上梁山，他怕鳥——他有的是槍桿子！哼，自己立的圩堤局比不了一個衙門？一個衙門才真比不上他這局子哩，

哪個新縣長來不拜會他，連省裏的衙門都……他錢多勢大的。」

這個可給他說啞了，自己忖忖說不過他，就向他的肩上一拍：

「來來來，快別這麼胡纏了，咱們去入了夥來再說，管他娘。」

曾方人抓着龍哥兒的一條胳膊，向大堤上推去，可是龍哥兒說還有兩塊西瓜皮要送給他那瞎子娘吃去。他們掉進胡同口上，就看見彭十二和他的女人在殺三個耗子。他那個寶貝兒子毛頭，嘴上掛着饒涎，蹲在旁邊指手劃腳地有說有笑，一見龍哥兒來到跟前，他就一把抱住死耗子叫：

「爸爸，龍哥兒搶，龍哥兒……寶寶……吃……龍哥兒……」

「啊啊……藏起……寶寶……啊啊……龍哥兒搶……寶寶……」

十二嫂一面哄他，一面給他揩去手上的耗子血。

可是龍哥兒真的站住了，兩個眼睛釘着板子上的耗子肉，把嘴裏的唾沫嚥得「咕咕」地叫，又舐嘴唇。

彭十二站了起來，把兩手向壁上擦擦，像要和曾方人說話的樣子，可是礙着龍哥兒不好開口。曾方人把膀子碰碰龍哥兒，龍哥兒走開了。

後來在到王世佐那兒去的路上，龍哥兒問彭十二幹嗎這們鬼鬼祟祟的。曾方人告訴他：彭十二要去挖竊，想邀他入夥。

『那麼……你到底想入哪一夥？』

龍哥兒掉一掉頭。

『挖竊想做，強盜也想做喲，反正哪個都祇死一次，這沒有什麼說頭。苦的就是俺有這麼一大窠的小鬼頭，肚子裏還懷着一個鬼胎，做挖竊怎麼成？』

龍哥兒沒有說什麼，只從鼻子裏『唔』出一聲，兩個人的步子就拉長了。他們從糞碼頭一直走過那條大堤，望着有些燈火的街上去，一長一短的黑影子，消失在這昏黃的暮色裏。

## 二

曾方人入了夥。曾方人一家五口的名字，都是王世佐給他們寫在飢民冊上的。

可是米還是沒得。

方人嫂每天挺着大肚皮，拖了銀娃兒和芸哥到二龍巷去領幾碗粥來，粥可不夠吃。曾方人成天到外面去找些艸根和作坊裏的糟穀子（註一）來飽肚子，三毛的嗓子小，嚥不下，就一天瘦似一天的。

曾方人默默地抱着一把瘦骨頭淌眼淚，又默默地對着鍋灶抽冷氣，嘴裏一句話也不說。外面可有誰在叫他：

「老曾，老曾——躲在家裏幹嗎，老曾？」

闖進門來的就是龍哥兒。龍哥兒怎麼也沒發過愁，他長期的裂開嘴唇笑。他站在房門口看見曾方人坐在竹舖子上沒聲響，芸哥躡腳躡手在捉凳子上的蒼蠅，他把一個中指和一個大姆指結實地對芸哥耳朵背後一捏「噠」的一響：

「嚇嚇嚇……吃顆桂圓，吃顆桂圓。」

芸哥把個腦袋對他撞去：

「嚇走了俺的蒼蠅，賠起來，俺要賠……」

曾方人把兩個眼睛一橫：

「賠，賠你的腦壳，賠！」

小的住了手，瞟眼兒他，走到了他媽身邊去。龍哥兒在房子中間兜一個圈子，向桌子上抓起曾方人的草帽子，對他頭上一筒，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他要走。

「來來來，咱們走——今兒有了辦法，咱們走！」



曾方人懶懶地坐着不動。龍哥兒向他臉上一瞥：

「怎麼，你今兒老不開味的——想不想去撈點兒米來？」

「總局裏開了倉？」方人嫂插嘴，身子差不離隨着這話跳起來。

「哪裏！開倉，疥瘡，黃泡瘡，楊梅瘡——你不想……再過一百二十萬年看他開不開

倉哩。」

「只有你這猴兒崽子，一說就是這麼大長串，你媽的楊梅瘡，」方人嫂也閃着微笑。

「……那是哪來的米撈去？」

「哪來的米撈去？」龍哥兒說着，就從那汗背心口袋裏掏出半截玉米對芸哥一扔，那個見着寶貝似地拾去了。「唔，攔船去——到河裏攔船去。」

「到河裏攔什麼船？」曾方人開了口。

「嚇嚇……不知道吧，俺告訴你，」龍哥兒又是笑，他裝做一個蠻懂事的勁兒。「昨兒四鄉的代表要總局裏替五百個飢民辦個……」

「甜，媽媽……：玉米……：玉！」芸哥把那玉米心子舉給他媽看，聲音打斷了龍哥兒的說話。

「唔，甜……你吃……五百個飢民怎麼？」方人嫂一對眼睛釘在龍哥兒嘴上，把手扒開芸哥問。

「五百個飢民要他辦一個施粥廠，可是羅局長說，要辦施粥廠是官府裏的事，他是十萬圩的主東請他管田租局子是個私的，他幹嗎要幫官府辦施粥廠，不理這些……」

「甜，媽媽！」

「拍！」

方人嫂給芸哥一個又清又脆的嘴巴子，罵：

「討債鬼，別人一說正經話，你就來搗鬼了，幹媽不死的？」

芸哥扁扁嘴巴，正想要哭，銀娃兒把他牽出了門。

「這倒好哪！」龍哥兒又把話接了下去，可是聲音壓低着說得很小。「這些代表到處打聽，說總局裏每天把東倉裏的穀運到易俗河米倉去屯了賣多錢，今晚大家要去……」

「哦，有這麼回事？」曾方人起了勁。「十萬圩地穀，是咱們這地方上人種出的，地方上的餓不救，他倒運出去賣多錢！」

龍哥兒見曾方人給他撥動了，聳聳肩膀，就吃吃地笑。他的頸子那麼一縮，就短了三四

寸。接着，他又向曾方人的肩上拍拍：

「老曾，舅舅派了咱們倆去攔船。」

曾方人更加像火車頭開足了馬力，他把兩條臂膀一舉，那關節就像機關槍樣的『軋軋』地響，竹鋪子『吱啞』『吱啞』叫了兩聲，他站起身來掃開一腿，做出那副要打人的樣子。他的女人和龍哥兒都笑了起來。可是曾方人作股正經說：

「笑，笑什麼？他們要賣，咱們要吃；他們要錢，咱們要命！他不管咱們餓死不餓死，咱們管他媽的這些玩意！」

方人嫂從床上抓出一件汗背心來給他穿，他就先抓起竹鋪子上那把爛蒲扇插在褲腰上，一面鈕着鈕子，一面又說：

「唔，該這麼着，才是個救餓的方法！真的說，咱們這些地方人，對他們局裏就挺那個了，平常他叫誰蹲下，就沒有誰敢再站着的，他又不是官府，幹嘛要咱們……就是今年這麼乾，這些逃荒的也是和他善討善要，沒有誰……他倒把穀運到別處去賣多錢，這才豈有此理。」

曾方人一面說着，一面就和龍哥兒出了門。他們打糞碼頭一直向北碼頭哪兒跑，走出了

街口子，他瞧見北碼頭河邊上那排柳樹，像大都市裏的姑娘們那麼露着一條一條的白腿子，站在河邊上。原來有幾天不到北碼頭來，柳樹皮給飢民剝光了。

躺在這些白腿子底下的，是那條窄得可憐的河流。牠拉長得像根綠帶，一直拖到老遠的山底下去。夾着這綠帶兩邊的白沙，攤得鹽場似的：一抹勻。沙顆子中間，還雜得有些蚌壳，給大陽照出強烈的反光，有些兒鑽眼。

曾方人他們打沙洲上走過，到了義塚山邊上，在火神廟裏住的邊麻子蹲在一塊石碑底下向他倆招手。龍哥兒先看見，拐一拐灣，曾方人也跟着拐一拐灣。他們在義塚山的土牆子裏會着王世佐，王世佐叫他們馬上起身到浴溪攔船去。可是曾方人看見一共有十多個人，就說：

『青天白日這些個人到浴溪去，恐怕……他們這些狡猾賊壓根兒就不會白天……等着夜裏……你說是不是？』

可是邊麻子說：

『等什麼夜裏，要幹就痛快點兒——馬上去。』

王世佐和還有幾個也說浴溪遠，得馬上去，不過多分幾夥過河就成。於是他們就這麼着

出了發。

龍哥兒，曾方人，邊麻子他們三個，是頭一夥渡到東岸的。龍哥兒打頭充個開路先鋒，他口裏哼着沙場月的山歌。太陽從西岸上斜直地射到他們身上，把他們三個的影子拉得又長又瘦，倒在路右邊山脚下那些牛肉色的紅土上，像三個竹篙鬼。

他們走呀走的還不到七八里路，剛剛翻過一道短坡，一陣風過，前面的蘆葦內有什麼叫。邊麻子驟的休住步子，把耳朵順着風向：

「聽，這是什麼……什麼叫？」

龍哥兒也立刻站住脚，可是他沒聽到什麼。

「真見你媽的鬼，又想來和老子耍骨頭了。」

「狗銜的才耍骨頭！」

邊麻子懶得和他對罵，賭一個咒，就站着不動。曾方人捱在後面，恐怕那幾個人失了聯絡，等到他趕到了，這個就橫他一眼：

「老曾，你聽！前面是不是有槽響！」

曾方人可不去聽：

『不會的，白天裏他們……這兒是通洛溪的小河，水乾成這個樣，可來不了船。』

可是邊麻子還不動，三個人又獸一會，龍哥兒走到後面向邊麻子脊背上一推：

『走！老疑神疑鬼的幹麼來。』

三個人靜靜地走着，邊麻子還是留心着風向。他們走過那條長長的堤，剛出蘆葦，前面就：

『伊啞……伊啞……』

龍哥兒一個箭步躡出去幾尺遠，兩條小船，從西邊的港裏載着兩船滿滿的米，使勁地對下流頭駛去。

『喔……船，船……老曾……船！』龍哥兒歡喜得說不出話來，掉轉身子向曾方人招手。

曾方人和邊麻子搶到河邊，把條臂膀對下流頭一揚：

『站着，檢查！』

船上見有人叫，先前躺在艙板上的幾個水手，一齊跳起來幫着搖槳，那槳葉子一槳緊似一槳地搖向前面送去，他們頭也不同地搖遠了。岸上三個，儘力追趕，嘴裏壓尖嗓子叫：

『站着！站着！』

跟在曾方人他們後面的十多個飢民，聽得前面發喊，緊追上來，頂頭一個大個子。曾方人見來了救兵，伸開兩腿，向河邊奔去，『咕噠』一聲，前面的龍哥兒跳到了水裏，曾方人和那個大個子也跟着蹣了下去。

那個大個子多兇呵！說不定他還是個水手出身哩，泅水的本事可比哪個都要強——在水裏的身子，量布蟲一樣，屁股一躬一躬地，差不離有汽划子那麼快。後面趕到的一夥『咕咚』『咕咚』接二連三有五六個蹣下水去，統統對船的兩舷上飛。岸上邊麻子他們那些泅不得水的，瘋了似地使勁追趕，有些抓些石子土塊，對船上摔去，那兩條船上的人，理也不理，祇攢勁地把船身對急流頭搖他媽的。

首先趕到船邊的一個，是龍哥兒，可是給船上一個鬍鬚的傢伙，一槳把他打翻下來。第二個到的是那個大個子。船上一槳打來，他對水底下一蹲，上面的槳還沒抽起，他就跳上了船去，飛出一脚，口裏吼：

『滾你媽的！』

那個鬍鬚給踢下了船。

船上的篙子，繫，拳頭，腿，岸上的石頭，嘴裏的唾沒星子，河裏的水，一齊飛起來了，像有幾十條牯牛在相鬥。接着，只聽得水裏『咕咚』『咕咚』濺起的浪花有幾尺高，包在這些浪花中間滾到水裏去的，是人，可是看不清是哪一夥的。一片叫囂和怒罵，在翻江倒海地沸騰着。

月亮掛在東邊的天上，像面銅鑼，北碼頭底下的水浪子裏，走着金蛇，衝開這些金蛇駛向碼頭上來的，是十來個窮朋友駕起兩條小船。船頭坐着一個大個子；黑黑臉，酒糟鼻子，一張口字形的四方嘴，紅眼睛圓得像個戲台上的猛將。龍哥兒的一條手桿，給塊藍布絡在頸子上。曾方人把這兩條小船交給王世佐，就和邊麻子扶着龍哥兒到街上找棒跌師（註二）去了。

### 三

事情給全鬧翻了，羅局長咬着牙齒要報復他們，就發出了命令。

第二天上午，二龍巷的施粥廠關了門，還在自練隊派出六條牛腿槍來守住積穀倉，碼頭工會的穀再也提不動。

這麼着，羅局長的臉上閃着勝利的光。這麼着，整千整百的飢民就遭盡了他的殃。小孩



子躲在母親懷裏餓得做貓叫，老太婆把腦袋歪到肩膀上，啾啾唧唧，像是馬上準得斷氣。一些年青的傢伙掙扎着，他們學着烏鴉的方法：太陽出了山，就成羣結隊的到那麼十多里遠的地方去掘草根，直到太陽快要回去了，他們才牽着螞蟻似的行列，又向街上爬。

街上出去掘草根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先前還只有在二龍巷那些領粥的人才去，現在街上這些個挑腳的，做小本經紀的，很久沒了生意，五六天來，捲進了飢餓的旋風裏。

草根越掘越遠，這些在飢餓中打着旋磨的傢伙也越回越遲，後來簡直要到月亮快要爬到了天心，他們才能回來。

街石板上，躺滿了餓癆鬼，叫聲可比先前要寂靜點兒，誰也再沒有氣力來喊出一聲兩聲大的。

王世佐他們幾個代表。不分日夜地忙亂着，他們派了一批人，又是一批人，到局子裏的羅局長跟前說好話，可是不成功，積穀倉邊上的衛兵又添了兩個。

曾方人和攔船的那個大個子不服氣，他們這幾天簡直像受了很大的侮辱，兩個都悶得慌。肚子裏可有的是主意，不過自己不是飢民代表，說出來沒誰相信。曾方人成天橫着眼珠子，王世佐他們幾個代表，指着他們的背影喊『膿包』！來了，總是把嘴巴一扁，那兩個嘴

角就朝下灣得像兩溜八字鬚：

「哼，當代表——配？」

那個大個子就刻薄地笑着，幫起腔來：

「嚇嚇……代表才是代表哩，不這麼，怎麼幹得了代表？嚇嚇……嚇嚇……」

同着在山坡上掘草根的人大家住了手，掉轉頸子看他兩個一眼。曾方人坐在墓碑底下，棗紅色的臉皮繃得緊緊的。那個大個子可不像他，臉色有點兒滑稽：他裂開四方形的嘴來笑得很響，那雙謎細的眼縫裏又不時漏出兩溜銳利的光來，向這些人的臉子上掃來掃去，似乎是在找尋些什麼。歇不了一會，他又：

「嚇嚇……嚇嚇……不過倒……不過也是碰着這大夥兒的草包，要是……嚇嚇……唔，要是……」

一些年青小夥子可生氣了，他們搓搓泥手，亮亮眼睛：

「嗎的，「草包！」你自己不是草包？——笑人哩。」

「誰不明白，草包不草包，還不是也祇誇誇嘴……倉裏的穀是別人的，別人不開倉，有鳥的很處！」

「穀是別人的，呸！」那個大個子把假笑一收，就向說話的啐了一口。「辦這麼久的施粥廠，誰看他還開過倉門板？借的碼頭工會幾粒穀，倒給他姓羅的阻住了……不說別的，祇要大家都到局子裏去問他，他姓羅的可有什麼話說！」

大個子的眼睛睜得那麼圓，話可打中了大家的心窩膈子裏，各人都是那麼一楞，接着，就眼對眼的瞧了一下，龍哥兒可先搶到墓碑旁邊說：

「那末，咱們現在就到局子裏問他去！」

這一聲，似乎給震破了不少的啞嗓子，全山坡上的人一齊跳起來喊：

「龍哥兒的話對！大個子帶頭，咱們一齊到局子裏問他去！」

說着，就有人推着大個子的脊背要走，可是曾方人跳起來站到墓碑上擺手：

「別鬧！別鬧！要去不是這麼去的。咱們第一不要娘兒們去——她們見不了場面！咱們揀齊四十個男兒漢去抓了姓羅的來，問他有什麼資格派槍去守住碼頭工會的穀！」

那個大個子也說人去多了不中用，反來礙手礙脚的，他叫他們願去的就站到墓碑邊上。

「行，行，咱們就是四十個！」

一聲吆喝，墓碑跟前就站起了上二百個人。那個大個子和曾方人在中間揀了四十個彪形

大漢，龍哥兒和一些矮小的傢伙可落了選。龍哥兒他們不依，可是那個大個子叫他們回家去吃幾年飯再來，他們就低着腦袋走了過來，嘴裏罵出一聲：

「媽的！」

月亮爬到了洛溪的山頂上，這批烏鴉似的窮朋友又大家向街上飛去。龍哥兒約着邊麻子兩個要到局子裏去，到底給那個大個子攔跑了。

曾方人他們四十個人排在後面，先溜到北碼頭那些柳樹底下喝了回水。有些傢伙餓得發慌，就把掘來的草根向嘴裏塞。生草根啃不動，一些泥土掉到嘴裏，全是沙。可是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老是那麼嚙了下去。

啃了半天的草根又喝一陣水，大家的肚子裏覺得好過點兒，到了時候，就各人挺挺腰板，勇士似地在銀灰色的月光底下向局子邊上溜去。

曾方人和那個大個子走在前面，招呼大家到了局子邊上不要大驚小怪。一行人走過了好堤中間那條大沙子馬路，祇見局子裏的前後左右，擺滿了好些個木馬似的東西，上面牽着鉛絲，還釘起不少的鐵蒺藜。一些戴鴨婆帽子的伙計們，把刺刀套在槍頭上，刀尖子朝外。

那個大個子把身子一蹲，先在曾方人的耳朵背後說了幾句什麼，接着，曾方人就溜轉來

向每個的耳朵背後接吻似地做了一下，這幾十個人就貓兒捕老鼠一樣，都輕身地蹲到禾街子裏。曾方人把條手臂向前一揮，大路上的人，像條黑蛇那麼扭動着，誰也不敢大聲兒吹口氣，只有風飄着禾葉子在『沙沙』地響。

一行人到了局子裏的月台邊上，曾方人又向後面揮揮手，先把下顎攔在田腔上，向局子裏的頭門上瞧去。那幾個戴鴨婆帽子的傢伙，各人抱着一條槍在石獅子邊上似乎在打盹。那個大個子又小聲地向大家喊了一句：

『幹，咱們先拔鐵蒺藜！』

三四十個人蹣跚手去到那些木馬似的東西邊上，正在伸出着醬油色的膀子來動，突的『拍拍拍』，局子裏的頭門上打出幾槍。那個大個子和曾方人低着腦袋下死力地牽着一條鉛絲對田裏拉去，不知哪個怕死的傢伙可在後面帶頭跑了：一陣驟雨似地脚板響，幾十個人就齊向着街上返奔轉去。

曾方人和那個大個子還在瘋牛般地向頭門上衝，前面的子彈可篩米似地向月台上洒來，等到他們發覺後面的人跑光了，自練隊又大夥兒地衝殺出來。他們退出了那個月台，兩個人的眼睛裏都冒着金星，跑上大堤，曾方人還要找着帶頭跑的那個傢伙去咬他一口，可是前面

的人已經沒了踪影。他就冷冷地抽出一口長氣：

「啊……你們餓？活該！」

兩個人默默地走過北碼頭，和那個大個子分了手，曾方人就踏着堤上那層薄霜似的月色向家裏走去，他的手脚都像癱軟了，整個的世界，在他現在的眼裏是那麼空洞！他懶懶地走着，似乎要打瞌睡，一灣一倒拐進自己家邊那條胡同，忽然，前面有了女人的哭聲。

曾方人一震，趕急搶前幾步，只見一大堆的人圍在彭十二那門前，彭十二嫂滾在地下把額角搗着門檻哭。原來彭十二昨天晚上到東倉裏去偷穀，給守兵逮着了，今兒給他吃了一顆衛生丸子。

曾方人一聽，又氣憤起來，他揚揚臂膀，叫彭十二嫂到局子裏拚命去，可是他的女人挺着大肚子站在一邊，瞧着他這麼瘋子似地亂叫，就一把蒙住他的嘴巴。男的還在亂跳亂叫，女的可死命地把他拖到家裏去。

「你碰了什麼鬼！你這麼胡說八道的，局子裏要有人聽了去你可……」

女的說着，一面從鍋裏盛出兩碗乾薯藤來，擺到男的跟前。可是男的還在生氣，不吃乾薯藤也不說話。女的又催着他：

「發什麼獸，別人家的閒事，你管這些幹嗎？……快吃吧，吃了這些乾薯藤，成康作坊還叫你挑水去哩——剛才桃子到這兒，說飢民多，不能出來挑水，你去挑一趟，她給咱們一升米。」

曾方人沒有理她，只低着腦袋吃他的。可是吃完了乾薯藤，他還是不動。女的再催着他，他就翻翻眼睛說：

「乾死這些狗彘的和你鳥相干，幹麼給他發急！他們有了米，會關起大門吃獨食，不管別人死活，沒了水可就認起老子來！……偏不去給他挑！也掙掙窮人一口餓氣。看這些狗東西！……」

「你瞧，這可不是傻瓜說的話了？……眼睜睜地銃都打不着一粒米的日子你還……別人有的是米，可不少了你挑！」

曾方人還是沒有動，女的接着又：

「掙得了窮氣，糟塌了孩子疇，俺看還是去一趟罷！不說別的，三毛這幾天就餓得……乾薯藤他可喫不下……俺想……」

說到最後嗓子可硬了起來。曾方人掙她不過，就挑着水桶出了門。

#### 四

今兒的兆頭可不怎麼吉利似的，貓頭鷹一早就在堤邊的柳樹上叫着。那邊胡同裏彭十二的死尸搬回了，初秋的風，挾着十二嫂那顫抖哭聲送到方人嫂耳朵裏，她就越像是掉了一件什麼重要的東西樣地慌亂。

她耐性兒地去整屋子，可老是沒情沒緒的：忘了箕子找筭箒。想洗衣服，心裏可還是慌的緊。到了最後她就簡直行不安立不安，亡神失魂，像有什麼大禍快要爆發了似地——什麼事情也做不好。

「噲噲噲……」

銀娃兒看一眼柳樹上：

「媽，貓頭鷹又叫起來了！」

「管牠哩！」

女的這麼着打斷了銀娃兒的話就去洗衣服，不過還是皮驚心跳的。她祇有極力鎮靜自己。

銀娃兒找根蘆柴在晒衣竹上敲着唱：



『貓頭鷹，

貓頭鷹——

只叫吉，

別叫凶！』

方人嫂抬一抬頭：

『賤丫頭，要叫了你爸爸醒來可……他昨兒晚上挑水沒有睡，你不知道麼？』

銀娃兒裝個鬼臉：把舌頭那麼一伸，拖着盧柴溜走了

一斷一續的風，老把頭上的短髮拂到她額上去，有些鑽眼睛。隔壁胡同裏的哭聲還是聽得見。她抬膀子把頭髮扒到耳朵背後，沒來沒由的眼淚就像要滾了出來。她真不懂得自己今兒碰了個什麼鬼，老是這麼心怯怯的，像做了虧心事，又像是做新媳婦才離開媽家那麼沒有主兒。後來她想：大概是十二嫂這哭聲引起了她的不安，可是別人在哭別人的又和她有什麼鳥相干。

芸哥老守在家裏不出門，他成日裏愛瞧熱烘的，可是今兒那邊胡同裏他不去。他饑眼饑嘴釘着桌子邊上那隻水桶，他記着他爸爸昨兒晚上的那升米是用這水桶挑回的。米是那麼白

得愛人！細顆子，鵝蛋形。芸哥從媽肚皮裏鑽出來就沒有吃過這好的米。今兒爬起來就守在這一水桶旁邊沒離開一步，他墊着脚尖對水桶裏瞧了又瞧，後來就嘔嘔嘴：

『媽，快燒飯了吧，太陽這麼……還不……？』

『唔，快燒了，』她從洗衣盆裏抽出那隻水淋淋的手來，給他撮了鼻涕，『你出去玩會兒吧，太陽上了階簷就燒飯的。』

芸哥站到屋簷底下去了，他那麼懶洋洋地，把對睜得怪圓的黑眼睛瞧住柳樹上的太陽影子——太陽影子老不上來。

自從二龍巷的施粥廠關門之後，曾方人家裏幾個孩子都很快地變了相。個個的下巴削尖了——尖得像個犛鐵嘴，頸子也祇有一點兒細。曠在他們臉上的那對大眼睛——猛然一看，簡直有些嚇人。

尤其是芸哥！這幾天他真的變得老頭子一樣，先前那麼淘氣，現在可一點兒也不活潑了。他的頭髮都彷彿稀了些，那麼枯燥地變成灰黃色。說起話來像貓叫，滿頭腦的青筋，在蠟黃色的粗皮子裏織得蛛絲網似的。方人嫂近來很耽心他：在這年頭兒怕他養不活。

她搓搓衣，又回頭瞧眼兒那萎靡的小老頭，眼前就多出來一些可怕的預兆。

芸哥在柳樹底下站一會，轉來告訴他的媽；他要拉屎。方人嫂叫他在這陰溝邊上蹲着；他的臉子拉紅了，頸筋脹得有小指頭那麼大一條，屎可拉不來。又蹲半天，才拉出一點黑東西，可又不像屎，硬硬地像塊石頭。是的，這幾天他吃的都是草根，糖粑粑，乾薯藤什麼的，拉起屎來有些閉結。

站起身來，芸哥似乎是吃大了勁，他伏在他媽的腿上，頭上冒出豆顆子大一點的汗來——是冷的。他仰起腦袋，瞧瞧他的媽：

「媽，俺要喝茶。」

「要喝茶，」女人的臉子陰鬱地。「是不是餓了？」

芸哥祇把眼睛瞧着那水桶。他媽把他輕輕地伏到凳子上，給他一杯水喝，可還不夠，再喝幾杯，頭腦子上的汗就更冒得多。芸哥在他媽身上打滾子：他那麼扭着擦着的。

「媽，痛！肚子裏……這兒……媽！」

方人嫂給他揉揉肚子，知道他餓得利害，想抓點什麼東西來給他吃，可是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她就再舀一杯水給他，把他睡在竹籬子上。

「睡會兒吧，睡着會……馬上燒飯，先給你一碗米湯喝。」

芸哥睡到竹舖子上，嘴唇皮上褪了紅，臉子沒有人色，蒼白得很難看。他是那麼左滾右滾，把竹舖子滾得『吱啞』『吱啞』地叫，曾方人在床上抽出口氣：

「唉！」

他老早就醒來了。睜着眼睛，看住那黑灰色的帳頂發一會楞，接着，就抽出幾聲長氣：「呃！」「呃！」他的臉子像個黯青色的夜天，眼皮子眨了又眨，在想什麼心事。芸哥在竹舖子上滾，他的耳朵根連腮巴子上那塊肉就是一抽，再一滾就再一抽；滾的越滾越快，曾方人臉上的肌肉像得了中風病。

「唉……怎麼死——這日子——這日子過下去怎麼死！」

女的可明白他此刻的肚子裏是怎麼地不自在，想要對他說幾句什麼，可是他覺得哪句話都不合式。她的嘴唇皮動了幾動，到底只把眼睛向床上瞟瞟，又看一眼那張竹舖，就低下頭來偷偷地把衣袖揩眼淚去了。

芸哥在竹舖子上滾得挺利害，曾方人起來幫着銀娃兒燒火煮稀飯，女的在喂三毛的奶子，屋子裏就鴉雀無聲地，祇有愁眼對着愁眼。曾方人燒着火，又把腦袋那麼搖動着，像有誰給他的什麼東西，他不要似的。手裏的缺鉗扒一會柴又停着不動，等到灶裏的火全熄完

了，他可還沒知道。

『媽，茶……要喝……』

芸哥叫得有氣沒力的，曾方人好像是有把刀子在他的心坎兒上穿了幾百個透明的窟窿似地：跳起來舀碗水給芸哥，手可抖得利害，芸哥喝不進口。女的正想要來接住他手裏的碗，突的，銀娃兒從外面奔進來：

『爸爸！兵……兵……有大兵，大兵來了！』

曾方人像青天白日裏聽了一聲雷響：他的臉子一黑，眼珠子立刻突得像快要跳出眶子外面來。他躡到窗戶邊上瞧一眼，嚮住那麼幾秒鐘，就想打房門口穿出去，外面可已經有了哨子叫：

『噹！』

房門口躡進來了五六個自練隊的兵，刺刀套在槍頭上。中間有個穿便衣的傢伙，是羅局長聽差，指着曾方人叫：

『抓！這個……這個就是曾方人，昨兒晚上想來搶局子裏的！抓！』

一個厚嘴唇皮和一個深眉毛一齊向曾方人搶來，這個可矯健地閃到柴角落裏，那兩個撲

了一個空。接着他把右膀子一抬：那隻碗就朝那雙深眉毛上奔去，可是那個把身子向左邊一偏，『噹啣』一響，碗摔在地下。曾方人打不着對手，就猛的望門外衝去，門外幾個早把槍頭瞄準了他，深眉毛和厚嘴唇又躡到他背後，曾方人給逮住了。

女的先見門外躡進來這些個兵，手脚就發着抖，楞住了。現在她丈夫給別人把兩手反剪着，她就扔了三毛一撲攏去咬住厚嘴唇的膀子，那個把眉毛一皺：『噯！』接着猛力地踢出一腿。

『嘶……嘩啦！』

方人嫂給踢翻在灶上，稀飯罐摔成了幾塊。她躺在稀飯中間，可是口裏咬着對手的衣袖上一條布沒有鬆。等到女的再爬起來，那幾個已經把她的丈夫推出了胡同口去。

方人嫂一顛一仆爬到門外，嘶啞着嗓子發出幾聲尖叫；

『救命！……救……自練的強盜……』

『救命！』

左隣右舍的頭門關得緊緊的。向來就是這個毛病，祇要有誰不逗局子裏歡喜，打發自練隊出來捉人，左隣右舍都會要遭殃的。誰都保不了捉了犯人不再來捉犯人的隣居的——這可

不是玩意賬。

方人嫂急促和切望的叫聲在胡同裏儘嘶着；

「救——救——命！」

「救命！」

許多驚惶的眼色祇在窗櫺裏探出來發着同情的光，可是沒有誰敢開門。

女的叫到胡同口上又叫轉來，祇有龍哥兒的瞎子娘摸在門外向她擺手；

「啊！別哭了！別哭……這是沒法兒的事……見過多少，祇要給他們……像去年的快嘴李就是這麼糟的！反正他們是用不着官府管的，他們自己會蠻幹。不要……這可糟啦！糟啦！哭也沒法兒的事！」

方人嫂給她這一來，越是瘋了般逢着別人就磕頭，想請人到局子裏去說好話，可是別人給她想不出法子來。她的頭上磕成兩個大大的疙瘩，就跑回家去。家裏芸哥在竹鋪子上只能那麼小聲地哼着，三毛也哭傷了，奶子塞進嘴裏不會吸，小嗓子裏老是打着膈，他的眼白往上翻。

她慌得更加沒了主意，她想馬上跑到局子裏去找她的丈夫，可又心痛着小的丟不開。她

糊裏糊塗抱着三毛來喂奶子，自己就拚命地忍住哭，側着耳朵去聽外面有沒有槍響。可是心裏又老記起龍哥兒母親嘴裏的快嘴李。

那是去年他在街上喝醉了酒，說過羅局長的女兒在學堂養漢子，就活生生地給自練隊捉了去，打七槍十四個眼，腦漿都……想到這裏，她猛的發出一聲尖叫：

『嗚——十四個眼！十四個……腦漿……十四個眼！』

前面立刻顯着她的丈夫躺在河洲上，白腦子和着紅的血在沙上流着，像去年的快嘴李一樣。她的眼前一黑，人就滾在地下。

『媽！媽！』銀娃兒撲了攏來。『怎麼了……怎麼……媽！』

『啊啊……媽！媽！』芸哥兒在竹鋪子上的聲音也大了些。

不到一刻，女的給他們叫了醒來，她向着銀娃兒擺着手，眼淚可像泉水樣的向外面湧。她坐在地下腦殼是那麼搖着，一面口裏自言自語：

『完了！完了！這可一定完……腦漿……這一定……』

銀娃兒不懂得她叫的是些什麼，跌在旁邊傻看着她。忽然女的自己歇住了嘴，眼珠子閃電般地在屋子中間轉動，後來就停在芸哥的臉上有幾分鐘，又移向三毛，移向銀娃兒。



到了最後，她又像怕看得幾個孩子似地，臉子朝着窗戶外面的藍天。可是今兒的藍天也像對她沒有好的顏色，塗着雲塊的大臉上，祇有死的瘰笑。方人嫂覺得一切都走到了末路，人世只有毀滅，憎恨和憤怒在肚子裏達到了沸點。她把那顆心一橫，按著一翻身爬起要把三毛睡到搖籃裏，很快的把柴灰裏的米掬起來做些灰粑粑，換個鍋子蒸好，就招呼銀娃兒說：

『俺找你爸爸去，粑粑熟了你們吃！』

方人嫂這們驅着小的就向門外走，剛出門又把身子折轉來，輕輕地伏到搖籃邊上，在三毛的額上吻了一下，她的身子立刻顫抖起來，全臉子上盡是淚。她再哆嗦着向着芸哥：

『粑……粑……熟了——你——吃！』

一翻身她掠出了那張門。

三點鐘以後，河洲上躺著剛從河裏撈起來的方人嫂那具死尸。這消息一傳開，街上整百整千的窮朋友：不問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統朝河洲上蹣。無數煤球似的黑腦壳，後面推着前面，把路上塞得不透風。不到一刻工夫，那圈人就圍得有蘆般地密。

一個大個子，舉起兩條臂膀，亮着一雙眼睛，在這些黑腦中間亂幌，他嘎着嗓子叫：

『局子裏逼死了咱們的人，咱們找姓羅的去！』

『咱們叫他償命！』

龍哥兒第二聲。

接着，就是上千口聲音齊吶一聲喊：

『咱們叫他償命！』

這聲音像暴雷樣地怒吼着，河洲上給震得顫起來。

那個大個子把條臂膀一揚；

『大家去！』

『大家去！』

一羣蝗蟲似的男女，像兇濤，像怒馬，飛過河洲；飛到十萬圩的中間，把堤局子圍得像個鐵桶了。

(註一) 煮過酒的穀。

(註二) 舊式醫治傷病者的醫師。

(文學季刊二卷二期)

## 劉長林

奚如

一說，離開軍隊整整三年了。可是對於一等兵劉長林的印像，還使我在夜深人靜後，感到靈魂的痛楚和懊惱！

像我，一個從許多次槍林彈雨中跑過來的人，死和血的暗影，實在把我的腦子折磨到麻木的狀態了；而却爲了一個小兵——劉長林，使我辭掉我那羣少年軍官的同學們所說的『飛黃騰達』的前程，豈不是一件很奇異的事嗎？

然而，生命的波浪，本是推移的磨煉，當它用了強大的力迎頭碰崩了你原有的路程，而你，就祇好順從它的支配，走向另一個方向去了。

.....  
以下是事情的起頭和結尾：

當我們打下了S城我由中尉排長陞爲連長的時候——我還記得我是做的本連第四屆連長。前三屆的連長，有兩個是在炮火中成了精神不死，一個是被敵方的大刀隊砍去了左邊的一隻胳膊。我們連上的老兵，剩下來的不夠一排人。其餘都被那轟隆的炮火、埋葬在陰森的

散兵壕裏面了！

於是，我們祇好停留下來，等候後方招募處給我們補送些新的戰士來，趕快實施『新兵教育』之後再去加入到前方，跟敵人拚個你死我活。

不久，由一列軍用敞車，裝來了一千多新兵。團部的參謀處馬上給我的連上撥來了七十個。由于那些新兵各色各樣的形狀跟語言，叫我想像到後方招募委員們的忙亂了。因為，有許多新兵，若在平时，實在夠不上格。就是派去當火伕，也總覺得怕燒飯也燒不熟。比方劉長林，就是一個頂不夠當兵的傢伙。

但是，戰爭像永是填不滿的大海。在策動三四十萬人的戰綫上，每天平均要死傷到幾千人。那麼，就像劉長林這樣一個活寶貝，我也不能不把他編入第九班裏，充一名『列兵』了。他的樣子，第一次浮在我的眼前，就叫我即刻想起我故鄉裏的那個王傻子。你看他那雙手，簡直笨到好像永遠是在過冬天似的僵硬；一雙細小的眼睛，生在他底扁圓形的臉頰上，叫你就心它不能夠瞞到三百米達以外去；還有他那兩條腿，大概是由于肩頭長期沉重負荷的高壓，把它壓成向外彎曲。這，你想叫他『立正』的時候能夠達到操典上『兩腿成一直綫』的要求嗎？真是祇有天曉得！另外，他的肚子也特別大，特別挺。我想，一定是被那些粗糙

的食物漲得這樣的。

總之，一句話：他是一個典型的，老實的，農民的姿態。

照例，把新兵編入排，造『花名冊』的時候，做連長的應該一個一個問問他們的出身。那時，我就按名喊到他：

『劉長林！』

『呃……！』他有點兒害羞，或者害怕似的，把聲音拖得長長的。

『豬！連長喊你的時候，你要答應「有」哪！什麼「呃」！這是老百姓的動作！你如今是披上軍裝哪，你……』下士班長趙金標趕快在旁邊糾正他，已經搖着拳頭要教訓他一頓了。

我馬上制止那個『老兵油子』的班長：

『趙班長！這次不要打他，他是才入伍不久的。以後好好教訓他就是了。好！』我把眼睛轉向這位一塊未曾被人加工的生貨似的人物。『劉長林！你以前在家裏幹什麼的？』

『我……我……』他的聲音沉悶，像被人毒打過了的貓子叫。『我在家裏是耕田的。是……是跟八里頭秀才老爺屋裏耕田。』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我家裏有一個六十一歲的娘，有一個老婆子，還有：還有三個孩子。大的那個叫石頭，中的一個叫望寶姑，小的叫狗兒。……』

他的臉上，即刻擁出了一絲兒快慰的，眷戀的顏色。

『很不錯，伙計！你的福氣真是蠻好！但是，你爲什麼要來吃糧呢？』

『回連長的話——嗨！……』他愚蠢地把他那笨重的頭搖了一下。『說起來，我這人，嗨！……真是：這幾年背十（時）背出十一來了！天老爺不睜開眼睛，去年是個大乾年，今年，嗨！又發西水，七十二皖、都給冲得展乾烏淨。等到水退，秀才老爺硬要我跟他完一半租穀。三言兩語不對頭，他老爺把鬍子一翹，就把我家裏的全副家當——那匹大黃牯牽跑了！這不說，還停了我的「頂頭」，不要我種他的田了！連長！你老人家不曉得啊！弄到我一家人真是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我的姆媽跟我說：

『「長林！這也不能睜着眼睛餓死，你也得出去找找生路哪！田沒有耕的了，你想想：這一窩老的小的該怎樣過法呢？」』……

他說到這裏，聲音中即刻壓抑着酸楚，用手拍了拍他那鬱結的胸膛。

『那末，劉長林！你出來當兵，是你的媽媽教你出來的嗎？依你這樣說，光景是想來軍隊上撈哪個把官，發點洋財回去嗎？這想法很不錯呀，伙計！……』

我這話，使他呆滯了好久才現出似乎高興的苦笑，回答我說：

『回連長老爺的話……說做官呢，我劉長林是沒這洪福的！就連我家裏的祖宗三代算起，也都沒有哪個跨進過學堂門，扁擔倒下來，一個一字也不認得，哪裏還有那個洪福呀！我祇是聽見招兵老爺跟我說：「當格門軍蠻快活，每月有二十塊大洋的餉，關現的！」我一想，嚇嚇！』他天真的笑了。『這真不錯！連長！看哪：一個月二十塊，一年是……』他彎起手指算着。『是……一二得二，二二得四，天！可不就是二百四十塊錢嗎？這真是一筆很不錯的數目啊！我想：好罷，就去當他入媽的年把兵，賺了這筆錢嚀，再回去買一條耕牛，頂幾畝田，也不遲呀！這樣，我就報了名哩。』

從他的談話裏，我看見有一道希望的光，在他的眼睛內迸發。同時，這老實農心底眷戀着田土的心，也深深使我感動了。

而在我的心裏，我也大大佩服我們那位害楊梅瘡的招兵委員的本領，將幻想填滿別人絕望的腦子，將希望脹破別人飢餓的腸腹，這真可以說是一種功德啊！

『連長的話！這裏是不是每個月二十塊錢的餉？是不是關現的呀？』他又帶着孩子似的單純的想念問。

這叫我怎樣回答呢？很快的，一陣輕微的內疚，透過我的心，使我囁嚅起來。

幸好旁邊的那位下士班長，大概要替我解圍，就即刻拿出前幾年那些政治工作人員的腔調，代我答覆道：

『你媽的！軍閥思想！當格鬥軍是不怕死，不要錢的呀！要不是肚皮不聽話，這肚皮也可以用皮帶勒緊，省得公家每天的兩頓乾飯咧！』

下士班長說完，露出他門牙上的兩顆金牙齒一晃。不知怎樣，我相信這『老兵油子』的話跟他那金牙的光一樣，是冷漠的，外面光的。

……  
『稍息！——立……正！——』

『各排報數！——』

新兵教育開始了。

許多拿『幹軍隊』混飯吃的『兵油子』，在受新兵教育的時候，就現出他們的馬腳來



了，操得非常的熟練。但是，你要是問他，他一定咬口不承認他過去在哪個部隊裏混過的。因爲不這樣，你就得隨時監視他，使他不好在出發以前『開小差』。

這之間，祇有劉長林的動作特別笨。不怕班長趙金標的口都要喊乾了：

『劉長林！你這鄉巴老！你這豬！！我跟你說：提左腳，是擺右手的呀！未必你的左手跟左腳，右手跟右腳，是分了家的，不能夠交叉起來擺的嗎？你這入媽媽的！……』

因此，這位可憐的笨伯，就常常被趙金標拖到列子外頭罰『兩腿半分彎』！有時，還被罰跪，像一筒碑，立在操場旁邊，急得黑汗水流：

三個星期的徒手教育——『稍息』，『立正』，『開步走』，……教完了，改爲操槍。

這劉長林是更弄不來的。別人的『四把槍』托得蠻好，蠻確實，你祇消喊一聲口令：『托槍！』他們就『嘩~~~~嘩~~~~嘩~~~~嘩~~~~』四下子送到肩膀上，而且筆直地成一條線兒。

可是劉長林呢，他老先生的動作，總總不是快，就是慢。並且老是扛的歪槍。一開步走，槍尖就像在發瘡疾，兩邊亂搖亂幌。

有一次，我們的營長騎了馬來看操了，忽然發見劉長林的動作，就即刻一隻手把馬韁繩一勒，一隻手向我一揮，用着炒米泡似的沙音，把我從連教練的指揮地位喊出來：

『九連連長！』

『有！』我趕快恭恭敬敬，用跑步跑到營長的前面八步遠的地方，舉起右手朝帽沿一伸，喊一聲：

『敬禮！』

然後用威而不猛的聲調向營長請示：

『請問營長有什麼吩咐？』

『你那第三排倒數第三伍的前一列的那個兵士，爲什麼槍還是打得那樣壞呢，哼！已經操了這許久，爲什麼還是這樣勾魚浪當？我說：你們到底是些飯桶，還是什麼呢？』

營長說到『飯桶』這兩個字的時候，照例學着團長的氣派，把那幾根遮不住『人中』的鬍子一聳。

『報告營長——』我就趕快加以解釋。『那個兵士叫劉長林，就是我前次跟營長報告過的，他實在不及格，只有把他開除！』

『瞎說！』營長把白眼一翻。『在這作戰的時候，招兵是比拉伕還難呀！好容易開除一個？以後向哪裏找人補？』

這時，我本來想說：『這難道能夠責備我嗎？要曉得我不能鑽到劉長林的肚子裏，把他變聰明一點兒啊！』可是我記起這位營長，在不久以前，運動了許久，已經可以陞為中校團附的，可是有一天，師長暗地裏來查官長宿舍，發現了他抱着一個小勤務兵在睡，弄得他睡不成了。所以現在他的性情，變得像一匹瘋狗，對部下動不動就是一頓臭罵。甚至像七連的連長，還挨過他的一脚哩。

因之我祇好滿口答應：

『是！是！！——』對他表示着軍人的天職。

然而，我憑空受了上司這一頓申斥，這火氣沒處發洩，當然祇有跑回去，把劉長林叫了出來，不講三七二十一，迎面就是一個巴掌，把他的軍帽也打歪了，而且狠狠地罵他：

『你這忘八蛋，是豬也要教變哪！』

他冷不防經我這一來，弄得莫明其妙。于是用他呆滯的眼睛盯住我，像一個乞憐的畜牲一般。待我明白解釋給他聽了，說營長剛才因為他，對我發了一頓肝火，他才恍然大悟，低着頭，自怨自艾地嘆息說：

『哼！我這隻肩膀，從前在家裏，是挑過八大捆稻草，一口氣不換肩，從田裏挑到永隆

集，走九里多路，都不興歪一下的。嗨！陡然現在扛這七八斤重的傢伙，也扛不好了？這才真是……真是……嗨！」

他的頭一擺，立刻，兩顆黃豆一般大的『眼雨』，從眼腔內滾了出來！

我雖是一個硬心的漢子，帶兵打仗，把子彈打出去穿破別人的骨肉，看見死亡，看見鮮血；可是，我却頂怕看見別人的『眼雨』的。於是，我的心，即刻從緊張激怒的鋼壳下，輾斃而成一束綿絨。我把頭歪向一邊，設法不去看他那『眼雨』，匆匆對他喊着：

『好！算了，算了！我底矮老子！真話，我算怕你了！我請你趕快揩乾了『眼雨』歸隊了！以後你用心操練好了！再說：那怕你的肩膀能扛一千斤重的担子，但也抵不了扛好一隻槍對於你的前途有用處呀！』

從此以後，劉長林像靈魂遺失了一部份似的，成天板着秋雨時的天一般的面孔，笑意已經從那裏消失了，雖說他從前也並不輕易笑，除非有人跟他談到他底老婆，他的兒女。

我常常暗中注意他。經驗告訴我：凡是板着面孔不聲不響的兵士，一定肚子裏懷着什麼鬼胎的。比方說：計劃開小差，或者拐槍逃跑之類。

但是，還好！在三天之後，上面給我們連上犒賞了一條肥豬來了，外帶還給每一個士兵

發下兩毛錢的津貼。這是一方面說我們這連前次作戰有功；而另一方面，是預示我們又要快上前綫了。

這，却使劉長林那個老實人，着實高興了起來。

在晚餐時，他蹲在地下，一面嚼着大塊大塊的肥肉，一面把眼睛盯住菜盒子，爽爽氣氣對着下士班長笑，而又吞了一口肉以後，就呱呱喇喇地講着：

「天哪！好久好久沒有看見葷油，腸子肚子都恐怕快生鏽了。這回，哈哈！趙班長的話，你說，吃了這頓好肥肉，怕不上操的時候，陡然增加八十斤氣力？呃！……」

而那位趙班長，也紅光滿面地跟他打趣：

「你這種田佬！托槍也托不穩，也是枉然！……不過，不要太吃多了哪！小心等會兒，打屁油了褲子喇！」

「哈哈！……哈哈哈哈哈！！……」他滿腹勁兒的笑了！

吃過肉，他又坐到集合場的楊樹底下，把手摸着口袋裏那兩毛錢的銅板，用他吃得過飽到打嗝的喉嚨，嗶嗶地唱着他故鄉的花鼓戲——「蔡明鳳辭店」：

「蔡明鳳，站大街，思前想後，

想起了家中事，面帶憂愁！……」

從他那鄉土的歌曲中，使我們全連的人們，即時都在這謎也似的戎馬生活裏，浮現了家鄉溫柔的影子。而我，再也不能裝着鐵打的臉，祇微笑着，一面興奮地對他說：

「伙計！你唱得真快活！真好聽啊！」

然而不到兩天，他忽然被一件事悶住了。那是說他第一次得到家信。

本來他那封信，依照我的連附的意思，是最好不要讓他曉得的。可是我對於其他士兵的家信，雖是扣留了許多的，而對於這位老實人的哩，却毫不願去想像將有一個什麼結果，就吩咐司書念給他聽了。

信是用他老婆的名義寫的，大意是說他底六十一歲的姆媽病得快死了，而妻室兒女哩，則窮到成天打餓肚。最末是這樣幾句話，並在要緊句子的旁邊，畫了些大圓圈：

「姆媽祇賸一口氣了，一清楚就喊你。我跟石頭、望喜、狗兒們，連附近的樹皮草根也都吃光，成天是打餓肚！望喜爹！你有錢寄錢，沒錢，人要趕快回來。……」

他聽完了這封信，馬上臉龐一烏，像小孩，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又連連向我哀求：

「連長老爺呀！我已經快幹完兩個月了，餉還沒關！我想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給我十

塊八塊錢寄回去！要是您老借不下來，就請您老跟我轉個請假條子給團長，准我回家看看再來！」

「請假是不准的，劉長林！」我跟他說：「餉哩，上面不是有命令下來嗎？說是打下了PK，包給你三三三十一關清。」

可是他祇是又是哭又是說的鬧了一頓，弄得我不能不擺出長官的冰冷的顏色，把他支開：

「你叫我當連長的，未必還自己去賣了家產，來借給你們？再者，現在快要出發前綫了，是總司令的少爺也請不准假，曉得嗎？」

這樣，他又浸沉在悲哀的深淵裏了。

三天之後，我們奉令出發前方，向GD一帶挺進。

臨出發的前一天，團長集合全團的官兵，訓了一次話，他說：

「我們這次討伐，是替北方民衆解除痛苦，是挺光榮的！」團長露出恰如其份的，不可多見的笑容。「將來打到PK，包你們可以關清餉銀，說不定還可撈得一官半職。所以，這

次出發，大家弟兄務須齊心協力，跟萬惡的敵人……」團長用指頭一戳，好像想形容萬惡的敵人，不知該是怎樣的惡法，『萬惡的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假使……』

團長忽然把漆黑的眉毛一皺，兩頰有點暴出的門牙一咬，嚴肅地講道：

『有哪個傢伙不自愛，發生開小差之類的事，那末，軍法決不饒恕，槍斃你娘個臭皮！』末一句，是用的他的下江口音。

隊伍從團部帶回，我也對全連的士兵們激昂慷慨地訓了一次話。最後，我看見劉長林一個人板着面孔，用拳頭在捶着胸口，好像有什麼硬東西梗在那裏似的。我明白他在發愁，我就特地把他喊到房子裏勸他說：

『伙計，將來打完了仗，一定有點陸發的！並且，你要曉得先國而後家呀！』

他祇不置可否的點了點頭。用着他有毒似的陰鬱的眼睛，向我冷冷地瞥了一下，把嘴唇咬得嚙嚙緊。

『伙計！你到底有什麼心事呢？你不妨對連長說說看。』

于是，他茫然地用手摸着頭，哭一般的囁嚅着：

『噫！要是我打死了呢？那末……那末……我家裏老的小的該是怎末得了呢？噫……』



我們出發了！

用着「戰備行軍」的速率，到達了離GD五十里路的樣子。前面，就是那密集着五個師以上的戰線。我們已經看見我方的戰鬥飛機成隊的在天上昏沉欲死的太陽下，嗚嗚地向北飛去。

我們停止在名叫張家莊的一所破廟裏。指揮官給我們發下命令，叫我們這團人增加到右翼去，準備總攻GD城。我們即刻預備向目的地梯進，一方面領了三天的給養費，去附近採辦作戰時的糧秣。

那些戰區的居民我們是領教過了的。不怕我們怎樣說爲國爲民，秋毫無犯，可是，他們却常常跟我們開點兒小玩笑，躲在高粱田裏，朝我們放冷槍，弄得我們心驚肉跳！因此，這次派特務長出去採辦糧秣，祇好派三四個徒手兵去搬扛東西，爲的既怕因拉夫引起居民的反抗；又怕士兵們帶了鎗，被居民看得眼紅，給繳了去。

特務長臨走的時候，把五六十塊光洋，提在一個文書箱子裏，挑了四個有氣力的士兵跟他去。劉長林也是其中的一個。

「劉長林！我曉得你從前在家鄉，挑八大捆稻草都毫不費力。你這回跟特務長去採辦糧秣，可以用得着你的蠻勁了。伙計！你要多多扛些東西回來，切莫要拉老百姓的伙！不然的話。那些老鄉們野蠻得很，會對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曉得嗎？好！伙計！你們快去快來！」

臨派出去時，我對劉長林這樣說，因為我看見他似乎對這趟出死力的差使蠻高興。

打發他們去了之後，我就把這因行軍過久而致昏花得發火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張軍用地圖，整個兒的心靈，沉沒於迫在眉睫的血戰的憧憬裏了。我彷彿即刻看見成隊的飛機，在天空投下許多爆炸彈，聽見機關槍陣地在掃射，看見成千成萬的灰色的動物，野蠻的，瘋狂的，在衝鋒——「殺呀！殺呀！！」

忽然，不知從什麼時候，我被一陣喧叫的聲音，打醒了我對於前方「敵情地形」的揣測和假想。

待我抬起要睡的眯眯眼，向房門口一望，啊！馬上，發覺一張驚惶到像快要爆炸的臉嘴擺在那兒。我立刻曉得他是跟特務長一路出差的上等兵樊金龍，他喘息地叫着：

「報告連長！——」

「進來——什麼事兒？」

「報告連長！」他緊張地瞪着眼睛。「特務長……特務長……被……被劉長林殺傷了！」

他……他……劉長林把特務長的錢箱子搶跑了！……還有……還有李高陞也被劉長林……把

……把胳膊殺了一刀！」

他說完，滿額角淌着冷汗。

「什麼？——什麼？——劉長林行兇？——噯？——」

我驚奇得跳了起來。

「是的、……是的……報告連長！特務長還躺在那裏。我……我是飛快地跑回來跟……

……跟連長報告的！」

唔！這老實人真看不出來！他公然有這樣大的胆子！他這簡直是迎頭給我一悶棍！叫我

怎樣担得起這責任？

我一面驚慌着，一面就趕快拿起手槍，朝出事兒的地點跑去。

待我到達了離我們宿營地帶約六里路遠的一個荒漠的田野，我便把劉長林當時行兇的情

況全部弄明瞭了。

照着軍隊走路的慣例，特務長押在劉長林們的後面走，手裏提着那口錢箱子。可是忽然劉長林那傢伙，扯了一個謊，他對特務長說要大解一下子，於是特務長就讓他落在後面了。可是那傢伙，陡地心一橫，牙齒一咬，從後面冷不防，輕腳輕手趕上特務長，就飛也似的抽出他的刺刀，插進了特務長的脊梁窩裏！還等不及特務長喊一聲『哎呀！』他接着又是一刀拄進了特務長的胸膛，而匆促地從受傷者的手中，掠奪了那存放六十塊光洋的手提箱。

等到另外三個同行的士兵發覺了這事變，他就像一條蠻牛一般，眼內脹滿了瘋狂的猶光，對準了將要抽出刺刀自衝的李高陞的胳膊，就是一刀，同時又用着他那原始的強悍的氣力，把另外的兩個士兵碰翻了。然後，他才拔起兩隻飛毛腿活像一條入水的水蛇，疾速地分開路旁長亂的高粱，逃走了。

我根據了上面這些情報，一面給團部寫報告，一面回來派了一班全副武裝的士兵，照着劉長林逃跑的路綫去追。

是晚上五點鐘的時候，在好幾十里路遠的高粱田裏，劉長林終於在十二把刺刀架在他面前的威力之下，縮成了一團。而且用着像嬰兒遺失在狂風暴雨中的恐怖的哭音，喊了一聲：

「我的天啊！」

之後，他就被人反縛着手，一直押到團部裏去了！

于是，那手提箱裏的光洋，一個也不少的，重新由團部發還；而劉長林哩，就被關在馬廄裏，獨個對着面前那黑魃魃的初秋的夜晚。

快到轉鐘，我得到團長的一道手令，上面指斥了我一頓『事前失于覺察』的話，臨末，是這樣收尾的：

「……該連長着記大過一次，以示薄懲！此令！」

是第二天準備出發的午前六點鐘的光景。團部的司號官，站在土坡子上吹着全團『緊急集合』的軍號。這響亮而急迫的號音，波動在這北國的廣平而高曠的晨風中，陡然喚起了人們一陣戰場上的淒涼傷感的滋味。

我立刻吹起哨子，把隊伍集合起來，發出口令：

「目標：團部門外集合場！向右……轉！按一二三排的秩序，跑步……走！」

就把隊伍帶到了團部門外二百米達遠的野場上。

全團的部隊都集合好了，連那騎兵排的戰馬，也一字兒排列着，嘴裏絞着勒口，鼻子喘着嚴肅的氣息，而不敢嘶嘶地鳴嘯。

最後，我們的團長方才遠遠出現了。他是騎在一匹棕色口外馬的背上，讓他那過膝的馬靴，在晨光中發射着亮晃晃的光輝。那匹馬，大概是受了團長腳下的刺馬釘的踢戳，于是昂着頭，掀起美麗的尾巴，一個快跑就挺立在我們的面前。

在團長接受了整個部隊給他的敬禮之後，他隨便從唇間喊了一聲：

『稍息！』

可是就在這瞬息的時間，忽然一個臉上發着土黃色的人，被四個傳令兵架來了。

『啊！是劉長林！』我聽見我這連士兵們在小聲警告着。

這時，劉長林是失神的，無助的，用他那毫無光彩的死魚眼睛，瞅着這威風凜凜的陣容。

『全團官兵們！稍息聽到！』團長舉手向帽沿揮了一下，然後就把馬的韁繩一拉，胸部一挺，忿忿地開腔了。『今天本團長，當着大家，宣佈逃兵兼殺人犯的劉長林的死刑！第一：他在這作戰期間，不去跟敵人拚命，反而劫款潛逃；第二：他還胆敢殺害長官！這真是罪大惡極。就是把他這忘八蛋拿來槍斃三次，也不能夠抵他犯法的行爲呀！』團長震怒得把鬍子也弄歪了。『要是不鎗斃這種害羣之馬，那末，那末怎樣能夠維持我們神聖的軍紀？所

以，……」

團長說到這兒，即刻捏緊了一隻拳頭，用力向空中一捶。好像這一捶，即使毀滅整個的人類，也並不可惜。然後，他提高放地雷一般的聲音：

『鎗——斃——他！——』

他又朝那四個架着劉長林的傳令兵：

『拖到土堆那邊去！』

這之間，劉長林一聽到『鎗斃他』三個字，就像死人突然翻開了眼睛一樣，陰森森地。他望住團長，一動也不動。陡然，啪啦一下，他的腿子跟棉花一樣，跪在地下了。眼淚，也像苦雨般滾了下來！然後，他扯開了絕望而傲倖，破滅而堅執的哀音，呼號着：

『團長大人呀！……大大人呀！……我……死不得！真話……真話！……我怎末對得住我快病死的娘！我怎末對得住餓肚皮的兒女！……您……饒了我吧？我實在……真話……死不得啊！』

他以爲『死』對於他是不應該的：似乎這運命總該可以挽救。因之，他即刻像從覆沉的船上，拋入狂濤裏的人，用戰抖的手，向四面摸索救生圈似的，而亂抓着地上的泥土。

『拖起走！』是團長的催促。

於是那四個傳令兵，馬上鼓起行刑手的勇氣，把他從地下拉了起來，向團長指定的那個土堆拉去。但是他，似乎知道了這滅亡的路，不是可以用祈禱和掙扎來改變的，於是他迅速地，用盡他最後的力量，在傳令兵們的手中闖撞起來，試試真的是不是不能逃開這猶犖的魔手。

終於，他的亂闖亂碰的肩膀，弄翻了一個傳令兵。他這時，似乎想到若是再有一把助力，他就可以從行刑者的手中掙脫，因此他忽然把那掙扎着的，悲哀的眼睛轉向我，熱烈地乞求着：

『連長呀！……救救我啊！……』

這，像一根鈍鏽了的針，直刺入我的靈魂，使我異樣的酸楚而疼痛！我幾乎要大哭起來！但是，我趕快制止了這不能發洩的衝動，祇好把頭低了下去，像一個被人強姦了的處女。

『快點拉到那裏，給他一下子就完了！飯桶！不中用！』團長埋怨傳令兵們了。

於是那四個傳令兵中的一個，即刻像從夢中醒悟過來似的，當即提起駁壳，對住劉長林



的大腿放了一槍。隱約間，看見劉長林的腿子，猛烈地動彈了一下，就倒下去了。

在這垂死的一剎那，他又微弱地呻吟了一聲：

『救救我啊！……』

可是連接的三下槍聲——『砰！……砰！……砰！……』他便淪入了永久的黑暗！

而我們也在這大沉默之後，突然聽見了團長的口令：

『即刻按照作戰的佈序出發，向前方梯進！』

.....

一個月的戰壕生活過去了，我們跨過了千萬具骷髏，千萬堆腥血，總算攻下了K F E。而敵人，在大頭目下野的和約之下，謝謝上帝，便變成朋友了。

我就在這重歸于好的歡聲中，忽然做了一次不撤自去的傻事，帶着劉長林的陰影，離開了軍隊。

(文學季刊二卷一期)

哥薩克村的堅固的堡壘——那高高的礮樓着火了。

有一個遠遠地站在山堆上放哨的兵士說，起初，那礮樓像發怒了一樣，四窗口伸出了紅炎炎的舌頭在舐着，隱約還可以聽見瘋狂地咆哮起來的聲音。一下子，什麼都絕望了，火可怕的力量衝破了礮樓頂上的屋瓦，一條高高的火柱直插入雲霄裏去，那礮樓衰喪，無力地倒撞在地上，可悲地歎息着。

x軍的別動隊在火光下闖動着，像最利害的蛀蟲一樣，蛀穿了哥薩克村的每一條小巷，每一間房子，每一個角落。許多人給捉田蟹似的連串地細縛起來，再又無情地，殘暴地殺掉了，野蠻地發洩着巨深的怨仇和憤恨。

此外，毀壞了哥薩克村的城！——固然這可不過真的城，只是一種較為堅固些的籬笆。有一小隊不曾降伏的保衛隊給逃脫了。哥薩克村的東面的森林裏有一條峻急的山溪，在那裏放哨的兵士沒有法子教耳朵再靈敏些，因為有那從高趨下的溪水在震天動地的叫罵着。

那一小隊給逃脫了的保衛隊是從這山溪渡過去的。

他們敏捷地在極短的時間裏到達了相距有八九里左右的梅冷，報告了他們的警訊。

向哥薩克村方面開來的梅冷的應援隊伍，從離開梅冷還不到兩里的地方開始登山，也可以說是登着山前進。

當然，他們想要便利於發覺×軍，就非讓×軍也便利地發覺他們不可了。

×軍的步調用不着紊亂，他們沿着那最靠緊山脚的一條小路向梅冷方面飛速進襲，從那山的脊樑上開下來的槍跟他們沒有關係，梅冷的應援隊的一路登山的戰術，一下子變成了愚笨，拙劣，簡直在任何一本兵書上都不會寫過的一樣。

他們恐怕從也不會碰見這樣的難以應用手腕的敵人，着了慌，朝着別的安全的方面岔開去了。×軍一下子到達了梅冷的近郊，——但是還沒有占領梅冷的意思，梅冷的占領并不在這一一次的計畫裏面。

這其間，東山上早昇起了紅炎炎的太陽，受了劫殺的哥薩克村給一重乳白色的霧疎薄地包裹着，看不出有一點創傷的痕跡。四圍的草原上晒着新鮮的露珠，清冷的晨風盪漾着柔和，優美的季節——新春的氣度。

別動隊的工事階段地完畢了。

他們不動聲息地襲進了保衛隊的大本營的哥薩克村，開槍的時候，已經到臨了保衛隊長福羅斯基自己所居的碉樓下。福羅斯基從夢中驚醒了。這時候，槍聲更密，黑洞洞的樓梯下，有無數隻槍口在噴火。

福羅斯基中彈了，有一個開槍的兵士準確地瞧見着。

但是福羅斯基沒有死，第二顆疊上去的子彈射不中他。

當着最紛亂的時候，福羅斯基如何從傷亡中掙扎的事，倒給放在腦後，誰都不曾注意到。福羅斯基的死是豫期着的；在由於福羅斯基蹂躪村民的毒辣的手段而激起的巨深仇怨中，福羅斯基不能不死……

## 二

福羅斯基原來是一個販賣牲口的商人。他佩帶手槍，穿馬靴，騎一匹高大壯健的褐色馬。什麼地方都到過了，什麼事情都見識過了：說話的時候，嘴唇薄得像鯽魚的嘴唇一樣，沈默起來的時候，兩手在胸口交叉着，沈默和說話都同樣的精警而且聰明。

他回來了，鄰居的人們都到他的家裏來看他，他在中午也當爲同晚閒暇的時候一樣，在

浴室裏慢慢兒洗了澡，梳亮了頭髮，換上潔淨的衣服，混身發散着加波肋的氣味。用一種冷淡，平和，彼此不論高低的新式人物的氣派在接待這一羣無親無疎的老相知。

他的女人年輕而且美貌，是一個有教養的小地主的女兒。用一種虔誠，畏敬的嚴肅的態度，看守貴重的物品一樣目不轉瞬地看守着她的丈夫。並且，她太恬靜了，總是側着耳朵在傾聽着。福羅斯基所說的話使他的妻子的溫厚的表情失色而現出駭異，這駭異恰好和他作爲柔順的妻子的態度相一致。並且，對於這些鄰人們，福羅斯基所談的話是足以使他們信服

的。

福羅斯基告訴他的鄰人們許多遠自異地帶回來的新奇的故事，這故事不但說明了故事的本身，而且說明了講這故事的是怎樣的一個人。

福羅斯基所說的話引起了詰問又立即說服了詰問。

福羅斯基有着一種隱潛的威信，這威信要使聽從的人們面面相覷，在互相的沉默中無異

識地素素總的接受和承認。

福羅斯基撥撥人民對×將軍的任意的誣蔑。

福羅斯基熱辯地說明着低劣的窮人還不可以從慈善機關得到佈施的社會是如何完善的那

一回事。

並且，福羅斯基在一種毒辣的麻醉劑的煽惑之下救治了許多無知的靈魂之蠢笨。（註

一）

由於福羅斯基的啓發，許多人終於從覺悟中得到新的覺悟，聰明和愚笨，也要從評價中得到新的評價。

這一次，福羅斯基在回家的次日出演了他的動天震地的壯劇，在福羅斯基的巧妙的圈套之下，許多人用着戰士的勇敢的行徑，把自己放入錯誤的網中，做出了留待到日後慢慢兒去悲懺苦悔的事。

首先，福羅斯基懸樑自殺。這件事由他的妻子發覺，用悲慘尖厲的聲音在巷子裏呼救。村子裏的人們奔來了，塞滿了福羅斯基的屋子。福羅斯基從勒住了頸項的麻繩的死結里給解救下來，在廳子裏直躺著。他的妻子一面哭一面在地上滾。

『福羅斯基！——福羅斯基，……』有人抱着他的頭顱喊着，有人跪在他的身邊吻他的手，有人用着耶穌基督的名字向天呼救。福羅斯基這時候的憂鬱，恐怖的臉相，簡直要使人們流淚。

村子裏的人們越來越多了，那屋子已經沒有站立的餘地，人們一個挨着一個的緊擠着，圍住了屋子的四週。對於這樣的突變的嚴重的事，人們一雙雙直豎着的耳朵只是爲着聽取，決不爲着查察，判別或偵問。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聽呀！聽呀！』

有一個牧師在福羅斯基的身上用着醫生的鎮靜在施行救急的手術，接着福羅斯基的眼睛張開了，於是開始了和那牧師的對話。

『你知道你剛才所做的事嗎？』牧師問。

福羅斯基的回答還在後面。

『你犯罪了，』牧師接着說，『你企圖殺死自己。唉，福羅斯基，你現在就立即懺悔吧！爲着用你自己的手去造成你自己的災難的可笑的愚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當着你恢復知覺的時候就赦免了你。——是的，福羅斯基……』

『主呵！』福羅斯基開始用微弱的聲音喊着，眼眶裏擠出了一顆顆的淚。

『你鎮靜下來罷！你現在已經得到了救助了！』

「主呵！我懼怕，我受不了，我失去了擔當的力量！主呵——！你科給我的刑罰太重了——太重了！……」

「當心，福羅斯基，這不是你清醒後所說的話！——因着耶穌、基督的名字，你相信我——的主並沒有要你憑自己的偏情去殺死自己的意思，……」

「牧師的嚴肅的聲音使周圍的人們不自覺地陷進了傷感、悲哀、嫩弱的絕望中，他們靜默着，對福羅斯基抱着絕對的同情和善意。

福羅斯基於是說出了。

原來他接到了從××區域方面派來的指令，叫他立即接受了當地×××執行委員的責任，在一定的時間內開始大規模的殺戮。他不能，絕對地不能接受這麼的重大的責任；他將堅決地對這無理的指使實行反叛，但是他沒有力量，只有用自殺的法子企圖逃遁！……

說到這裏，他的眼睛發射着可怕的光，扳起了上身，揮動着臂膊，在空間里可悲地掙扎着。

牧師繼續的救護着他，妻子把他死死地抱住了，顫聲地低喊着。

福羅斯基堅決地直站起來了。他還有更尖銳，更動聽，更能攫住人心的話在繼續着。



但是周圍的人羣咆哮起來了。

「援助福羅斯基！」

「……………」

### 三

現在，由福羅斯基爲首而組織的——以反抗×軍爲標幟的保衛隊成立了。

保衛隊的成立，決定於各鄉由同情福羅斯基而召集的村民大會中。由於福羅斯基的手腕的成熟，參加這大會的鄉村有二十二個，人數竟達三萬二千之多。

福羅斯基的際遇是更能引起村民的同情和擁護的，因爲所說的話是確鑿地證實了。

據說有兩個人剛才在附近的田徑上經過，遠遠望去，有點像迷路，祕密工作，總之，不便於被人覺察的惶惶失措的模樣，於是給抓來了。

當着廣大的人羣的面前，福羅斯基從那兩個嫌疑者的身上搜出了一些信件。原來這兩個人是從××區域方面派來的通訊員，那信件正是要交給福羅斯基的，上面寫着的是指定必須殺戮的名單和數字。

「可可洛夫，中農。三日內處決。」

「沙隆特納。信奉基督的小學教師。三日內處決。」

「介龍。地主的兒子，神學社的首要的負責者。立即處決。」

「亞歷山大。小販。兩日內處決。（罪狀待詳細調查）」

「尼古拉。農民，娶地主的婢女做老婆，交結地主。三日內處決。」

「……………」

「以上三百二十六名，在指定期間內殺戮完畢，并把殺戮經過填表報告。」

「表格：

「名氏。性別。社會成份。罪狀。殺戮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福羅斯基繼着對他的人羣說，

「兄弟們呀！這是無理的誣陷，凡是一個人，是不能對這誣陷默不置辯的。我要問，第一，可可洛夫！不，由可可洛夫說他自己的事恐怕不能相信，由一個最了解可可洛夫的（可可洛夫的親人）起來說罷！可可洛夫是什麼人？」

「可可洛夫——」人羣中有一個高舉着手回答，「他是中農。他是我的叔父。但是他從不會犯過一點罪過！」

「第二，最了解沙隆特納的人說罷！」

「沙隆特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不是小學校教師，也不是基督徒。他是大學畢業生。他在梅冷城編行一種最進步的小冊子！……」

「夠了。那末，第三，介龍，你們之中有介龍的親人嗎？說罷！」

「介龍是一個畢了業無用的飛機師。但是他爲人忠誠，正直，現年二十六歲。他是我的哥哥！」

福羅斯基繼續喊着第四個的名字。但是人羣沸騰起來了，他們像野獸一樣咆哮着，怒吼着。

福羅斯基用簡短、明瞭的語句把他們領導着，按捺着。

「兄弟們！爲着解救你們自己的災難！

下面的人羣反應着，

「擁護福羅斯基！」

「打倒××政府！」

「……………」

保衛隊向梅冷方面的正式隊伍取得了聯絡，由福羅斯基領帶着，在他們的勢力所及的許多村落中開始了清鄉的急激的行動。

最先，有一批據說同情×軍的中學生給逮捕了。福羅斯基一一的判決了他們的死罪。

有一個擔任特別職務的人，他手里攬着一大捆用紙頭貼在篋片上製成的簽，每一枝的上面寫着一個死囚的名字，他一次抽出那紙簽，一次把上面寫着的名字喊出來。

中學生排着長長的行列，生活在這行將絕滅的一瞬間的他們，從臉相上找不出怪異的特徵；他們年輕、稚弱，和到處所見的小孩子一無二樣。

「白克羅！」

「在這里！」白克羅應答着。這聲音，並不爲着白克羅是將被處決的死囚而有所變異；縱然是低微、嫩弱而且顫抖，却還是從一個活着的人的嗓子裏所發出的。

白克羅從他們的行列中走出來了。他的眼睛睜得圓而且大，走起來却踉踉跄跄，像在夜里行走的一樣。他失去了獨立生存的能力，身子在空間里的擺動有如一付可憐的機械，須得準確地控制着。

那擔任特殊職務的人用白克羅應該受『死的裁制』的名字交給了白克羅。白克羅接了那枝紙簽，一轉身，有另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替他製好了索衣（註二），給他穿了上去。白克羅雙手給反縛着，另外有一條索束住了他的頸，那反縛着的手作着從世界上任何一種柔體操中都不會見到的特殊的姿勢，給那束在頸上的索緊緊的連結着。這時候，白克羅的眼眶里開始掉下了淚。

那末第二個。

『可可尼地！』第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又叫了。

『在這里！』可可尼地應答得比白克羅來得強健些，但是他的聲音不清爽，他有點咳嗽，不，他已經開始哭泣了。

可可尼地從他們的行列中出來了。他的鬚髮是藍色的，眼睛像老鼠一樣逃避着白晝的光亮，額上可憐地摺起了老年人的皺紋。他的身體過於向長的那一面發展了，另一面却瘦弱得很，背脊有點駝，雙手長長的垂在膝蓋上，近着膝蓋的白褲有淋上了墨水之後拚命地用肥皂洗去的痕跡。他的狀貌應該歸入那些肯用功，一走進運動場却顯出畏縮的小孩子的一羣中的，從他的身上簡直很難於想像出有什麼對不起旁人的事。

可可尼地照樣把紙簽接住了。照樣給另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穿上了索衣。

那末第三個。

『多久得列！』

多久得列從他們的行列中走出來了，他的肩膀很闊，有一個比誰都來得健全的胸部。是一個鐵工匠的兒子。他從少就受了以成見、仇恨爲主要課題的教養，堅決地緊閉着嘴唇，沒有人想得出他所懷抱的意志是什麼。但是他同樣走進了這狹窄而成爲一種尖端的可悲的道路。

他們一一的從第一個行列歸入第二個行列，按照着急促的時間，履行了那嚴肅的災難所付與的一切的事。

保衛隊嚴緊地守望看。此外是傾巷而出的湊熱鬧的人羣。在這個角落里，在那個角落里，一些附屬於保衛隊的軍事組織的流氓在無顧忌地幹着把那些死囚的親人家屬們從這邊遠遠地驅趕到那邊的事。

一兩個乞丐從慈善的公共機關領得了一點賞金去收埋那些無人敢來認領的屍骸，沿路拋擲着紫色的血塊，不時的從那包裹屍體的草蓆里撲的一聲掉下了血淋淋的頭顱。

附近的原野上一處處的開開了泥土的門，做起了新的坟墓。

夜里，保衛隊到處的巡邏着，用各種新奇的法子在凌遲那些趁着夜陰偷偷地伏在坟墓上哭泣的死難着的親人。

福羅斯基並且特別僱用了一個打虎的獵戶來應付他的頑強不避虐殺的囚徒。

有一個擔任通訊工作的鄉村教師給捕獲了。

福羅斯基召集了一個更廣大的村民大會。當着衆人的面前，福羅斯基以馬戲班的技師的資格指示着馬戲的節目。

鄉村教師給牽出來了。

他臉孔青白，腦袋上長着一盆茂盛的頭髮一根根的向上高聳着，身裁的短小和十三四歲的未成年的小孩子差不多。頸上及四肢完全自由，不會加上半條麻繩。行走的時候，習慣地把雙手揮動着，這顯得他的爲人的大方和鎮靜；他張開着嘴巴環顧四週，像要立即逃奔到對他有所救助人那邊去一樣。

那獵戶禿着前額，全個下巴都讓短鬍子掩沒了。他保持着有限度的短距離對他的目的物有把握地監視着。手掌上噴了一些口沫，又在就地的砂土上作了一陣磨擦，直到那手掌着了

火，發了狂，緊緊地執住了那一把用最古、最舊的鑄鐵製成的虎叉，舞弄着，猛力地一擲，那可憐的小夥子在受到了致命的創傷之外又給整個兒放上了一種精巧的彈力，把他一拋，拋到半空里去。這下子，他從半空里墜下了，獵戶的虎叉早在下面朝正等着候着他，三個分叉一齊陷進了他的胸脯，鮮紅的血隨着虎叉的柄往下直流。

此外，福羅斯基捉到一個兒童團的領袖時，就僱用了三個孩子，拿着兒童團自己的紅棍子來處決他。

那地點在一個池塘的岸畔，是賭徒和無賴漢們慣常在那里屠狗的地方。那不幸的小孩子在三枝木棍的交替下死得意外的快。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他又活轉回來。這當兒，那三個年少的劊子手回去了，有人在半路追上了他們，告訴他們那小屍體復活的事。他們嚇得拋了棍子，遠遠的逃掉了。保衛隊得到了消息，拿着槍趕到池塘的岸畔，那復活的小精靈想要自殺，立即跳進池塘里去，但是水太淺，淹不死，保衛隊在池岸上用一種制御人類生命的權力在叱令他，叫他立即從池塘里回到岸上，然後給一顆子彈結果了他。

在另一面，福羅斯基建築便於防守的碉樓、圍城、充實保衛隊的火力。加緊對村民的財物的剝奪。



這樣一連過了好些時日，福羅斯基蹂躪村民的毒辣的手法向着再奇特的那一面變換着，直到×軍的別動隊掃盪了他的巢穴，宣告了他的可悲的末運。

## 五

福羅斯基現在居留梅冷的小醫局里醫治他的槍傷。

那射中了福羅斯基的子彈，巧妙地使福羅斯基的武裝帶上的銅扣子一塊兒帶着走，子彈從肚皮入，又從背脊出，牠却把銅扣子丟下不管了，讓銅扣子永遠逗留在福羅斯基的肚皮里，這件事對於那小市鎮的劣拙的醫生是一種祕密，就是福羅斯基自己恐怕也還是不知道的。

醫生告訴福羅斯基不久就可以出院，因為那創口的確（在表面上）已經平復，但是銅扣子在裏面起着怎樣可怕的作用是決不會被覺察的。難怪外間發出了謠傳，說福羅斯基已經好了；自然，村民的災難臨頭的日子又近了，福羅斯基的報復手段，有着令人戰慄的豫言和想象。

對於這件事，×軍方面有立即採取一種特殊手段的必要。

一天，福羅斯基的診室里來了一位客人，是福羅斯基最好的朋友李文洛夫。在福羅斯基的底下，李文洛夫當一個出色的教官。他身材強壯而且高大，蓄着英勇的菱角形的鬍子，是

天生的一個純粹的軍人。他一進門，雙眼灼灼的透視着福羅斯基的病體，那嚴厲的表情蘊蘊着巨深的壯健的敵意。但是他微微地笑了；他看出福羅斯基並不如謠傳所說的那麼康健，反之，福羅斯基狼狽得很，前額和額骨高突着，成爲鼎足的尖峯，一條舌頭在那乾癟的嘴唇咬着，眼睛的光彩完全消失了，對着李文洛夫絕望地凝視着。

李文洛夫簡直對福羅斯基起了憐憫；他握着福羅斯基的手，請了安，開始在旁邊的木櫈上坐下去。

福羅斯基很想和李文洛夫多談一些話，但是很吃力，他的呼吸急促得幾乎到了停止的地步。

他自從逃到這裏，從沒有接觸到一個親人，他妻子死亡，朋友離散；醫生吩咐來看他的人不要和他多說話，外間的情形怎樣一點也不知道。而且，爲什麼他突然會落得了這一場可悲的下台，對於這一點，他始終也不明瞭。

李文洛夫得到醫生的允許，要和他作三十分鐘的詳談。這談話開始在醫生出去把門子緊閉之後。

但是李文洛夫的態度變了。他說明福羅斯基的失敗，無寧是數出了福羅斯基的罪惡。並

且，李文洛夫公然的在福羅斯基的面前讚揚福羅斯基的敵對者×軍的勝利的光榮。

當李文洛夫說到×軍的別動隊不動聲息地襲進了保衛隊的大本營的哥薩克村，倏忽之間到臨了福羅斯基所居的碉樓下時，福羅斯基詰問着，

『我的保衛隊那里去呀？』

『保衛隊老早祕密地向×軍方面反正了！』

『你知道這件事？』

『知道的。』李文洛夫堅決地回答。

『但是你沒有告訴過我——』

這時候：福羅斯基開始覺察了李文洛夫的表情的猜惡。他緊執着李文洛夫的手，兩隻眼睛像爲螞蟻所襲擊的毛蟲一樣可悲地翻轉着。他張開了嘴巴高喊——

但是李文洛夫比他強健。李文洛夫在腰邊拔出手槍，對準着福羅斯基的腦袋。

『砰！』

受了這聲音的召喚的人們，是專爲着那突變的事件之發現而來的。

李文洛夫消失了影子之後，繼着是一陣可笑的騷亂。

(註一) 相關語。

(註二) 死囚的身上綑縛着的索大抵有好多條，俗稱之爲索衣。

(文學季刊二卷三期)

## 一個小浪花

聖陶

吳先生忽地站起來，把收音機的開關旋轉，室內就顯得異樣靜寂，只從後進的屋子送來輕微的骨牌聲。

「阿二，」吳先生把電燈開關也關上，不耐煩地跑出書室，「快去點車燈，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

吳夫人在後進聽見了，嬌聲嬌氣地問，「誰又請你吃酒了？吃了酒早點回來。這幾天天氣不好，露水重，回來晚了恐防傷風。」

「誰吃什麼酒！」吳先生咕嚕了一聲，急忙趕到門前。阿二正在那里點車燈，吳先生就跨過阿二的肩膀坐上包車。

「先生，到那裏？」阿二把自來火盒塞進衣袋，隨即把車柄提起。

「不到那裏，你拉着跑就是了。」

膠皮輪在碎石路上一高一低地轉動。晚風吹亂吳先生的頭髮，使他不自主地抬起頭來梳掠，這才省悟忘記戴了呢帽子。

「這裏停一停，」吳先生伸出右手，手裏拿着一張鈔票。「兌五塊錢銅板。」

阿二放下車柄，接了鈔票，向煙子店兌銅板。洋價三千四，五塊錢兌換整整的十七包。兩手捧着，放上包車的脚步，阿二重又拔腳奔跑。

「再兌五塊錢銅板，」吳先生手裏又是一張鈔票。他瞅見那塊搪瓷牌，不禁咕嚕說：「這一家只有三千三百五，要吃虧五個銅板呢。」可是他並不把執着鈔票的手縮回來。

阿二有點摸不清頭腦，向主人家看了一眼，又去捧來一堆銅板壓在腳踏。

就像這樣子，遇見煙子店就兌錢，兌了錢再跑。跑過幾條大街，吳先生的下半截身軀差不多給銅板圍困住了：腳踏上是銅板，齊到膝蓋，坐墊下是銅板，把坐墊頂了起來，屁股兩旁是銅板，嵌得坐骨部分很不舒服，大腿上面也是銅板，只覺得行一步加重一步。

「好了，」吳先生喘吁吁地說：「回去罷。」

阿二口也不開，嚥了口氣就跑回頭路，他的臉上掛着曲折的小河流。

到家裏的時候，吳夫人的馬將局已經散場，客人去了，吳夫人陪着老太太在那裏剝蓮心。

阿二跟着吳先生把第一捧的銅板送進來，放在板壁脚下，吳夫人就問了：『你沒有去吃酒嗎？兌了這些銅板做什麼？』

『何止這些？我出去一趟，兌了一百零五塊錢的銅板呢。實在車子裏放不下了，不然還得多兌。』

『你發什麼癡？』吳夫人有點驚訝。

阿二用衣袖揩着臉上的汗，暫時立定不動，一雙眼睛看定主人家，肚皮裏也含着一句：『你發什麼癡？』

『發癡？』吳先生兩手執着拳頭槌着兩條大腿。『你看，明天洋價準保大跌，或是三千，或是二千，都說不定。今天我兌一百零五塊錢，至少可以便宜一二十塊錢。』說到這裏，他吩咐阿二說：『外面的銅板再去拿進來呀。』

待阿二走了，吳先生湊近吳夫人和老太太的座頭，輕輕地說：『我們好久好久擔心着的

那件事情，明天要來了！」

「真的嗎？」吳夫人和老太太立刻會意，差不多齊聲喊出來。

「怎麼不真？我聽見無線電的報告，說那件事情來了，就在明天！」

「你這個……」吳夫人霍地站起來，頓了一頓，轉換話頭說：「你怎麼不早點對我說？倒去兌銅板！你以為一二十塊錢便宜得要命了，不想想吃虧的地方何止十個一二十塊錢，二十個三十個一二十塊錢！」

「便宜一二十塊錢總是的，」老太太下不來判斷，只是依照老習慣迴護她的兒子。

「現在什麼時候了？」吳夫人看手錶，「七點三十八分。夜市還沒有收。我要出去買東西。」

「你去買什麼？」老太太問。

「我去兌幾副鐲子。雖然鄉氣騰騰不要戴，擺在那裏究竟是硬貨。」

「不錯；究竟是硬貨。」老太太表示極端信服。

吳先生搔搔頭皮，頹喪地說：「銀行要明天九點才開門呢。」

「你不用管。阿二；你的銅板不要搬進來了，就放在門房裏。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阿二放下第二捧的銅板，轉身向外跑。

吳夫人匆匆地洗了手，衣服也不換，拿起小皮包趕到門前。坐墊底下的銅板還沒有拿出來，這使她生氣了，『討厭！快點！快點！』

阿二急急忙忙來回二趟，才把坐墊底下的銅板出清，他自己就像預備去攫取鳥獸和獵狗一樣伏在兩條車柄中間。

吳夫人坐上包車，簡捷地說：『到紫陽街天寶。』

天寶裏的幾個夥計正在那裏打呵欠。電燈光照着玻璃櫥裏的那些銀傢伙，店堂裏好像月光下的空場那樣淒清。待吳夫人走進來，幾個夥計才領一領神，伸一伸腰同臂膀。既而聽見說要兌錫子，接生意的矮胖子臉上更顯露出了笑意，把吳夫人讓到店堂背後的客室裏去。另外幾個夥計也有點興奮：大家用欣羨的眼光送那矮胖子的背影。

『大概要摩登式樣罷？』

『請你拿出來讓我挑：』吳夫人在一把紅木交椅上坐下。『要實心的。』

矮胖子捧出一隻紅木盤：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是西洋圖案，頂摩登的。』接着又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一副只有這麼一點小花樣，戴起來也滿寫意。』他一連解了



六七個紙包，紅木盤裏就排滿了黃澄澄的傢伙。

可是吳夫人並不留心什麼花樣，只挑了較大的三副說：『請你秤一秤罷。』

『三副共計九兩六錢七。』矮胖子秤了之後回來報告。

『今天是一百十五塊。』吳夫人抬頭看金邊鏡框子裏烏金紙上寫着的白粉字。

『不錯，一百十五塊。』矮胖子迷齊着眼睛說。『今天已經便宜了。前幾天漲到一百十

八塊呢。』

『算一算該多少錢。』

矮胖子取來了算盤，短短的幾個粗手指一陣的歷搭刺，他顛頭矮腦說：『一千一百十二塊零五分。加上打工，三塊錢一副，三三得九，兩共一千一百二十一塊零五分。』他又撥動算盤上的兩顆子說：『一塊零五分不要算了，整數是一千一百二十塊錢。』他說看，眼光就溜到吳夫人那個藍色小皮包上。

吳夫人解開小皮包取出一疊鈔票，像丟一團字紙那樣丟在桌子上說：『先付一百塊定洋，明天帶錢來取東西。』

矮胖子伸兩個指頭在嘴裏蘸了點唾液，連聲說：『好的，好的，』就用熟練的手法把一

疊鈔票數起來。『一百塊，不錯。請教貴姓？』

『吳口天。——明天來取，依照今天的——』說到這裏，就縮住了。

『當然，當然，依照今天的行情。既然收了您的定洋，即使明天漲到一百二十塊，也不能夠多算您一毛錢。』

『照規矩是這樣的；』吳夫人不脫老口的身分。一會兒接了收據，走出天寶，跨上包車。忽然想到了什麼；她自言自語說：『一車子銅板，真是死東西！』

『回家去嗎？』阿二提起車柄回轉頭問。

『到葉盛興，我要買醬鷄。』

第二天早上，當地的報子送來了，吳先生搶在手裏看第一版。吳夫人把頭顱擠到吳先生的耳朵邊。老太太張大眼睛等他們讀出什麼來。

『六項緊急法令，從今天起，把中央中交三家銀行的鈔票定爲法幣。一切收付都用法幣，不得行使現金。誰有銀洋，就得去兌換法幣。』

『怎麼說？』老太太聽明白了。

「就是不用現洋，有現洋快去換鈔票，」吳先生高聲回答。

「誰肯這樣做呢？」老太太實在想不透。

「報紙上說的，如果故意收藏現洋，就得按照法律治罪。」

「那末我箱子裏的三百塊現洋也得拿出去換鈔票了！」老太太憤憤地說。

「當然囉，」吳夫人悠然說，她正想到什麼快意的事情。

「不去換也用不出去呀，」吳先生接上一句。

「我寧可用不出去，」老太太固執地說，「雪白的現洋，究竟是真價實貨，放在那裏總有用處的。箱子裏不穩當，我會在地板底下掘一個坑，把現洋藏在裏頭。誰又有神仙的眼睛，知道我地板底下藏着現洋？」

「地板底下恐怕也不穩當，」吳先生想了一想說，「媽媽，你不是說過的麼？從前長毛時候，人家把銀子裝進罇子，埋在泥土裏。後來長毛平了，他們在原地方掘出來，只是滿罇子的髒水。」

「嗤，我不想信有這樣的事情！」吳夫人用鄙夷不屑的眼光瞥着吳先生，同時她的頭顱離開了吳先生的耳朵邊。

「事情是有的。不過那人家正在倒運，銀子才會變髒水。像我們，阿彌陀佛……」老太太說到這裏就嚙住了，因為阿二正在興沖沖跑進來。

「先生昨天兌銅板正兌得着，」阿二總是大聲大氣。「今天煙子店都不掛牌子，人家去兌銅板，他們回說沒有銅板。」

「如何？」吳先生滿得意，看着吳夫人微笑。

吳夫人把頭偏轉一點，給他個不睬。

「東西都漲價了！娘的，光麵一漲漲了兩個銅板！」

「如何？」吳夫人這才向吳先生嘮一嘮嘴，「你以為兌了一百零五塊錢便宜得要命了！」

「大家在那裏說，洋錢不用了，只准用鈔票，用洋錢就犯法！對門李家的張媽積有三十隻洋，聽見了這個信息，拍着胸脯大哭。大家勸她勸不醒，直哭到此刻還不會停哩。」

「作孽，」老太太對於那個張媽大表同情。

「我說笑話，」阿二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氣，「我身邊也沒有洋錢，也沒有鈔票，用什麼呢，不用什麼哩，都打攪不來我的夜夢。我只要氣力換得來飯吃，不用洋錢，好，不用鈔

票，也好，省得吃壞洋錢和假鈔票。先生，我的話中聽嗎？」

「唔，吳先生隨隨便便應了一聲，接着問：『書房裏收拾了沒有？』不等阿二回答，他們眼光又射到報紙上去了。」

（大衆生活創刊號）

## 擬『浪花』

茅盾

這一天是十一月十七，離開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吳夫人兌了一千二百二十圓——三雙的金手鐲，乃至吳府對門李家張媽的號淘大哭，都已經有四十八小時以上的了。這一天，吳先生上午十點鐘就由車夫阿二『拉』到了『林老伯』家裏。林府上請客。而且飯後說不定還要打幾圈『小麻將』。因此吳先生就吩咐阿二拉了空車回去。到下午四點多再來接他。

這一天上午九點鐘光景，吳夫人剛剛上床睡覺。昨夜吳夫人也有應酬，打了一夜牌，剛剛輸掉了四十八小時以前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所得的『便宜』。

於是在這一天十一點鐘到三點鐘之間，車夫阿二就歡天喜地的『請假』出去辦點『私

事」。

車夫阿二常常有點『私事』，例如一星期前某天下午他也是捉空兒便在吳先生跟前請了三小時的假；也說有點要緊的『私事』。他所謂『私事』却是去『搖會』。數目並不多，二十來塊。那是和他同樣是包車夫的趙阿五今年夏天老婆生了急病的時候朋友合起來的。已經搖過三次，上星期那天阿二搖得了十點；他以爲二十來塊錢穩穩得手了，那裏知道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偏偏搖出了十一點，搶了去。

阿二的運氣單就這一件事看來，似乎已經不大那個。而況那天搖了會回來，恰又碰到吳夫人早起床半個鐘頭，已經妝扮好了要出去『應酬』，吳府上人心惶惶正在查問阿二這個人到那裏去了呢！

不過今兒這次『請假』，阿二知道決不至於像上次那樣險些兒鬧個『大亂子』。今兒他的『私事』並沒有『進賬』的希望，倒是『出賬』的。化錢的事不像進錢的事要化那麼多的工夫。

阿二已經有了老婆，並且還有八歲和六歲的孩子；今天阿二的『私事』就是他老婆叮囑過四五次的給孩子們買點布縫棉花。

大前天晚快邊阿二拉着吳先生滿市兜轉來兌了一百〇五塊的銅板的時候，阿二早已利用機會在物色他的孩子們的衣料；他比較下來，知道紫陽街一家布店價錢最便宜。他看中了一種印花洋布，做孩子們棉衣的面子是很『嶄』的；還有一種絨布，很白很厚，然而價錢也還便宜。

因為是準備這麼得充分的，所以車夫阿二從吳府出來直奔紫陽街去。

他到了預先看中的那家布店裏，就從布的『柴堆』就跟布店裏布的陳列式是一模一樣的，指出他所選定的那兩種布，也不再看價目，就帶着一點『嘻嘻哈哈的神氣』說道：

『喂，喂，每樣七尺，——這一號花洋布跟絨布。』

『做什麼用的？』一個伙計愛理不理似的走過來問阿二。

『嗨，嗨，小孩子做兩套棉花，一個八歲，一個六歲。』

阿二回答，還是『一付嘻嘻哈哈的神氣』。並且還用手比了那兩個孩子的高低。

『七尺不夠裁，總得八尺呢！』那伙計從『布的柴堆』上挖出那指定的兩種來，又加一句：『花洋布一角四，絨布一角三！』

『噫！一角四？一角三？』阿二的神氣不能再『嘻嘻哈哈』了；他朝那『布的柴堆』仔

細再看一眼，沒有錯，是這一堆，而且是這一堆裏的這兩段，大前天晚上他記得很準的。他把眼光斜到了那伙計的臉上。「不要弄錯了價錢罷？」

「錯不了的？別家還要賣一角六，一角五呢！」

「可是大前天我看清楚的，是一角和九分，花洋布一角，絨布九分？」

「哦哦——大前天，不錯？前天起就漲了價了！」

那伙計回答着，又是愛理不理的一付嘴臉了，而且鼻子裏還輕輕一哼。

車夫阿二這可僵住了。他下意識地摸着衣袋裏的兩張一元鈔票，——這還是今天他向吳先生「借轉」的下月份的工錢；他算一算，如果每樣買七尺，兩張一元鈔票剛剛夠；他忍不住歎了口氣說：

「算了罷，每樣剪七尺。」

「七尺兩件小衣，八歲的和六歲的，老弟，你不够裁呢！頂少頂少七尺半！」

那伙計忽然和顏悅色起來了，手裏的尺輕輕地敲着那布堆。

阿二一想，也覺得不夠，去年他買過，是七尺，然而今年兩個孩子又大了不少，高了不少呢，然而去年布店裏的尺還不是「市尺」呢！他再算一算，剪七尺半一共是要二塊一分多



一點，他衣袋裏却只有兩張一元鈔票，此外半個銅子也沒有。然而他還得買棉絮。

『馬馬虎虎，剪七尺，多放半尺罷！』阿二對那伙計懇商了。

呀！勸你剪七尺半，也還得放你半尺，你這才夠裁呢！』

那伙計冷冷地說，就用尺敲着那兩段布，又懶懶地拿起那兩段布往『布的柴堆』上一丟，轉身走開去了。

阿二也非常掃興地走出了那家布店。他懊悔大前天晚上拉着吳先生兌銅板的時候不會向吳先生『借轉』兩張一元鈔票買了那兩種布，現在只隔了兩天，可是同樣的兩張一元鈔票已經買不到同樣多的布！而且他的兩位寶貝兒子也決不肯因為鈔票的購買力縮短了就把身材也縮短縮小些！

但是阿二還癡心妄想有這麼一家布店不會漲價，他一路留神看着所有的掛着『大減價』旗幟的布店，他幾乎忘記三點鐘以前還得趕回吳府去伺候吳夫人的差使。

在轉角上，阿二聽得有人在背後叫他；那正是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

『阿二！你有沒有現洋？現洋錢！』錢麻子把阿二拉在一邊，附着耳朵，鬼鬼祟祟地說。

——錢？難道你上星期剛搖着了會就化光了麼？阿二的瞪大了的眼睛表示着這樣的意思。錢麻子也立刻懂得這意思，他皺着眉頭一笑，聲音說得更低些：

『現洋錢！你有，我跟你買，一塊錢貼你十個銅板！』

『什麼？有買洋錢的？我用什麼來買呢？』阿二更加弄不明白了。

『嘿！吵得這麼響幹什麼！——用鈔票跟你買呀！一塊鈔票買一塊現洋，再貼你十個銅板；——哦，老朋友了，貼你十二個銅板，馬馬虎虎！』

現在阿二不能不明白過來了。他至少已經明白一塊現洋會比一塊鈔票多十二個銅子；要是他衣袋裏的財產是兩塊現洋，那他就可以買得那兩種布，並且還可以買點棉絮。

『咳！沒有！』阿二很傷心地回答了，拔步便走。

他走了不多幾步就想起爲什麼錢麻子要『買現洋』，買去又作什麼用？他回頭去看看錢麻子已經不見了，他只好把這悶葫蘆放在肚子裏。

同時他的思想又轉到了別地方去；他想，回頭碰到對門李家的張媽，倒要告訴她，現洋還是有人要的，她的『三十隻洋』還可以多三百六十個銅子。他又想起老太太箱子裏還有三百塊雪白的現洋，那就會多出三千六百個銅子。三千六百個銅子還是照錢麻子口裏的『市

價」呢！

似乎三千六百個銅子這數目太大，阿二想得眼睛裏也冒火了；他不再看布店裏的價錢，很生氣似的就一口氣跑回吳府去。

吳夫人早已穿好了大衣，正在查問阿二。

『快點！快點！我要出去買東西！』吳夫人就坐在包車上，她那高跟皮鞋的二寸高的後跟闐闐地敲着踏腳板。阿二連喝一口熱茶的空兒也沒有，拖起車子就再上街去。

跑過了一條街，吳夫人就叫『停住』。她走進了一家洋貨店。

阿二坐在踏腳板上，喘着氣，擦額角上的汗，有兩個人在他身邊走過；——『噫！米價一漲就是半塊！』阿二聽得這麼說。『日常家用的東西那一樣不漲呵！』——又是這麼一句鑽進了阿二的耳朵。阿二抬起頭來正想問一問，可是吳夫人也出來了。

『豈有此理！肥皂也漲上二成！』吳夫人自言自語地就坐上了包車。

『哈哈，太太！這還是存貨，進本小，馬馬虎虎賤賣了的！』

捧着一箱南洋廠洗衣肥皂的夥計陪笑說，便將那箱肥皂放在踏腳板上。阿二憂悵的眼光朝那箱肥皂看了一眼，就拉起車來再走。

這以後吳夫人又叫停住了三四回。但這三四回，阿二等候的工夫就可多些了；他呆呆地坐在踏腳板的肥皂箱上或是沒精打采站在車旁的時候，只聽得來來往往的過路人全是講論着『日常家用東西』漲價的。他似乎被這些議論塞飽了，胸口悶悶的怪難受。

吳夫人從一家小規模的百貨商店裏挾着不大不小的紙包出來時，倒微笑着自言自語地又像對阿二似的說了一句：『來路貨的香水，香粉，口紅，指甲油，——倒還漲得不多！』

現在包車上也就堆得滿滿的了。吳夫人很性急地連聲叫着『快回去』。除了那一箱肥皂，車上實在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吳夫人的身量也不是重的，然而另有一宗看不見的沉重的東西——『各項日常用品的大漲價』，壓在車夫阿二的心頭。

而這一宗看不見的『東西』就跟現銀子似的，越來越重；車夫阿二覺得三天前他拉這麼一段只要使出七分力氣就夠，但現在他使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力氣還不能叫吳夫人滿意。車夫阿二也自覺得詫異；怎麼他的力氣也打了折扣？

吳先生早已在家裏了，看見吳夫人買了那麼許多東西回來，就哈哈笑着說道：『你是趁價錢還沒漲足，趕快先囤點起來，是不是？』

『怎麼不是呢！』吳夫人一面叫阿二把東西歸起類來，一面回答。『你看！這裏是南

貨，這裏是化妝品，這裏是綢緞，——大家都說再過半個月會漲上四五成的！你算算，這該便宜了多少？」

吳夫人說時得意極了，就連腰酸也忘記。

這時車夫阿二正捧了那箱肥皂進來，一聽這話，不由得站住了問道：

「先生，當真東西還要漲價麼？」

「自然要漲的！還要漲的！」吳先生很認真地回答着，一面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慢慢踱着方步。

「哎——」車夫阿二低聲歎了口氣，忽然想到大前天晚上他還自鳴得意，說是做一天吃一天，『只要力氣換得來飯吃』，隨便是用洋錢用鈔票都和他不相干的，可是不料東西會漲價，他的『換飯吃』的『力氣』也就無形中打了折扣。而且他忽然又想到自己要不是做一天吃一天的，——要是身邊也藏着多少現洋——就算是鈔票罷，那他豈不是也可以趁這機會像吳夫人那樣沾點小便宜？」

「嗯，我今天席面上聽得林老伯的世兄說起，」那邊吳先生踱到夫人面前就站住了，悄悄地說。『他這位世兄是出洋學銀行回來的囉，——嗯，他說：禁用現洋以後，公債一定要大漲

的，——會漲起九五呢！」

「哦！」吳夫人只隨便應了一聲。

「會漲到九五呢！現在却不過七十關口。你算算——噫，我——我想起你前天的金子要是買了公債不是大大的賺進一票麼？……」

「金子也要漲的！」吳夫人尖利地打斷她丈夫的話。她怎肯認輸？

「噫，然而——」吳先生湊在夫人耳邊嘖嘖咕咕的說個不住了。

窗外的日影越來越斜了。車夫阿二是在有太陽的階沿石上悶悶地想不通爲什麼事情碰碰出來又該是他做一天吃一天的人倒楣。而且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又在一天一天大起來，吃的穿的都是一天一天要多些。

忽然吳先生在屋裏大聲喊了：「阿二——阿二——」

於是阿二就慌慌張張跑了進去。

（大衆生活一卷三期）

## 無 題

施鰲存

劉念劬先生跨出了電梯，走出了那扇玻璃大門，在大門外邊的釘着一塊同懋洋行的招牌

的柱石邊立停了。他從來不會在那邊立停一刻兒的。一出門就往南走，走過五馬路，走過愛多亞路，走過法大馬路，走到民國路，限定了二百文雇一個黃包車回了家。但今天他却反了常態，在那龐大的雲石圓柱邊站住了。他遲疑着，也許可以說是在留戀着什麼的，好幾分鐘才勉強地跨下了臺階。

更反常的，乃是他並不照例地往南走。恰正相反，今天他往北走了。往北走，走着，驟然地覺得一陣熱鬧，似乎那裏發生什麼事的，人都亂紛紛地奔跑着，車馬都急忙忙地馳驟着，眼睛給一片紅光刺激了，他才知道已經走到了南京路。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人還是照樣的走，車馬也並不一定開着特別快；劉念劬先生才定下了心，彷彿覺得剛才有一輛十萬火急的、撞着亂鐘的救火車或救急車打從他身邊飛奔過去似的。

走上南京路；劉念劬先生業已打定了主意；不回家，散着步玩。散步到多遠？玩到什麼時候？他還沒打算到這些，而且也並不預備打算。他挨在人中間走。南京路上的人真是多，而且都走得快，這些人似乎整天地專走南京路的。劉念劬先生覺得怎麼也提不起腳來走得更快些。他常常攔阻了後邊的男人女人的大步。不錯，還有女人，不但男人走得快，連女人也快，一走上南京路，彷彿誰都會健步如飛了；只有劉念劬先生却走得比平常更慢。

反正走不快，便索性一個個櫥窗地看過去，雖然劉先生心裏並不一定要看什麼，而且更不會想到要買什麼的。鋼寇紡大廉價，每元一丈二，三花牌化粧品盒，三種共售洋五元，『無敵牌』大贈品，『拔佳』大削價，S.T. Dupont 百折不壞火車錶每隻售洋一元，本日巧克力什錦糖減售半價，提花毛巾浴衣每件一元半……

於是劉念劬先生終於較長時間地立停在四十八我照相館的玻璃櫥窗前，他對於那呈現着四十八種媚態的胖婦人感覺到一些興味了，唔，很好玩，兩塊錢照四十八個相，這大概是一個自動照相機……他開始有點思索了。

祇要有一點思索就可以暫時把他從他的煩悶中救拔出來。於是他想這個胖婦人好像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也許是那醫生的妻子，也許不是她。但至少很可以說是她的姊妹。她有姊妹嗎？……

思緒一動，就漫衍了開去，劉念劬先生的心境就豁然開朗了。他彷彿肩膀上減輕了許多擔荷。一回頭，來來往往的人似乎少了許多，而且都不似剛才那麼走的快而有勁，連汽車的喇叭聲也彷彿柔和了不少。於是他噓着一口氣，邁步再走。

走不多路，兜頭碰見了一個人。劉念劬先生正在想，這個人好像認識的，只是記不得他



的名字了。唔，是好久以前的中學時代的同學……但那人却已經向他點着頭陪下了笑臉了。

「劉……劉念劬兄嗎？好久不見了。……」

「唔……唔……唔，好久了。」劉念劬先生含糊着應對了。「足下……足下現在在……？」

「唔……唔，不做什麼，不做什麼……」來人也含糊着回答。

劉念劬一摸腰包，剛才領到的一份薪水還原封不動的在着。他應該請他的老朋友去喝一些什麼的，帶便也找個地方坐談。

一回頭是冠生園的冷飲部。

「來來來，我們去吃一點冰，談談……」劉念劬先生拍着他老同學底肩膀說。

在冠生園樓下冷飲部的一個電扇下，他們找到了一個空座。劉念劬先生直是記不起那人的姓名，彷彿是姓張，但名字却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似乎是一個很古怪的名字，好像有一個竹字頭的，一個什麼字？……劉念劬先生老是默着，也不防那穿白衣的侍者走過來，於是讓那老同學吩咐了：

「來兩客香草冰淇淋，」那老同學對侍者說了，接着就彷彿覺得太自己作主了似的，又回過頭來向劉念劬先生問着：「怎麼樣，念劬兄，吃些什麼？」

「唔，唔，冰淇淋，好的，就是冰淇淋罷。」劉念劬先生謙遜着。待那侍者走了開去，他又咳嗽了一口聲：「我們真是，好久不見，好久了。……還是在……在……」

「是的，在投考郵政局的時候碰見過一次。」那老同學接口說。

這才使劉念劬先生想起他這位老同學的名字來。是的，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他去考郵務員，在考場裏碰到過一次。他叫做張壽籤，是的。

「不錯，在郵政局裏碰到過一次。以後就沒有機會見面過。哎，郵政真不容易考，密司脫張取了沒有？」

「沒有取。真不容易，我是姑且去試試的。」

「是呀，我也是去試試的，明知道不會取。不過要是僥倖取得了的話，倒是個很安定的職業。」劉念劬說着，就不覺得心頭湧上了一陣感慨，「現在，做事情真不容易，沒有安定的職業……」

「不過，郵政局也不一定怎樣安定，聽說現在也不行了……」那姓張的說，「念劬兄現在在什麼地方辦事？」

劉念劬先生剛把冰淇淋移在面前，用匙兜着吃，聽着那老同學發問，便沉吟了一會兒：

「慚愧得很，在一家小洋行裏混飯吃。」

「洋行，也不錯呀。要吃飯恐怕還是靠外國人，哎，中國人的機關都靠不住……變動得太快了……太快了！」張壽鏗先生也好似有無量的感慨。

「那麼密司脫張，你這幾年來在那裏得意呢？」劉念劬先生問。

「我嗎？我就是一直在中國人的機關裏翻身。考郵政不取之後，我就在本縣縣政府裏做書記，後來因為一個親戚做了揚州印花稅局長，就跟他到揚州去幫忙，他的事情掉了，我的飯碗也砸碎了。去年又經人介紹在湖州公安局裏混了七個月。一直賦閒到今年三月裏，才到上海來，東投奔，西請託，才在公用局裏找到一個位置，現在是管理一些小車執照的事情，低微得可以……」

「客氣客氣，政府機關總也還不錯，老兄總是個公務人員……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就是短命飯碗的別名！你說公務人員這名字好嗎？我就不想再做什麼公務人員。我看還是你們洋務人員好得多，外國人講科學的管理法，不會得像中國官場那樣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小職員也得跟着上司滾蛋。」

「唔，也不見得。中國官場雖則風波多些，可是祇要朝內有人，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

處。像老兄那樣，本人既有才幹，背後又有人推轂，自然不愁失業，倒是我們吃洋行飯的，哎！別人看來似乎靠外國人吃飯，安安穩穩，却不知道外國人也儘吃馬，一個服侍得不留神，馬上就請出你。而且上海的洋行界，又有一個惡例，凡是這個洋行裏被解職出來的人，別個洋行就不會聘用了。外國人有外國人的獸想，他們以爲你既然是被辭退的，那一定是你不能忠於職務之故，所以，洋行裏的人一失了業，就不容易另外去找生計了……譬如……譬如……如……」

劉念劬先生很興奮地說着，他很想拿自己的事情來做個證明，可是再一想，也就不必了。他乾咳了幾聲，話就沒說下去。

於是彼此沉默着，覺得天氣真悶熱得可以。在劉念劬先生心裏，彷彿有一句話要說出來，但他吞吐着，終於沒有說出來。可是衝破了那橫亘在他們之間的沉寂者，終於還是他：

「密司脫張府上在上海嗎？」

「並不，一個人住在公寓裏。」

「現在上海公寓多極了，密司特張住在那一家？」

「我在貝勒路大中公寓十四號房間，念劬兄如果禮拜天有閒，可以請過來玩玩。」

劉念劬先生嘴裏說着『當然當然，理應來拜訪』這客氣話，一邊從懷中掏出了一本日記簿和一支自來水筆，揀一張白頁把張壽錢的住地記下了。隨手又從那日記簿中抽出一張印着住址的自己的名片遞了過去。

『西門夢花街，很相近，很相近，念劬兄寶眷都在上海嗎？』那姓張的老同學看着他的名片問。

『在上海，不過人多屋小，家也不成其爲家了，上海的住，真是……』

『客氣客氣，改天我先來拜訪，大約禮拜天上午總在府上的罷？……』

『在家在家，我是不大出門的……』

話似乎都說完了，兩杯冰也只賸了溶化了的殘汁，於是張壽錢先生搶會了鈔。走出了門，在臨別的一時間，劉念劬先生覺得他要說的那句話還在喉頭想說出來。他正在訥訥地遲疑着的時候，那張壽錢先生已掀一掀草帽彎着半個腰轉身走了。

劉念劬先生好像很失望，又好像很後悔。但他既不明白他究竟曾經希望過一些什麼，也不十分明白後悔些什麼。總之是有點不自在的樣子。

天色已經在黑下來，但劉念劬先生還不想回家。不知怎的，似乎家裏正有一件很困難很

麻煩的事情等候着他。爲了避免這困難而麻煩的事起見，他願意在街上轉一刻，但同時，另外還有一種沒有來由的心情，使他對於這車馬喧囂的薄暮的南京路感到了憎厭，或者甚至可以說是仇視。他望永安公司那邊走過去，回想剛才和那姓張的老同學在冠生園裏坐着飲冰與閒談，已經彷彿是一個在縹緲中的樂園之夢了——雖則在當時並不會感覺到什麼愉快。他也漸漸明白起來，如果在以前的日子在馬路上碰到了像張壽鏗那樣的闊別了已久的本來是生疎的朋友，他決不會高興邀他進飲食舖裏去坐談的。至多在馬路旁邊寒暄了幾句，就握手辭別了，而今天的那種樂見故人的神情；在他是，真覺得自己也想不到他會這樣地熱烈的。

劉念劬先生在永安公司裏逛了一圈，一邊耽着胡想，一邊在各個玻璃櫥邊瀏覽着。終於立停在賣修面用具的櫃臺邊，隨手摸了摸下巴和嘴唇上的鬍子，便要了一包『吉利』刀片。他並不是專誠爲了買刀片而走進永安公司來的。但是買了刀片之後，好像他來此的任務已經完了，並沒有再逗留的必要，於是他走出了那扇玻璃大門，橫穿過馬路，一眼看見五路電車已經在老大方茶食店門口停着了，他就匆匆地趕上了車。他並不是忽然想回家了，只因爲看見了到西門的電車，就不由自主地隨着許多人擠了上去。

在西門下了電車，他才想起得買一點零食回去。往常發薪水的日子他總是照例要買一點奶油麵包，西式蛋糕之類的開食回家去的，今天似乎更不能不買一些。於是他就往稻香村裏買了一些瓜子和甜食。

於是劉念劬先生走進家門了。一踏進門，就感覺一陣煩惱兜上心來。妻和兒女都在客堂裏。妻坐着揮扇取涼，年長的那個女孩子正在方桌子上玩積木，年幼的兩個男孩子在鋪着地板上的蓆子上赤着脚玩。椅子上凌亂地放着了玻璃杯，狼藉着茶水浸透了的餅乾屑，幾乎沒有一隻乾淨的椅子了。

劉念劬先生一走進客堂，眉頭先就皺攏了。那兩個幼小的孩子一看見他們的父親手裏提着食物模樣的紙包回來，都從蓆子上爬起身來，爭叫着爸爸，并且伸出了四隻小手，搶先的來接收父親手裏的東西。

但劉念劬先生今天却一點沒有慈愛的感情。他把手裏的紙包望桌子上擱，順手就在那較長的孩子腦袋上打了一下：

『別吵！你看，椅子上弄得這樣髒，……』

被打的小孩哭了，沒有被打的那個慌忙退回到蓆子上去，坐着玩積木的女孩子睜大了她

的小眼睛，默看着她的爸爸。那妻子將啼哭着的小孩子拖到懷中去哄着，一邊也正如她的女兒似地對她的丈夫默看着。她知道丈夫的脾氣，不是在很煩惱的時候，不會生這麼大的氣。不知今天又在外邊受了什麼委屈了，她沉思着。

劉念劬先生沒好心氣地脫下了長衫，拖一塊抹布揩拭着一隻椅子，坐了下去直是不開口。他的妻子給他舀了一碗涼茶來，他就端起茶碗囁嚅的直灌下肚，好像連茶碗也想吞下去似的。

一個女孩子和兩個男孩子都悄悄地溜到後門外與鄰家的小朋友玩去了。劉念劬先生悶坐了一會兒，就修的起身上樓了。他的妻子收拾了他買回來的食物包，也跟着上了樓。她一邊把那些瓜子糖菓分貯在磁罇或洋鐵筒裏，一邊偷眼睇着她的心緒不佳的丈夫：

『今天碰到了什麼事，氣性又這麼大？』她含笑着問。

劉念劬先生的嘴唇微微地翕張了一下。他想告訴她，但他覺得還是遲一點的好。碰到了什麼事？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究竟他曾碰到了什麼事。妻既然這樣問，一定是她已經覺察到了他的行為有些異狀，然而他自己却連這一點也不覺得。他以為他還沒有失了常度。

於是他從書桌上隨手拾起一本閱微草堂筆記來，看了兩三則，覺得那些姚安公的迂論並



不愉快，就仍舊給拋在硯瓦邊。又是一本，覺世名世十二樓，那是昨天回家時在馬路邊買來的，當晚曾經看了一二篇，覺得很有味道，但此刻却總也看不下去，每篇總有好幾千字，似乎沒那麼安定的心境來看完牠們。於是十二樓又被放回了原處。

劉念劬先生從他的迴旋椅中站起來，向保暖壺鑰口中斟了一杯冷開水喝了，還是覺得心煩。他明知道他應該把他所要說的話告訴給他的妻子，但是他預測不了究竟在說出了那話之後，他的煩惱會是減輕些呢，還是反而增加一些。

至於他那柔和的妻子呢？她很懂得她丈夫的脾氣。一問不答，便不再往下問了；她知道倘若再問下去，會使他暴跳起來的。但是窺測起來，像今天這樣煩躁，他一定有什麼非常嚴重的事情遇到了。但是他不出來，她也感到有些焦灼了。

劉念劬先生的沉默一直守到晚飯後。在藍色的燈光下，三個小孩都已酣睡小床上了，妻子悶坐在籐椅上看那微草堂筆記，劉念劬先生連續地抽着『白金龍』。當他抽完了第五枝捲烟的時候，才低聲地喟嘆了一聲。妻雖說是在看書，那不過是一種掩飾着對他的注意的姿態而已，她時時刻刻在留神他的舉動和神色。現在聽到他的嘆息，她捉到了一個發問的機會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劉念劬先生沉默着。

『怎麼啦，難道今天沒有發薪嗎？』

劉念劬先生還是沉默着。

於是她放下了書，走到劉念劬先生身邊，推着他的肩膀：

『別老是發默，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似乎出於不意的，呈着顯然是矯作的泰然的態度，搖着頭：

『沒有事，沒有什麼……』

『那會沒有事！一定有了什麼事……你說，悶在心裏難道就會化了不成……』

悶在心裏當然不會化了，於是劉念劬先生的嘴唇又翕動了一下。然而他還有點遲疑。他要考慮他應該怎麼樣告訴她。第一句話應該怎樣措辭，才使她在聽到的時候減少一點絕望，而使自己也能得穩可以減少一些煩惱。他沉吟着。

『什麼事？你說。』一個很柔和很溫存的聲音又在劉念劬先生的耳朵邊響着。

他又微啣了一下，鼓足了勇氣，伸手檢了一張白紙和一枝鉛筆，迅疾地寫了三個字：

『失業了』。

寫完了這三個字，劉念劬先生好像一個被釋放了囚徒似的，感到渾身鬆快。他俯下頭，默然地，但是很舒服地往椅背上靠了下去。

妻也頓時寂靜了，祇將上排的牙齒緊嚙着下唇，徐徐地退回去，沉下在那籐椅裏，好久好久，略微帶一點嘎音地，才說：

『爲了什麼事情？』

『爲了什麼事情？』劉念劬先生漸漸地興奮起來，聲音已不像剛才那樣的沉哀了，『沒有什麼理由的，生意不好，裁員……』

『那麼……』妻囁囁着，『還有誰？……』

『六個人，任康也有份的……』

現在是輪到她心中非常煩躁起來了。她寂靜地坐着，看着在小床上沉睡的孩子，祇要能夠哭出聲來就舒服了，她想……

而劉念劬先生却已經像大風雨過了之後似的平靜了下來。他拉開抽屜，取出一束信紙來，開始寫信給那在青島市政府做科員的他的表叔去謀事了。

## 長壽

周黎

一

秋天。

那正是我失業返鄉後不久，村前圓隆崗上的幾株古樹又染上紅的色彩，因為那里很恬靜，所以我常踱到那邊去解愁。

對於家，我是詛咒着，因為他太寂寞，寂寞得像一灣死水。

「一點好歹都不曉得，好好的飯碗摔掉了！不爭氣的畜生！」

我知道父親又在生氣，就忙出了後門向圓隆崗跑去，我的眼里含了一眶淚。

太陽像一隻溫熱的熨斗，從我的頭上到腳下，它在慢慢的熨着，我的憤恨和悲哀，也都跟着它漸漸消失了！

關於這次失業，我自家認為是一幕勝利的喜劇，可是父親却像永遠不肯原諒我一樣。

我自小在小學里讀書，名字叫李長壽，父親說這名字很吉利，可以無病無災的過到老；

同學們也都趕着我叫長壽，都和我好，所以那時快活。誰知到十五歲那年，父親不許再上學了，把我送到城里去做學徒，從那時起我就做了生活的奴隸；我在那店里一共過了五個年頭；後來又被薦進一家百貨商店，月薪三塊錢，老闆是一個大肚皮，具有適中體質的五十歲的人，皮氣壞得真可以。

誰個老闆不是向我們伙計欺騙，不是在高壓着我們呢？每月照例我們是月底付薪水，那天我剛向他張開口，他就說了一篇無理的混賬話：

「你們這些小伙子真沒有良心，真是只配死的東西！」

「什麼話？你是什麼話，我要付出我自家的工錢！」

「哼！工錢？這年頭有碗飯給你吃已經好了；還要什麼工錢？我不用你，你還不是餓死嗎？」他大聲的指着我說：「你該曉得好歹！你知道這是什麼年頭？多少人沒有飯吃？許多人不要工錢求我留下他們，我都不肯，我原是可憐你！噢！誰知道你是個可憐不得的豬狗！」

聽了他的話，我氣極了；我的血沸騰着，手顫抖着；我大聲的罵他老畜生，老豬，不講理的東西，後來我們扭打起來。

鄰近的人拖開我們，替我們公判一下，我在店里到底拿到三塊錢，可是我的行李却給老豬狗摔到街上來。沒有法子，我只好別了一班朋友，帶着行李回家。

我認爲那是勝利，永遠的勝利。

買了點零星東西回到家，三塊錢也已用完，當我跨進家門的時候，我已知道必有一些可怕的發生，可是我仍得意的笑着。

見到父親，他刻板着脸，我將要訴說我的不得已的苦處，却不妨他走過來給我一掌。

「沒臉的畜生，滾！我不要你進我的門，快給我滾！」他一面罵，一面用力的毆打我，我大聲號着，母親從後面奔出來。

「他已經在外面吃了苦，不要再打他了！」母親的眼里流下淚來。

父親聽見她的話，坐下來嘆一口氣，他的眼里也充滿了淚。

「接連過了兩個荒年，東西又不值錢！你還這樣不爭氣！唉！不爭氣的東西！」

自從那天起，我每天在家憂愁，父親老是會發怒，發怒的咒罵我，母親只是流淚。

我想：這是誰的罪過呢？

太陽漸漸的往西沉，圓隆崗上不見了光輝；黑暗又緊緊的攏來。我慢慢的從地上爬起

來，抹掉眼淚走回去。

『不爭氣，不曉得一點事務！畜生！』

父親坐在屋角里抽着烟，瞧見我走進門來就罵，母親聽見從後面屋子裏忙走出來，坐在靠牆的椅子上。

『別老罵他了！他難道是有意丟掉生意嗎？』

父親沉默着，在那裏搖着頭，抽着烟，烟管里『癡癡』的響。

## 二

我開始寫謀事的信向外投寄，可是都得不到消息回來。

我詛咒着，我願死在外面，不問什麼地方，只要外面有事做，什麼事也都可以，我將永遠不回來。

白天盼望到天黑，祈待的熱忱漸漸降低了！像一塊石子沉落在海底；於是我爱上了夜，夜越長越好，我願永遠在睡夢中昏睡。

『畜生！怪不得壞了生意，這樣的懶睡；不要臉的畜生！』

父親罵着出去了，我在被子里流了好些淚，最後還是母親喊起我來。

什麼也不吃，臉也不洗，就跑到圓隆崗上去，我靜靜的躺着。

近來父親的情緒更壞了！一天到晚嘆氣，見了我就罵，有時更罵着母親。

季節，離冬天已近，從樹後面吹來一陣陣冷風，我差不多顫抖起來，我悲哀，憤恨，我像一個無依失伴的駱駝在渺茫的沙漠中找不到路。

迎着風走回來，母親像在等待我，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站在門前，見了我忙高舉起手。

能從那里面得着些什麼呢？自然只是失望的悲哀，母親不認識字，只看着我的臉色，她顫抖地說：

『暫且找不到事也好，你看你的身體較往年反瘦弱多了！還是在家修養一些時罷！』她接着吐了一口氣。

我腦子里一陣暈眩，幾乎跌倒了。

日子不停的向前奔，我失業在家已經兩個多月，這些日子我每天每一件事都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我能從回家那天起到現在，把這中間的每日生活情況，一件不遺的背出來；自然，我只是怪自家的眼淚太多，太沒有丈夫氣。

這一天父親到夜深才回來，嘴里咕嚕着，和往常一樣的搖着頭，吁着氣。



「這樣才好，好好的生意胡鬧掉！好在老子有飯給你吃！」

母親不響，只憐憫的瞧着我。

「家里只有幾斗米了！借又沒處借；欠人家的債連利錢都還不起，今天替人家哀求了半天，才許我延挨到下月還清；你們想想下月又把什麼給人家？難道你們只在家吃飯就不煩一點心嗎？」

母親聽着，不禁嗚嗚的哭起來，父親到裏間屋子裏睡覺去了！可是我知道他一夜都沒有睡着，我和母親兩人一直坐到天亮。

父親忽然把幾十年來從不離開的旱烟管用火燒掉，一天到晚在家生氣，漸漸的連飯也都不許我吃。

「我的飯沒有你白吃的，畜生！」

「二十多歲的人，却坐在家吃現成飯！」

他罵着，我就賭氣不再吃家里一粒米，我想出走，苦沒有地方去；想死，又不願輕易的死。我只昏昏的睡在床上不起來，父親仍然一次次的咒罵着。

「我的床不是給你白睡的！快滾！」

母親見我這樣怎樣急得哭，她坐在床沿上想哄我起來吃飯，像哄小孩子，我不理，我昏昏的忍着飢餓睡了一天。

黃昏時候母親從外拿來一封信，她像抱着無限的希望，我知道是城里的友人寄來，忙展開來讀着，我又沉重的失望了！

他告訴我謀事不易，他說：尤其是你，各家老闆都不願意要，他們都罵你，說你不該打東家；末了他叫我要耐心的等。可是我還能等待下去嗎？

『怎麼說的，長壽，快點告訴我。』

『沒有望了！』我說：『可是我再也不能停留在家里。』

母親的淚像一串珠子，她默默的到里間去了。

一覺醒來大約已經夜深，母親坐在床沿上向着我。

『媽！怎麼？怎麼你還不睡？』

『……………』

『媽！你在想些什麼？』

「我想：是的，你出去住住也好；免得在家受氣！」

「……………」我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母親回頭向里面望一眼，手顫抖着，顫抖的從袋子里掏出五塊錢，低聲地說：

「這里五塊錢；你先進城去住些日子罷！在外面散散心也好，如果外面不能住再回來，你爸總會回心的。」

「我怎麼能用你私自積蓄的錢，我不能的！」

母親不響，只是把錢向我袋子里塞；窗子外面已經發白了！

我把行李略整理一下，輕輕的走到里間去；父親躺在床上咳了一通，問道：

「誰！」

「我，爸爸！我馬上要進城去，城里已經找到事了！」

「……………」

「是的，是昨天來的信，我就要去的！」

「唉！長壽，外面天亮嗎？」

「早亮啦！」我一面答應着，就挑起行李奔出門去，我跨着大步走了！母親站在門口向

着我，直到我瞧不見。

(太白二卷八期)

## 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

屈軼

首先我被領到包探室里。一切我皆非常熟習。

長方形的中國式房間，橫個直直地散擺着六七張紅色長條桌；桌旁各各浮着領藍短褂，或是黑長衫。祇有靠左橫拋着的一張舊式賬桌旁，聳着個長黑臉綠眼睛沒鬍子的老頭兒。他手捧水烟袋兒間歇地抽着烟，碧綠的眼睛緊瞧着桌上紙頭。但有時，他也仰起頭，看看窗外屋簷，像在思索什麼似的。

帶短褂和長黑衫常常在浮動，又不時地發出切切私語聲；屋外的電車汽車，咆哮般在響，把屋里空氣壓得死寂寂的。

「暫時給他看守一下。」領我進包探室的黑長衫，漫然地跟一個中年藍短褂招呼着。

「唔。」中年藍短褂答應了一聲，馬上便向我身上拋來一對能看盡人間一切祕密的眼珠子。

我就給指定坐在那房間靠里一頭臨牆的一條長櫈上。

我並不寂寞。這長櫈上還坐着匹瞎眼地鼠——一個像祇能出現在童話的國土里的矮小的黑婦人。

她一手給銬在這長櫈高頭一條鐵棍上。那鐵棍是穿在二支柱子中間的。

我相互地瞧了一瞧。我們皆沉默着。

然而，我記起了。她是我底鄰居。

三天前一個下午，我往街上老虎灶泡水去。經過她住的那進屋子，屋子前後擠滿着看熱鬧的男女人們。且斷續地從那些人口里溜出『死了人呢！死了人呢！』的驚惶的聲音。

我不經意地過去了。

死並不是樁希奇的事！我想。活着的人底唯一驕傲，就是能給死者一點兒憐憫。然而時候到了，自己也將準備接受別人底憐憫了。

泡水回來，里口已停了一輛黑色汽車。圍在那屋子外的人們，已靜悄悄地像電柱似的凝住了。我也提着鉛壺站了下來。

打先是個黑大褂，帶着個矮小的黑婦人，排開人羣在出來。接着，是個灰色呷噉西裝，

昂着叢生白毛的沙色腦袋，噓噓地打着口哨走出來。

人們就像靜夜的回潮，沙……地悄沒聲響的退開了。

在這緊張的靜寂中，里口那邊送來：『冤屈的呀！冤屈的呀！』低抑的顫抖聲音。

汽車聲也就咕咕地響了。

這時候我伸頭往屋里望去。客堂間板頭上攤着個藍大褂穿得落落直直的浮腫臉的屍體。看熱鬧的人們，像給這汽車帶去了祕密的新奇，另另落地散了。我也提着水壺回家。

但一路上還散着一堆堆的私語：

『真死的突兀呢。』

『據說卵袋發了青，不是謀殺，也是毒殺的。……』

『那樣的女人，還有姘頭呢。……』

『哈！哈！』接着是大聲地笑出。……

這一切，我全記得明白。——於是我仔細打量着這眼前的謀殺親夫的婦人。

不滿三尺高。一張綉爛了犁頭似的臉，乾枯，瘦黑；找不出兩眼的位置，尖嘴，稜鼻。

披着一頭枯草似的枯髮。一身黑醬色的粗布衣，送出有稜角的二個肩胛。——這一切，確使

人很容易地想起一匹餓慌了在陰溝里喝污水的瞎眼地鼠。凡關於可作爲風流女人的條件，她絲毫沒有。然而她却是一個「另有所歡」把親夫謀殺的兇手。

「霍咯咯！霍咯咯！」忽然，橫頭桌旁發出一陣帶有老人風度的咳嗽聲。接着，又「呼」的吹出了水烟袋里燃殘了的烟頭。沒鬍子長黑臉轉起綠眼睛來了。揮動着綠色的長衫袖子，喊出一聲：「來。」一個黑長衫，應聲上去。

一片聽不清的談話聲。

我同瞎眼地鼠同樣預感到未來的運命。瞎眼地鼠且在發抖。

一會兒那跟綠眼睛老頭子商談着的黑長衫，伸直腰背來了。卸去了黑長衫，飄着月白紡綢短褂，向我們走來。

我掂起半個屁股，預備受訊。但他偏停下這矮小的黑婦人面前。他手中搖着一塊皮鞋底。

「老爺，皇天大老爺，俺是冤屈的呀——莫冤死俺呀！」一開頭便響出那麼個顫動的，慘切的叫聲。瞎眼地鼠仰起頭來，縮下身去。

像座山鎮住一塊小石子，矗立在她面前，那月白紡綢短褂，飄飄然掠起兩袖；接着又伸

過一條大腿，站住長檯上，曲着上身，用手支在這腿上。另一手搖着皮鞋底，「發發」在空間作響，但又毫不經意地向她頰上拍了一下。「冤枉。」同時，他又胡里馬里地說：「我入你媽媽的冤枉！從實招來！別要老子揍死你！怎麼好好兒的你男人卯泡發啦青？可不是——你給他那麼的一把抓來……」

「要命的，要命的，這真冤死俺啦！俺是冤屈死啦！」這小婦人，抖着，縮着，就祇有那麼一句。

「我入你媽媽，喊兒（什）麼冤屈！」皮鞋底又發發作響。「一門子里人，全說你男人死得尷尬！全說你軋上烏姘頭！你心發啦狠，你就給他這麼一把抓來。……」這一回，這月白紡綢短褂，伸直腰來，支在腿上的手，作了一個握住什麼似的手勢。同時，他那豐腴的臉上底肉，像要掉下來似的一抖，油那樣的發光的汗珠，也擠滿了一腦壳。

而我們的瞎眼地鼠，可縮得更小，抖的更兇了。同時她那「冤屈的呀！冤屈的呀」的呼喊聲也漸漸低微了。

「你喊！你喊！」伸直腰背來，又撫一撫手袖。「從實招來，別老那麼糾纏！你男人，那一天，是在幹兒麼事的？」



「他——他——他推車——推小車的。」他抖出了一句。「推小車。我知道。我問你那天跟誰鬧過兒麼事？」

「沒有的。那是沒有的。……那天晚上，……他車推過××路——他累，他歇息兒，車拋在半路上，……巡捕老爺兜小肚兒踢過他一脚，……一脚……皮鞋腳……回來，他喊痛，……俺問他……」她終於斷斷續續地抖出一大串。

「這沒有你的事，我入你媽媽的，老子又不問你這一套！」皮鞋底又拍拍地叫了。「誰聽你這一套。我入你媽媽的。他不是跟你姘頭打過相打？你不是給他吃過毒酒？……」

「要命的！要命的！皇天大老爺！別冤死俺啦！俺是冤屈的啦！……他到家就喊痛死！痛死！他半夜就死去了。」

「那麼半夜時，你幹兒麼不來行里報告？」

「俺不知道呀——俺婦人家！俺門窮人，死了，可還不……是給埋啦……算了！」

「那麼，幹兒麼你房東太太，也說你男人死得古里古怪？你老實說來！姘頭是誰？你說，我就放了你！……」

「俺……俺……實在沒有姘頭……」

「那個鐵廠里吊眼阿三，不是常上你家去？」

「那是——那是——他叫我洗衣服……我是洗衣……」

在這一場沒有終結的對話里，我聽到風吼和枯枝顫抖。但接着——

「×××」高高的一聲叫。

我吃驚地一看，有人在叫我了。我留戀地再瞥一眼這瞎眼地鼠——這像隻秋後瘦斃了的蒼蠅小婦人——這綉爛了的犁頭臉，這乾枯而且瘦黑，找不出眼睛的位置，尖嘴，稜鼻的小婦人。——我茫然了。我雖然不知道她一生底歷史，然而我却懂得一塊奠地基的石頭被損害的情況了。

我低下頭來。我爲這匹瞎眼地鼠——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默禱着。

（太白二卷十期）

## 打遞解

白塵

在「戊字號」里禮拜三的夜里起碼有十個八個睡不着覺。勉強睡得下的也穿好了，棉褲

紮好了鏡帶，免得第二天早上麻煩。這一夜，咳嗽的聲音不會停，翻身的聲音也不會停。翻身的時候還哼唧哼唧的嘆着氣，像挨打傷了的狗似的。更熬不住的，撐起身子坐着，從碗口粗的木籠柱子里望出去，外邊還沒有光，黑漆一片。看守在院子里響着破皮鞋，大聲地咳嗽。據說，每逢『有了事』，頭天夜里總聽到鬼叫。

這個抬起頭剛望出去，就給看守看見了。大喝了一聲：

『做什麼！——睡下去！』

像都睡熟了的，這末一來，起碼有十個八個一起抬起頭。——就同喊口令似的，那末齊整。

『黃先生，什麼？』

『黃先生，幾點鐘？』

『看守先生，聽見什麼？』

看守先生把眼睛一橫。跟吆喝豬狗的一樣：『睡，睡，睡！——睡吧！睡吧！——那來的廢話！』

看見一個一個頭放平了，才又『鐸』兒『鐸』的走到隔壁號子去了。這兒幾個人只好數

着屋頂底下的橫籠柱子，大家不作聲。

天還沒有亮。

四點鐘換了班，那叫『小頭鬼』的吳看守上班了，從籠柱里伸進手來，拍拍睡在床上的『龍頭』老朱的肩膀。

『唔？……』老朱吃了一驚，翻個身撐起來。壓低了聲音問：『什麼？』

有頭十個腦袋一起抬起來，望着他們倆。

小頭鬼的吳看守把三個指頭一豎，咬緊了牙齒：『三個！』

龍頭老朱把耳朵貼在籠柱上：『我們呢？』

『一個。』他說了就要走。

『站住！』老朱像命令地喝住他，還要問什麼。

『幾個，老朱？』不知那個問了一句：

老朱吃了一驚，回頭看看床下十多個抬起的頭，打着官腔說：『睡呀，沒有什麼！』轉

個頭去放大了聲音說：『給我弄一兩嗎？』

吳看守點點頭，也放大了聲說：『多了買不到。』又貼在他的耳上說了一句話。然後笑

道：『你睡覺吧！』頭一幌，去了。

老朱點了一枝香烟，二十幾個眼睛珠子釘住他。大家失了神。

靠在大號桶（註一）旁邊睡的吳開漢頭伸得頂長。又亂又長的黑頭髮像一把野草；又發黑又發灰的面孔上，睜着一雙快要突出來的眼珠子。下身埋在一塊破棉絮里，上身的破軍裝卸扣好了鈕子，——一夜就沒有脫。看看大家都不響了，便覺熬不住。

『朱大老爺，你行行好告訴我們吧！』

老朱給烟灰一彈，笑起來：『那里話？——沒有事。我是找他買大米子（註二）的。大家睡下吧！』他自己先躺下了。

靠在老朱床對面睡着的胡小五子，楞着一雙沒神的眼。——他剛害了一場傷寒症，臉上只剩得骨頭，眼珠子也落到兩個黑洞里去了，他喘着氣，費了很大的勁，說了一句話：『朱大老爺，只要告訴我們是幾個人，就放心了！』

老朱翻起半個身，生起氣來：『你們瘋了嗎？——我告訴過你們：沒有事——睡！』二十幾隻眼睛又都放下去了，沒有一點聲音。天還沒有亮。

老朱抽着烟，不理他們。過了約莫半點鐘，輕輕蹣起頭來，見大家沒了動靜，才用腳踢

翻了床面前他的心腹小伙計，——張鎖庚。用手比了一個手槍的樣子，嘴一蹶，要他起來。張鎖庚揉着眼，就慌慌張張地問：『哪一個？』

老朱的眼一扭，朝大號桶那邊一蹶嘴。偏巧那十多個頭又蹶起來，老朱一仰臉，又睡倒了。『小頭鬼來的，』他說：『鴉片烟只肯買一兩。』

張鎖庚翻了半響白眼，才『唔』了一聲。

大家看着張鎖庚，知道問不出什麼真話來，也就不作聲了。

靠籠柱子睡的沙鶴飛，向柱子外邊望了半響。轉過頭來本想說什麼話，見大家一個個蹶着嘴，也就不想說什麼了。——知道自己說了話也不會討人歡喜。

我看你一眼，你看我一眼。眼睛一碰到，馬上就離開，誰也不敢多看一眼的——。可是誰又捨不得不看。這末着，吳開漢的眼珠子就和胡小五子碰到了。——先是，一聲不響地對看了一會兒，看着看着就親熱起來，他們輕輕地點了頭。

『醒了嗎？』吳開漢問。

那個點點頭，問：『你也沒睡嗎？』

這就完了。大家又閉緊了嘴，什麼也不說。沙鶴飛的嘴脣動了兩下，又忍住了。遠遠地

敲着自鳴鐘的聲音，各人豎起耳朵。

『幾點？』有一個人問：

誰也沒有答話。只聽到那些已決犯輕輕地打着鼾。

沙鶴飛再也忍不住了，動了兩下嘴唇才說：『是是是……五點……』他上下唇抿得緊緊地給腦袋點了好幾下，才從脣里迸出一個『吧？』字來。

大家看他一眼，有點生氣。

沙鶴飛停了一下，才換過氣來，又結結巴巴加上一句：『天天……已……亮了！』

天亮了！誰都吃過一驚。只要天一亮，事情就要來了。聽了他的話，個個都生氣地翻他一個白眼。可是誰也想早點天亮了，才好放下心。所以誰也沒有罵他一句什麼，只是迎着籠柱外的電燈，想看看燈光後面到底泛沒泛出魚肚色的天來。

除了輕輕打鼾的聲音以外，像什麼都死了。——但這二十幾隻眼睛却靜寂無聲地冒着火。

張鎮庚偷眼看着他們，也是不聲不響。

吳開漢的眼睛一下又碰到胡小五子。他想笑，但嘴唇子重得不得了，張不開。便想說句

話：『你，』他停了一會兒：『不要緊。』又停了一會兒：『放心好了。』

胡小五子等了半響，見他不說下去了，才搖搖頭。『上家追的兇！』

吳開汶突着每一雙眼睛，——但是聲音却那末軟得沒有一點兒力地說：『今天，一定是我了。』

每人抽了一口氣。

龍頭突然從床上翻個身，坐起來。『胡說什麼！——天還沒亮，就說這不吉利的話——大家不圖個「順序」嗎？』

一個個不響不響地躺下去，外邊天已亮了。

『嘩啦啦』一聲響，外邊總鐵門給打開了。有幾隻皮鞋打在石頭板上，『嗶，嗶，嗶……』又響又脆，打在人心上有點發抖。

十多個黑頭從破窩里跳出來，鐵鍊在破棉絮里發一陣響，那聲音像從肚皮里出來的。

龍頭一翻身坐起來，眼盯着這十多個黑的頭。張鎖庚也揉着眼朝外爬。全號子里的人都豎起了耳朵，大家連氣都不敢喘。

皮鞋的聲音『嗶，嗶，嗶……』突然停止了，從半天里飛過的烏鴉叫了一聲，也不再叫



了。里里外外，什麼都聽不見。

這末好一會兒。突然地——

『打遞解（註三）啦！……乙字號劉新一！……打遞解啦！……』

十多個黑頭直楞楞地伸着，眼睛一個個睜得桃核大。臉上像塗上一層白。其餘的人都撐起半個身子，但不敢再動一下，怕弄出一點聲音來。只有鐵鏢在破棉絮里低聲地哼着。

『丁字號徐阿虎！……東西帶着，打遞解啦！……』

隨他門上叫『打遞解』也好，『提堂』也好，就是叫『出水』（註四）也好，橫豎大家明白。心都提到喉嚨管上，『丁字號』下面就是『戊字號』啦！『戊字號』能沒有麼？

『快點呀！……趕火車啦！……』

沒有了嗎？大家的心一沉。別的號子里有鐵鏢拖在地板上的聲音。可是誰也不敢向外去看一眼，豎着耳朵在等。

『戊字號……』外面剛叫出來。

全號的人一骨碌都爬起身。睜着眼，豎着耳。那十多個黑頭一動也不動。外面的聲音在不慌不忙地叫下去：

『……吳開漢打遞解啦！……』

只聽見一聲『丫！』幾十個頭轉向大號桶那里。『鋼唧唧』一陣鏗響，吳開漢從地舖上跳起來。

起碼有一二十個人嘆着氣：『海！……』但低得很，像一陣風。

眼睛全射在吳開漢的臉上。那副黑灰色的面孔倒透出些紅光了。又亂又長的黑頭髮更亂得像在狂風里的野草。眼睛已不再有兇暴的光，溫和地看看大家。『諸位，再見了！……』

可是誰也答不出一句話。

他走到胡小五子面前，站住。『請你寫封信給我家里。對我媽媽說：——好，叫她們好好地過吧！……』

龍頭走下床來，低着頭說：『老吳你靜靜心吧。信……』

他掉過頭來對着龍頭笑笑：『老朱承你照應了！』

別的號子開了門，鐵鐐『鋼唧唧』地一直響到院子里。這個世界上像除了鐐以外就不會有聲音了。大家正逼着氣，突然地一聲狂叫，院子里那個人喊了一句什麼。

吳開漢馬上掉轉頭，想朝外跑。在籠柱門口，又回過頭來對大家看看。握緊了拳頭，向

大家一舉。

『再見！』轉身衝到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三個人一遞一句地喊着什麼，夾着鐵鐐的聲音，漸漸地遠了。

號子里嘆着氣，胡小五子蒙在被里哭。

『兵』的一聲，鐵門又關上了。外面起了哄叫。

註一：大馬桶。

註二：鴉片煙——以別於『小米子』——香煙。

註三：一縣遞一縣地解回原縣稱爲打遞解。但這兒却是借用。就和避諱『死』字一樣。

註四：釋放出獄俗稱『出水』。

(太白二卷十一期)

## 團聚

因倪

倒是一個晴明的日子，風可不小，一個勁兒的刮。商店門前高懸着的軟招牌，颼颼地響，不住的顫動，映在太陽光裏，變成無數的黑影子，在柏油路上跳舞。行人都縮着頭。有大衣的，手插進衣袋裏；沒有大衣的，也得把手縮進袖管裏頭去。脚步雖然顯得有點笨重，然而都很快，許是事忙，也許是想逃避這寒風，快一點回到那爐火熊熊的屋裏去。時間還早，偶然有一兩輛汽車載着一個兩個的貂皮領子，水獺帽子，呼呼地開過去，代這隆冬的都市增加了不少的尊嚴。

馬路的一端，在那快到河沿的地方，一個胡同，又狹又長。胡同裏頭，一邊是一排人家的後門，另一邊却是一個公共廁所，廁所的進門處遮着一座高可及腰的短牆。早晨八點鐘前後是這裏的全盛時代，一個大個兒，尖鼻子的中年男子正在離門很近的小便池裏小便，却回過頭來向着一個從胡同外面格登格地走來的小老媽兒，擠眉弄眼的說：

『噲，王媽，你家少奶奶回來了，大少爺……哈哈……怎麼樣啦？』

王媽有點臉紅：『缺德！看我來撕你的嘴……』

一家的後門崩的一聲開了又關了；並沒有真撕！正向廁所走裏去的幾個短衣男子和另一家後門口站着買白菜的女人都笑了。

大個兒一隻手撒着褲子，向胡同外走：『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拍的一聲；坐在牆根下的兩個十來歲的破襪的小孩中的一個腦杓上着了一巴掌：『打不死的兔崽子，又找死啦！……韓素梅生來好貌容……』大個兒出了胡同，進了對街一家玻璃窗上寫着『清真回教』『各樣蒸食』幾個紅字的小飯館裏去了。

被打的小孩且不顧疼，忙把兩手反插到背後去，死勁的按着放在他自己和牆中間的一個破麻布口袋，直看着大個兒出了胡同，才敢放手。

『……真的，住兒，你爸爸瘋了吧？……你媽媽……和……』

『你媽媽和孫玉才××』住兒不等那個光葫蘆頭小孩說完，搶着說。

『爸爸許是真瘋了，做出那樣的事來！』住兒心裏想。他記起那天晚上，媽媽回家，告訴爸爸她快升做管工了，可是爸爸和媽媽都不高興；接着又聽他們談到媽媽廠裏的工頭孫伯伯，媽媽氣得不言語，爸爸只是罵。看光景媽媽罵的並不是氣爸爸，爸爸罵的也好像不是媽媽。住兒問比他長一歲的姐姐，她也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第二天，媽媽回家很晚，一見到

爸爸就哭，直哭了一夜，爸爸也一夜沒有睡，像煞神附了體，通紅的眼珠只向自己瞪，姐姐被打了一拳，直哭得好半天轉不過氣來。天剛黎明，爸爸就出去了，媽媽拉他，被爸爸一推，摔倒在地上，急得只是哭。

以後的事，住兒越想越覺得奇怪。媽媽從那天就病倒了，直到現在沒有能起床。爸爸呢？始終沒有回，聽人說爸爸要殺孫伯伯，被抓去坐牢了，可是孫伯伯並沒有死，前天還看見他：頭上到是紮了一塊白布。爸爸爲什麼要殺孫伯伯？住兒真想不到，他只記得，那天，他和媽媽同工廠的那個王姑姑家去借錢買小米，代媽媽煮粥，路上碰到街坊家的孩子，他們向他說：

『你媽媽和孫玉才××。』住兒不信，可是爸爸到底爲什麼殺孫伯伯？真透着奇怪！

『聽呀！住兒，來了！』光葫蘆頭的小孩推了住兒一下，他正在一面低了頭想爸爸和孫伯伯的事，一面一隻手伸進那隻已經張了嘴的破鞋裏面去捏腳指頭，被光葫蘆頭一推，嚇了一跳，正想回他那一拳，忽然聽到『鞭鞭』的聲音從胡洞口過去。住兒一躍，跳了出去，光葫蘆頭移了一移，坐在住兒原坐的地方，代他的伙伴守着蓆袋。

住兒跑出了胡同，却放慢了脚步，一輛大車正從他面前走過，左右搖擺不定，上面滿是

大塊的煤，映在太陽下面，烏油油地發光。車沿上坐着一個和煤一樣黑的漢子，假如不是他的嘴脣紅得怕人，住兒幾乎把他當作一塊頂大的煤。住兒放輕脚步，跟在大車後走，看準了一塊較小的他的力量所能勝任的煤，他非常敏捷地向兩邊瞧了一瞧：沒有人注意他。乘着大車擺動的時候，用一個輕快的姿勢，攙了那塊煤，拔步便跑；跑了幾步，沒有人追來，那個煤車上的漢子正從懷裏摸出半節烟捲往那通紅的嘴裏塞。他站住了，把煤藏到破爛的衣服下，故意慢慢地走進胡同裏去，心却不住地跳。將進胡同的時候，又向兩邊張一張——在煤沒有放進麻袋之前，總是沒有脫離危險時期的。

住兒坐下來，打開麻袋，且不把偷來的煤放進，先把裏面的幾塊拿出來瞧了瞧，然後再連同那塊剛偷來的一齊放了進去。他心裏想：這幾塊足夠向他家隔壁那個小鋪子裏的掌櫃換幾個錢，除去買點小米，還可再代媽媽買點藥。他滿意了。

『夠了，夠了，走吧！』光葫蘆頭催着住兒走，但他不願走，他想起媽媽躲在那破得像一張魚網的棉絮裏，冷得不住地打哆嗦的樣子，和姐姐的兩隻因為糊洋火盒子凍得又紅又硬的手。他不走，他希望再偷得一塊剛才那塊差不多大小的煤，回去在那個破瓦盆裏代媽媽和姐姐擁盆火，暖和暖和我！

『走吧，走吧！』光葫蘆頭見他不理，代他拿起麻袋便走，住兒見了，一手來搶麻袋，一手却去推他。光葫蘆頭一個不留心，摔倒了，幾塊煤接着也從麻袋裏跌了出來。住兒急了，跳過去，騎在他身上，像打馬一般，在他屁股上死命的打了幾拳。光葫蘆頭一個翻身，住兒坐不穩，向旁一歪，光葫蘆頭乘勢爬起來，向着胡同外便跑。『住兒媽媽和孫玉才××，哈哈！』一溜烟地跑了。

住兒追了出去，光葫蘆頭已經不見，却好對街的一個胡同口上停了一輛沒有人看守的煤車。住兒看了心只跳，三腳兩步的縮進胡同，忙把地下的煤收進麻袋裏，再將麻袋放在緊靠胡同口的牆角裏去，重又走出去，大車上的煤一塊一塊的都變成了一盆一盆的紅火，火裏頭有人向他招手：這是他姐姐又紅又硬的手。他小心地走到大車旁邊，照規矩兩邊張望一下，兩隻手剛要向一塊四方的煤伸去：

『哩哩！』聲音在他背後，他慌了，忘回過頭來，一個載着風帽的老頭向他搖搖頭，慢吞吞地走進胡同去了。住兒出了一身汗，心跳得利害，但手也不由自主的來得更快。他兩手捧起了那塊方煤——牠似乎由方而圓，變成了一團紅得透明的火，住兒從心底升起一股熱氣——他大着膽，捧起煤，拔步想跑。陡然，咚的一聲，脊樑上響了一個雷，眼前一黑，手一



鬆，煤塊落在地上，他灣了腰，仰起臉來，轉向背後：一張紅得怕人的嘴。

『小王八蛋，又是你，你要我的命……掙的錢還不夠賠呢……我也要你的命……』咚！住兒背上又是一聲響。

『這小王八蛋，該挨揍！』

『好了，好了，這兩下夠他受的了，放了他吧！反正沒偷到。』

『好傢伙……快……快說兩句好話吧！』

『……』

『……』

住兒灣着腰不敢抬頭，只覺得他現在已經在一個密密的人圈的中心了。

『沒有拿，沒有拿……』住兒灣着腰說。

『沒有拿……』這小傢伙，還是你呀！好，好，不吃點苦也不知道厲害！』住兒腿上的着了一下，火辣辣地，不大像疼，腿一灣，跪下了，抬起頭來一看：一根木棍在他頭上飛舞。

『起來，走，……不走？……起來呀，走！』巡警提着住兒分開人羣走了。

住兒不想走，但那棍子逼着他走。他想到媽媽，今天又得餓一天了；他想到胡同口的幾塊煤，他後悔不該把光葫蘆頭趕走，不然他一定會代他送到他家去。他想到姐姐，她每天糊洋火盒子掙的錢不夠給積欠的房錢；房東每天逼着要，整數拿不到，銅子三二十的拿着走，前天房東對媽媽說，三天後再不交齊，就要把媽媽抓進去。他想到這裏，大步的跟着警察向前走；他想，到了牢裏，不但會見到爸爸，一定會見到媽媽。她想到姐姐，一個人在家裏，太可憐了，但他相信，爸爸被抓去了，自己被抓去了，媽媽也快被抓去了，姐姐？一定會很快見到的。他高興了。他勇敢的往前走！

天漸漸的黑了下來，寒風在怒號，大個兒，尖鼻子的男子一面一隻手撒着褲子，一面往胡同外走：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貌容……」小飯館裏的燈光從玻璃窗裏射到馬路上，胡同口黑暗的牆角裏，一個蘇布口袋靜靜的立着。

## 出走以後

張天翼

何太太忽然回到了娘家，臉色很難看。

『姑太太回來了！』那個老王媽一開門就嚷。『一個人回來的呀？』

的確一個人回來的。祇帶了一隻精緻的小提箱。其餘照道理要帶的都沒帶，譬如聽差、奶媽、孩子等等。祇有她這麼一個人——沒有第二個照應着，就坐了兩個鐘頭火車回來了。

可是這位姑太太沒答腔，一個勁兒跨過那院子，兩隻鷄就咯咯地逃了開去。

『爸爸，』她顫聲叫。她頭一個瞧見的是一位老太爺。

堂屋裏空空洞洞的，祇有那張歪站着的八仙桌孤另另跌在兩張骨牌檯中間。老太爺正一個人坐在那裏喝虎骨酒，面前攤着一張粗草紙——墊着些花生米。他一瞧見那位來客，就趕緊把捻掉了皮的一粒下酒菜放下，彎着腿子站了起來，兩手合在了一塊兒——像是在搓手，又像是拱着作揖。

『回來了？……怎麼，一個人麼？你一個人——不要照應就……』

那個不熱不冷地笑了一聲，不耐煩地說：

「爸爸真是！你看得我這麼無用！一個人又怎樣！」

爸爸是爸爸，可是待他這位女兒很客氣，還夾着五成不安的樣子，像遇見了長官似的。

這裏他就瞟她一眼，抱歉地陪着笑臉。

老太太也打裏面屋子裏跑了出來，頭上包着一塊灰色布，身上束着圍裙，滿身的土。

「怎麼信也不寫一個就回來了？」

她取下頭上那塊布，不等別人回答就又到了許多事：

「吃了飯沒有？……唉，你何必自己來接呢。七叔會送我們的。就不然——打發楊再升

來也就……」

「來接！」那個退了一步，發脾氣似地說。「哼，連我自己也不回去了！」

「什麼？」

兩位老年人成了化石：四隻眼睛死釘住了他們姑太太。倚在堂屋門邊的老王媽也張大了

嘴——撐着一根洋火棒似的。

姑太太也沒管骨牌凳髒不髒，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我要離婚！』

她母親臉子成了灰黃色，一下子發作了她那老毛病：伏在桌子上哭起來，弄翻了那杯虎骨酒也沒在意。一面就拿手裏那塊灰色布抹着眼淚。

老太爺不知道要怎麼才好：楞着瞧着桌上那些花生皮。他肚子裏在喊冤：

『又交了暮庫運，又交了暮庫運；恰恰等我辭了職她就……』

可是他沒說出來，祇把嘴唇哆索着。

真糟糕：他才辭了那差使沒有幾天！他在縣衙門裏吃了二十幾年公事飯，歷任的縣長都沒換掉他。去年女兒嫁給了那何伯峻，他才苦出了頭：大兒子有了個好差使，帶着媳婦孫兒女去吃飯。老二老三也能升了學。女兒女婿還要接他們兩老到上海去享福哩。

『爸爸那差使何必幹呢。並且住在這裏也沒個人照應。』

可是老太爺一下子不忍心辭職：那位金縣長待他挺客氣，誇他公事辦得老到。一直等那位知己長官交卸，他才脫離了那把坐了二十幾年的椅子。於是把家具賣掉，把衣裳什麼的都收拾起來。老太太還親自檢那些東西，給弄得滿身是灰。

這趟姑太太回來——他們還當是來接他們的哩。可是……

於是老太爺瞅了老太太一眼，把那雙沒光彩的眼睛又回到女兒臉上。老半天他才似乎鼓起了勇氣，全身的勁都給聚到嘴裏，聲音可輕輕的：

『爲什麼呢，爲什麼你要……』

『我要離，就是！』那個粗暴地搶白着：這種勁兒跟她的裝飾很不調和。

她衣裳的那件料子——全屋子祇有她自己叫得出這名目。全身綴滿着並不怎麼好看的花：像小孩子畫的。頭髮燙得一折一折的，罩在那張塗着黃粉的臉上。指甲油油地發着亮。可是今天她算是沒有打扮：氣都來不及嘔，誰還有心思顧到美不美的！

咬着牙喘了一會氣，她想到了她脾氣發過了火，於是又給剛才的話下個註腳：

『我再也不能跟伯峻獸下去！我到現在才明白了他！——他簡直惡化，腐化……自私自利……國家社會上的罪人……』

老太太抬起她那揉紅了的臉來：

『小夫妻吵嘴是常事。怎麼……怎麼……唉，你離了婚——叫我跟你爸爸怎麼辦呢，叫我跟你爸……』

爸爸也照樣嘟囔着：

『小夫妻吵吵嘴是常事，小夫妻……』

他們的女兒跳起來頓着腳。

『煩死了，煩死了！什麼小夫妻小夫妻的，真是！……我跟你說不明白：我祇要告訴七叔。……你們都不懂！』

她祇相信七叔。於是老太爺似乎有點傷心自己的攀不上，小聲兒歎了一口氣，肚子裏說：

『他們是新派人，唉！』

七叔是老太爺的堂房弟弟。他們感情好是好，不過談到有許多事他倆可不能同意。譬如那天說起金縣長，七叔就一口咬定這父母官是個壞蛋：一點也不顧民間疾苦，祇知道刮地皮——該殺！他說起話來老這麼帶點危險性。可是這也許是年紀太青的緣故：才祇三十幾歲，並且是在縣裏頂愛出風頭的一個中學裏當國文教員的。

那位姑太太可一直等到七叔來了她才開話匣子。她打有知識的時候起——就一直跟着七叔的路線走：他叫她知道女人是個『人』，他叫她放眼看這世界到底有多麼大，他教會她怎樣用她的腦筋。還有呢——何伯峻也是七叔介紹給她的。現在她要脫開伯峻的這理由——

當然也祇有七叔懂得。

七叔比前兩個月胖了些，還那麼有興致，對她像逗孩子玩似的：

『怎麼，閒得沒事做了就鬧離婚玩麼？』

接着他自己一個人大笑起來。

那位姑太太抽了一口氣：

『唉，我跟他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下去了。』

『噫，噫，怎麼呢，怎麼呢？』

女的用力地瞧她七叔一眼，把視線移到了院子裏：兩隻鷄在啄食，一隻在路中間拉了一

堆爛屎。

『他呀，哼哼！自私自利到了極點，簡直是……』

老太爺在七叔耳朵邊輕得像蚊子哼，彷彿不想叫別人聽見似的：

『七弟你開導開導她罷，她要是……』

姑太太可煩躁得跳起腳來，發紅的臉皺着：

『啊呀啊呀！我不說了我不說了！真要命，別人說一句你就耍岔嘴！……七叔我跟你出



去說！……」

『呃呢呢，』那個擺擺手。『好，姆媽爸爸都不許岔嘴，讓我們姑太太一個人說，好不好？』這裏又大笑了幾聲。『來，祇告訴你七叔罷。……唉，我們姑太太肝火真旺。』

老太太在一刻鐘以前就停住了哭：沒個人來勸——老這麼鼻涕眼淚的沒多大意思。這裏她又把那塊灰布紮上了腦袋，一面嘟囔着：

『我們不開口就是。我祇……』

『姆媽你走開罷：你做你的事去。我不要你聽！』

姆媽一離了堂屋，爸爸可就把手按在那把燙壺上打不定主意：他不知道他該不該留在這兒。

可是那叔姪倆已經走到了隔壁廂房裏。

這屋子光線不大好。兩老向來沒打開窗子生活過：陽光好容易穿過皮紙糊的格子，就蝕了許多。板壁都漆成黑紅色，瞧去就像是個無底洞——很可怕似的。

姑太太皮肉緊了一下，她腦子裏閃起了一下從前的生活。這裏什麼東西她都摸得很熟：

她知道哪一條地板寬些，哪一條狹好多——她滾在這上面哭過。

胸脯覺得緊束着，她噓了一口氣，瞧騰母親那張舊得不成樣子的甯波床——靠在牆邊二十幾年沒移動過的。她忽然發怒地想：

『爲什麼這張床沒賣掉！』

七叔拿出一支煙來抽着。洋火一亮，照見他臉子莊嚴了點兒。他一雙小眼睛正釘着他——等她開口。

『你跟伯峻到底鬧了些什麼事，呃？』

女的往床上一坐，兩手撐在床沿上，對地板瞪着眼。牙齒咬着嘴唇，呼吸得很急：看勁兒是悲哀的成份少，憤怒的成份多。

沉默了會兒她才抬起臉來。於是把屁股坐正一下，預備要長篇大論的樣子。

『噯，還說什麼呢……伯峻倒並沒跟我鬧翻：他仍舊愛我，我知道。可是他這個人哪，哼！我到現在才知道他這個人……』

那個可摸不着頭腦：

『他沒得罪你，那麼？』

『啊呀真是！』她發了急。『他得罪我做什麼！他得罪了我倒是小事了。懂了吧，懂了』

吧！——真是！他仍舊愛我，他還是很那個，很……可是我現在不能接受他的愛！」

她跟七叔眼對眼瞧了會兒，她興奮地站了起來：

「七叔你告訴我的：他有救中國的大志，他要振興實業，一回國他就開了那個公司。哼，說得倒好聽。其實啊——其實他是要發財！……你知不知道他錢是怎麼賺來的，你知不知道？」

七叔滿不在乎地盯着她，拿微笑着的嘴抽了一口烟，拍拍煙灰。

「唔，怎樣呢？」

「他呀，他呀……」她全身的血在狂奔着，聲音發了顫。「他藉口不景氣，他說去年餓了二十來萬，放出謠言去說公司要關門。他其實……他其實……你知道他怎樣，你知道他？」這裏稍爲頓了一下，兩手抓着拳，用力得哆哆嗦嗦着。「嚇，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減少別人的工錢——做工的時間倒多加了兩個鐘頭！他們……他們……那些工人要是不依——他就拿關門來嚇他們！你看他……你看……」

「這些事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他這種慢慢條斯理的口氣跟她那憤激勁兒簡直太不相稱。

姑太太可發了狂似的。她覺得全身的血管都會爆破。她覺得腦袋在一陣陣地發漲。她恨不得一個炸彈把周圍的東西都炸了個粉碎。她向七叔面前搶出一步，叫嚷嚷子：

『什麼關係不關係，什麼關係不關係！……他欺騙他的工人，叫人家當他的奴隸，不管人家死活！——他賺錢！他……他他……』

七叔決意想叫她安靜點兒，就一句口也不開，祇在屋子裏回來地踱着。不慌不忙地抽着煙——火一亮，照見他嘴角上那個微笑還掛在那裏。

這麼閉了分把鐘嘴，那個真的平下了一點氣。她又坐到了床上，彷彿劇烈運動了之後那麼疲倦。手貼到了額上，指甲在暗地裏閃亮。

『唉，陸子根家裏我知道的！真慘！』她自言自語說着，又顛聲噓了一口氣。

『什麼陸子根？』

『在公司裏做活的。』

停一會她把貼在額上的手放下來：

『他們已經吃不飽，現在更加……真慘無人道！……他們要求米貼，伯峻也硬着心腸不許，還說『我不怕他們風潮；我有法子對付！祇要他們敢！』你不知道他那時候那付臉色

——簡直是個野獸！簡直要吃人！……我現在才知道他自私自利到這樣子！——腐化！惡化！守財奴！禽獸！國家社會的罪人！——」

她嗓子又越提越高起來。

七叔停住了腳，嘴張一張要說話，她可搶着說了：

「現在完完全全明白了他的爲人：『哦，你祇要發財祇要發財，別人的死活就一點不管！……太慘無人道！』……他還說這是爲了生活！——爲了我們的生活！……造孽錢！騙來搶來的錢！哼，我讓他拿這些錢來養我麼；他……他他……哼，現在公司裏加入了那個什麼死賣死的股子——他更可以仗外國人勢，更可以……更可以……」

這裏——七叔趁着把剛才要問的話問了出來：

「那你有沒有把伯峻的祕密告訴陸……陸……陸什麼呀，那個工人？」

「陸子根。」

「唔，陸子根。那你有沒有告他這……？」

「那沒有，」她抽了一口氣。「我本來還希望伯峻改過的。」

於是七叔又跨起他的大步子：打這邊蹣跚到那邊。他想着什麼，用勁抽了兩口煙，就把煙

屁股摔掉。他問：

「那你打算要怎樣？伯峻是……」

「離婚！」那個斬釘截鐵的。「我有我的思想：我不能跟一個吃人的野獸生活在一起！那些窮人的痛苦——唉，真是！……我決定了就出走，等辦好了離婚再去接孩子。我跟辜實珠談過的：她也說我的話對。……」

隔壁有輕輕脚步響，接着聽見她母親急促的呼吸聲。

七叔可笑了笑，一面掏出一隻錶來看了一下。

「你根據民法第幾條跟他離婚呢？」

「什麼根據第幾條？」

「我是問你提出什麼理由來離婚。哪：他並沒有不養你，他還養了你一家人哩。還有呢：他沒有姘頭，沒有停妻再娶。他也沒有虐待你過。再呢……」

「他的思想！他的行為！——他是——」

那個大笑起來，這聲音似乎板壁上碰了一下就有力地彈了回來，滿屋子跳着。

「孩子話，孩子話！」他又笑。「你法律知識真太欠缺了：什麼思想，什麼行為——」

唉，我的姑太太……」

姑太太倒給楞住了：不錯，離婚沒理由。她眼睛生了根似地釘着她七叔，腦筋裏一些東西亂七八糟在翻上翻下。可是她替那些窮鬼不平：她不能那麼腐化惡化，那麼落伍——還跟那個吃人野獸獸下去。於是她把身子一伸：着，不一定要什麼法律手續她也可以離！

「我總而言之不幹了！我要像玩偶家庭裏那個女主人公一樣！」

要談這一套——是七叔的拿手：這些書還是他介紹給她看的。他就上了講台似的嚴肅着臉，可是還帶着三五成俏皮勁兒——不然學生子不歡迎。

「玩偶家庭的那位太太是自己的事呀——她丈夫虐待了她呀。你呢——其實事不關己，你本可以……」這裏又掏出錶來瞧了瞧，送到耳朵邊聽聽，又放到眼面前。「啊呀，三點了。」

她身子不動，眼睛也不動，很固執地說：

「事情當然不關我的事。可是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思想！」

「唉，真孩子氣！——做事全憑一時衝動。一點不相干的事也鬧得這樣……」

姑太太猛的站了起來，幾乎要打架似的；

「不相干的事，不相干的事！——看到那些窮人那麼痛苦也是不相干的事！……我的思想不是受你的影響的麼——你叫我用腦袋，你叫我睜開眼睛來看這世界，你叫我想到民衆的疾苦。……什麼，你現在倒說是不相干的事！」

七叔可沒想到她有這一着：他用拿過錶的那隻手搔搔頭皮，舌子也打起結來。

「這是……這是……我們所以要有這種思想——無非是怕我們自己落伍。我們……我們……」

「我也爲的怕落伍——所以要離開伯峻！」

「呃呃，呃呃，」他像賭輸了錢似的臉色，那些眉飛色舞的勁兒不知逃到哪兒去了。

「呃，你聽我說。像伯峻……像伯峻……唉，他有什麼辦法呢……這是生活。你跟他……」

「可是……」

「是啊，是啊，你的意思我明白：我還不了解你呀？……不過生活是……生活是……呃，我們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釋成兩回事：思想歸思想，生活歸生活。」

他舐了舐嘴唇，注意地瞧一下她面部的表情，於是咳清了嗓子，頭頭是道地說了起來：



「當然——做人祇好這麼個做法。譬如你們那位胡老師——他口口聲聲咀呪封建勢力，口口聲聲希望農人抬起頭來，可是他每年秋天就回他鄉下收租，少一顆都不行；他在他鄉下很有勢力。這是沒辦法的；他生活靠的是這個。不然叫他怎樣呢，把田都分給佃戶麼——像復活裏那個少爺一樣？笑話！就是托爾斯太自己——哼，托爾斯太正是個小器鬼，半個蚌子都要計較的。」

這裏他打定主意要說一句發鬆的話來開開胃，就又，——「托爾斯太跟屠格涅夫鬧齟齬——說不定還是爲了一柯貝克稿費的事哩。」

於是放着嗓子大笑。

女的可沒有笑；她給弄得糊塗了。生活——不錯，她先可沒想到。她太同情陸子根他們，就激起了她的義憤。可是她現在該怎麼辦呢？她歎了一口氣。

七叔又正正經經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瞧着姑太太似乎沒先前那麼肝火旺，他就第三次掏出錶來：已經過了三點，他得到學校裏去開教務會議。臨走的時候他還叫她靜心想一想。

「你該仔細想一想，別憑一時的衝動，別那麼任性。這是大事；我們得拿出理智來，要不得孩子脾氣。……好，回頭我再來跟你談一談。」

她追到門口：

「七叔！」遲疑了一下：「沒什麼……回頭一定來麼……呢，給我一支烟。」

屋子裏祇有她一個人：像七叔那麼踱着。烟有股臭味兒，抽了兩口，就發辣。這種烟她抽不來。

「這總是毛把錢一盒的壞烟！」她生氣地把牠摔掉。

老太太跟老王媽在別的房间裏找剪子，一面嘟囔着些什麼——似乎在互相埋怨。堂屋裏可響起老爺抽旱烟的聲音，那麼沒勁兒，那麼單調，彷彿人類一輩子祇配抽旱烟——一面抽着一面安心地等着老死。

這些一切——對姑太太當然非常熟悉。她彷彿覺得自己一直生活到這裏，並沒遇見那個何伯峻，並沒結婚。似乎她還才打學校裏回來哩。

不過也有點不同：那時候她祇穿着破棉襖，罩着補了又補的藍旗袍。腳上是一雙膠底鞋：夏天泡着腳汗。冬天就冷得像冰。

「唉，這生活！」

這算什麼生活！——沒一點活氣，沒一點熱鬧，沒一點樂趣。

二十來年的日子刻板地過了下去。老太爺下了衙門回來就苦着臉訴窮，計算着自己哪一年才可以出幕庫運。他那麼自言自語地嘟囔好一會，接着就歎口長氣說他累了孩子們，孩子們也累了他。於是老太太又發了老毛病——傷心地抽咽着，一直要等到老王媽問他豆腐預備怎麼吃法，她才停了嘴。

姑太太那時候就簡直不知道一個家庭會有歡笑。家裏的事雖然不用她操心，可是總有說不出的憂鬱釘在她心底裏。一到了天黑還沒點燈的時候，她聽着爸爸的邊抽旱烟邊歎氣，媽媽跟老王媽的嘟囔，院子裏那些鷄咯咯的叫，天上的風聲，遠處軍營裏的吹號；她不知怎麼就感到太淒涼，她常常無緣無故哭了起來。

祇有在七叔那裏得到一點安慰——那些書，那些思想。他還介紹了伯峻給她。

現在七叔也還是那個，告訴她生活是……

她心臟上感到一陣冷。她跌得累起來，很想在那張有彈性的銅床上躺一會；可是這兒祇有那張破舊的寧波床。

她可沒坐下，祇瞧瞧沒有天花板的屋頂，瞧瞧糊着皮紙的窗格子。自己忽然有點奇怪起來：她居然在這潮濕的黑屋子裏住着到長成大人。她打了個寒噤，覺得有拉圾堆上那些小蚊

子叮滿在身上的似的。

一下子她不知道要怎麼才好；走着腿太酸，坐下吧——她似乎有點怕那張床，站在這裏也不是個勁兒。她希望七叔快點兒來。

『這種生活簡直是！』

自己也莫明其妙自己說的是哪種生活，一雙脚可不知不覺移到了房門口。

外面那位老太爺還坐在桌邊；他是獸在一個地方可以幾十年不動的。可是這時候似乎吃了一驚，遲緩地抬起屁股要站起來。

姑太太可又轉過了身去。她跟兩老都沒話談；老太爺祇會一個人嘟囔着自己命苦，老太太祇會跟老王媽吵嘴。

現在她倆正哇啦哇啦着；老太太怪王媽不小心丟了剪子，王媽可一口咬定是老太太自己揀進了箱子裏。

於是姑太太又煩躁得頸子都發了紅，跳着脚嚷，聲音像是壓榨出來的：

『煩死了，煩死了！……爲了一把剪子這樣吵，真是！』

她聽了會兒，就靠着床站着。一下子又像怕有什麼東西咬她地趕快挪開了身子，用手輕

輕在靠過的地方擲幾下。她又蹶起來，身上總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舒服。平日這時候她正用開水沖着肝精喝——比牛肉汁還好吃。有時候還得吃一片麵包。然後伸手去拿剝好了伺候着的花旗橘子過來。沒有朋友來熱鬧，就逗着孩子玩。晚上呢——更不用說，伯峻忠實地陪她坐上車子，開足馬力上回力球場，上百樂門。總而言之，生活得一點不寂寞。……

可是她心一跳。接着就彷彿闖了一件禍事似的想：

『還回到他那裏去麼？』

七叔的話不錯：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釋成兩回事。她咬着嘴唇，到現在她似乎徹頭徹尾知道了他這句話對她不是沒好處的。

天慢慢黑了下來，屋子裏就祇有窗上泛着白色。

遠遠的軍營裏的號聲沉着地叫了起來：打頂低的音進行了三度又進行三度，一直吹到高得打顫的音。每一個音都像一條細銅絲似的穿過她的心臟，波動着，哆嗦着。

這位姑太太又感覺到了從前當小姐時候的心情：她鼻尖子酸疼了一下。顫聲透了一口氣，眼睛釘着窗子。

唉，那種日子是那麽窮苦，那麽單調，那麽灰色！

她嚥下一口唾沫。

這里她怎麼也住不慣。可是她往哪兒去呢？

於是她又暴躁起來：想痛痛快快發一回脾氣。她埋怨自己太鹵莽，想也不想一下就留個條子出走：的確像七叔說的——『一時的衝動』。

她要是再回去……

忽然兩手緊緊抓着拳，一雙腳很重地踩着地板。

『不回去，不回去！——回去太丟面子了！』

心跳得很響。血又那麼狂奔着。額頭在發漲。她想像她要是回去了——伯峻會有怎麼一張臉嘴：挖苦她似地笑着，鼻孔裏哼呀哼呀的：『噫，我曉得你會回來，所以並沒有急。』……

她就咬着牙恨着：

『到底是野獸！到底是……到底是……』

那傢伙準有這麼一手的。他現在當然一點不着急：還照樣看報，照樣抽煙。一想到太太——也許還得微笑：他不理，讓她回來叫她自己丟面子！

這黑屋子裏這位太太覺得肺部緊縮了，什麼地方一陣刺疼，她哭了起來。

「哪里去呢，哪里去呢？……身世這麼慘……」

一面恨着何伯峻那滿不在乎的勁兒，一面替自己傷心。這件事真做得太孩子氣——留下個條子就走，也沒想一想離脫了丈夫有什麼結果。

以後是怎麼一種生活呢？……二弟三弟當然得輟學。大哥準得失業，帶着老婆兒女一窩子回家來。老太爺已經辭了差使，那就得成天在家裏喝虎骨酒，抽旱煙，歎着氣發牢騷。老太太呢——一天到晚哭，祇有在跟老王媽吵嘴的時候就停一會兒。一家十幾口都擠在這所潮濕的黑房子裏挨着餓，啜泣着。太陽永遠晒不到他們頭上來……

她哭得厲害了些。

老太太走了進來，想勸勸姑太太，可是自己硬住聲音說不出來，嗓子裏「嗯，嗯！」地叫。右手抹着眼淚，左手撫在女兒那一蓬灣灣扭扭的頭髮上。

姑太太老釘住想像伯峻抽着煙微笑的勁兒：他等着他的勝利，預備對她這丟面子的人哼幾聲。於是她咬着牙：哼，腐化！惡化！禽獸！她真不懂他心腸怎那麼硬——還說愛她哩！她嗓子裏哭出了聲音，肚子在抖動着，肩膀使勁一抽一抽的。等七叔來了她得……

「唉：七叔沒想到這一層，七叔沒……」

七叔來的時候已經快要吃晚飯。他還是那麼起勁：他自己以為一舉一動都很俏皮。

「唉，我們的姑太太，你看罷：伯峻的電報。」

伯峻的電報！——姑太太跳了起來，心也跳了起來，身子像泡在溫水裏似的。

「什麼？」

電報並不短：打給七叔的。原來她一走，伯峻那麼傷心——連飯也吃不下。唉，真是！並且她留下的條子上沒說她要到那里去，害伯峻打電報問七叔——她是不是回了家。她覺得她自己對不起別人，眼睛就想淌淚水，可是她拚命忍住了讀下去。可憐，伯峻還等着七叔的回電哩：一接到回電——他就得親自來接她回去。她霎霎眼睛再看一遍：一點不錯，他要親自來接。

於是大顆淚滾了下來。別人多麼愛她，瞧！她可：

「你想想你的孩子氣，」七叔掃那兩老一眼。「你應當前前後後想一想呀：離了他怎麼辦呢。難道——難道——難道去革命不成！你總是……你總是……」

「啊呀，別說了別說了！」姑太太抹抹眼淚撮着嘴。



七叔大笑起來，得意地又瞧瞧兩老。大家都知道姑太太這泡眼淚怎麼來的，提得高高的心就有了個着落。老太太感謝地呀了一聲「阿彌陀佛」！老太爺長長地透了一口氣裝上了旱煙——裝得比往日滿。連老王媽也倚在堂屋門笑着。

『馬上就回電，呢？——叫他明早來接你？』

『隨你罷。』

接着七叔又爆出了大笑聲。把一肺的氣笑完又吸上第二口，就裝着好容易才忍住笑的樣子，又說起正經話來——這祇有姑太太懂得，臉子就祇對着她一個人：

『我說過的：生活歸生活。我們做人當然是這麼個做法。思想呢——祇不過爲了要表示我們趕得上時代，表示我們沒落伍，不叫別人笑話我們：如此而已。在明哲保身這範圍內：思想不妨前進一點。可是你這回……嚇，這回我們姑太太發了傻勁：竟……竟……：你想想，呃，姑太太，我們放下了牛油麵包不吃——去吃窩窩頭麼？你難道竟要去……竟要去……』

姑太太腰板一扭，又擺出付愛嬌勁兒撮起嘴唇來：

『噲，說夠了！誰不知道……：七叔你趕緊回個電報。辦完了正事我請你上松鶴樓：姆媽爸爸做陪客。』

七叔又大笑著，一面可還沒忘記找紙筆來擬電報。

老太爺莫明其妙地站了起來，敲掉旱煙筒裏的煙，兩手合到了一塊：像對姑太太謝恩似的。老太太似乎故意地在他身邊擦過一下跑進房去，忙着打開上了夾板的皮箱，找出那件穿了二十年的木機緞襖子來。一面與高彩烈地嚷着叫老王媽不必弄菜了。於是老王媽跑進廚房裏去，院子裏兩隻鷄給嚇得咯咯地跑。

什麼都有了活氣。

姑太太呢——她可打開了那隻手提箱，拿出她生活裏不可或少的那套行頭，對着鏡子在自己微笑的臉上做起功夫來。

(文飯小品第二期)

## 介紹一位好官

江季子

(一)

寫文章以一個好官做題目，是很少見的事。

不知在幾年以前，有些人喜歡寫『一個可憐的黃包車夫』，『一個斷了一隻手的人』，這種文字現在已經看不見，寫的人不是無意之間作了古人也都早已改了行。要有，祇

在小學生自由作文的時候，小孩子天真未泯，還有『赤子之心』，對於耳目所接觸，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苦人，所以一搖筆黃包車夫和斷臂工人就來了。

如今寫文章的忌諱也真多，普羅的寫不得，挑撥民族惡感的不准寫，花呀、月呀，也不是囿在稻草舖上該說的，一隻小貓，一條黃狗，又不在『本位』之上，我所以祇好來寫一個官了。

寫官也有人不喜歡看，就說上海吧，對於官還不如『紅頭黑炭』之有印象，因為管他不着呀。官來到上海，也都變了原來的樣子，或者不承認自己是個官，抱世道人心之憂者，所以發『王道其衰』之嘆。只要看大帥歸田住北平，將軍下野上泰山，就可以證實了。

官在內地，却是了不起的，雖然有時還不如兵，比起民來，那就大得多了。何況我所寫的，是一個好官，一個有希望的官，其意義自在黃包車夫斷臂工人之上。向來不喜歡官的人，不妨看看，倘然先是個小官，或者將來想——現在想——做官的人，尤其要看看。

寫文章照章法，先來一個起（有的叫做帽），我最不喜歡這調調兒，可是我用了。用它的意義，等于用廣告，文章從古以來就成了商品，誰能說廣告不該用。

現在綱紀整飭，吏治澄清，好官當然有的是。不過，有的我還認識不清，有的我又不願意無條件給他做義務宣傳。我所以選定了我的朋友×××，他的官階雖不甚高，也有異于呀呀乎的起馬貨。所謂好官並不限于一格，我的朋友却可以代表二重格或三重格，我就決定來寫他。

爲名人作傳記，不能不報明履歷，好官出場，自然要先背『脚色』。(——見朝野類要，如鄉貫、戶頭、三代名銜、家口、年歲、有無過犯，謂之脚色。)不過人家四十多的人了，從三歲死娘說起，豈不又是一部一千〇一夜。長話作短話說吧，公姓×名×縣立高等小學未畢業，出馬先當小書記，像養媳婦苦熬苦練，十二年爬到了科員，像做偏房小妾，逆來順受，整整五年已結到科長，此後交入了眉連，額角頭上亮晶晶，不到三年，就成了現在獨當一面的薦任職了。公身矮且胖，面圓而黑，光頭無鬚，一妻一妾，膝下有三位千金，銀行有六千存款，說國語帶七分土話，平常着經濟服，應酬加紗馬褂，參加會議換皮鞋。面子圓滑，性情嚴酷，胆小如鼠，慾望若壑。……這樣寫，十倍于此還不止，要詳細的，只有等着瞧他的行述吧。

從前的好官，祇要清、慎、勤，現在還得加上一條不反革命。因為官不一定能革命，祇要不反革命就行了。他在北政府做官的時候，雖然也罵過革命，調到南方來，他却特別恭維革命，他的罵，他的恭維，並不是與革命有好惡，他是誠心向着政府。雖然這次大水災，聽說要扣薪水百分之二十助賑，他對政府有過不敬的言語，這也難怪，白花花的洋錢往外拿，誰不心痛，何況他是一個廉潔的官。

按說，以下就要寫他的清、慎、勤了，但是本刊一、不是史傳，二、不是方志，我也不是担任的纂修，無論他將來列入循吏，算作名宦，自有載筆之人。我這里祇寫點小事，小到無可再小之小事，因為我們有句老話，叫『卽小可以見大』。

#### (四)

五分郵票，五分郵票誰都把它算作小事一樁。這一位官爲了發一封平信，躊躇了三十分鐘，提出了三個難問題：一、一天費五分郵票，十天五角，一個月豈不是一元五角。二、月薪二百四，九折二百十六，每天七元二，每小時三角，用去五分郵票，就是白幹十分鐘。三、五分郵票，就是等于銅元十七枚，如果……以下沒有說明。這二個半問題，全衙門的人曉得的過半數，然而沒一個人爲之分憂。還是他自己找到了出路，請收發上的×科員，請他

查郵政章程，有沒有『官吏寄信免費條例』。×科員說：『是，這個，好像這個，或者這個條例，彷彿似乎沒有看到。』他說：『不能沒有，我們做官的，打×電報有免費執照，乘火車有半價乘車證，郵政也是交通部所辦，辦法總是一律，官吏免費寄信章程，不能沒有，這本郵政章程，厚厚一大冊，請你細細的查。』×科員查了半天沒有查着。他說，『中國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

有人說，這不能算作清廉，這是他個人私德。這句話似乎對却也不全對，有的『化私爲公』，也有的『化公爲私』，公私在人治國家是連着界的，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古語爲證。尤其是所謂好的官，他把公家的事當做自己的事一樣，把公家的錢當自己的錢一樣，一介不以與人，一文不肯浪費。茶葉火柴，各人自備，出恭草紙，限用兩張，備用之物，必擇價廉不美者，勤務由五名減至二名，報紙由三份減爲一份，職員請病假，兩天就要扣薪，有一個職員急病身故，薪水發至斷氣前一時爲止，不幸此職員曾預支薪水三十元，他發起募捐填補公款，高級職員連他自己差不多三十人，每人限捐一元，把預支之數還清。一年終結，照預算餘下好幾百元，繳還財政廳，表示他的廉潔。他等着近半年，財政所長不替他呈請褒獎，他長嘆，他說：『中國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

(五)

做官要懂公事，公事有一定的格式，一定的字眼，譬如一句『事出有因』是實的，底下接一句『查無實據』就虛了。『查無實據』是虛的，接一句『事出有因』就實了。這種一開一合，舞文弄墨的句子就叫做公事。現在雖說革命，官僚習氣未除，做官的總還喜歡來這一套，就是寫信，談話，都不肯隨便，有的還能夠吸收些西洋的句法辭令，更其覺得漂亮有意思，不同凡俗。此公（這一位官不是我的長官，我沒有稱他作我公的義務，也不好稱之爲那話兒，老是他呀他的，又不是尊敬之道，我想了這一個不卑不亢的稱呼。）的天資不怎樣高，二十年從政的經驗，對下祇學會了『姑』『暫』兩個字的用法，請假則姑准一天，記功則暫記一次，無論何事，不姑即暫，從不給人一個痛痛快快可否是非的解決，這種字面，沒有柄，沒有角，也不呆板，而且永遠站住腳根沒有錯的時候。然而也遇到了好事之徒和他開頑笑，把此公暫子記功一次的通告，改爲暫子槍斃一次，而在姑准給假之旁，添註『翁不當家婆作主』的。大家見了爲之譁然，此公嚴究惡作劇之人，查出之後，也還是給他一個暫行記過二次的處分。此公辦事的謹慎可見一斑。

(六)

那個機關的電話，本來裝在庶務處。此公因爲一班小職員們時常打電話和女朋友談心，就把電話移在自己辦公室門外。小職員不敢再去打電話，便專門研究此公的打電話，日子一久，竟發現了一個公式。聽此公與對方通話，就曉得對方是什麼人，理由說明了一點也沒有什麼神妙之處，祇是計算哈、哈、哈。一句話夾一個哈、哈、哈，是與專員通話，三四句話夾一個哈、哈、哈，是專署祕書之流，祇有噲噲，噢噢，而沒有哈、哈、哈，那是他的屬員。雖然是個哈、哈、哈，也不隨便濫予施用，其謹慎更可證明。

(七)

如今的官，又容易做，又難做。說容易做，祇要會擬計劃書和工作報告，說難做，就祇怕不會擬計劃書和工作報告。計劃，報告，雖是紙面上的事，比實在的工作還重要，有劃時期的×年計劃、二十×年施政綱要，有分類的××改進計劃，××建設計劃，××推行程序，種類着實繁多。計劃書擬好，接着就要關起耳朵閉着眼睛擬工作報告，報告又有登報公開的，呈送上級機關的，分呈各長官參攷的，總之只要文章做的響亮，條目頭頭是道，就是盡了做官的責任了。

此公爲慎重起見，專派一位科長辦理這事，大家管着那位科長叫計劃科長或報告科長。



計劃、報告，擬好之後，先送省城請專家修正，然後再用恭楷繕好，裝訂成冊，呈送上去，長官接到之後，也還是交給專家核閱審查，結果總是『井井有條』『實心任事』的批語。此公一高興，認爲是一種升官的途徑，第二年再加派一個科員幫辦。此事既然是紙面上的事，自然也只能把它當作小事一椿，何況已得了『實心任事』的定評，怎能不爲之介紹。

(八)

官之好壞，在于手段之好壞。怎樣對付屬員，亦是手段之一種。此公駕馭屬員的方法，想爲之定一適當名稱而不可，姑且叫它作『恩威輪用法』。星期一的紀念週，領導全體人員行禮如儀，行禮之時，面孔凜若秋霜，到報告之時，就來一道訓話，從小至大，由內而外，自玻璃窗不擦淨，到屬員們不守紀律，一椿椿，一件件，罵，大罵，痛罵，轉灣罵，直接罵，無形的罵，等等一切罵，罵到體無完膚，有時用了快板不留神連他自己也罵了進去，被罵者這時並不覺得可氣，反而大家笑了。此公罵完之後，就把面皮繃緊，一直維持着原狀，到星期六上午方始把它鬆弛下來。到了下午，各科走走，問問年青職員們的未婚妻漂亮不漂亮，可是從不談到實際問題，大約恐怕談到結婚日期等等，對方要開口向他借錢的緣故吧。對年長職員們，談談五六天來離奇的社會新聞，最後說到禮拜日的消遣，要顧到本機關的名

譽，最好到他公館裏去聽聽留聲機，這是一句隱語，大家心里明白。也有真的約定四個人去的，他叫老媽子出來幫張羅，自己却另外有一個地方去。這一種「恩威輪用法」，爲另一個機關的長官採取施行，據說于推進工作頗有奇妙的效力。

(九)

一個有地位的人，總喜歡講他貧賤時候奮鬥的歷史，表示他成功的不易，來勉勵大家。此公對職員們訓話，常常提到他過去之所遭遇，人家認爲難苦而自信爲成功之事件。提過八九十來遍，大家聽厭倦而不要聽的要算下面三件事。

- 一、「我在當科員的時候，常受長官的批評，（要是吃了巴掌，一定會說是受的警告。）有時批評我爲糊塗，飯桶，甚而至于批評爲「玉六二的」。我從不生氣，自己反省着，改悔着，長官因我肯接受批評，非常看重我，所以得到現在的地位。」
- 二、「我還肯受鼓勵，長官看我辦事勤慎，加我薪水兩元，我非常感激。現在我很肯鼓勵人，但是有許多人，我加了他的薪水，雖然祇一元，二元，也一點都鼓勵不起來，那簡直是涼血動物。」

三、「我在當科長的時候，遇到一位長官，是個謹慎而又儉樸的人，那地方沒有電燈，

洋油消耗太大，長官命我管理洋油燈兼任分發洋油事務，每隻燈秤油二兩，三四十隻燈，每天都要秤過，我從不馬虎，從不徇情。這樣之後，長官信任我，把我保了上去。」

聽到這話的人，也有着實佩服欽仰的，也有暗中匿笑的。有一個幽默的職員對他說，「我公此舉，深合苦幹、窮幹、硬幹、實幹的意義。」此公聽了大喜，說道，「真的，我倒沒有想到，在多少年以前，我的辦事就能夠合乎現在我們領袖所提倡的。」

我聽了這件故事，深爲此公可惜，此公做官之目的，在于積資防老養妻妾貽子孫耳。倘然把這種二十年所抱的肯受批評和幹幹幹的精神，去在十字街頭，開一個小小什貨鋪，每天給人家打洋油，打到今天也早就發了財，成就要比現在大得多了，不知此公以爲然否。

(十)

大伏天，別的機關改早到衙門，下半年不辦公。此公說：『我們要學苦幹的精神，天熱，算什麼，不過多淌汗，我們要照常辦公，那個反對，就是反對苦幹。』這幾句話，比唸『唵嗎呢叭咪吽』神咒還要靈驗，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動一動眉毛，真的大家苦幹下去。上天好像有意照應一般，曉得辦公廳沒有電風扇，所以在大伏天連發三次颶風，一個人也沒有中暑。在當時，此公頗希望有人公然出頭來反對，或者把這事向上峯去控告，誰知他手下一班

人，一個也沒有犧牲自己來成全他苦幹之名的決心。祇好自己把『職署暑期下午照常辦公』呈報上去，可惜到現在尙未奉到指令。在這樣大熱天，此公不願肥胖的身體，氣出如牛，汗出如澆的幹，却祇得了一個自幹的結果。這裡，我要替他說了，『中國的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

(十一)

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辰，各機關理應停工。(即停止工作)。此公把前一天接到的通知『留中不發』，到了二十七日的下午兩點半鐘，發一張『本日爲——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理應停止辦公一天，以資慶祝，此佈』的通告。有些人口中念念有詞收入着未完事件，走了回去。有些人仍舊低頭伏案照常辦公，表示阿Q式的反抗精神，此公巡視到來，帶着鼓勵的口氣說：『今天停止辦公，我奉令太遲，你們現在還這樣出力啊。』幾個阿Q說：『沒有關係，我們的時間反正是多餘的。』此公說：『對啊，我們拿的是整個月薪水，應當做三十天的事，少做一天，我們就對不起公家，我們應當苦幹，服從委員長的命令。』幾個阿Q覺着自己的失敗，都把口閉着，接不下一句話，第二天還受足了同事們的嘲笑。

早上七點開始辦公，此公六點就到，下午五點退值，此公六點才回，他守定了這個六六

制，除非頭痛發熱，從不輕易更改。他說：『官是我終身職業，我不做官，便沒有別的事可做，做長官等于做開店的掌櫃，起早磨寢是掌櫃的責任。』這幾句話何等負責，何等勤勞！怎能不說他是一個好官呢。

(十二)

這樣一個一不反革命二不貪污的好官，已經是難能而可貴的了。何況還能夠替公家省錢，又能夠替公家做事，不能升官，我亦深為惋惜。聞說此公托人寫了七八封介紹信，分發了好幾十本『工作報告』，總不發生效力，進級不成功，調缺無消息，擢升更沒有希望。此公時時嘆着說：『中國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

我同情他，我希望他早早升上去，能夠領導一個更大的機關，等那個大機關的職員們，都得到他的好處，都受到他的影響，也是我國革命政治上的一點收穫。但是我不認識他的上官，不便代為說項，祇好來這里發表一件不合公事格式也沒有先例的公開介紹。

(論語第七十四期)

## 妻的新生活

以仁

一陣洋車的鈴鐺聲響過之後，緊趕着人在打門啦，我知道準是妻，她剛打完牌回來的，我便讓李媽去開門，妻一進門，便和我大談牌經，我沒有十分理會，隨她自個兒說了一大套。

「愛！把我的大幣脫了，謝謝你。」她把背轉到我身前。

我替她脫下大幣，掛上了衣架。

妻轉過身來，倚着我，懶懶地說：

「please kiss me!」

我撲她，吻她；但是妻猛一使勁，把我推開了，她很生氣的坐倒在沙發上，責備我。

「哼！你又抽了烟。」

這聲色俱厲的警告，對於我並不會如何地驚訝的；因為妻這樣的態度已經有過多次了，我還是用每次回答她的話回答她。

「我要寫文章，不能不吸烟！」

這話兒在我，滿有着充分的理由，所以妻是無可奈何的，我還是咬着烟斗寫我的文章，妻一個人噘着嘴，在那里生氣。

「你知道新生活運動嗎？新生活的戒條就不許吸烟，咱們從今天起就應當開始新生活，所以你應當戒烟。」

這話在妻嘴里說出來，今天還是第一回，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新鮮、而且動聽。固然，這話在妻這方面，敢情是非常冠冕堂皇而含糊的，因為新生活而要我戒烟，比接吻時討厭我口角上的烟味而要我戒烟，理由充分，露臉得多啦。

假若妻能夠實行新生活，即使我戒絕了烟，寫不出文章，我細細地思索，合算還不是我的損失，我把烟斗和筆都放到桌上，站了起來，對妻說：

「好，我遵從你的話，實行新生活，從現在起，我就戒絕烟吧！但是你該知道，新生活的方式和戒條，不僅僅是戒烟呢！其他，還有好些好些，都是實行新生活中應當做到的，我想你一定能够做到的。」

我知道妻愛打牌，愛看電影，愛穿漂亮的衣裳，愛塗朱抹粉，愛睡晚覺，……我這樣要挾式的答應了她，我相信妻是會感到很大的困難的。

但是出我預料之外的，妻竟也毫不遲疑的答應了。

我爲要試驗試驗妻的新生活是否著有成效，文章也不想繼續寫下去了。

「咱們既然實行了新生活，就應當早睡早起，現在已經兩點多鐘了，咱們就應當睡眠。」我用了大政治家對羣衆演說的風度，對妻實行了新生活運動的初次測驗。

「好，睡吧！」妻很快的把衣脫了，滾進被窩里去。

這一回，我躺到床上，心中非常快活，像我們結婚第一夜一樣，我憧憬着妻實行新生活以後我們的幸福，雖然我以後不能吸煙，也許再也不能寫文章了，但是我並不悲哀，我還是快活的，我相信妻實行新生活以後，比我能吸煙的幸福還大，我很舒適的睡着了，在夢中，相信自己臉頰上有着微笑。

我從夢中醒來，已是十點鐘的時分了，妻還很甜的睡着，在平日我是不敢打攪她的，但是昨夜，妻答應我開始了新生活，所以我滿可以有理由把她弄醒，催她起來的。我推着她的胳膊，搖醒了她。

「嗯，我困極了，你讓我再睡一會兒吧！」妻纔着眉頭，懶懶地說。



『不早啦！十點鐘了，知道吧？新生活應當早起咧！』

妻聽了我的話，縐眉而乾澀地笑了一笑，接着說：

『我知道，時候不早了，但是你也該知道，咱們昨天不是睡得太晚了嗎？快三點鐘才上床咧！我們要實行新生活，應當有適當的睡眠，否則對於康健是很有妨礙的，……愛！你說對嗎？』

妻有她的理由，是不容許我反駁的，我自個兒穿好衣，下了床。

『來，你跑過來！』妻這樣命令我。

『幹嗎？』我反問她。

『你坐下。』妻指着床沿讓我坐下。『你知道嗎？新生活是應當有禮貌的，把腰彎下來，我替你扣上領子上的扣子，還有鬚髭太長了，應當常常刮刮，頭髮太亂了，也應當梳梳！』

我愛舒服，鬚髭是照例不刮的，頭髮是照例不梳的，領子上的扣子，也是照例備而不用，經妻把它扣上之後，我的領子雖感到黃雀關入籠子似的太不自由，而且喉頸有點兒窒塞，但是我忍着，我相信妻今後能夠實行新生活，這還不是我的損失，我要從妻的新生活中

得到許多安慰。

妻今後再也不會出去打牌了，不致于把我一個人冷清清的撇在家里，妻不看電影了，可以省下我許多錢，妻不跳舞了，可以使我省去對別個男子許多醋意的顧慮……凡是新生活運動規律下的，對於妻的任何行動，我認爲都是我的利益，然則我不吸煙，扣上扣子，刮光鬚髥，梳梳頭髮，這小小的苦痛，又算什事兒呢？

這時妻又靜靜地睡着了，我認爲這不是我的失敗，因爲妻昨夜確實是睡得太晚了，應當讓她有適當的睡眠，我生怕再打醒她，輕輕地走到外面屋里去了。

我洗完了臉，遵着妻的話，刮臉，梳髮，又看了兩封朋友寄來的信，又讀了今天的報，又翻了幾冊寄來的雜誌，我的口角空得無聊，想要吸煙，但是我不吸，我不願在妻前做新生活的罪人，我也沒有把鈕扣兒偷偷地放開，我覺得這樣是對不起妻的，同時也對不起良心。

時鐘指着十二點了，屋內床上有了響聲，我知道妻起來了，我讀着昨天沒有寫完的稿紙。一會兒，套間的門響了，還有放水的聲音，我知道妻在洗澡是清潔的好習慣，妻居然一起身就做到，我覺得她是更天真而可愛啦！她對於新生活，的確是一個能說能行的人。

一會兒，妻洗完了澡，穿着浴衣，拖着拖鞋過來了，她坐在我對面的沙發里。

「我真懶得走動，勞駕你給我把床上的絲襪拿來吧！」

我懶懶地把手中的稿紙放下，瞪了她一眼，走進里屋把襪子拿了出來。

「絲襪是奢侈品，新生活應該穿嗎？」我曳動手中的絲襪，遲疑地問她。

「你真是傻瓜！這是從前買的，不穿難道毀了它嗎？新生活應當儉省的，我還要很小心很仔細的把它穿下去呢。難道這樣是有了錯兒嗎？」想不到妻有這樣大的理由，顯然我對她的譴責，反成了她對我責備的材料，我自個兒覺得有點寒伥，把絲襪擲給了她，還是坐下繼續看我的稿紙。

一會兒，妻的襪穿好了。我開始覺得肚子有點餓啦！就喚趙媽把飯端來，和妻開始了午餐。

飯後我又想要吸烟，跑到里室拿起了烟斗，突然聽到妻的咳聲，這聲音，從妻——這新生活典型人物的口中發出來，會使我多麼驚訝呀！我猛憶起違犯了新生活的戒條，迅速地吧烟斗放下，我生怕這行為已被妻發現，偷偷地走到門邊，在門縫中瞧了一瞧，妻已經用完了午餐，毫不留意的坐在沙發上看報，這時，我心中才坦實了。

雖然喉頭癢癢的叫入難受，我忍受着，終于很決斷的把烟斗擲開了。

我在室中踱了一回方步，還是坐下來繼續寫我的文章。這時空間非常沉寂，本來很合于寫文章的環境的，但是我寫不出，我不知怎樣構成一句適當的詞句，放到我的文章里去才好。我聽見院子里鳥的叫聲，厨房里洗刷碗碟的水聲，又聽到妻走進里室里去細碎的脚步聲，我看看稿紙坐傻了，似乎稿面上騰起了白色的烟霧，無數新生活的字樣在烟霧中騰躍着。

我心里有點兒着急，有點兒生氣，把筆桿放下，把紙推開，站了起來，低着頭在屋里踱着，我覺得這樣是活受罪，不想再寫文章了，我像受了誰的歪曲似的，走進里屋，找妻說話去，我相信妻會給我安慰。

妻坐在裝台的前面，穿上了很漂亮『留春縐』的夾袍，茶色的高跟皮鞋，在那里梳髮！漂亮的衣，美麗的鞋，是從前買的，雖然是實行新生活，合是妻還有和穿絲襪同樣的理由去穿著它，是不容許我責問的。

我在妝台旁邊的凳上坐下，靜靜地瞧她的動作。

『愛！你瞧我的髮美麗嗎？前兒燙的，今天不還是挺好嗎？』妻把臉轉到我面前，含笑地問。

我點了一點頭，心里明白，妻敢情告訴我髮是前兒燙的。

妻把髮梳完以后，擦粉，畫眉，擦起口紅來，這時我有點忍不住了，板着臉，站了起來，很莊重的責問她：

『難道這也是新生活嗎？』

妻聽了我這話，似乎有點兒驚訝，但是不一會兒，她的態度又變得坦實了。

『傻瓜！我問你，難道你不喜歡你的太太美麗嗎？』妻這樣反詰我。

『是，我是喜歡你美麗的，我相信每個人都喜歡自己太太的美麗，太太的美麗，似乎就是丈夫臉上的光采！但是美麗是天生的，塗朱抹粉有什麼用呢？而且實行新生活，根本就不許塗朱抹粉啊！』這是我的回答。

『傻瓜！你老是不明白，過來，我問你，你平日寫文章不是頂講究修辭嗎？寫一句文章，往往因為一二個字，費了很多的思索，要把你的文章修飾得美麗而生動，使每一個讀者欣賞着，讚嘆着。如今你阻止你太太對於美麗上的修飾，那你是不太自私了嗎？你爲什麼這樣努力地修辭，使你自己的文章寫得美化，又爲什麼不願意你自己的太太裝飾得美麗呢？要說是新生活吧，新生活是應當整潔的，有禮貌的，我擦點粉，抹點胭脂，使自己整潔一點，

跑到人家面前，不致讓人家說沒有禮貌，難道這算是過份，算是違犯了新生活嗎？」妻把臉挨近了，我，這樣問着。

妻的話永遠是真理！我除了點首默認以外，還有什麼話兒可答呢？

妻的新生活，雖然在某種情況之下，使我起了懷疑，但是有她的理由，這是不容許我否認的，我心里雖然有點兒彘扭，但是在我沒有駁覆她的理由以前，她的行為我雖認為不對，而仍然沒有法兒加以糾正的，這真使我痛苦而難受的。

一會兒，妻裝飾完了，從凳上站了起來，她在衣架上取下了大氅。

「愛！替我穿上。」妻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把大氅拋給了我，把背轉了過來。

「你又要出門去！」我無可奈何的給她披上大氅，這樣生氣地問她。

「是呀！昨天和人家約好了的，真是沒有辦法，我得守信用啊，愛，你說是不是呢？你瞧，兩點鐘了，我得走啦，三點鐘的約會，我得恪守時刻啊！」她指着表給我看。

忿恨的火在我胸中燃燒，但是我沒有法子阻止她出門，否則誤了她的約會，延誤時刻，我將要買上新生活罪人的罪名，我咬着牙，瞪着眼，望椅子上坐下。

「愛，別生氣，你好好地在家寫文章吧，寫文章應當有個清靜的環境，我走了，不會打

攪你的。」

她捧着我的臉吻了一下，像黃雀般的跳出去了。

「你去什麼地方？」我站了起來，追出去問她。

妻已經坐上了洋車，聽見了我的問話，才轉過頭來回答：

「對啦！我沒有告你，我去許家打牌呀！」

妻那含笑的臉，隨着洋車後面揚起的灰土消失。

我忿恨，用手搓擋着梳光了的頭髮，用拳頭槌着自己的胸膛，匆匆地跑回屋里，我解開了鈕扣，坐倒在沙發上，拿起烟斗，拚命吸起來。

(論語第六十四期)

第

一

部

新



## 夜行軍

S  
M

臭啊，呸！又是

全是馬溺全是馬屎；

濕的，一堆一堆地，差不多三四里，

又冷了幾個腳指。

那是膩膩的，拌和了腳丫中的泥。

軟的，一堆一堆地，差不多四五里。

鞋底上，又釘了一個小突起，像路上的石

子。

一片夾雜的聲音；人底腳，馬底蹄。

幾堆蓬鬆的東西，那是馱柴的驢子。

顛簸着走過來，隱隱約約地。

又走了過去；明顯起來了，以後忽然又虹霓

般消逝。

還有不耐煩的刺刀，也有槍機。

在轉動，在噤咕，在一種節奏裏。

又是一堆黑東西，是一陣粗大的鼻息。——

臭啊，哦！……

我望望天，我很自信我底眼。

那祇是黑影一片，我不相信我沒有看見。

那是毛一樣的，有的却是平面。

有的深了又深，有的淺之又淺。

闖了來，夾頭尖腦的滑過了我底肩。

我再望望天，天上祇是星，不知道是幾萬幾

千。

——我是向東走的；北極是和我平行，在左

邊。

「誰比我們更早？現在已經快到『明朝。』」

那樹上還冷清得很，還不見一只啼鳥，

但王隆興的屋頂上，——那是一座磚瓦窰——

却騰起了一陣氣體，像怨怒般黑魃魃的一

道，

貓尾樣地曩，

擦撥天天祇是悄悄的裝做不知道。

一個人在罵什麼，走過來，一大陣哭喪的驢

子叫，

「拍！拍！」——幾聲，若有若無的，黑線

一條。

又過去了。

一道無力的燈光，在我們隊伍裏面跳。

一跳一跳，跳過我底肩，也到我背後去了。

看一看，前面——白了一點了嗎？誰知道？

背包，呢外套，雨衣，乾糧袋，草鞋，漱口

孟，手巾，（當然還有工作器具，刺刀，

子彈，槍。）

一共二十多公斤，你看不起？你來嘗一嘗！

壓住了大動脈，重又緊，酸而脹，

像給人捉住了，綑起來，綁在柱子上。

做賊樣地怨，又囚人樣地悽愴！

不過老頭子也挑六十斤，年青的挑百斤也不

常，

也都能行走如飛，無論在那條路上。

想想，你以為怎樣？——

大多數，還有一担幼小的口；離開食物就要

嚷。

再一担你所需要的女人，你所由出的爹娘；

再一担債閻王，東一票，西一張，惱得人像

害疥瘡；

再一担，三四輩子孫該納的錢糧。想想，又

怎樣？——

夜行軍，只覺得四下昏迷；

敵人，他，我辨不清他在那一方！

看一看天，似乎還不見朦朧亮。

我穿着軍衣回來

S  
M

我穿着軍衣回來，

我完全像個乞丐；

我已是一個蒼蠅，

給家庭，朋友，帶來了貧困和災害。

乞丐或偶然有人憐憫；

我却已經沒有人親近。

我迫切的熱情完全碰着了冰雪；

我帶來了霍亂嗎？我真是一個蒼蠅？

在過去，我們有說有笑。

偶然還來一次親愛的胡鬧；

彼此呈示着心懷，像溪一般澈了；

我們分吃快樂的糖，憂愁的酒，饑荒的糕。

我和我過去的伴侶，

彷彿是一杯早餐的牛乳，

雖然你是牛乳我是糖，

却彼此交融在一處。

走；

我甚至沒有了我底西湖，沒有了——一枝依人的

楊柳！

我並沒有改變我底臉，

我底心也沒有改變一點，

我還是我呀，我還是我呀，我不過換了這套

衣裝，

我不過額上添了幾條時間和艱難給我刻的

線。

『我兄弟是——』濃滿我底耳朵就只這樣的

客套。

我失去我底朋友！我過去所有的朋友！

天！我現在才真是一無所有！

我沒有放置這個心的地方，這個心也像跑

我底臉他們閉着眼也知道，

現在却不認識了！

我底心他們拍着手給過鼓勵，

現在却不能解釋了！

這打擊了野牛般的毅力，

這挖深了我心中的陷缺！

我本想勉力將它填補好，

我却不懂面前降落這隕石。

家庭，幸福，事業，青春，肚子，乃至朋友，

我一概放下了，我向前走；

我硬着頭皮像隻倔強的山羊，

走在迷霧，森林，荊棘，瓦礫，泥潭裏，我

都不肯住手。

一路是洪水，一路是毒火；

一路是瘧疾，一路是飢餓；

一路是矛盾，一路是鬥爭；

一路的哭聲鞭打着我！

我不知道有沒有走錯了路。

我却有我底心，有我底自信，決不肯中途停

步；

等末日的審判來審判我罷，

我那管得有沒有同行的伴侶！

我穿了軍衣回來，

宇宙間的一切都和我離開，

鬼原來是人，却不與人同在，

朋友和我離開，彷彿我屬於別一個世界。

我並沒有染污我底手！

我有了什麼氣味沒有？

我完全失去了我底朋友！——

不，地獄還沒有搗毀，我還應該走呀，我一

個人走！

（文學五卷四期）

## 運 · 河

臧克家

我立腳在這古城的一列廢堞上，

打量着緋黃的你這一段腰身，

夕陽這時候來得正好，

用一萬隻柔手攬住了波心。

在這裏我再沒法按住驚奇

古怪的疑問絞得我心癡！

是誰的手關開了洪蒙，

把日月星辰點亮在長空？

是怎樣的一個嬴姓的皇帝，

一口氣吹起了萬里長城？

天女拔一根金釵，

順手畫成了天河；

端陽的五絲沾了雨水，

會變一條神龍與波，

這是天上的事，誰也不敢說，

我曾用了天上的耳朵聽過。

怪的是，楊廣一個泥土的人，

怎樣神心一閃，

閃出了

這人間一道天河！

你告訴我，當年四方多少苦力，

給一道命運細在了一起，

放着鐮刀在家裏鏽住了白光，

一坡亂草荒蔓了白地，

寒天裏妻子沒處寄征衣，

一個家分掛在天的兩極。

孩提學話只喔哦着媽媽，

人間成了個無父的天地！

天上的鳥鵲一年忙一個七夕，

這地上的工程是沒頭的日子！

晴天裏鐵錐閃起了電火，

一串般雷爆響在心窩。

硬鐵磨薄了手掌，

磨白了頭髮，

磨亮了眼睛

也望不到家。

累死了的，隨着土雨實入了長堤，

活着的，夜夜夢見土坑陷落了三尺！

毒恨的眼淚，兩地的哀號，

終於興起了萬里波濤。

波濤老是挾着濁黃，

是當年的冤憤至今未消？

兩道大堤使你晃不開雙肩，

然而星星也沒法測你的高深。

像一條吟龍

竄過了兩個世界，

頭枕着江南四季的芳春，

尾擺着燕地冰天的風雲。

聽說你載着乾隆下過江南，

一陣小雨留下了不死的流傳，

你看背後夕陽的顏色正紅，

貼在「沙邱古渡」的歌馬亭。(註一)

幾隻白魚傍着龍舟打了個挺，

一座龍王廟騰起了半空，

這地方，水勢至今打着旋花，

一個鐵窗戶像一隻死眼，

瞪得舟子捧着心怕！

我知道，人間的蘇杭，

你駛過紅心的天子曾去沈醉，

彷彿駿馬馱着古帝王

去西天的瑤池會王母一樣。

南國的荔枝帶着綠葉，

一陣輕風吹到了宮掖，

得寵的御女滿口香甜，

誰說天涯不就在眼前！

江干的玉女流入的宮庭，

四壁黃牆已非人境，

竭盡了海內所有的珍奇，

裝成一個花枝的身子。

你也一定運過連船的天兵四方去遠征，

金甲耀得河水發明，

回頭來，連船雖是減了長度，

然而船面上却添了凱旋的歌聲。

我想，如果你也有一張口，

肚子裏的話會綳斷喉頭，



城圈攬住你

又放開你，

一裏一外的歲月

誰能計算清？

長毛大殺水旱十三門，

人頭在河裏滾，

萬人塚上的草色至今還發紅！（註三）

一道城垣向三十里外展開，

于今，只留些殘破給夕陽徘徊，

河岸上見不到詩人的遺迹，

只一座荒碑告訴他的故里。（註三）

你的呼吸把一切吹空，

你却健在着做一切的證明。

我眼前河面上桅杆一林，

破帆上帶着風雨，帶着驚心，

我常見一條繩索

串着岸上的一個人羣，

一齊向後蹬開岸堤，

口裏擠出了聲聲欸乃，

一聲欸乃落一千滴汗，

船身似乎不願意動彈，

一個肉肩抵一支篙，像在決負勝，

船載多重生活的分兩多重！

黑夜裏空中失沒了星斗，

一點燈火牽着船走，

黃昏的雨，涼宵的風，

風雨也阻不住預定的途程，

來往的風帆這樣飄着日夜，

我看見舟子的臉上老撥不開愁容！

運河，你這個一身風霜的老人，

盛衰在你眼底像一陣風，

你知道天陰，知道天晴，

夫人的豪華

奴隸的辛苦你更是分明，

在這黃昏侵臨的時候，

立在這廢墟上

容我問你一句。

我問你：

明天早晨是那向的風。

野，叢葬而成萬人塚，至今塚邊草作紅色。

註三：河東岸有石碑，上書謝茂秦故

里，安茂秦名秦，明代詩人。

（文學四卷三期）

## 我們是青年

臧克家

頭頂三尺火，仰起臉

一口可以吞下青天，

一對眼滴溜着

專在人生的道上探險，

三句話投不着心

便捏起了拳頭，

活力在周身跳動着響，

真恨地上少生了個環！

註一：乾隆下江南，避雨于歇馬亭。

註二：長豕之亂，臨清城被洗，死屍遍

叫世故磨光了頭皮的人們笑吧，

我們全不管，

秋後的枯草

也配來嘲笑春天？

黑暗的雲頭最先在我們心上撒鞭，

紅熱的心是一枝火箭！

宇宙在當前是錯扣了的聯環，

我們要解開它，

照着正直的墨線

重新另安！

擎起地球來使它翻個身，

提起黃河來叫它倒轉，

相信自己的力量吧，

我們是青年。

(文學四卷六期)

## 我們出發

何 勿

在前面，

風揚着我們的旗，

嘹亮的號聲，

整齊着我們的步履，

我們出發，

向着新的陣地，

與奮替代了疲倦，

爬過高山也踏過平地，

我們戰勝過來了，

一城，一縣！

看我們的手上

全長滿了繭，

在往昔，

鋤頭跟鐵鎚是我們的伴侶，

飢餓使我們都離了家園，

同一的信念，

又使我們緊緊在一起，

我們不費力地托起槍桿，

看，擲一個手榴彈，

也擲得多遠，

我們爭先，沒半點遲疑，

衝向敵人的陣地。

幾萬顆心，

爲着同一信念的實現，

都燃燒起鬪爭的烈焰，

幾萬隻腳，一同地，

合着號聲，一落，一起，

在前面，

風揚着我們的旗，

我們出發，

向着新的陣地。

(東流二卷一期)

## 馬來路工歌

雷雨前

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

不管你忙着『燒椰』，

不管你要種田，

就是你生病，

也不准你挾延；

交不出錢，

氣也不敢嘆。

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在咬人的日頭底下，

把泥掘，把泥擔，

一條『紗郎』都是汗，

身上像要出烟。

給荆棘刺，給蛇纏，

或者暈倒地下，

眼珠子向上翻，

監工的也只看你一眼；

站一站，鞭子却就打來，

說你偷懶。

一年，一年，

一天，一天，

幾條辣椒，

一撮粗鹽，

就吃餐飯；

人是更黑了，

就得做路，

做個二三十天。

填水，開山，

斬下結着椰子的樹，  
斬下樹膠樹，  
還弄壞果園；  
有時糟塌了自己的，  
新傷痕壓着舊傷痕，  
一層一層；  
路就開得更遠更遠，  
運來貨物，  
運來兵士，  
賺去我們的錢，  
搶去我們的東西，  
把我們的女兒強姦。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  
父親做個一生，  
孩子也做個一生，  
路就開得更遠更遠；  
我們沒了家，  
沒了椰山，  
沒了田，  
沒了烟草，  
沒了飯，  
只一條爛『紗郎』，  
做我們的伴；  
我們還忍氣？  
我們還等天睜開眼？

(東流二卷一期)

## 港

香草

大地伸出了彎曲的臂膀，  
抱成了平和的小港。

在這沒有星的夜裏的

黑暗的海上，

我們經過了長久的顛簸，長久的緊張，

而需要着休息了。

當瘋狂的風，瘋狂的浪，

與那風與浪裏隱藏着的死亡，

追迫着我們的船，

駛進了這僻靜的港，

像是投入了母親的胸膛……

在這裏，

有長長的沙堤，

隔斷了黑暗的海洋，

隔斷了海洋的瘋狂與渺茫；

沒有風，沒有浪，

一些黑黑的船，弟兄般地

親密地擁擠著，

結成了水上的村莊。

入定了的昏黯的燈光

染紅了低窄的船艙，

在水面上拖着游動的長影

——那是船的靈魂。

船底下，淺流的激盪

發出了柔軟的單音——

那有搖籃曲的恬靜與溫存。

那些船——

收起了帆，收起了情感，

停下了槳，

停下了行動的翅膀，

用疲倦了一般的沉重的錨

抓住了港岸；

讓結實的舵

游進了落潮的沙灘……

這是生命的擱淺。

爲的是，今夜：

沒有星，

沒有嚮導的光明；

而且在海上，

黑暗是瘋狂，是渺茫，

更有那能折斷我們的桅桿的

扯裂我們的帆的

開了口的風，和那

能傾覆我們的船的，死亡的浪……

要是船觸到了暗礁，那就會

被打擊得粉碎；

不能夠達到我們希望的彼方。

還是港，

她有靜，她有和平；

靜與和平

也就是愛情。

傍着岸，將我們的船泊定。

讓我們弛鬆了的筋，



經過了休息

而生出更堅強的動。

那時候，

新漲的潮流

將從沙灘上浮起我們的船身，

將會有太陽或是星

——只要是光明，

指示着我們的方向；

我們

將繼續着探險的航行，

走向那到新地去的路程。

可是，在這夜裏，

對於我們——

生活在水面上的

沒有根的人們，

港

畢竟成爲了慈祥的母親。

（星火一卷二期）

燈

戴望舒

燈守着我，劬勞地，

凝看我瞳子中

有穿着古舊的節日衣衫的

歡樂兒童，

憂傷稚子，

像木馬欄似地

轉着，轉着，永恆地……

而牠的春陽下的樹木般的

小小的爆裂聲

搖着我，搖着我。

柔和地。

美麗的節日萎謝了，

木馬欄猶自轉着，轉着……

燈徒然懷着母親的劬勞

孩子們的彩衣已褪了顏色。

已矣哉！

探擷你黑色大眼睛的凝視

去織我最綺麗的夢網！

手指所觸的地方：

火凝作冰燄，

花幻爲枯枝。

燈守着我，讓牠守着我！

曦陽普照蜥蜴不復浴其光，

帝王長臥，魚燭永恆地高燒

在他森森的陵寢。

這裏，一滴一滴地，

寂靜，墜落，

墜落，

墜落。

(現代詩風第一冊)

## 鈴之記憶

玲 君

悠長地，連綿地，

是那遼重的鈴聲吧？

如銀色之吹管，

冷氣透過做琥珀色神祕之林屋，

海上浮來了薄暮的景色。

而又驟然變成蒼老氣息的，

翻開輝煌的古代舊事，

嚙舌在茫茫的夜裏。

我聽見了閃動在吉普賽人的野火旁

那奇異的車鈴的聲音；

我聽見了，在往昔莫斯科的夕暮

那哥薩克騎隊的馬鈴聲音。

你交結了浮動的

青的天，水，樹，夢於一色，

又魔法地搖去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做爲時時思憶的依據。

可是，你終於斷續地消沒了，

只零落如過時的薔薇花瓣，

傳出單純的，

遼遠的，幽寂的聲音。

（現代詩風第一冊）

## 水 手

侯汝華

桅樑上旋轉着

七色的明燈，

蔚藍的海面上

白色的帆遠了，

許多人的夢

迷失於汪洋的波濤中，

但沒有一個人

知道你心中的大海。

地中海畔的去年的葡萄藤

換過了嚴厲的秋天

可還是一樣的凝綠？

而你的眼睛却凋謝了。

當薄暮的黃光

被天外的風吹動時，

你可曾感到那一年

在南中國嗅過的橙花香？

待到夜色垂落了，

繁星跟燈塔的秋波

參雜着一個肺病女

歌唱城頭的古調，

而你的多年的、劫運

又在記憶裏浮上了黑影，

爲的是海已幽黯，

你却離家鄉的菓樹園更遠了。

(現代詩風第一冊)

## 脫襪吟

路易士

何其臭的襪子啊，

何其臭的腳；

這是流浪人底襪子，  
流浪人底腳。

沒有家的流浪人，

也沒有親人

家呀，親人呀，

何其生疏的字呀！

(現代詩風第一冊)

## 小港夜景

陳江帆

成了東方倫敦市的小港，

這時展開比珊瑚島更璀璨的夜景：

原始人森林下的想像有了真實了，

海唇街的建築飾上了燈，

祕藏海底的真珠樓似的；

那是長尾星嗎？

多色彩的探海燈的光刺

向闊的夜空掃射着；

飛機的聯隊也飾上了燈，

搥捷地奔向夜空，

有時用隕星樣的光掠着海水；

那又是什麼聲音，

異國人投出的絢爛的烟炮？

觀衆歡呼的胸脯漲起了，

小港被裝飾在節會的假面具裏。

## 小山岡

陳江帆

小小的山岡俯伏着，

像一個縮着脚的母牛，

人們卻栽下葉滿的矮松樹，  
和有巨大枝幹的香蕉林，  
我感覺到牠積重的恐慄。

但牠老是安詳地，  
向陽光露出無思慮的背脊，  
又似乎圍着在陽光下睡，  
是母牛將會有疲困的鼾聲，  
牠甚而吝惜自己的太息。  
或許風過香蕉林的呼嘯，  
來自牠胸脯間的呼嘯，  
牠或許還有神樣的手，  
將香蕉林生出大葉的臂膊，  
結着的真實豐熟得耀眼。

但這是錯覺嗎，誰能知道？  
我祇看見牠老有淳穆的臉，  
誘進許多人鼓勇着，  
繁殖茂密的松樹或香蕉林，  
從牠看出無休止的勞役。

(文飯小品第六期)

## 少年行

金克木

——獻給所有我的死去的朋友

Pas d'ancre de fer  
Que le flot ne rompe.  
Le vent de la mer  
Souffle dans sa trompe——Victor Hugo.

（從沒有鐵錨

不破碎於驚濤。

海上的狂風

正怒吹其號筒。）——雨果詩。

浩浩陰陽移

法輪永不息

迎拒循兩極

浩浩陰陽移

一

我的家鄉在那田間，

那兒聞不到一點煤煙。

我的家鄉在那山下，

那兒聽不到一聲馬達。

我的父親在那鎮上，

他吸着旱煙談談講講。

我的母親在那屋裏，

她搬着衣裳縫縫洗洗。

我有綠的田，黃的田，

我一閉眼睛就在眼前。

桃花開，

杏花敗，

收拾籃子挖薺菜。

二月二，

三月三，

薺菜花兒賽牡丹。

你一朵，

她一朵，

看看誰能比過我。

不用搶，

不用忙，

麥子熟了自然黃。

姐姐姐姐教我歌！

那個山上老虎多？

那個洞裏出妖怪？

那裏成了妖怪窩？

哥哥說我不懂事，

哥哥笑我不識字；

我會唱歌給他聽，

看我懂事不懂事！

我的哥哥天下田，

吆吆喝喝一刻兒不閒。

我的姐姐天天唱唱，

哼唧唧一點兒不忙。

我下田去不會吆喝，

我在家裏又不會唱唱，

我找父親怕他打我，

我找母親又不能幫忙。

我有聰明沒有用處，

就讓我先念兩年四書。

四書念完便進了學校，



會變成什麼誰也不知道。

二

老人家總記得戊戌，

年輕人總記得五四，

不老不少的人記得辛亥，

那一年大家才剪掉辮子。

那一年推翻帝制改共和，

『學而第一』也變成『共和國』。

不要哭，

不要笑，

先生點名答聲到。

一加二，

二加三，

這樣加法不算難。

踢足球，

捉迷藏，

功課一完上操場。

有暑假，

有星期，

到了過年又休息。

一九一四歐洲大戰，

中國風行了『新青年』，

一九一八大戰停止，

中國通行了新文字。

新青年熟悉新名詞：

蔡子民，陳獨秀，胡適之，  
德莫克拉西與賽恩斯，  
新小說，新戲劇和新詩。

東方出現光明了。

玫瑰色的早晨呀！

鳥兒唱着，花兒笑着，

大家都說：歡迎呀！

我懷着歡喜走到山上，

山上的羊羣告訴我說：

『牧童去找新鮮的草兒，

正在那麥浪中間走呢。』

我懷着歡喜走到河邊，

河裏的魚兒告訴我說：

『漁夫現在還沒有來，

我們還自由自在呢。』

我懷着歡喜走到城裏，

城裏的工人告訴我說：

『工廠的汽笛已經叫了，

又要趕去上工了。』

太陽已經昇上來，

一切都照得光明了。

除了工廠的黑煤煙，

一切都顯得光明了。

工廠的煤煙漸漸濃了，  
又漸漸加多了煙囪了，  
漸漸多了煙薰黑的人  
新的人事便漸漸形成。  
大都會影響到小城市，  
小城市又影響到鄉村。  
新事件帶來了新知識，  
新知識便激動了學生。  
霹靂一聲，殺人了，五卅！  
『打倒帝國主義！』喊得口啞！

五卅！

五卅！

五卅！  
浪花！  
火花！  
血花！  
顧正紅！  
劉華！  
罷工！  
屠殺！

敵人的槍口！  
我們的雙手！  
謹防走狗！  
不死不走！  
滿街小孩子，

滿街小旂子，

滿街人擁擠。

爲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小城市瘋狂了，

大都會死寂了，

商店門封閉了，

爲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夜的荒野，

一灘一灘的血，

最後的一呼吸——

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奇熱的夏天，

濃密的雨點，

雨點一樣的紙片，

散到各門縫裏去。

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於是在一個陰雨的夜間，

便有個年輕人獨自上船；

把破舊的行李放在一邊，

他默然望着晦暗的南天。

南方也並沒有一粒星光，  
南方也黑得和北方一樣，  
但是在他心目中的南方，  
却蘊藏着無窮盡的希望。  
於是湧起了黑色的波濤，  
在他的周圍騰起了咆哮，  
鬱抑的積雨變成了風暴，  
過去與未來齊向他警告。  
於是逼來了不可見的風，  
挾着雨，鼓着浪，橫掃太空。  
黑暗中分不濟南北西東，  
只依命定的方向往前衝，  
但每隻船都有一定的航程，  
它奔向目的地一刻也不停。

年輕人棄了學校，棄了家庭，  
也只爲了前面的一點光明。

### 三

蝸子有鈎，蜂兒有刺，  
勝利不能全仗文字；  
血的勝利用血來買，  
革命者們武裝來！

少息，立正。  
報告，命令。  
革命戰士，  
武裝同志。  
一，二，三，四！

奮鬥，犧牲。

勇敢，熱心。

革命戰士，

武裝同志。

一，二，三，四！

吃苦，耐勞。

擁護，打倒。

革命戰士，

武裝同志。

一，二，三，四！

宣傳，宣傳，宣傳：

雜誌，小冊，傳單。

宣傳，宣傳，宣傳：

通信，講演，對談。

組織，組織，組織：

會員，會章，會址。

組織，組織，組織：

細胞，血球，分子。

遍了南方，遍了北方。

有了政綱，有了武裝。

上弦的箭，潰膿的瘡。

北伐一電，出現曙光。

爲主義犧牲！

進攻！衝鋒！

爲革命犧牲！

進攻！衝鋒！

莫回頭！

莫抖！

看前面，

一片黑煙，

滾滾的，

敵人的頭！

坦克，大炮，

敵人的螯，爪！

近了！

近了！

今天，

過年，

鞭炮，

亂叫，

天邊，

盤旋，

一些怪鳥！

不要吵！

不要鬧！

不要問！

等！等！

等他更近！

等號令！

預備！

拚他一醉！

血的筵席！

我們的旗！

舉起！

掃過去！

變成狂風！

進攻！

衝鋒！

衝！

汀泗橋，武昌城，

多少顆頭，多少顆心！

流去多少血，死去多少人！

多大的希望，多大的熱情！

要得到勝利；就必須犧牲！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滿街兒童一齊歡唱。

國民革命成功！

青天白日滿地紅！

天下爲公！

打倒列強，除軍閥。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打倒帝國主義！



剷除貪官污吏！

革命尙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 四

一尺方的空間。

無限長的時間。

一刻，一夜；一夜，一年；

一年又一年，眨眼之間。

望穿雙眼：

現在，

未來。

過去，由它過去吧！

過去由它過去吧！

戴着箬笠，

披着蓑衣，

走向雨中去，

歡樂的歌聲呢？

打一更了：梆！

過去由它過去吧！

煤油燈下，

噉噉咋咋。

眼睛迷糊了。

五匣紙煙都完了。

打一更了：梆！梆！

過去由它過去吧！

擁着亂草，

嚼着泥土，

鮮血摸了一手，

一脚又錯踏了朋友的傷口。

打三更了：梆梆！梆！

過去由它過去吧！

雪埋到腰了。

一月來才見一次的太陽呀！

探路的棍子拔不出來了。

西北風好緊，西北風的目的地呢？

打四更了，梆梆！梆梆！

過去由它過去吧！

一面走路，一面睡覺呢。

泥塘的水可以喝嗎？

汗只能洗澡，可惜太鹹了。

且慢高興，路遠遠着呢！

打五更了：梆梆！梆！梆梆！

一刻，一夜；一夜，一年；

一年又一年，眨眼之間；

眨眼之間，

死了活人，老了少年。

## 五

歲月永不饒人

生命的秋，生命的春。

多變幻的心情：

一會兒假，一會兒真。

誰能逃脫命運：

生物必死，生物必生。

誰能不感心驚；

老之將至，一事無成。

花有季節，

星星有軌道。

蹉跎日月，

年老不再少。

雨露霜雪，

疾風摧弱草。

顛連挫折，

立身苦不早！

生物的心，生物的情，

生物的肉，生物的靈。

社會所許，社會所禁，

社會所毀，社會所成。

青青的

早晨。

鷄鳴，

鐘聲，

鴿鈴。

浮雲裏，

樹林裏，

春的音

在戰慄，

在刺激

人的心。

呀！

心莫也要飛騰；

甜蜜的想像，甜蜜的回憶，

捏造的將來，捏造的過去，

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慰人慰己，欺人自欺。

海上三神山，

湖中一睡蓮，

雲裏，水裏，

你永遠隱隱現現。

你永遠在風中搖曳，

你閃閃爍爍，

你害怕蜂蝶，

你羞羞澀澀。

但愛你的却正因為你迷離，

像獵人都棄死兔而逐逃獅。

女人遠在天邊，

四周霧氣漫漫，

對過去不能晏然，

對將來不能判然，

又不能任書城中自困，

又不能駕虹橋以飛遁，

於是煙，賭，醉酒，婦人，

於是沈淪，沈淪，沈淪！

得失繫於心，

永遠能心熱。

心計角命運，

盡人生之劫。

一入竹城，

不知歲月。

小小的燈焰

是生命之火。

黃的青的煙

呈幻花朵朵。

別有洞天。

不分你我。

或以滌愁懷，

或以引妄想，

或以激癡呆，

或以促遺忘。

苦盡甘來，

再來四兩。

有狂慾如潮，  
有明眸如月，  
妙語如瓊瑤，  
肌膚如霜雪。  
愛我今宵，  
明朝永別。

却偏有無心的邂逅  
透出了一線的生機，  
猛地來一聲獅子吼，  
復燃了已死的寒灰。  
鱗鱗鱗不離左右，  
同枝同葉同命相依。

新的兒女，新的家庭。  
新的旋轉，新的齒輪。  
萬象更新，周而復始，  
異異同同，宇宙妙旨。

×  
燦爛的青春，  
變幻的黃昏。  
及至壯年，  
遂入夜間。

×  
(文飯小品第三期)

## 記者生涯

阿蘇

記者生涯，我在以前認爲優裕的，我曾經表示我願意終身於新聞事業。

其實，並不盡然，記者須具機警的天才，敏捷的判斷，沉毅的態度，和靄的交際：一切好的形容詞，記者們均應佔有爲條件，以外像文筆，言論，尙須適合於讀者，因『報』的銷路須顧及也。總之，記者人選確實不易，有人說中國沒有記者全才的人，這話也有相當理由。但人人均想當記者，一般人認爲記者處處佔便宜，像要人宴會也可入座，各種集會均可觀光，甚或因記者入公園可不打門票而羨慕記者生涯者，大有人在。這是大錯而特錯！

蘇曼殊曾謂記者是以美國時間爲時間，這是指中國而言。在沉寂的夜裏，記者們正忙着工作，編題，寫稿，付印，過小樣，過大樣……各個人低頭在幹，似乎毫不紊亂，但這正是新聞界的風度。白天費盡心血，種成了穀，而輾成了米，到明天晨間已被讀者們和早餐一齊下嚥了。但明天又須播種，以便後天再給讀者以早點，如此一天一天的輪轉着。記者們由早間忙到響午，由響午忙到晚間，又由晚間忙到晨光曦微中，結果僅予讀者以一種消遣式的賞鑑。

記者們似具有特殊習慣，每天僅睡眠平均在六時半，若是外勤的話，既要『跑消息』，還要寫稿，整天地對住枯槁的社會生活現象，來尋求滋味，實在也太苦了。

跑消息並不是容易的事，譬如此間發生一個巨案，如果你平時不與人聯絡的，誰會告訴你此案已經發生呢？設或你已知道，別家報紙早已刊去了。誰不想他的報紙佔有『獨登性』的新聞而可以大出風頭啊！設或你，向來與官方有相當情感，人家報案之後，官方會通電話告訴你，但設或你在街頭徘徊望着等人家的案件發生，那恐怕一輩子也採訪不出一條新聞。與官方發生情感也並不是件易事，官方不是市場，若手腕不靈，你用多少錢也買不來，這點，則視記者的能力如何了。採訪消息，當然不止我這一家報館，各報中消息爭奪化，暗爭得很利害，誰也願意保守着尙未發出的新聞，這並不是不道德，這正是新聞事業發展的途徑。

在記者個人亦惟具有敏捷輕快的手腕，新聞才可以進展，一個遲鈍的人，採訪新聞的成績，是必失敗的。譬如社中（報館）接到一種兇殺案的消息，記者們認爲重大案件，則雖在睡眠時間內，亦須速赴尸場，若等睡醒，人家早已驗尸完畢了。你想知道一些些消息，也無從討了。又如這案與政治上很有大關係，決不能發表，則記者亦應保守之。此外如有些兇



手親自囑咐過，在未正式審判前，或犯罪行為在未正式成立前，不得發表，這信用在記者亦須保守着。因此記者人格必須高尚，經驗也要宏富，推測力尤須富有。

記者生活是勞頓的，因此有些人憂心到記者的壽命恐不長久。這也不一定，只視個人體格如何了。富於感情者（神經質）則不宜當外勤。我曾有一個記者朋友，因採訪一個女子被謀殺的案件，而至於痛哭。又曾有一位記者因看槍斃票匪而嚇死過去。大約初入新聞界的記者，膽子較小，情感較濃，這是經驗不廣的原故。假如訓練多了，決不至於如此。

但記者往往也有跑空的時候。像報館意無中得罪了某人，這種事是常有的。因此往往接到緊急電話說某地發生一件重大案件，等到去到某處之後，才知白跑一趟。這些不道德行為，在施之者，反以狡獪爲得計，怡然自得，以爲勝利了。其實『溜溜』人有又算什麼？

現在該說說報紙在市場上的競爭了。我現在祇舉北平爲例，別的地方我想也差不多，雖然我沒到過。

北平的報紙業，確算發達了。記者人才也比較多，正因北平是『文化市』的原故。在晨曦中，東方正呈『魚肚白』色的雲彩，乍現出微紅的太陽的時候，永興寺已經有許多報童等候了。各報館都把報紙送到永興寺來，報童一擁上來，幾乎是要搶的神氣，紛紛裹着自己所

需要的張數，也很熱鬧。一些機警的記者，便在這時略為巡視，何以某報今天的銷路突然增加？何以某報今天的銷路忽然冷淡了？在心中作一個約略的統計，以便報告於社長，謀改本報之不足，遂形成了報紙內容的暗爭。例如最近北平的小小日報因添了象棋談和太極拳譜，銷路竟增加一萬，這不能不予『實報』以打擊，因此實報也添了『暢觀』欄以招攬讀者，並請徐凌霄執筆。這些事實極多，這不過隨手舉例。

雖然報紙並不靠報費為收入，（主要仍在廣告）但也總希望銷路暢，有時一種『野鷄報』突然超於最高銷路，或開銷路統計上之紀元，則該報將快樂而無可言喻了。所謂野鷄報，多係私人辦的，而又無多少資本，於是湊數了事，刀剪漿糊並用，抄襲一些舊材料以欺讀者，這種報，北平也很有。

社長們苦意經營，操心亦甚大。其所最大的憂慮，就是言論方面。有些言論易於引起誤會，有的不登則又事實上不可能。

記者辛辛苦苦，社長奔奔波波，不過想讀者點點頭，笑一笑而已！記者生涯不恁地容易啊！

## 軍事教官的話

一 糞

教官總不是人做的，老子生了兒子決不叫他去當兵，當了兵也要勸他切莫做教官！

人生來矮了一點有什麼可笑？什麼『矮子教官』！我教官難道沒有真姓名？其實我也並不十分矮，不過也是碰巧，那個教官又高大又魁偉，我們一同走路，比較起來真那個。不過，不過他們爲什麼不叫他『長子教官』呢？

我在沒有做教官之前，又巴不得來嘗一嘗這味兒；不過一接到委任狀，心里又有三怕：一怕給人瞧不起，二怕給學生趕走，三怕挨打。我教官不比從前，有三千五千兵在手里，可以橫衝直闖。如今赤手空拳，跑進一個學校來，他們多讀了幾句書，那里把我們『武人』放在眼里？

上第一場課，我就很虛心地對他們學生說過：我教官雖然也讀了多年書，不過自從『投筆從戎』以後，對於書本總疏遠了一點。好在做事情在乎各有專長，我教官是專來教操的，在這方面我是可以極力幫忙諸位。你看，我說的話多麼誠懇！然而我儘管張開口站在講壇上喊，他們學生却儘管說話儘管笑。

上起學科來，真的坐在那聽我講話的數不上三四個，其次的是拿一本書在那里看，將幾葉講義遮在書前面，他們以爲這樣我便看不見。其實，我教官的眼睛真的瞎了！不過，不要他們看書就吵鬧，那更不是辦法，所以只好裝瞎。

更壞的是那幾個坐在教室角上的，也不知道他們那里弄來的粉筆，等我一轉身，在黑板上寫字時，就將粉筆描準我的頭拋來。自然，等我再轉回身來，其餘的同學都笑了。我故意問他們笑什麼，他們以爲我是一隻傻子，更笑得厲害。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個拋的我又不知道？不過，他們有『幫』樣，說起來還是我吃虧，所以不如不說。

上不了二三十分鐘，后排的地板上就像掃地一樣響起來。我轉身向內時，響聲更多，打桌子呀！做口技呀！踏脚呀！什麼聲音都有。我有時忍不住，也只是回轉頭來望一望；有時，反而故意慢慢地在黑板上寫我的字，聽聽他們的怪聲。

下課鐘還差得遠，他們便喊起來，教官！到了鐘，下課！那時，我又要費一番口舌和他們說：我教官很知道你們的心理，同時我自己早下課也樂得玩一玩。不過，我不上足一點鐘課，學校又要說我的話，還是請諸位忍耐一下吧！你們將來都要做大事業的，做大事業便要忍耐心，難道這一點小事也不能忍耐！

最氣人的是上操，我三番四次叫他們穿制服，他們偏不穿。有的長褂大袍，有的西裝大衣，還有的是剛起床，穿一條短褲子，披一件毛線衣。排起隊來，就活像是難民團。依起我從前的脾氣來，那些士兵的服裝稍微不整齊，便是一皮鞭抽過去；然而現在，肚子里的氣雖是滿滿的，可是皮鞭是在他們手里了！

無論那一次上操，敲了十分鐘還沒有一個影子來。可是我教官却不能遲到一分鐘。那一次，也是我有個客，談了幾句話，遲到了幾分鐘；偏又碰到那個頂俏皮的學生早來了。他沒有看到我，便在那里教官長教官短議論我的不是，我到了那裏，他還質問我：教官跑到那裏？呸！這種話真有點受不了，就算他是我的長官！

集隊號吹了一次又一次，好在那個號兵是用錢請來的，我可以吩咐他，如果是叫他們學生做，那又夠了！一個學校有多大，他們真的沒有聽見？他們要故意慢慢兒，一個一個來，難怪他們笑着說是像殘兵敗將。十分鐘二十分鐘又過去了，看看還不上二三十個人，我只好吹哨排隊。排隊時要依高矮次序站，他們未嘗不知道，然而他們偏要長的旁邊站個矮的，我叫他站過去，他說這里有個好朋友，好玩。

上操，這在軍隊中是多嚴肅的事！我每次都再三勸他們不要說話不要笑，同時，我自己

教操的時候也莊重起來。我對他們說：下了操可以隨便一點，上了操就要絕對服從，教官在操場上說的話，就等于命令。然而說是說。他們不做還是不做。我叫立正，他們要稍息。我走過去預備改正，他又自己改正得好好的，挺起胸，閉起嘴，姿勢非常好；可是我的身子一轉，他又由排頭跑到排尾去了。我叫他們不要笑，他們也裝起那個樣子叫人不要笑，結果，倒引起大家哈哈大笑。可憐我教官費了多少力，想忍住不笑，然而有時也實在忍不住。我一笑，那不得了，他們你一句，我一句，不要笑不要笑的亂嚷起來，弄得我那時真難爲情！

開小差！開小差！又是他們自己喊起來。時間還沒有到，有些就已經跑了。我知道他們一經點過名就會跑，所以想在操完了的時候來點名，然而他們偏不肯；隊還沒有排好，就鬧着要點名。名一點完，他們便走的走，溜的溜，到了下課時，只剩下幾個人了！

操了兩三個月，還是那個樣子：你說他們排不成隊，有時又排得很好，像是老軍務；但到了正式式要排隊，他們又要拆瀾污。檢閱一次，我就要受一次罵。上司那里管你那麼多，總是你教官教導無方訓練不力。他們學樣要什麼緊？那里會顧到我教官這隻飯碗險些兒便給他們打碎了！

想起了從前，手里有三千五千兵，多麼威風！上陣打仗，多麼起勁。現在兵不在手，我

教官雖然餘威猶在（有些人還以為我教了大學生，威風更大）；可是，說起來真慚愧，我差不多要被他們學生融化了。什麼志氣！什麼威風！一點也沒有了！

我常常對他們說：現在是國難當前的時候，你們大學生是中國萬人推一的優秀份子，應當負起責任，領導國民救國。他們聽了，有的把嘴扭一扭，有的哈哈地笑起來，有的說：我們做學生的是萬人推一的優秀份子，那麼你們做教官的至少應當是十萬人推一的大智，他們做領袖的人應當是百萬人推一的天才，大智和天才為什麼不去領導國民救國呢？我一鼓勁和他們說話，他們却如此報答，真是冰水澆頭一樣。

我說在軍隊中是要絕對服從，教官說出一句話來就等干命令，他們聽了却笑起來。我教官在前幾年，說出話來難道不是等于命令嗎？上操時有一個好好的大操場不好，偏要在那個小操場上，脚步都放不開。我教官說的話，好像是過耳風。我心裏難道不明白：還不是因為那小操場靠近女生宿舍！那些女生也是那麼扭扭妮妮地，要故意站在窗子口來瞧他們，瞧還不算，還要說話，還要笑。弄得他們那裏有心上操，那也難怪，連我教官有時都會喊錯口令。不過，算是我，拿得出一點莊嚴的態度來。

有一次，我正在喊『稍息』『立正』，忽然聽得背後嬌滴滴有兩個女生在說話。那時，

我真忍不住，頭便不由自主地向後轉了一轉。那班學生又眼快，一看見便吱吱地作出種種怪聲來。我趕快轉回頭來伸長頸子喊『立正』，他們却跟着喊一聲『向後轉』！

我早知道，做了人家的先生去交女朋友是難得很，他們學生儘管怎麼都可以，做先生的却要多望兩眼都不可以。有一次，我的女同鄉拿一封家信給我，被幾個學生看見了，他們便大造謠言，說什麼皮帶戀愛復活了，說什麼某與某結成斌了（因為斌字是合文武二字而成）。呸！真是胡鬧。

我爲便利教導起見，將全隊的人分作三排，每排設一個排長，排長之下設二個班長，就學生中選幾個人出來做。他們操雖不願上，做官的勁兒倒很大。據說，選班長排長的消息一傳出去，有幾個愛出風頭的學生便拚命的活動。果然。他們當選了。一旦做了官，他們的威風多大，以爲這番可了不起了。在他們同學面前固然耀武揚威，就是在我教官面前，態度也強硬得多。好在他們還只是空頭的低級官，要是像我教官從前那樣，做個把團長，那還得了嗎？

想起了那一次，我真痛心。無緣無故，那個二排排長竟和我倒起蛋來，他那種樣子，早就看得頭痛！那一次，也實在忍不住。別人家都在開步走，他却和另一個學生在那裏打架。我喊了好幾聲，他聽都不聽。我沒法，只得跑過去勸解。誰知道他發了狂一樣，要和我吵起



架來。開口就罵我，我的面急得發紅，不得不責罰他兩句。他更是猖狂了，摩拳擦掌走過來，似乎要打我。那時許多同學都圍了上來，我的心又跳得很厲害，然而也只好抑下一肚氣去和他說。誰知，誰知在我不提防的時候，面上已着了兩個耳光。他媽的，手脚又重，我的面在發燒。我恨不得一手鎗打死他，至少要踢他一脚。然而許多同學拿住了他，又有許多同學拿住了我。

他媽的，我教官做了幾十年的人，到如今還挨打！呸！這碗嘔氣的飯還吃得麼？我一張公式呈到上司去，批下來說：學生固屬不法，該教官平日不嚴加管束，亦屬責有攸歸。結果，我撤職，他開除。好！我不在乎！

老子生了兒子，無論如何不叫他做教官！

(論語第六十七期)

生活

## 幻滅的北征

郭沫若

海外十年之二

輪船過了秣歸以後沒兩點鐘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輪的終點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見了有好些外國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彷彿而全身塗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觸角挺出着的，不用說是在照片和圖畫中所認識的軍艦，更不用說都是外國人的軍艦，那兒插的旗幟有些是畫一個太陽，有些是像一個米字。初從山裏出來的人彷彿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這兒可不就是尼羅河，恆河嗎？……中國的干城們，一遇着國內有異己者出現，立刻便要提刀上馬的，對於這些有觸角的水棲物，他們是沒有看見的嗎？……中國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內好撐船』，好撐外國人的兵船。……）

這些所謂『幼稚』的感慨在胸裏縈迴着的時候，却到日本郵船會社去買了當天午後要開赴漢口的XY丸的統艙票，就給蝦蟹一樣，回頭便被那從黃海以外梟來的龐大的水棲物吞進腹裏去了。

由宜昌到漢口的三天，的確像是成了蝦蟹。在船後的統艙裏，雖然選着了靠着北側的上層舖位，時而從那圓窗眼中去窺觀過船外的風光，然而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却什麼也沒有。記得船過了鸚鵡洲之後，有思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戰役時赫赫有名的龜山和蛇山，曾經特別跑到船尾上的一個狹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視線所及的範圍內，却沒有看見可以

稱爲『山』的甚麼存在。這也是難怪的，因爲在初出夔門的人，他的觀念中的山是海拔幾千尺的峨眉雪嶺，聳立着，在武昌城裏匍匐着的，那些榮養不良的爬蟲，誇張一點說，實在是要用顯微鏡來才可以看得見的。它們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們的環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過了漢陽，橫陳在漢水和長江合流處的東北角上，革命戰役時馮國璋所留下的德政——並無必要地所燒毀了的漢口市上的幾千家民房的遺址——在腦中剛好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疊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碼頭時的客棧的接客先生們所造出來的。那些先生們之勇猛，真是足以驚人。在船離岸還有三二尺遠時，他們便爭先地跳上了船來，手裏各各拿着小旗子，口裏不斷地叫着，和爭着要湧下船去的乘客，在狹湊的艙口道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渦。那儼然是兩隊排球選手的龍驤虎鬥，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爲了被人爭奪着的皮球。

漢口的江心是陣列着有好幾艘外國軍艦的，但『幼稚』的感慨却沒有怎樣的發作了。只記得同路的一位比較老成的人說過一句也算『幽默』的話：

——『外國人真是熱誠，遠遠地要來替我們舉行觀艦式。』

在漢口的客棧裏宿過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門去乘京漢鐵路的火車北上。和火車見面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論理應該有些新奇的記憶，但無論是怎樣的搜索，所能記憶的却只是過磅時的麻煩，車站上的雜沓，車廂中的污穢。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車行中所接觸的窗外之自然。

車入河南境界以後是罕有看見山的。車道兩側所能望見的大抵是衰黃的枯草，間或有些毫無草木的砂丘。聽人說那些砂丘是北風由蒙古的沙漠地裏捲來的，可於一夜之間積成，也可於一夜之間被風吹去。得着那些見聞，在當時竟感傷得涔過一些眼淚。

——（這兒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地嗎？怎麼竟這樣地蕭條，這樣地蒼涼，這樣地行將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時令的交冬誠然是助長了這些令人幻滅的景象，然而中國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傾向，却也是一片的真實。封建制度下的農業文明早經超過了它的極致點；原始的舊式的耕種法在長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幾無餘剩了，即使沒有帶着沙粒來的蒙古風，土壤本身是已經在向着沙漠進軍。

還有北地的建築在初出夔門的人看來也不免要喚起坟墓的聯想。夔門以內因為多山多

木，建築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墓冢是用磚土，因此之故，北地的多用磚土造成的農家或村落，便只好看成爲坟墓或墳墓的集團了。

——（沙漠化的進行曲，墳墓的進行曲，頹唐了的大地的葬歌——鳴，鳴，鳴鳴……火車駝着滿載的骷髏在鐵軌上痛哭。）

路過黃河橋的時候是在夜間，窗外繽紛地已經在下着初雪。曾把玻璃略略向上推起，藉着鐵橋上的電燈光，俯瞰過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經激減了的黃河。時間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見了那滔滔蕩蕩的濁浪或者也可以鼓動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橋下的曠莽的河床，却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濕潤的黃土，有些水脈東鱗西爪地像蚯蚓一樣在那裏蜿蜒着。

我們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車，和往北京的清華學生的一批分了手的。在保定的客棧裏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無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專往天津的火車出發。這一趟的車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的慢車，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時候比動的時候多，動起來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駱駝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車，坐到了午後四點鐘的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車站上接受了由吳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棧的招單，六個人把行李票交給了那接客先生，他便要替我們雇東洋車教我們先往客棧裏去。六個人不約而同地覺得這好像是一場騙局，誰都

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說：要等行李一道是還要等好一會兒的。但我們總不理會他，總說要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們沒可奈何。

客棧所接着的客不僅是我們六個人，等了怕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騾馬荷車上所堆積的行李，幾乎有車站的屋簷一樣的高。行李積齊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們雇東洋車，但我們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議的結果是大家去坐在那荷車上的行李堆上，我們要以身殉我們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總不能抵敵過我們六個人啦。攀着荷車的輪子，更脫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頭，六個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頂。

接客先生和御者品坐在御者台上，騾馬走動起來了。

嚕吒，嚕吒，嚕吒，六個活的行李在騾車頂上顛簸着，成爲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下的的是天津的一條很長的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棧，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個字）和客棧的名字我都記不起了，只記得是在樓上開了隣接着的大小的兩室，我和一位比較意氣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這一個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間。當晚兩個人把夜飯吃了之後便跑到一家戲園裏去聽了一晚的京戲。去的時候坐的東洋車是客棧替我們講好了價

錢的，回來的時候不約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戲園門便跨上車去，說拉回客棧。原來天津的東洋車是要先講好價錢的，回到客棧照着去時的車價給錢時，車夫們嘩噪起來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槓，要去了三倍以上的車錢。

第二天到軍醫學校去報到，一位只有三十來往歲的年青的校長，穿的是軍服，在會客室中接見了我們。校長的態度是和易近人的，聽說他是段祺瑞的女婿，我只記得他是姓李。他對我們說，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內便要到齊，到齊後要全體覆試一次便正式開學。所說的話不外就是這些，事實上在四五天後學校也果然覆試一次，但我在未經覆試之前，早就起下了離開天津的想念了。

我自己本來是沒有學醫的意志的人，我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醫人，也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糊口。那樣着實的想念，在當時的我，是未免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夔門以內的時候只因為對於現狀的不滿，天天在想着離開四川。那時的理想的目標是遊學歐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平津上海。但要離開四川却難得有那樣的機會。要自費出門，家庭的經濟狀態是不許可的，年紀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遠離，因此在中學校的五年和高等學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煩悶的時代。已經進了高等而猶決意投考了同等學校的軍醫的，只是視

爲一種方便，是因爲醫學校是官費，連旅費也不讓你自己出一個錢，好藉此以離開四川而已。但一出四川，外面的情形却不見得比四川進步得怎樣，而於種種的觀感上，反在不識不知之間引起了對於故鄉的孺慕。故鄉是要更美麗一點，故鄉更少外來的刺激，故鄉似乎更可以有爲。而在根本上使我動搖了的，尤其是對於學校本身的不滿。

在未開始覆試之前，對於學校的情形是略略調查過一下的。據見聞所得，知道了在革命以前學校裏的教習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後便多是用的本校的畢業生和少數的東洋留學生了，但那些先生們在當時的中國的醫學界上却多是毫無貢獻的。青年人最重虛榮，尤其是在我的二十代的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我，品評一個學校的高下是以外國教習的有無多寡爲標準的，連中學校的物理化學都須得聘請外國教習，至少也須得用外國教本。一堂皇的軍醫學校竟沒有一名外國教習，竟沒有一位大有名聲的中國教員，這還成什麼學校呢？幼稚得可憐的我，就因爲這樣一點無聊的虛榮看輕了那座堂哉皇也的學校。

我想離開天津，是想到北平去的，因爲我的長兄橙塢那時住在北平，在替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這樣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覺得一到北平總會有更好的出路可找。



——（我何必一定要學醫，更何必一定要學軍醫，軍醫的前途頂高不只是中少將級的軍醫總監嗎？而且學醫，又何必一定在這兒？……）

存着了走的心事但也還在遊移的時候，學校舉行覆試了。百無準備地也跟着大家去應試。人材是不可謂不濟濟，廿幾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學方面的題目自然是已經忘了，但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着

——「拓都與么匿」。

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着頭腦，我自己不記得是糊裡糊塗地寫了些什麼東西去繳了卷。在出了場後誰都在叫苦，說莫明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孫山，被送回故鄉去沒有面目見人。

——「拓都與么匿」！

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在的讀者，能夠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的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却是懂得了的。他對我們說：

——「這是 total and unit 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

這個人的姓名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曾經讀過嚴幾道的斯賓塞的羣學肄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么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

題，實在是足以令人咋舌，同時也逼得我這個「么匿」沒有胆量等待揭曉，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號——便乘着火車要趕往北平去了。

在天津車站上爲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個人，他是淒淒涼涼地怕要被送回四川的。

——「你有令兄在北平，真好，我們是很難堪啦。」

——「萬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來罷。在北京當會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沒落第，你又怎樣呢？」

——「我是決不想再回來的。」

——「我們還有畢業文憑啦，萬一學校不肯退還，又怎樣呢？」

這的確是一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爲我們的中學畢業文憑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郵送到了學校的，假使文憑被學校扣留了，要想考別的學校却是一件難事。

——「請你臨機應變地替我幫忙一下罷，我們隨後時常通信啦。」

就這樣拜託了熊君，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後去了。

在北平的正陽門車站下車，有從四川跟着大哥一道進京的跟人來迎着我，我才知道大哥並不在北平，他是在夏天便往日本朝鮮等地去漫遊去了，一直還沒有回來。同時那跟人又

給了我一個注意，說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時，定要叫我就在車站上更換一下。那時我是照着我們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藍色的華葛絲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鷄血紅的銀綢夾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質的大襟馬褂。他對我說：北平人穿衣，穿棉袍就廠穿棉袍，穿夾衫就廠穿夾衫，夾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愴』。聽了他的話向周圍看時，的確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頓時便感覺着了所謂『寒愴』的意義了。照着他的勸說，在車站上真個把穿法改換了一番，然而寒愴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約是因爲冷的原故罷，衣袖之長幾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馬褂又都是對襟，我的大襟馬褂，短袖長袍，是怎麼也沒法改換過來的。忽爾間才覺悟到在天津看戲時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劇的失敗之所由來。

我被引到的是吹簫胡同的一位同鄉京官的寓所。京官是我們同縣的舉人，也是在日本留過幾個月學的，在做着高等審判廳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本是寄寓在他那兒的，是在正院外的坐南面北的一座廳房裏。廳房是一列三間，正中是客堂，左邊是內客廳，由花格門與一道折腰紅布簾，和客堂隔着。右側是書房，是在法政學堂裏唸書的京官的一位兄弟住着的。進了內客廳看見在靠牆的一張木炕上陳着大哥所留下的寢具，那兒暫時便是我的下

榻處了。

在吃中飯的時候，京官回來了，京官的兄弟也回來了。京官還不上四十歲，身體頗高長，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與他哥哥成一個對照，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的光景，身裁削小，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尖削而枯黃的臉上冒着一臉的燒瘡，有顯明的雪花膏的痕跡。

京官在法官所必具的清冷的態度中也含着一絲淡淡的暖意歡迎着我。他聽見了我不願意進軍醫學校的話，他是極端贊成的，以爲年青人應該有遠大的志向，軍醫的出身是沒有什麼『發變』的。什麼『拓都與么匿』的國文題，尤其胡鬧。

我得到了京官的贊許，自然更把決心堅定了下去，便決計住在北平等待着大哥的回來。雖然在不兩天之後，熊大中由天津來信，說是覆試已經揭曉，各省的人沒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幾位還很高列；又說是學校限我三天之內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掛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學畢業文憑，並追還旅費，但我已經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記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籠範不下區區之么匿。」

## 第三次逃奔

冰 壁

距結婚的日子只差二十天了，蕭家去了好幾個電報催促蕭明即刻回家，但他因為接到了我那封初抵藍田時發給他的哀的美敦書，所以不敢回來碰我的釘子。兩家的父母急得什麼似的，尤其母親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白天行坐不安，飯也吃不下，連最愛的酒也不喝了，晚上更是通宵失眠，不是咒罵她的叛逆的女兒便是找父親埋怨，說他不該在小時教我讀書的，否則她早已做了外婆，何至於到現在還沒有嫁出去。她最擔心蕭明不要我了，那時她的女兒嫁不出去，她非自殺不可的！

嫁粧，和一切的日用品，吃的，用的甚至連小到去廁所用的草紙，都準備好了，在父親面前我已好幾次很坦白地告訴過他：

『即使硬把我抬到蕭家去，也只有兩個前途給你看到，不是自殺，便是逃走，永遠不歸來，我決不會到蕭家去做老太婆的，爸，你絕對相信我的話好了，東西通通不要抬去，免得白白地送了他們。』

聽說這些話，父親也曾對母親講過，而且根據我幾次逃奔的事實證明，他也相信我的確

不會和蕭明結合的，但母親堅持着她的見解：

『自殺？她是故意說來恐嚇你的；逃走？她嫁過去，一個人守着這許多東西，就捨不得離開了，而況女人只要到了男人手裏，無論她怎樣強悍，也會像小羔羊一般溫柔的。假若蕭明是聰明的，待她特別好一點，她永遠也不想到往外面跑了。』

她是這樣被聰明誤了！她根本不了解她的女兒是怎樣的思想，怎樣的性格，她以為富足的物質，可以引誘她留戀，改變她的思想，因此在距離結婚期只有十日的那一天，她便將一切的嫁粧預先送到蕭家去了。這時我一面嘆息她的失策，將自己辛辛苦苦積了十餘年的財帛，通通無條件地送給人家去享受，未免太使她傷心！一面也在暗地裏感到痛快，這是她自己找來的苦惱，是找來的虧吃，有什麼可憐惜的呢？

第三次，我又逃奔了！

誠如姐姐所說，任我怎樣飛，也飛不出她的籠子。

這回來趕我回去的，不是凶惡的母親，也不是粗魯的農夫，而是穿着紳士長衫，搖搖擺擺走着的大哥和姐夫。當他們在一間鋪門口攔住我時，我立刻從懷里取出早就預備好了的刺刀架在自己的頸項上，向他們嚴重地宣誓：

『這次如果你們再把我拖回去，我就立刻死在你們的面前。』

大哥連忙從我手裏把刀子奪過去，也像我剛才一般架在他自己的頸項上說：

『如果你這次回去還受虐待，不許你出來，你可以用這刀子殺了我！』

『而且也殺了我吧，』姐夫又從大哥的手裏奪過刀子來，『兩條性命，總可抵得過你一條吧。』

他們的話，雖然說得十分堅決，但我仍然懷疑，我再也不願入他們的圈套了，我有我自己的主張，甯可死在路上，不願再回到監獄裏去。

他們知道和我講道理是講不通的，惟一的對付方法，就是要那兩個預先雇好了的壯丁來拖。

圍着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路上簡直擠得水洩不通。因為我這次是化裝一個中年農婦逃走的，所以看熱鬧的男男女女沒有不哈哈大笑的，但年老的女人，有些看到我含淚的愁容，甚至陪着我洒淚，但這並不是她們了解我的苦痛，同情我的境遇而流淚，乃是她們在剎那間見到了我的苦痛悲壯的表情，才發生的感情反應。

經過了兩小時的糾纏，終於又被他們拉回去了。

奇怪，這次回去，母親半句話也沒有說，父親只用氣得發抖的眼光望了我一下便低下頭了。房子裏，堂屋裏，處處都可聽到像老鼠剝谷似的切切的私語，可是她們見了我這種農婦的化裝模樣，誰也不敢笑出聲來，只有芸寶在問着她的母親：『媽，姨母爲什麼穿這樣的醜衣服？』姐姐連忙搖了搖手，孩子也就不再做聲了。

這次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只等誰先開口罵我，我就要和他大鬧一場，如果母親動手打我，我便用刀子亂砍一陣，自己的生命決定在這次血戰中犧牲。我甯可給全世界的人罵我是叛徒，是逆子，而絕不願屈服在舊禮教之下。我的膽量很大，絲毫不顧慮什麼，我靜靜地候着那一幕流血的慘劇到來，誰知什麼都沒有，大家靜默得像啞子一般，我吃了一碗飯後便躺下休息去了。

結婚的日子快到了，蕭明還沒有歸期，他家裏雖去了不少的電報，但得到的答復是『電悉，緩歸。』

蕭家已決定先將新娘子接過去，等新郎回來然後舉行婚禮，起初我滿以爲母親會答應這個要求的，誰知她害怕我二到蕭家便逃之夭夭，對於她的名譽有妨礙，所以一定要候蕭明回來才許來迎親。



『新郎回來了，恭喜恭喜！』

媒婆坐着轎子來催親了！全家都忙得像戰場上打仗的兵士一般，姊姊和三嫂常常偷偷地跑來我房裏輕輕地嘆息，她們的內心充滿了恐怖和憂愁，誰都害怕那一幕意想得到的悲劇會發生在洞房花燭之夕。

『唉！如果有什麼變故，可惜丟掉了一肚子好書。』三嫂嘆息着說。

『豈只丟了一肚子書，她，人又聰明，做事又能幹，而且待人是多麼和氣呀！』

姊姊嗚咽地哭起來了，雖然她們談話是在母親的房子裏，但她的淚好像都流進了我的心窩似的感到難受，她們的每一句話的聲音，都落在我的心絃上顫動着。

大嫂，姨母，六祖母都來婉勸我，恭賀我，說着什麼『菩薩保佑你』的話，有時我聽得討厭起來，就恨恨地回答她們一聲：

『菩薩保佑你們吧，我自己也快要做菩薩了。』

孩子們在掛着彩燈的堂屋裏跳着，笑着，小嘴裏塞滿了蕭家送來的糖果，快活而且驕傲地。

謝鐸山的每個人都在等着看一幕又喜又悲的怪劇。一個怪物——叛逆的女性，做了他們

每天茶餘酒後的話題。整個的鄉村，都被這怪物轟動了！他們批評着，討論着，猜想着她未來的命運及結果。

翔也被母親請來吃喜酒，她見我累次逃奔都失敗，所以對我居然說出這樣沒有勇氣的話來：

『四叔，這一個月來你太苦了，你照一照鏡子看，你現在成了個什麼樣子了，我勸你這次過去還是多休息幾天再說吧。』

『你不想逃走了嗎！』

我望望室內只有我倆，所以大聲地問她。

『我不想奮鬥了，就這樣活活地讓封建社會的惡魔吃掉我算了吧。』

『爲什麼你這樣懦弱？』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我不能奮鬥了！』

『好，那麼你就這樣伏伏貼貼地屈服了吧，能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但是烈女而且將來也是貞婦呢。』

我以這樣的話來刺激她，豈知她只是冷笑了一下，同時帶着譏諷的語氣質問我：

『你奮鬥了這麼久，有什麼結果沒有？』

『哼！結果？你看吧！』

兩個從小在一塊長大的好朋友，至此完全沒有感情了，彼此都看不起對方，認對方的思想與行動都是錯誤的。

沉默支配着我們，各人的目光集中在熊熊的火爐上。

這是我們最後的見面，當我做了第四次的逃奔者，而且永別了故鄉，一直到现在，這位被封建社會摧殘了的，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的少婦，我都時時在懷念她，可憐她。

最後一次的逃走終於得着了勝利，那時我一點也不慌張，像一個詩人在翠柳依依的堤岸上散步似的慢慢地走着，嘴裏輕輕地哼着沒有韻的調子：

永別了，我的故鄉！

美麗的故鄉呵，

有翠綠的青山，

有潺潺的流水，

杏桃如畫，

垂柳如絲。

美麗的故鄉呵，

曾陶醉了我兒時的心靈，

消磨了我半載的青春。

封建社會的猛虎，

想要吞沒這顆黑暗中的明星。

奮鬥呀！

只有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

永別了，我的故鄉！

(人間世第二十八期)

老牛破車

老舍

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裏找不到的，『張』與『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後可是也不多見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隨着年紀而往穩健裏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漸於詩律細』的。讀與作的經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願意這樣與否。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的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牠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裏寫。

二馬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後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確；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像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牠總會滾動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後倒轉回來補講前文，而後再由這裏接下去講——講馬威逃走以後的事。這樣，篇首的兩節，現在看起來是像尾巴，在原來的計畫中本是『腰眼兒』。爲什麼把腰眼兒變成了尾巴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換一個風格，於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恣態上的取笑，笑出以後便沒法再使文章縈迴

逗宕；無論是尾巴吧，還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無意義！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係：我應在一九二九的六月離開英國，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着塊病。時候到了，我只寫了那麼多，馬威逃走以後的事無論如何也趕不出來了，於是一狠心，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硬行結束。那麼，二馬只是比較的『細』，並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沒法勉強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變動。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滌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經說過，我在『老張』與趙子曰裏往往把文言與白話夾裹在一處；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幫助一些矛盾氣，好使人發笑。滌洲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個毛病，而且勸我不要這樣討巧。我當時還不以爲然，我寫信給他，說我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話裏，以提高白話，使白話成爲雅俗共賞的東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過來，利用文言多少是有點偷懶；把文言與白話中容易用的，現成的，都拿過來，而毫不費力的作成公衆講演稿子一類的東西，不是偷懶麼？所謂文藝創作不是兼思想與文字二者而言麼？那麼，在文字方面就必須努力，作出一種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纔算本事。在二馬中我開始試驗這個。請看看那些風景的描寫就可明白了。紅樓夢的言語是多麼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爲證了；我試

試看：一個洋車夫用自己的言語能否形容一個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話，讓我代他來試試。什麼『潺湲』咧，『淒涼』咧，『幽徑』咧，『蕭條』咧……我都不用，而用頂淺俗的字另想主意。設若我能這樣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則甯可不去描寫。這樣描寫出來，纔是真覺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說出；用文言拚湊只是修辭而已。論味道，英國菜——就是所謂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難吃的了；什麼幾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燒。可是英國人有個說法——記得好像 George Gissing 也這麼說過——英國人烹調術的主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幫助，而是把肉與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燒出來。我以為，用白話著作倒須用這個方法，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文言中的現成字與辭雖一時無法一概棄斥，可是用在白話文裏究竟還是有些像醬油與味之素什麼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兒。

在材料方面，不用說，是我在國外四五年中慢慢積蓄下來的。可是像故事中那些人與事全是想像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曾在倫敦見過或發生過。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於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什麼；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馬除了在

文字上是沒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與事是對我所要比較的那點負責，而比較根本是種類似報告的東西。自然，報告能夠新穎可喜，假若讀者不曉得這些事；但牠的取巧處只是這一點，牠缺乏文藝的偉大與永久性，至好也不過是一種還不討厭的報章文學而已。比較是件容易作的事，連個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頭髮黃；因此也就很難不浮淺。注意在比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異作資料，而由這些資料裏提出判斷。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髮捲着的便是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着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致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二馬雖然沒這樣壞，可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

老馬代表老一派的中國人，小馬代表晚一輩的，誰也能看出這個來。老馬描寫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只代表了一種中國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識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輩的中國人，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確是他那個樣子。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



聊。至於小馬，我又失敗了。前者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時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機會參加。這兩個大運動，我都立在外而，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却了，懊喪。雖然如此，我們的消息只來自新聞報，我們沒親眼看見血與肉的犧牲，沒有聽見槍炮的響聲。更不明白的是國內青年們的思想。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着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盡職盡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像一個中國人能像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比這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到過。先不用管這個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馬威反正是這個理想的產兒。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像個活人。他還有缺點，不盡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所以李子榮更沒勁！

對於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與討厭，沒有別的。自然，猛一看過去，他們確是有這種討厭而不自覺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細看一看，他們到底還不這麼狹小。我專注意了他們與國家的關

係，而忽略了他們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氣述說他們，不然他們簡直是羣可憐的半瘋子了。幽默寬恕了他們，正如寬恕了馬家父子，把褊狹與浮淺消解在笑聲中，萬幸！

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牠們極易使二馬成爲留東外史一類的東西。可是我在一動筆時就留着神，設法使這些地方都成爲揭露人物性格與民族成見的機會，不准戀愛情節自由的展動。這是很會辦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爲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牠的壞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結構上文字上有可觀，可是總走不上那偉大之路。三角戀愛永不失爲好題目，寫得好還是好。像我這樣一碰即走，對打八卦拳倒許是好辦法，對寫小說，牠使我輕浮，激不起心靈的震顛。

這本書的寫成也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工夫。寫幾段，我便對朋友們去朗讀，請他們批評，最多的時候是找祝仲謹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聽出句子的順當與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全篇寫完，我又託鄭堃厚兄給看了一遍，他很細心的把錯字都給挑出來。把牠寄出去以後——仍是寄給小說月報——我便向倫敦說了『再見』。

## 談自己的畫

豐子愷

把日常生活中的感興用「漫畫」描寫出來——換言之，把日常所見的可驚可喜可悲可哂之相，就用寫字的毛筆草草地圖寫出來——聽人拿去印刷了給大家看，這事在我約有了十年的歷史，彷彿是我的一種習慣了。中國人崇尚「不求人知」，西洋人也有“*What's in your heart let no one know*”的話。我正同他們的相反，專門畫給大家看，自己却從未仔細回顧已發表的自己的畫。偶然在別人處看到自己的畫冊，或者在報紙、雜誌中翻到自己的插畫，就好比在路旁的商店的樣子窗中的大鏡子裏照見自己的面影，往往一瞥就走，不願意細看。這是甚麼心理？很難自知。勉強平心靜氣地觀察自己，大概是爲了太稔熟，太關切，表面上反而變成疎遠了的原故。中國人見了朋友或相識者都打招呼，表示互相親愛；但見了自己的妻子，反而板起臉孔不答白，表示疎遠的樣子。我的不歡喜仔細回顧自己的畫，大約也是出於這種奇妙的心理的罷？

但現在我要寫這個題目，非仔細回顧自己的畫不可了。我找集從前出版的子愷漫畫，子

畫集，等書來從頭翻閱。又把近年來在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的畫的副稿來逐幅細看。想看出自己的畫的性狀來，作爲本題的材料。結果大失所望。我全然沒有看到關於畫的事，只是因了這次的檢閱，而把自己過去十年間的生活與心情切實地回味了一遍，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感慨，竟把畫的一事完全忘却了。

因此我終於不能談自己的畫。一定要談，我只能在這裏談談自己的生活 and 心情的一面，拿來代替談自己的畫罷。

約十年前，我家住在上海。住的地方遷了好幾處，但總無非是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至多添了一間過街樓。現在回想起來，上海這地方真是十分奇妙：看似那麼忙亂的，住在那裏却非常安閒，家庭這小天地可以和忙亂的環境判然地隔離而安閒地獨立。我們住在鄉間，鄰人總是熟識的，有的比親戚更親切；白天門總是開着的，不斷地有人進進出出；有了些事總是大家傳說的，風俗習慣總是大家共通的。住在上海完全不然；鄰人大都不相識，門鎖日嚴扃着，別人死了人與你全不相干。故住在鄉間看似安閒，其實非常忙亂；反之，在上海看似忙亂，其實非常安閒。開了前門，鎖了後門，便成一個自由獨立的小天地。在這裏面由你選取甚麼風俗習慣的生活：甯波人儘管度甯波俗的生活，廣東人儘管度廣東俗的生活。我們

是浙江石門灣人，住在上海時也只管說石門灣的土白，吃石門灣式的飯菜，度石門灣式的生活；却與石門灣相去千里。現在回想，這真是一種奇妙的生活！

除了出門以外，在家裏見的只是這個石門灣式的小天地。有時開出後門去，換掉些頭髮（子愷畫集六四頁），有時從過街樓上掛下一隻籃去買兩隻糰子（子愷漫畫七〇頁），有時從洋台眺望屋瓦間浮出來的紙鳶（子愷漫畫五三三頁），知道春已來到上海。但在我們這個小天地中，看不出春的來到。有時幾乎天天同樣，辨不出今日和昨日。有時連日沒有一個客人上門，我妻每天的興事，就是傍晚光抱了瞻瞻，攜了阿寶，到弄堂門口去等我回家（子愷漫畫六九頁）。兩歲的瞻瞻坐在他母親的臂上，口裏唱着『爸爸還不來，爸爸還不來！』六歲的阿寶拉住了她娘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和唱。瞻瞻在馬路上擾攘往來的人羣中認到了帶着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的我，突然地歡呼舞蹈起來，幾乎使他母親的手臂撐不住。阿寶陪着他下面跳舞，也幾乎撕破了她母親的衣裾。他們的母親呢，笑着喝罵他們。當這時候，我覺得自己立刻化身為二人。其一人做了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體驗着小別重逢時的家庭團聚之樂；另一個人呢，遠遠地站了出來，從旁觀察這一幕悲歡離合的話劇，看到一種可喜又可悲的世間相。

他們這樣地歡迎我進去的，是上述的幾與世間絕緣的小天地。這裏是孩子們的天下。主宰這天下的，有三個角色，除了膽膽和阿寶之外，還有一個是四歲的軟軟，彷彿羅馬的三頭政治。日本人有 Tototenka（父天下）、Kakatenka（母天下）之名，我當時曾模仿他們戲稱我們這家庭為 Tsetsetenka（膽膽天下）。因為膽膽在這三人之中勢力最盛，好比羅馬三頭政始中的領首。我呢，名義上是他們的父親，實際上是他們的臣僕；而我自己却以為是站在他們這政治舞台下面的編劇者。喪失了美麗的童年時代，送盡了蓬勃的青年時代，而初入黯淡的中年時代的我，在這羣真率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的幸福，覺得了自己已失的重心。我企慕他們的生活的天真，豔羨他們的世界的廣大。覺得孩子們都有大丈夫氣，大人比起他們來，個個都虛偽卑怯。又覺得人世間各種偉大的事業，不是那種虛偽卑怯的大人們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們似的大丈夫氣的人所建設的。

我翻到自己的畫冊，便把當時的情景歷歷回憶起來。例如：他們跟了母親到故鄉的親戚家去看結婚，回到上海的家裏時也就結起婚來。他們派膽膽做新官人。親戚家的新官人曾經來向我借一頂銅盆帽，（註：當時我鄉結婚的男子，必須戴一頂銅盆帽，穿長衫馬褂，好像是代替清朝時代的紅纓帽子外套的。我在上海日常戴用的呢帽，常常被故鄉的鄉親借去當

作結婚的大禮帽用。○膽膽這兩歲的小新官人也借我的銅盆帽去戴上了。他們派軟軟做新娘子。親戚家的新娘子用紅帕子把頭蒙住，他們也拿母親的紅包袱把軟軟的頭蒙住了。一個戴着銅盆帽好像蒼繩戴豆壳；一個蒙着紅包袱好像糊猴扮地戲；但兩人都認真得很，臉孔板板的，跨步緩緩的，活像那親戚家的結婚式中的人物。寶姊姊說「我做媒人，」拉住了這一對小夫婦而教他們參天拜地，拜好了又送他們到用凳子搭成的洞房裏（見子愷畫集三七頁）。

我家沒有一個好凳子，不是斷了腳的，就是擦了漆的。牠們當凳子給我們坐的時候少，當遊戲工具給孩子們用的時候多。在孩子們，這種工具的用處真真廣大：請酒時可以當桌子用，搭棚棚時可以當牆壁用，做客人時可以當船用，開火車時可以當車站用，他們的身體比凳子高得有限，看他們搬來搬去非常吃力。有時汗流滿面，有時被壓在凳子底下。但他們好像爲生活而拚命奮鬥的勞動者，決不辭勞。汗流滿面時可用一雙泥污的小手來揩摸，被壓在凳子底下時只要哭脫幾聲，就帶着眼淚去工作。他們真可說是「快活的勞動者」（子愷畫集三四頁）。哭的一事，在孩子們有特殊的效用。大人們慣說「哭有甚麼用？」原是爲了他們的世界狹窄的原故。在孩子們的廣大世界裏，哭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譬如跌痛了，只要盡情一哭，比服凡拉蒙靈得多，能把痛完全忘却，依舊遨遊於遊戲的世界中。又如泥人跌破了，也

只要放聲一哭，就可把泥人完全忘却，而熱中於別的玩具（子愷畫集一六頁）。又如花生米吃得不够，也只要號哭一下便好像已經吃飽，可以起勁地去幹別的工作了（子愷漫畫六六頁）。總之，他們幹無論甚麼都認真而專心，把身心全部的力量拿出來幹。哭的時候用全力去哭，笑的時候用全力去笑，一切遊戲用全力去幹。幹一件事的時候，把除這以外的一切別的事統統忘却。一旦拿了筆寫字，便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紙上（子愷漫畫六八頁）。紙放在桌上的水痕裏了也不管，衣袖帶翻了墨水瓶也不管，衣裳角拖在火鉢裏燃燒了也不管。一旦知道同伴們有了有趣的遊戲，冬晨睡在床裏的會立刻從被窩攢出，穿了寢衣來參加；正在換衣服的會赤了膊來參加（子愷漫畫九〇頁）；正在洗浴的也會立刻離開浴盆，用濕淋淋的赤身去參加。被參加的團體中的人們對於這浪漫的參加者也恬不為怪，因為他們大家把全精神沈浸在遊戲的興味中，大家入了「忘我」的三昧境，更無餘暇顧到實際生活上的事及世間的習慣了。

成人的世界，因為受實際的生活和世間的習慣的限制，所以非常狹小苦悶。孩子們的世界不受這種限制，因此非常廣大自由。年紀愈小，其所見的世界愈大。我家的三頭政治團中勢力最大的瞻瞻，便是爲了年紀最小，所處的世界最廣大自由的原故。他見了天上的月



亮，會認真地要求父親給捉下來（兒童漫畫）；見了已死的小鳥會認真地喊他活轉（子愷畫集二八頁），兩把芭蕉扇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腳踏車（子愷畫集一七頁）；一隻藤椅子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黃包車（子愷畫集一八頁）；戴了銅盆帽會立刻認真地變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立刻認真地變成爸爸（子愷漫畫九五頁）。照他的熱誠的慾望，屋裏所有的東西應該都放在地上，任他玩弄，所有的小販應該一天到晚集中在我家的門口，由他隨時去買來吃弄；房子的屋頂應該統統除去，可以使他在家裏隨時望見月亮，鴿子，和飛機；眠床裏應該有泥土，種花草，養着蝴蝶與青蛙，可以讓他一醒覺就在野外遊戲（子愷畫集二〇頁）。看他那熱誠的態度，以為這種要求絕非夢想或奢望，應該是人力所能辦到的。他以為人的一切慾望應該都是可能的。所以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那樣憤慨地號哭。拿破崙的字典裏沒有『難』字，我家當時的騰騰的詞典裏一定沒有『不可能』之一詞。

我企慕這種孩子們的生活的天真，豔羨這種孩子們的世界的廣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練的孩子們的幻想界中找求荒唐的烏托邦，以為逃避現實之所。但我也可笑他們的屈服於現實，忘却人類的本性。我想，假如人類沒有這種孩子們的空想的慾望，世間一定不會有建築，交通，醫藥機械等種種抵抗自然的建築，恐怕人類到今日還在茹毛飲血呢。所以我當時

的心，被兒童所佔據了。我時時在兒童生活中獲得感興。玩味這種感興，描寫這種感興，成了當時的生活的習慣。

歡喜讀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書，歡喜談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話，可說是我的一種習性。我從小不歡喜科學而歡喜文藝。爲的是我所見的科學書，所談的大都是科學的枝末問題，離人生根本很遠；而我所見的文藝書即使最普通的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等，也處處含有接觸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例如我讀了『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便會設身處地地做了思念故園的人，或江樓相憶者之一人，而無端地興起離愁。又如讀了『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便會想起過去的許多的春花秋月，而無端地興起惆悵。我看見世間的大人都爲生活的瑣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記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們保住天真，獨具慧眼，其言行多足供我欣賞者。八指頭陀詩云：『吾愛童子身，蓮花不染塵。罵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對境心常定，逢人語自新。可慨年既長，物慾蔽天真。』我當時曾把這首詩用小刀刻在香煙管的邊上。

這隻香煙咀一直跟隨我，直到四五年前，有一天不見了。以後我不再刻這詩在甚麼地方。四五年来，我的家裏同國裏一樣地多難：母親病了很久，後來死了；自己也病了很久，

後來沒有死。這四五年間，我心中不覺得有甚麼東西佔據着，在我的精神生活上好比一冊書裏的幾頁空白。現在，空白頁已經翻厭，似乎想翻出些下文來才好。我仔細向自己的心頭探索，覺得只有許多亂雜的東西忽隱忽現，却並沒有「物力強地佔據着」。我想把這幾頁空白當作被開的幾個大「天牕」，使下文仍舊繼續前文；然而很難能。因為昔日的我家的兒童，已在這數年間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少年少女，行將變為大人。他們已不能像昔日地佔據我的心了。我原非一定要自己的子女為兒童生活讚美的對象，但是他們由天真爛漫的兒童漸漸變成拘謹馴服的少年少女，在我眼前實證地顯示了人生黃金時代的幻滅，我也無心再來讚美那曇花似的兒童世界了。

古人詩云：「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這兩句確切地寫出了中年人的心境，虛空與寂寥。前天我翻閱自己的畫冊時，陳寶（就是阿寶，就是做媒人的寶姊姊），甯馨（就是做新娘子的軟軟），華瞻（就是做新官人的瞻瞻），都從學校放寒假回家，站在我身邊同看。看到「瞻瞻新官人，軟軟新娘子，寶姊姊做媒人」的一幅，大家不自然起來。甯馨和華瞻臉上現出忸怩的笑，寶姊姊也決不肯再做媒人了。他們好比已經換了另一班人，不復是昔日的阿寶、軟軟和瞻瞻了。昔日我在上海的小家庭中所觀察欣賞，而描寫的那羣天真爛漫

的孩子，現在似乎早已不在人間了！他們現在都已疏遠家庭，做了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生活都受着校規的約束，社會制度的限制，和世智的拘束；他們的世界不復如昔日的廣大自由；他們早已不做房子沒有屋頂和眠床裏種花草的夢了。他們已不復是『快活的勞働者』，正在爲分數而勞働，爲名譽而勞働，爲智識而勞働，爲生活而勞働了。

我的心早已失了佔據者。我帶了這虛空而寂寥的心，彷徨在十字街頭，觀看他們所轉入的社會。我想像這裏面的人，個個是從那天真爛漫廣大自由的兒童世界裏轉出來的。但這裏沒有『花生米不滿足』的人，却有許多麵包不滿足的人。這裏沒有『快活的勞働者』，只見瑣着眉頭的引車者，無食無衣的耕織者，挑着重擔的頹白者，掛着白鬚的行乞者。這裏面沒有像孩子世界裏所聞的號陶的哭聲，只有細弱的呻吟，吞聲的嗚咽，幽默的冷笑，和憤慨的沉默。這東面沒有像孩子世界中所見不屈不撓的丈夫氣，却充滿了順從，屈服，消沉，悲哀，和詐僞，險惡，卑怯的狀態。我看到這種狀態，又同昔日帶了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而在弄堂門口看見我妻提攜了瞻瞻和阿寶等候着那時一樣，自己立刻化身爲二人，其一人做了這社會裏的一分子，體驗着現實生活的辛味，另一人遠遠地站出來，從旁觀察這些狀態看到了可驚可喜可悲可哂的種種世間相。然而這情形和昔日不同：昔日的兒童生活相能『佔據』

我的心能使我歸順他們；現在的世間相却只是常來「襲擊」我這虛空寂寥的心而不能佔據，使我歸順。因此我的生活的冊子中，至今還是繼續着空白的頁，不知道下文是甚麼。也許空白到底，亦未可知呢

(人間世)

## 豐子愷和他的小品文

趙景深

好幾年不會看見子愷了，偶然看見人間世和良友上的他的照片，不禁爲之莞然；他竟留了很長的鬚子，像一個莊嚴而又和藹的釋家。

記得我與他相識，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時我在充滿了藝術空氣的立達學園裏教書，他就是這個學園的創辦人。當時的同事，如朱光潛、白采、方光燾、夏丏尊、劉薰宇……都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不過當時我與白采往還最多，子愷和別的同事們，都很少拜訪和聚首。

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我纔爲了我自己的中國文學小史、童話概要和童話論集請他畫封面，真誠去拜訪了他幾次。我知道他是最喜歡田園和小孩的，便買了一本描寫田園和小孩最多而作風也最和平的米勒 (Millot) 的畫集送他，還送了一盒巧格力糖給他的孩子們；這盒

糖也經過我的選擇，挑了一盒玻璃紙映着一個美麗女孩的肖像的。當時我與他談了些什麼，現在已經不能省憶；但他的態度瀟灑，好像隨意舒展的秋雲。

後來有一次，子愷到開明書店來玩，使我很詫異的，竟完全變過一個子愷了。他坐在籐椅上，腰身筆一樣的直，不像以前那樣的銜着紙煙隨意斜坐；兩手也垂直的俯在膝上，不像以前那樣的用手指拍着椅子如拍音樂的節奏；眼睛則俯下眼皮，彷彿入定的老僧，不像以前那樣現含情的眸子望來客；說起話來，也有問必答，不問不答，答時聲音極低，不像以前那樣的聲音之有高下疾徐。是的，我也常聽可尊說：『這一晌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照子愷的說法，以上的敘列就是我與他的『緣』。

李叔同是豐子愷的老師，無論在藝術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影響他最深的人。他的緣和佛因緣都是專寫李叔同的。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教過他的木炭畫，後來出家；子愷曾特地替他繪過護生畫集。兩個『？』更明白的承認他『被牠們引誘入佛教中。』我們一聽說佛教或基督教，就會聯想到迷信上去；其實，倘若除去了那些不科學的成分，這對於人世間的悲憫，恐怕是任何社會主義者思想的發動力和種子吧？

我覺得子愷的隨筆，好多地方都可以與葉紹鈞的隔膜作比較觀。在描寫人間的隔膜和兒

童的天真這兩點上，這兩個作家是一樣的可愛。其實這兩點也只是一物的兩面，愈是覺得人間的隔膜，便愈覺得兒童的天真。盧騷曾喊過『返於自然』，子愷恐怕要喊一聲『返於兒童』。

子愷是怎樣的寫人間的隔膜呢？試看東京某晚的事，老太婆要求一個陌生人替他搬東西，陌生人不同意，接連回報她兩聲不高興，因為他是帶了輕鬆愉快的心情出來散步的。子愷見了這事，心裏就想：『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世界，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愛，互相助，共樂其生活，那時候陌路都變成家人。像某晚這老太婆的態度，並不唐突了。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再看樓板，樓上的房東與樓下的房客只有授受房租的關係，此外都可以老死不通往來，直是所謂『隔重樓板隔重山』。而這『樓板』，也就是鄰人篇中那『把很大的鐵條製的扇骨』。像『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那樣的詩意，是久矣夫不可復見的了。隨筆五則裏的第四則寫人們用下棋法談話，最爲警闢：『人們談話的時候，往往言來語去，顧慮周至，防衛嚴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樣。我覺得太緊張，太可怕了，只得默默不語。安得幾個朋友，不用下棋法來談話，而各舒展其心靈相示，像開在太陽光中的花一樣！』

成人都是互相隔着一堵牆，如葉紹鈞所說。把牆撤去的，只有兒童。子愷在隨筆五則之三裏也說：『我似乎看見，人的心都有包皮。這包皮的質料與重數，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單層的紗布包的，略略遮蔽一點，然而真的赤心的玲瓏的姿態隱約可見。有的人的心用紙包，驟見雖看不到，細細攪起來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時紙要破，露出緋紅一點來。有的人的心用鐵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無論如何摸不出，不會破，而真的心的姿態無論如何不會顯露了。我家的三歲的瞻瞻的心，連一層紗布都不包，我看見常是赤裸裸而鮮紅的。』

子愷是怎樣的寫兒童天真呢？你瞧，元草要買雞，他就哭着要；不像大人那樣明明是想買，却假裝着不想買的樣子（作父親），阿寶和軟軟都說他們自己好；不像大人那樣，明明是想說自己好，也假裝着謙讓不說出來（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子愷又因爲思想近於佛教，所以有無常、世網、護生等觀念。

他覺得人世是無常的，短暫的；所以人一天天走近死之國而毫未覺得者，只是由於把生活歲月仔細的劃分，年分爲日，日分爲時，時分爲分，分分爲秒，便覺得生活是一條無窮而且有趣的路了（漸）。這意見，後來屢次提到。阿難云：『在浩劫中，人生原只是一跳。』



大賬簿云：『宇宙之大，世界之廣，物類之繁，事變之多，我所經驗的真不啻恆河中的一粒粒細沙。』新年與漸同意，也講到時間劃分愈細，則人也愈感到快樂。

他又覺得金錢常限制了興趣，這或者可以說是世網。第一本隨筆集的第一篇，就是窮網，大意說大娘舅覺得大世界樣樣有趣，惟一想到金錢就無趣。從孩子得到的啓示則讚美孩子『能撤回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華瞻的日記說華瞻看見先施公司的小汽車就一定要買，他不知道爸爸不會帶錢不夠就不能買。

他又最愛生物，尤其是渺小的生物，可見他的仁愛是無微不至的。蝌蚪寫孩子們用清水養蝌蚪，子愷恐怕蝌蚪營養不足而死，便叫孩子們倒許多泥土到水盆裏去，後來還叫他們掘一個小池。隨感十三則中有兩則是憐憫被屠殺的牛和羊的。憶兒時對於蟹蒼蠅的殘殺也認爲不應該做，尤其是文人所詠歎的『秋深蟹正肥』，他們以爲風雅，『倘質話初心，殺蟹而持其螯，見蟹肥而起殺心，有甚麼美而值得在詩文中讚詠呢？』

照這樣說來，子愷的小品裏既是包含着人間隔膜和兒童天真的對照，又常有佛教的觀念，似乎他的小品文盡都是抽象的、枯燥的哲理了。然而不然，我想這許就是他的小品的長處。他哪怕是極端的說理，講『多樣』和『統一』，（自然和藝術三昧）這一類的美學原

理，也帶着抒情的意味，使人讀來不覺其頭痛。他不把文字故意寫得很艱深，以掩飾他那實際內容的空虛。他只是平易的寫去，自然就有一種美，文字的乾淨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以前我對於朱自清的小品非常喜愛，現在我的偏嗜又加上豐子愷。聊記數頁，以表示我的喜悅。

(人間世)

## 醒獅還是睡獅

問 筆

(留美學生寫真)

老葉是醒獅社的社員，醒獅週報散了一房。桌上、書架上、床上、地板上都是醒獅。偶爾和同學談起國內的政治，他的主張是很乾脆的：『我們現在用不着三民主義，更用不着共產主義，唯一用得着的是醒獅派的國家主義。』和果你問他，什麼是醒獅派的國家主義，他的回答也是很乾脆的：『內不妥協，外不親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我們的使命是要叫醒國內一切的青年。』說到這里時，他那擁腫的臉上，披亂的頭髮里，散出兇野的緊張來，宛然是一匹驚動了的醒獅。

說也奇怪，我們這一匹醒獅，想是出產于非洲森林里，曾被那兒的『子子蜂』叮過，每天二十四點鐘，據他的同房老李說，至少有十二點鐘是在睡眠里，四點在打盹里，其餘八點是否完全醒着，那只有上帝知道了。

他的床是向來不理的，五六床灰塵塵的被，橫的、直的、斜的，彼此擁抱着；那是墊的，那是蓋的，便是他自己也分不清。至于枕套、被單，他曾申明過，主張國家主義的人，利權不可外溢，于是到美國后就沒有買。果然是利權不外溢。老李却有些反對：

『我看你規規矩矩去買兩幅枕套，幾床被單吧！老實告訴你，你的床里往往散出一陣——』老李的鼻子想很靈——『汗里帶屁的怪臭味。』

『你聞不得算了，我素來是這樣睡覺的，不能妥協。』

『好，你就是不買，也該每天把床理一理。』

『理一理！那有功夫！』

老李聽着笑了，不得不笑。他實在是沒有功夫。每晚十一點前後上床，橫直每週只有十點鐘的課，又全在下午，便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點左右起來。梳洗了，吃過午飯，要去上課。回來時，許是在課堂里坐倦了，便往床上一躺。這一躺就躺到晚飯的時節。夜間要看

書，看了書，床是更不用理了。

其實哩，理不理，也許有礙老李的鼻子，與他自己睡覺是毫無關係的。而且惟其不理，或許還要睡得更痛快一點。首先，他睡覺時，你再也不知道他的頭在那里，腳在那里。每晚臨睡時，一身脫得精光，往被窩堆里一鑽，他那小小的身體便登時不見了，不露半點曲綫的美麗。是的，登時不見了。這種情形，除老李外，旁人很少知道。

有一天，已經是十一點過了，老胡要向他借一本美國的憲政史，走進他的房，不見一個人。看床上只是蜿蜒擁腫的一團，沒有氣息，也沒有動靜。床前却有一雙鞋襪。他奇怪了，難道還沒有起來？他走攏去，抽開一角，角里露出一排腳指，指縫里是黑的。抽開對過一角，才發現了一個腦袋，一頭亂髮，鼻子里有點吼吼的聲音，口水流了一嘴唇。他放下了被，一陣冷風襲進被去，被里微微地動了。他等着，以爲這或者是要起來的先聲。不料接着又是死沉沉的一堆。他不敢再驚動，他的鼻子也是靈的。于是等不得，只得走了，沒有借着書，發現了一條『臥龍』。

這比喻在老胡看去是很適切，夠恭維的了，不想午後對老葉說起，他却不樂于承認：

『什麼臥龍不臥龍，我們現在要的是醒獅。』

老胡順手拿起一本醒獅週報來，看看封面，不覺冷笑的問道：

『你一天大約要睡幾個鐘頭？』

這是我們『醒獅』最不樂于聽的。他氣了：

『你管我睡幾鐘頭，你懂得什麼？現在多睡是養精蓄銳，將來回國後，有什麼事，才可以少睡。拿破崙在行軍的時候，每夜只睡三四個鐘頭。我們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回國都是要革命，打仗的人。』

老胡深怕『獅子』動怒，沒有敢回答。

冬季到了，『獅子』怕冷，又加了兩床棉被。然而很不幸，不比秋季，『大英帝國的開拓史』是他非學不可的，時間却在午前十一點。要不缺課的話，每週有四個早間，最遲十點三刻是要起來的。無法，去買了一只鬧鐘，擺在被窩里和他同睡。『獅子』的耳朵許是不大靈。鬧了四天就缺了三次課。教授看他是一個外國學生，到還客氣。有一天下課後對他說：

『葉君，上週四小時的課，你便缺了三次。我的意思，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課，可以不必選的。』

不選？想想又覺得不能。難道政治學的碩士不要了？特別到美國來，爲的什麼？他答

道：

『請你原諒，上週我確實有點病，以後決不再缺課了。』

要不缺課，大約一個鬧鐘是不夠的，又去買了一個。大小和他一塊睡。大的鬧了，小的跟着。每早他的被窩里，叮瑤瑤的，從十點半一直要響到十點三刻。好一遍音樂！儘管這樣響過了，他也醒了，還得在被窩里展轉地打幾十個滾，才得起來。這許是獅子的慣性，不足怪的。

課是不再缺了，却是一週里又遲到了三次。最後一次教授有些氣了。看他坐下後，對全班說：

『我現在鄭重地告訴你們，以後凡是遲到的，可不必進來，省得擾亂旁人的視聽。』

遲到的有誰？所謂『你們』，『凡是』，無非是指他罷了。然而儘管一身的氣，他却低着頭，沒有敢『外抗』。總算他清醒，就從這次以後，也不遲到了。然而半個月過了，腦袋又作怪。許是課堂里的空氣太暖；許是年老的教授會催眠，每聽講聽到一半，便覺得神志昏沉，眼臉不由己地往下垂了。實在不能耐時，便一手支着額，遮住眼瞌睡。課堂並不大，學生也只有二十幾個，不久連這也被教授察覺了。有一天，談到印度的學生，教授說：

『東方的學生是最靜板不過的。便是在課堂里聽講，有時也撐住額，閉着眼聽。不知道的教授還以為他們在瞌睡哩！』

全班大笑。我們的『獅子』從昏沉里忽然醒過來，顧左右而望，到也不知道『洋鬼子』在笑什麼。

季末，他的『大英帝國開拓史』不及格。他在老李的面前抱怨：

『我每次的小考都及格的。他媽的教授，看我缺了幾次課，欺負我吧了。——你看怎麼辦？不得一個碩士回去，未免太不像了。』

總算是有志氣的；便是每天要睡十二點多鐘，碩士也還是不能不得。不過說到像不像，那就未免扯遠了。沒有碩士的人，不是照樣睡麼？難道得了碩士便可少睡一點？好清醒的腦筋！

(論語第五十九期)

## 記摩南

王獨清

我初次聽見摩南(Paul Monin)這個名字，還是我到巴黎不久的時候。一次，一個安南

學生這樣告訴我：

『我們雖然是這樣受着壓迫，但是也有真心幫助我們革命的同志，像摩南便是這樣的人。……』

我便問摩南是做甚麼的，那回答卻是：

『當律師的，然而卻是革命家！』

這使我很詫異，我想不到當律師的法國人還能夠幫助安南的革命。但是，我卻從此便牢牢地記住了這個名字了。

好像過了三年多的光景，在里昂，我赴一個法國朋友底晚餐會，主人把我介紹給一位穿着旅行服裝的客人，說那是纔從東方回到法國的摩南律師。『就是這個人嗎？』我心中不禁這樣驚問了一下。他對於我並沒有喚起如我所想像的那種『革命家』底樣子，我只覺得他是一個很有禮貌的紳士，甚至是一個典型的法國底紳士罷了。我故意在問他安南底事情，但是他卻總把話轉到另外的問題上去，不肯好好地答復我。我只記得幾乎有三四遍他在說着這樣的一句話：『這事情談起來太複雜了！』這意思明明就是叫我把口封住，不要再嚙嚙他。當時我真是不但失望，而且生氣。分手時我心中恨着說：『律師到底是律師，充甚麼他媽的革



命家呢！」。

其實我所以對這位「革命家」不信任，主要的還是因為知道了他是在西貢執行着律師事務的緣故。我根本就懷疑那種挾着裝滿自家帝國主義法律的皮包到殖民地去做兜賣生意的人。在我想來，所謂幫助安南革命的這位摩南，一定總是「浪人」或者流氓一類的貨色。

於是我便決計不再記這個名字了。

但是不料有一次我看一種甚麼刊物，忽然發現摩南底一篇論文，這卻又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篇論文就是講安南的，他在很動人地描寫着安南人底生活，並且還用諷刺的筆調在攻擊着他們的統治者。文字是流暢得很，我看完了幾乎要跳了起來。

「這那里是他媽的律師喇！這明明白白是一個革命家，一個革命家……」  
於是我又狠狠地把自己罵了幾句。

這樣，我就又從新留心起了摩南這個名字。每當我在翻閱法國新出版的刊物，只要是態度較進步的，或是注重東方問題的，我總在留心，想在那上面尋出他底大作。

這計畫沒有使我失望。我知道他不但常常在寫政治的論文，而且還常常在寫文學的批評。同時我也知道他雖然在當律師，卻並不寫法律方面的論文。

一直到我動身回國爲止，我讀過他底文字大概總在十篇上下。

在馬賽上船的一天，我自己還在說：『經過西貢時，我一定要去會一會這位摩南，要問一問他爲甚麼那次對我不肯痛痛快快地發表意見……』但是，不知道怎樣，等到船到了西貢，臨時我底不愛訪問的癖性卻又抬起了頭來。我甯可在西貢空玩了整整的兩天，却始終打不起去會他的興子。或者我是因爲看見了在那兒的一般使人憎惡的雰圍，遂又隱隱然對他起了連帶的不信任的心理，也說不定。

然而這卻是我怎樣也沒有料到的事，回國後在廣東卻會見了他了。

大概是我到廣東纔兩個月的光景，一天，忽然當時廣東底要人之一的林××先生來對我說，有一位法國底革命家到廣東來了，革命政府本來打算聘作外交方面的顧問的，但是因爲目前情勢有些變化，只能請到廣東大學擔任特別講師，大概一兩天內就會來見我，要我特別招呼他一下。

果然，第三天那位法國底革命家便來見我了。他卻原來就是摩南。

『啊，怎麼纔是你呀！我們是認得的，認得的……他們只說是要我見王先生，那曉得纔是你呀！……』

他首先便這樣斷續地叫了起來。

不消說我底驚訝是比他還要厲害的。

他依然穿着旅行的服裝。但是態度卻好像是變了。現在從他身上似乎再看不見十足的紳士習氣，只看見他很熱誠發表着他底意見，一點也不裝腔作勢了。他對於中國情形雖然不大熟悉，卻是很肯留意。他照他底意思解剖着中國當時的政治，有些觀點居然也很正確。他底眼睛是閃着聰明的但卻是鎮定的光芒，從他那浮着淺笑的口中傳出來的聲音是很含糊地把一種抑揚而有力量調子擲到了對方底面前，他確是一個能夠吸引人的。

他到廣東，大概是負着一種政治上的使命。可是到了不久，他準備接頭的幾個要人都離開了廣東，他底政治的活動好像就停頓了。這便是那位林先生對我說的『目前情勢有些變化』的原因。

從此他便在廣東大學擔任特別講師了。

他底講演一星期只有一次。他先講的題目是關於哲學和經濟史的；但是不知道是翻譯的不好，還是有甚麼其他的原因，聽講的人卻是少得太下去。一天，他帶着自嘲的神氣來對我說：

『我看廣東對於我是太不適宜了，我還是回到西貢去的好……』

我再三地安慰他，給他解釋說，在廣東大學裏面，那種情形是很平常的，他儘可不必管這些事。然而他還是不能夠釋然。最後，他提出來要改講法國文學，問我可不可以。

可以當然是可以的，但是這一下卻給我弄上了麻煩。消息一傳出去，文學院底學生便要來我當翻譯。這是沒有辦法可以推託的。於是摩南忙碌的日子，便也成了我忙碌的日子。在我那種只傳達大意的翻譯之下他是講了一次拉馬丁和一次繆塞。然而聽講的人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擁擠。

我們漸漸地親密起來，他幾乎隔兩天便要來看我。他完全不是第一次在里昂和我見面時的他了，我問他安南的事情，他都一一詳細地告訴我，我曾經這樣笑過他：

『你第一次對我的態度真使我生氣。你可知道我那時把你看成了個甚麼人嗎？』

『那倒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我那時又怎麼能夠知道你是個甚麼人呢！』

他這種敏捷的回答，倒使我對我自己好笑了起來。

他就這樣在廣東住了幾個月（大概不到三個月罷），終於不願再住下去了。他走的原由，不消說是有政治關係的，但是廣東大學那種特別講師的位置不能使他發生甚麼興趣，也

怕是原因之一。

他臨走時很悽然。他對我說：

『我到廣東來也決不是空跑，我認識了很多的同志和朋友。不過我還是惦念着我很熟悉的安南，我要繼續爲那兒去服務……』

我也曾極力挽留他，但因他去志很堅決，終於無效。

他一回到西貢，便寫信給我報告他底近狀。但是過了一段時期，我便再沒有接到他底信了。我寫過兩封信去探問他，也始終沒有一點消息回來。

直到一九三一年底冬天，當我在極不自由而又受着各方攻擊的時候，一位纔由西貢回到上海的朋友來看我，我問起摩南底情形，卻不料得到的報告是：

『一年前就病死了！』

這簡直使我半響都講不出話來。

據說他底病是腸窒扶斯，先前本是由他底一個朋友給他醫治的，已經有了起色了，可是不不知道爲了甚麼，他忽然又轉到西貢的醫院中去療養，從此病勢就反而加重，竟至到了不治的地步。

又據那人傳說，當地人曾起了一種謠言，說他的死還不免帶着點政治上的陰謀。

晚間一個人坐在少有朋友來往的寓所裏面，回憶着往日底舊事，看着自己特意掛在桌前的一張摩南底遺照，又檢出他給我的幾封信札，只覺得異常的淒涼。幾年來世界的黑潮不知道捲去了多少可追念的戰士，像這位摩南，便是我所能知道的一個了。

（文學五卷五期）

## 事 物

### 朔風吹蕩中的吶喊

李 凌

（一）

不管紅尾飛機飛的那麼兇，不管十字路口密排着成隊的警察，在奴化氣息濃厚的北平城裏，每個份子依然還在死水中跳動着。

雖然這不是黃浦江邊，沒有高聳雲際的大煙囪，沒有機聲隆隆的工廠，可是在城裏和城外，到處是散佈着容納幾百人的校舍，住在裏面的份子，是慢慢的在這個高壓得透不過氣來

的環境中，促成了一個堅強的動力。

天漆黑的，看不見一個活影子，只聽到嚙嚙的一個個爬出被窩來。朔風的怒號打破了黑夜的沉寂，虎拉虎拉的代替了號筒的職司，雄壯而又嚴肅，把人們捲成了一團，走向禮堂去，靜靜的坐着，當主席作了個簡短有力的報告後，每人的面孔上都豎起鮮明的標幟來。

『只有我們的血，可以打出我們的活路來！』大家在預備着出發，然而事實會出我們預想之外的。

『不好了！我們的周圍已給幾十個「武裝同志」包圍了，大門已緊緊的閉上，走不出去。』

和平的交涉和請求，自然是毫無結果，於是在『一面交涉』一面向辦法的情況之下，一個個偷偷的從圍牆上爬出去，當警察們看到有些『異狀』時，他們才知道緊守着大門是無用了，可是爲了他們的命令，依然在門前站着，雄糾糾的站着，雖然大門裏已沒有了他們所要看守的人。

(二)

本來的計劃是要在新街口集合，可是爲了那裏已經有人被捕，不能停脚。只有照第二步

計劃到新華門去。

早晨，清冷，朔風刺面如刀割，路上碰到的，只是些三三兩兩的和我們同樣的人，在他的面孔上，都表現着奮慨激昂的神態，大家無語的向着目的地——新華門——跑去，到那裏一排一排的站着。

太陽已吐露了光芒，風依然在飄着，在各個人的圍巾上領頭上，掛滿了冰珠。寒氣襲人是絲毫無情的，不過：

『冷，減煞不了大眾沸騰的熱血。』

人越聚越多，新華門前，已無一隙空地；於是我們聽到了響亮的口號：

『打倒×××主義！』

『打倒漢奸！』

『反對分割領土的自治運動！』

『……………』

悲壯激昂的口號，驚醒了睡在被窩裏的官僚們，一面他們來向羣衆們請求解散，一面在祕密的來加派街口的憲警，當由新華門裏出現了當局的代表時，羣衆們的視線，馬上集中到



身上，我們提出了具體的條件：

1. 反對祕密外交，公佈中日交涉經過。
2. 反對領土破裂。
3. 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及愛國運動的自由。
4. 立即停止任何內戰。
5. 不得擅捕人民。
6. 立即釋放請願被捕的學生。

這樣最低限度的要求，在他看來或許是事態重大，當然是不敢答應的。於是大眾們不得不照第三步計劃進行，來作遊行示威運動。

(三)

在新華門前擁擠着的人們，四個一排手挽手的緊拉着，在長安道上向西衝過去，紅綠的傳單在空中翻飛着。雖然經過西單牌樓武裝警察的打擊與威脅，可是在給衝散了的大眾，到西單商場北口，又嚴肅整齊的集合成長蛇般的陣線向前勇進了。

儘管在中途受幾次的強硬的壓制，儘管敵人們的荷槍實彈的汽車隊在大隊面前示威，然

而，參加的人們越發加多起來，如海潮澎湃，如萬馬奔騰，這成千的人們，由護國寺向東轉了灣，到達了輔仁大學——這有名的修道院。

古色古香神父型的老教授站在講壇上咕嚕着，可是講台下的聽衆，不約而同地向窗外招着手，他們放下了聖經，離開了坐凳，蜂擁的參加到大隊裏去，其中還有幾位西籍的學生，當然他們是熱烈的表示着同情的。

大隊在悲壯的嚴肅的前進着，高鼻子的外國記者，緊跟着大隊同樣的不肯放鬆腳步，他們不時的拿出照像機來攝取一剎那的景像。從九一八以後，在灰色的古城裏，像這樣的運動，在他們眼裏，這還是第一次。

冷風依然在刺骨的吹着，從早晨到午上，從午上到傍晚，大衆們不停的急速的走着喊着，他們的勇敢，他們的熱血，吃飽了他們的肚子，在快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時，太陽已快近地平線了。傍晚的斜陽，放射着閃爍的光輝。

#### (四)

在所謂『和平制止』的命令之下，當前的人們，開始的感到水龍的阻礙，冰冷的水急劇的射到面孔上和衣服上，憲兵，警察佔滿了整個的街面。當用水掃射不會發生什麼效力時，於

是皮鞭、短棒、大刀柄、刺刀，開始在人們的面孔、頸項、胸膛、脊背、四肢上亂打起來。

沸騰的心房，流出鮮紅的熱血！

前面的人們，在挨着打，流着血，後面的大衆，在高喊着！衝！衝上去！

這樣爲解放民族鬥爭的一幕流血劇，便正面的展開在我們的眼前。給水龍灑濕了的衣服，結成了冰塊，帽簷上纍纍的掛着冰珠，一切是冰冷的。

可是冰，冰冷不了大衆沸騰的熱血，在閃閃的刀光劍影下，我們聽見了火山崩發般的怒號：

『打倒×××主義！』

『打倒漢奸！』

『爭取民族解放的完全自由！』

『……………』

晚風從頭掠過，大隊的武裝警察在路口來往的巡視着，地上可以看到遺留着滴滴的血痕，大衆的熱氣隨着北國的烈風，依然在天空中吹蕩着。

## 上海八千餘學生救亡運動速寫

高甯

(一)

一個偉大的運動，在我們眼前展開了！這是民氣，這是次殖民地知識份子的沉痛呼聲。在救國運動的大目標之下，全上海的學生，都站到第一道戰線上來了！他們衝破了死一般的沉悶，站在被壓迫的民衆之前，領導着、呼喊着。

先是江灣區的復旦大學，六百多同學到市政府請願之後，並聯合持志、法學院等校在閘北一帶大遊行示威。這個風聲一傳到暨南大學，暨南七百多同學，便立刻組織起來，採取響應的行動。他們星夜向大夏大學出發，邀合大夏的同學之後，便直向光華大學而來。那時候已經萬家燈火，光華的同學一看到大隊的人馬到來，在半點鐘之內，他們便組織起來，加入這個隊伍，開始向前進發。一路浩浩蕩蕩，直奔交通大學。走到安和寺路汪精衛和曾仲鳴的公館門前，羣衆大呼『打倒賣國賊』，『殺死漢奸』，『人民組織起來』，人心激昂萬分，就像上前線的兵士一樣。但行列的秩序整齊而又嚴肅。到了交通大學，已在夜裏九點鐘，同學們正在自修，隊伍一進校門，便呼『歡迎交大的同學參加救國運動！』『交大的同學起來！』等口

號，一時人聲鼎沸，交大的集合鐘聲大鳴。在接連的敲了半小時集合鐘之後，交大的同學便很快的組織起來，加入了我們這個隊伍，因為租界上通不過，大隊便折回來，仍經安和寺路向中山路進發，走過汪曾兩公館，大家又大呼『打倒賣國賊』，『大家起來救國』等口號。經過凱旋路，有許多保安隊的士兵，站在路旁看熱鬧，羣衆高呼：『歡迎武裝同志參加救國運動！』士兵高聲回答：『我們打前鋒！』聲音悲壯熱烈，一時隊伍更奮興。有人說：『兵士們個個都要打敵人的，但是政府不發命令。』又有人說：『叫兵士們大家拿着槍上戰線，誰敢來反抗。』我們這隊伍在荒野的路上進行着，只是黑壓壓的人頭在暗淡的燈光下蠕動，看上去去有一兩里路長，『我們這裏足足有一師兵，如果大家都肩槍，他媽的，怕什麼！』黑暗中不知是誰在激昂的說着。每到一十字路口都停着許多汽車。許多外國人，軍警，大家癡癡的瞭望着這一字長蛇陣通過，隊伍中的：『打倒××帝國主義！』『民衆起來！』的口號又高叫了。

(二)

中山路是這末的長，在寒冽的夜風裏，這頑強的一字長蛇陣，仍然威風十足的向前進行。『女同學們疲倦了吧？』有人這樣問。但她們的回答：是一陣興奮的歌聲。有人在唱桃

李劫中的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衆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要作主人去拚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這歌聲立刻引起了響應，男同學的粗壯喉嚨，打破的沙鍋（因為喊口號破了嗓子了吧）在黑夜的空中響着：『轟轟轟……我們是開路的先鋒，轟……不怕你關山千萬重……是誰，障礙了我們的進路，障礙重重，大家莫嘆行路難，嘆息，無用……』

誰都知道這是大路裏的開路先鋒歌，這歌聲立刻蔓延了整個隊伍。打破了死一般的黑夜。大隊前頭部隊起了一陣熱烈的口號，隨後就聽到『……大家努力！一齊向前！……我們好比上火線，沒有退後只向前……』的歌聲。這時候已經是上午十一時，大隊人馬已通過中山路，到達閘北，到了『二二八』之役最英勇的鬥爭所在地的八字橋時，大家更起了一陣興奮。在持志學院門口大呼口號，好容易把黑夜裏的同學叫醒，隨後，一陣集合的鐘聲，全校的燈亮了！他們也加入我們這隊伍，跟着向前進行。我們一陣『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之後，路旁的兩江女子師範，也在黑夜裏敲起緊急鐘來了。路過同德醫學院時，羣衆的呼聲更熱烈了！『同德同學參加遊行』的口號，把同德的男女同學叫醒了。裏面有人在嚷：『門鎖了不

能出來呀！」立刻就有人從隊伍裏出來，一躍而過鐵門，幫助她們打開。接着鐘響了，宿舍的燈亮了！

(三)

我們的隊伍，像旋風一般的在黑夜裏狂怒着，而且越集越多。復旦的同學來隊伍報告，說他們的同學早已預備好了。晨三時到達復旦，他們的男女同學排隊歡迎。一時燈光輝煌，鐘聲大鳴，『打倒××帝國主義』，『督促政府出兵收復失地』的口號越叫越有力。在復旦的操場上休息一刻，大隊的人馬又在暗淡的燈光下浮動着了。我們的隊伍是暨南、大夏、光華、交大、復旦、復旦高中和實中、育青、同德、持志、法學院、兩江女師，後來又來了大同、復旦附中，人數總共有八千多人。

這一個頑強的隊伍，從翔殷路到淞滬路，再過第一公園。整齊的隊伍在寒夜裏前進，前進的軍容是那末的威武；在微弱的燈光下，那人與人接成的一條線，像看不到盡頭似的，直向前蜂湧而來。那氣概像是有千軍萬馬，宵夜殺將前來。突然的，遙遙的看到市政府和附近的燈忽然熄滅了。有人開頑笑的說，他們在實行防空演習了！

隊伍在黑夜裏摸索前進，隨處可以看到三五成羣的警察，在夜風裏抖縮着。

晨六時，隊伍停止在漆黑一團的市府大廈前，深灰色的天空還未發亮。有人喊：『開燈，我們需要光明！』於是，『開燈，』『不開燈的是漢奸，』『打倒漢奸，』『你們是中國人麼，』『焚燬成一片。』皇宮似的市府高樓窗口，有有些人頭在縮進伸出。大家喊一二三，『開燈！』『你們爲什麼不開燈，不開燈就是漢奸。』『打倒漢奸，』『驅逐賣國賊，』裏面還雜着憤怒的罵聲。在黑暗中有人嚷『打，』『打進去，』『把玻璃窗打破，』可惜市府門前是一片草地，沒有石子和磚頭，羣衆是越來越激昂了。大家忍着餓、冷、和疲勞，靜坐在馬路上等候天亮。大家叫喊着：『快點把吳市長拉出來！』代表團報告，已經打電話到市長公館去叫了，答應馬上就來。羣衆又等候了好久，還不見來，又打電話去催。

七時，市府的工友升國旗，八千多同學大家一致肅立致敬，並高聲唱歌。一種無以形容的情緒，襲擊了每個人的心頭。

等着，等着，吳市長還沒有來。飢寒與疲困，襲擊着每個人。不留情的天落起雨來了。大家喊着請『吳市長快快出來！』『把吳市長馬上拉出來！』『如果再等他來，我們衝進去！』『我們衝進大禮堂去！』於是，代表團對大家說，『如果等二十分鐘他再不來，我們開始自由行動！』就在這叫嘯中，吳市長在階上出現了。兩邊還站着社會局長和教育局長。



吳市長蠻客氣，他上來就說：『諸位同學辛苦了，走了八點鐘路。』羣衆立刻回答：『我們走了十二點鐘了！』並雜着一陣『啾啾啾』的叫聲。他問羣衆有沒有書面意見，代表便交給他。要求答復的七點是：（一）請中央制止華北軍政當局壓迫學生愛國運動；（二）請政府出兵討伐殷逆汝耕反對華北自治；（三）請政府維持領土與主權之完整，出兵收復失地；（四）請政府外交公開，實行革命外交；（五）請市長立刻釋放交大同學；（六）請市長保護全上海愛國運動；（七）保障言論集會自由。第五點，據交大同學報告：交大救國會委員李震聲君，被派送麵包，在門口碰着一輛汽車，車上的人說他也運麵包到市府，要求同行，李君上了車以後，才知道是公安局的人。他大聲喊：『我李震聲被捕了！』大家才知道他被捕。羣衆聽了非常氣憤，說這好像擲票似的。有人喊：『大家當心擲票！』於是，大家責問吳市長，爲什麼要逮捕愛國同學？有什麼理由逮捕他？吳市長說，不是愛國運動，是因爲反動嫌疑。羣衆問：『什麼證據？』吳市長說，『發現他有一封信，請他來問問。現在已經放了！』羣衆說：『放在那裏？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吳市長說：『不相信，可以打電話去問你們的黎校長。』

『我們的校長不管這些事！』羣衆是激昂了，吳市長也漲紅了臉激昂了。他說：『我吳

某沒有欺騙過上海市民，如果不相信我，你們可以說我不忠實，我是罪人，你們可以打倒我。」

他全盤的接收了意見。他說他是個地方官，可以把那些意見很忠實的轉告中央。關於第六條，他聲明純粹愛國運動，他絕對保護。

他竭力提高嗓子，要大家信任政府，不要信反動的宣傳。他勸大家說：『天下雨了，你們回去吧！』羣衆的回答是：『不怕，我們不回去！』『不回去做什麼？』對於他這激昂的詢問，有人在提出話來了：『你叫我們相信政府，事實勝過雄辯，東北四省亡了四年了，現在華北又被敵人奪去了！說不定再過些時候，連我們現在站的地方也沒有了……』這聲音立刻引起了許多響應，紛紛的有人站起來說話。（本來大家都是坐在地上的。）

吳市長一再說：『好了，現在你們趕快回去！』大家喊：『我們不回去，要你切實答復。』吳市長說，關於外交和軍政大事，是中央負責的，我是地方官，你們是不是有意和我市長爲難？』

大家說：『全上海市的愛國運動，言論和集會的自由，請市長保護。』吳市長答應絕對保護。這僵硬的局面總算緩和下來了。羣衆認爲沒有再和市長說話的必要，便開始整隊遊行示威。

## 草帽

李輝英

不要以為這是作者故意弄巧，假如一九三三年的夏天，你是在滿洲比較大些的都市中過去的，那你就會相信這篇中的故事不是虛構的。

天熱了，該戴草帽了。

幾天來，弟弟上學下學，總是冒着一頭汗，那頂舊呢帽的里子上，黏着濃漬的酸汗。

打算好，星期六，哥哥就好發薪水，星期日上街去買草帽，哥哥也要買一頂的，和哥哥一道去商店檢選。

說是去檢選，倒不如說去商店交錢，因為他早已經把要買的帽子選好了，為這事情，他跑了好幾回河南街，在商店的大玻璃窗前費去好多工夫。

哥哥也在想，星期六領下三十塊錢，除去下月內一應開支，餘下幾塊錢，帶弟弟買草帽去。自己的草帽，也舊得不成樣子，要是帽子不太貴，就該添一頂，在外面作事的人，不能把自己往壞裝扮的。

星期六過去了，哥哥從學校領到他的報酬，當小學教員真不是容易事情，平均每天要上

五堂課，回到家里還要改本子，真是累人。沒有辦法，累也得作，吉林省城單只在營謀小學教員不得的人，何止一二百個！生活困難，求職業困難啊。

星期日是個大晴天，吃早飯時，初夏的太陽已經播散出它的烈燄，——熱起來了。

在飯桌上，弟弟跟哥哥說：

『哥哥，今天買草帽去好不好？』

哥哥因為早就作了這種打算，所以很快的就回答道：

『好的，好的，你不說我也就打算今天領你去買了。』

弟弟樂得忘記往嘴里嚥下該嚥的一口飯，哥哥對他的事情是這樣關心。笑着說：

『哥哥，你也要買一頂。』

『再看罷。』

看見哥哥有些猶豫樣子，弟弟着急了。

『不，哥哥你一定要買一頂，你不買我也不買。你是作事情的人，不好在同事中戴那頂

過了三年的破草帽。』

哥哥聽了弟弟這番話，答應了弟弟的要求，決心了買一頂新草帽。

吃完飯，兩兄弟每人吃得滿身汗，更感覺得買草帽的不宜遲延。

『上哪一家？』

臨行前，哥哥徵詢弟弟的意見。哥哥知道弟弟常好逛街，商店櫥窗里他會留神看看的，他會看見各式帽子和各種價錢。至于他自己，每天下課，賺得一身疲乏之後，只希望早些回家歇息歇息，從不化費時間到街上去閑逛。星期日，雖然他有一整天工夫，可以由他自己支配，不受學校的限制，可是，他依然沒有空餘工夫，他還是要改本子。他還要藉此讀上一點書。在買草帽這件事情上，所以是哥哥要向弟弟請教的。

『上哪一家？反正出不了河南街：和興隆、興順東、生興隆、義和東，除了這幾家還能到哪裏去。』

『那麼，還是上和興隆罷。』

和興隆，哥哥平常買東西差不多都上這里來，如果說一個買東西的人有一種念懷老主顧的習性，哥哥就是這中間的一個。和興隆是河南街最大的商店，不，可以說是在吉林城最大的商店，只有這一家人有三層高的樓房。商店是大的，可是哥哥因為拉下主顧，甚而買一根針都要到這老地方。其實他這句話未說出口外，弟弟就先給他猜出了。

但是，弟弟不同意他。

『不，哥哥，我主張到義和東去，告訴你說，』說到這裏，他露出自己飽有經驗的神色，『這幾家的草帽我早都端相過了，說到樣子好，不是日本貨，價錢又賤，頂數義和東。和興隆跟義和東有一種帽子完全一樣，——一樣花紋，一樣顏色，一個工廠出品，就比義和東貴五分錢。』

『好，依你。』哥哥說完，抬腳先走，弟弟跟在他的後邊。哥哥的話沒有說完，又接着說，『那麼，你看中兩樣沒有？』

『我看中的那一樣，就是我說和興隆比義和東貴五分錢的一種。』  
『價錢呢？』

他們已經拐出胡同，走到大馬路上。路上，乾燥、熱，雖在上午，也沒有涼氣。人、馬、車來回走着，奔跑着，星期日雖是休息日子，沒有停下這些活動。

太陽，像故意和他們兩兄弟爲難似的，把他們沒有戴草帽的腦袋，晒得火一般熱。可是，弟弟還沒有忘記回答哥哥的話，他一邊抬手摸着腦袋，一邊說：

『便宜得很。人人都說日本貨便宜，這帽子我說就是日本貨也不會這樣賤。哥哥，你想

得到麼，九角五分錢！」

說到最後一個『錢』字，弟弟故意加重了氣力。

確是出乎哥哥意料之外，如果他料到這樣便宜的草帽，那他早就決定下自己該買的一頂。弟弟的眼力，他一向是信服的，事情算是決定了。

走進義和東屋子里，兩兄弟不但頭上出了一頭大汗，晒得油光光的，身上，汗水也把衣服濕了好幾處，因而小買賣人送上兩碗熱茶，誰都沒有喝；渴是渴，但是喝下熱茶，身上更會熱癢得難受的。

草帽擺了一大堆，白的、黃的、還有灰的，有軟辯的，有硬辯的，有薄的，還有很厚的，價錢，用引人注目的大寫字標明：五元，四元，三元，二元，一元，九角五，還有八角錢一頂的呢。

這些帽子中，大坡販發來的頂多，天津瀋陽製帽廠的出品也有，但比日本貨是少多了。

哥哥仔細把這些帽子端相一會，全神灌注，宛若舊式婚姻中男女兩家相看新人一般。哥哥一邊端相，一邊在心中評定着優劣，五塊，四塊的料子固然好些，但是些日本貨，日本貨不能買，雖然作了亡國奴，還不願作亡貨奴。而且式樣也不合學生一類人戴。三塊的顏色都

不好，兩塊的式樣太坯，一塊的有點發舊，也都是日本貨，那麼輪到九角五的帽子上。帽子式樣很乖，顏色合適，辮子壓得很周正，翻開里子看，『瀋陽××製帽公司出品』，好，弟弟的眼光真不錯，化低等的價錢，買上好的帽子，弟弟是個能幹的孩子。至于八角錢一頂的，那從任何方面說都不夠人滿意的。

望望弟弟的臉，弟弟開口了：

『怎樣，哥哥？你看中沒有？』

『看中了，你的眼力是好，你說的完全合我意。』

『那麼，是九角五的麼？』

哥哥點點頭。

兩個人拿起九角五分錢的帽子試着大小。身上的汗，退下去了，哥哥喝了一口茶。

買帽子的人真多，買九角五分錢帽子的人更多。差不多都是些學生。學生和學生的見解、嗜好很有些相似的地方。一塊以上的帽子，樣子老、蠢，只有在社會上作事的人才看得中。八角錢的帽子，是給商店店員苦工預備的。學生又單有個不願購買日本貨的心里，這九角五分錢的草帽，正適合他們的條件。



老掌櫃的口里含着旱烟袋，在旁邊慫恿着：

『買罷，買罷，這帽子好啊，學界人戴正合適。才到一星期，天天儘是你們一界人來買，城里只有和興隆咱兩家有，和興隆還貴五分錢，買一塊呀。』

『是呀，』弟弟檢好了一只，試一試大小正合適，『就因為這樣才上你們這里買的。』哥哥也試好了一頂，兩個人非常高興，交易作成了，一直到和送出門口的老掌櫃的作別時還是高興的。

帽子戴在頭上，兩兄弟的頭，都把太陽遮開遠遠的，戴上這樣的帽子，頭大概也是高興的。

弟弟提着兩個帽盒子，一邊走，一邊當着哥哥誇耀他的眼力。弟弟想：再上學，頭上不至冒熱汗了，哥哥也覺得戴這麼一頂草帽在同事中很夠看的。

可是，兩個人走着，訛一個警察嚇住了。弟弟一向就討厭這些警察，覺得自己沒有值得檢查的地方，理直氣壯地詰問道：

『什麼事，你不訛人走路麼？』

『走！』

警察更凶，上來搶去他兩人的帽子。弟弟急了，有些耐不住警察的暴行，伸手就打了警察兩個嘴巴，他想用這個厲害使瘋了的警察覺醒。在吉林城，學生打一個警察，還不至受到別人的誹議的。可是警察更凶，往弟弟的屁股上一連踢了兩腳。

兩兄弟真有些莫明其妙了。

但是，帽子是可以搶的麼？警察是可以搶東西的麼，哥哥和弟弟，不論怎樣莫明其妙，到底同警察到了分所里。當着分局長面前，哥哥本要不管一切罵一頓的，然而，他們都被上了刑具。分局長一面用手掙着八字鬚，一面把帽里子的皮帶沾濕了水，兩兄弟看到了，每頂帽子都是清清楚楚五個字：

『反滿抗×軍。』

這可是什麼事情？這就算犯罪了？可是，拳頭，在他們的身上打起來了；腳，也在他們的身上踢起來了。

分局長得意地重念着：

『我要你們反叛！我要你們反叛！我要你們反叛！』

(太白二卷七期)

## 平常的故事

王淑明

船在老河嘴，上來了許多人。

這些人，大半是難民，鄉間鬧春荒，他們在家里存不住身，起初是拔油菜，和蒲公英拌着吃，後來是將剛發青的麥苗割下來煮着吃，終于連樹皮也剝光了，實在沒有好法子想，不逃村，還能怎樣呢？

當船剛靠攏的時候，還沒有來得及下梳，他們——這些人就像餓鷹似的撲上來。船身因為加重的緣故，就漸漸的傾到一邊去。茶房看見這情形，大聲喊叫說：船要翻了。可是就在這時候，他們也都擠上來了。

這些人的面孔：有的尪瘦得只剩着一張皮，如果不是蠕動着的話，幾乎要疑心那是剝製好的骨架。有的臉上黃黃的，看上去有些發油光，但其實却是浮腫，皮膚繃緊了的緣故。衣服：灰一塊，黃一塊的，有的布條拖下來，像扯長的市報；有的在灰黃破爛的棉服上，透露出了里面污黑的棉花，簡直和發腥的豬大腸，沒有兩樣。

他們中間有的身上背着衣包，剛落下來，就放倒着身子在喘氣。後來的却連站立的地方

都沒有，就只能成排的並立在一旁，把背脊靠緊着黃板，讓中間騰一條狹縫，做行人道。小孩子給大人擠緊了，急得哇哇哭，但做母親的可沒有地方吐。有的女人敞開她的胸懷，放出那乾癟的奶子來，給小孩吃，可是沒有一滴乳水滲出。一條條的肋骨，深陷下去，凹得和乾涸的河床一樣。

風大起來了，夾着雨點，無情地打到這些可憐的動物底臉上、身上。抖縮着身子的他們，在前面的受不住風雨狂暴的打擊，就彎着腰脊，像一個弓字形，向後面退。

風，越來越狂肆起來。雨雖已停止，船身却顛簸得比先前更其利害。烟篷上的難民，因為肚里沒有裝進食物，空洞洞地，經不住搖蕩，頭目都有些暈眩。有的背脊互相地倚靠着，身子像一條跳板似的橫伸在那兒。但好些人，是打着乾呃。船上各處同時發出嘔吐的聲音。哇的一聲，一些稀薄的黃色黏液，從各人的口中吐出來。隨着船的傾側，這些黃色的黏液，就向那方淌去，看看一齊停流在下面了。這里那里，又是一陣嘔吐聲發作，就又添加些雜色的成分進去。艙面上發散出一種發霉的麵包氣味，到處向人鼻孔里攢。

風聲、嘔吐聲、呻吟聲、小孩子的哭聲，在艙面上，混和成一片。

母親們因為孩子哭着，就又想起來拿出乾癟的奶頭來，塞進他們嘴里去。沒有乳汁擠出

來，這些小生命就拚命的啃着乳頭不放。做母親的感着疼痛，舉起手掌就在孩子的頭頂上使勁的打了幾下。孩子更哭得利害了。做母親的，知道這是自己的不對。沒有乳汁，怎能怪他啃住不放呢？一陣心痛，也就淌起眼淚來！

天漸漸的發黑。風不但沒有停止，比起白天，後面還帶着哨子。船在和兇惡的浪頭搏鬥中，向無底的黑暗里進行，載着這一批不幸的生物，從村莊里逃出來，又燃燒着求生的意志，向陌生的前路闖去。

(太白二卷六期)

## 電車上

夏時

近日來，北四川路一帶，又在大日帝國主義的坦克車輪下，戰慄起來了。這現象，雖然自「一二八」以來，已經是常見的，但自己畢竟是一個並不怎樣「鎮靜」的人，總感到大砲比「鎮靜」厲害得多，萬一又來一個「偶然」，「一二八」的教訓還不夠受了麼？

於是，早出晚歸，希望減少幾分危險。

天，悶悶地想下雨，換銅板的香煙店沒有開門。我坐上電車，眼皮上還掛着一絲疲倦，

望望窗外，黃包車夫零落的影子，寂寞地被丟在後面蠕動着。心剛活動起來，搖搖地震動着的電車，又把它掩沒在模糊的睡意里去了。

我的眼皮慢慢垂下。

『隆隆……』

『隆隆……』

一聲，兩聲，轟轟地不成聲的響。這聲音抹殺了電車鈴，抹殺了早晨的寂靜，抹殺了我的疲倦，抹殺了一切。我睜開眼。

是鐵甲車，大日本帝國的！

見慣了，雖然不太驚奇，逼人的氣焰畢竟使人生畏。何況又是這樣的年頭！

說可怕，其實還不是車，是那露出在車頂上的銅人頭。銅人頭是活的，僅有的兩個黑眼珠，溜溜地轉，和鳶一樣在搜尋小雞。前面是鋼彈砲，直挺地向前開嘴，這就是帝國的威風！『一二八』前是這樣，而現在，現在，我不敢想了。

『隆隆……』鐵甲車過去後，是坦克車。

我不願看，回過頭，却又是被帝國砲火燬了的奧迪安的廢墟。

電車停下了，黃包車停下了，走路的人停下了；鐵甲車、坦克車、連續不斷地衝，毫無阻礙地衝。

「吓……」我只好暗暗抽一口冷氣。

電車依然在進行，人的氣色也漸漸平靜下來了。據確息，在世界各民族中，貴國人是第一善忘的；五分鐘，也許一秒鐘，譬如，剛過去的鐵甲車隊，似乎在乘客中就不會留下一點影子；沒有人說起，也沒有人問起。

過了白渡橋，視線從黃浦江頭的戰艦，落進了外灘公園。

「啊！」這倒真的使我驚奇起來了，公園內居然有一大隊武士在那裏練習太極拳。這和大日本的鐵甲車隊恰恰成了一個對照。

我的眼皮又慢慢垂下。

我不禁神往於兒時母親告訴我的那個故事中了。

話說：某省，某縣，某鄉，有一位財主。該財主雖有幾個臭銅，人力却甚單弱；既無靠

山，終鮮兄弟，所有者一個毛頭小子而已。常言道，「富者衆之怨也」，在此情形下，該財主受盡了外鄉的欺侮，不僅賠錢，且要挨打，無論那一回，總是財主吃虧。

「等我兒子大了再說吧。」財主常是這樣安慰自己，因此，也就凡事能夠容忍下去。

日子是最易過去的，毛頭小子也長到十四五歲了。於是該財主日夜計算，爲保家復仇，必定要從這時起把孩子好好培植起來。他想：「治世重文，亂世重武，」這時候，讀書是沒有用的，他就決心送兒子到峨嵋去學『術』。從此後，他的心是安定得多，不但安定，而且有點驕傲。比如，有人打他一個耳光，他可以忍着眼淚傲然地說：「現在我不理你，等過三年，再來同你算賬吧。」

三年畢竟一溜就完了，兒子已經功成圓滿，定期要下山。這時，財主該是如何的高興啊！他準備於兒子到時，遍請全鄉士紳開一歡迎會，這一方面可以增加兒子的威風，一方面也可以使全鄉知道他有這個有用兒子，不致再來捋虎鬚。

兒子確乎有點不凡，氣概超俗，相貌堂堂，伸出一隻胳膊，幾乎有別人的腿粗。在歡迎會，真是人人稱賞，個個點頭，財主於喝得紅光滿臉時，站起來拍着胸說：

「我們並不會欺負人，但我們也決不願讓人欺負！」數十年來，這是他最得意的一天，



他的所有怨氣，都從這幾句話吐盡了。

因此，財主確曾真正過了一些平靜日子。

然而，平靜的日子，是過不長久的，紙老虎終於有時候要戳穿。一天，事情居然又發生了，別人欺財主，財主自然不願讓步的，於是，罵、扭、打，財主被人按在地下。

『阿毛，來啦！』財主躺在地下向他的兒子求援。

『來了。』

兒子站在離丈把遠的地方，放開脚步，一拳一腿，打着從峨嵋山學來的太極拳。

『快來呀！』父親嘶聲地喊。

『我在打啦。』兒子一意在旁呼呼地打。

後來，父親滿身受傷了，在向人求饒了；別人也搥得不耐煩，放了手。於是父親從別人的拳頭下爬了起來，看看兒子，兒子還在一拳一腿地打。

父親氣不過，走上前，一個耳光：

『媽媽的，父親被人打死了，你在幹什麼？』

兒子一楞，茫然地回答：

「我不是在這裏幫忙打嗎？」

電車又忽然停下，賣票員在喊着：

「先生，到了……」

我一驚，抬起頭，麗華公司冬季大減價的大號字在眼前一晃。我忙站起來，雙腳跳下了車。

(太白一卷十一期)

## 女人

吳組緝

這個女人二十來歲，扁扁的嘴巴，扁扁的鼻子，手粗，腳粗，身腰粗。她輕輕地推開門，蹣手蹣腳走進來，說：

「太太，我想我想……」說的時候兩隻粗大的手互相緊握，扭捏着；粗大的眼睛望下沉，釘着她自己的脚尖。——那腳趾頭也在扭動着，是赤腳。

她這忸怩的神氣好像是用功夫做作出來的：她的形狀很不宜於用這個方法來說話，來表

情。

太太和她年歲不相上下，但看來比她年輕得多。兩個人擺在一起，成功一個有趣的對照：一個粗糙、笨鈍，像一件剛出土的二三千年前的瓦器；一個精美、聰明，像一隻光彩美麗的電木玩意兒什麼的。她站在太太跟前只是一隻粗劣的人坯子，一隻沒修改潤飾，沒打蠟上油的人坯子。

太太剛才因為先生看了電影，沒會約自己；又想到昨天晚上做了許多菜，等先生回來吃，等到八點先生纔回來，先生說吃過了；「吃過了！……早就不能告訴我！」氣得太太楞了一夜肚子。——於是和先生吵起來。先生有他自己的理由，不肯認錯；也不肯拍拍肩膀，貼貼腮巴，哄哄她。因之太太越想越生氣。

「我曉得你心裏早沒我！……」兩顆眼淚流下來，就伏到床上去抽咽。

先生捧着一本書楞了一回，戴上帽子篤篤地出去了。

太太一個人在床上躺着，覺得沒有趣味；枕頭上弄得潮膩膩的，腮巴貼在上面有點冷，就坐起來，拉開『五屨櫃』，把裏面亂七八糟堆着的各色各樣絲襪拖出來整理着。

理着理着，看見這個女人推門走進來，忸怩得那樣滑稽的樣子。

太太一看見這個女人心裏就想笑，覺得『頂有趣的』。（一個禮拜前這女人由薦頭行送來，先生問怎麼樣，太太說：『看那傻樣子頂有趣的，』於是就留下了。）現在，太太雖然剛拭乾眼淚，肚裏還撇着氣；可是她覺得很悶，很無聊賴，她願意有個人和她說說話。她掉過頭，耐心地問：

『你想什麼？你說不要緊。』

『我想太太給我看封信。』

『可以的。』太太很驕傲很尊貴的點點頭。

那女人拂開衣角，在腰上掏了一回，掏出一封沒封口的，已經皺摺得不成樣子的信，忸怩地遞給太太。那信上說：

『內人見字之悉。啓者。無別。所汝生氣離家。不覺已去兩月。音信不見。是何道里。前在城中。所人說汝今在南京。爲此特託人帶信奉上。囑汝務要回信。所翁姑之言。皆不必聽。且小炭子無人吃奶。家下深未錦念。望速寄錢代下。以就然眉之卽。卽卽之要。對於翁姑之言。目今稍未甚好。明年汝務要反家察秧。必然不可打罵。望請知照。卽卽之要。所我氣中之言。皆謂寬慰。不在言中。卽卽之要。統此不令。並請坤安。』

再啓者。無別。所如同信。卽交鴻勝先千萬可也。卽卽之要。』太太把信仔細看了兩遍，撇着嘴笑了一笑。太太說：

『唔。是你丈夫來的信。』

那女人想說點什麼，把頭抬起來，却又重復低下，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腳趾頭動了兩動。到底沒說出什麼來。太太接着說：

『你丈夫說，他和你吵了嘴，他很懊悔。叫你明年回家去插秧。他不再罵你。你公公婆婆也不再打罵你。說小炭子沒奶吃，叫你趕緊寄錢回去。……』

太太把信上的話說了一次，又說一次。說着，注意那女人的動作和表情。那女人頸子紅紅的，漸漸紅到腮巴子，紅到耳朵根。

『搗妹。……』咬住了，恨恨的再爆出兩個字：『死鬼！』

一下子的功夫，她剛纔那種忸怩的樣子一點都沒有了。

太太覺得頂有意思的，笑了。打着一種和小孩子說話似的口調說：

『哦，你原來是吵嘴逃出來的？你膽子可不小！你怎樣逃出來的？你家在那裏？你說點

給我聽聽看。」

那女人把手扭了兩扭，又稍稍忸怩一下。囁嚅着說：

『我是黑非。黑非。我家裏種田。種稻子。兩個老不死天天打我。罵我。那年水荒，說我帶來的，今年不下雨，又說又說我帶來的。我帶來的，我也不是存心帶來的。好比，可真的我帶來的。好比。那搗妹的死鬼也夾在當中罵。我插秧，我耘草。好比那小鬼的，好比那小炭子的，還在背上哭呀哭的。六月裏哭呀哭的。好比我車水，車到晚上。汗水臭哄哄的。露水下來。那小鬼哭呀哭的。哭到天迷迷子亮。就發燒。把我背上捱得一背子瘡子。就說我把瘡子，——把小炭子弄得病痛痛的。拿鋤頭把敲我腿直骨。就敲。就敲我。就敲我。——』咕嘟咕嘟嚥了兩口唾沫。

太太看她說得那種急樣子：唾沫嚥了一口又一口，頭一點一點的，身肢一幌一幌的。太太忍住了笑，扮做很驚訝的神氣，說：

『哦！打你？虐待你？豈有此理！——你慢慢的說。唔。』

『搗妹的，我不過吃了你家三碗。——三碗鍋巴飯！搗妹的——我想想，我就氣不過。就氣不過。就——就——就氣不過！我把我娘給的一根響賣把紅毛鷄，販銀子的，做銀子生意

的。紅毛鷄是個老頭子喂，老頭子。我跟紅毛鷄走。紅毛鷄不肯帶我。我曉得他到上海。我死起八臉跟他走。一走走到南京。我用了一吊三百錢。我就我就到行裏。三丁子、新嫂子、二嫂子和富頭的媽，都在行裏。都不種田了喂，都進行了喂。……」

『都是你們村上熟人？』

點點頭。

『真好膽子！』太太鬆了鬆腰，讚嘆着。

『那鬼老頭子，紅毛鷄，還拿話嚇唬我喂！嚇得心裏本東本東跳。那鬼老頭子說，南京上海有洋鬼子捉人挖眼睛，有洋鬼子說。還說飛雞摔彈子，說，還說，出來了，只好當叫化子。說，還說，還說說。——搗妹子纔不怕！不吃那口氣飯，自己做，自己吃。搗妹子纔不怕！』

『那你的孩子你不管了？小炭子？』太太不知幾時有點感觸，態度驟然正經起來；關切的問。

那女人不說話，看着自己的脚巴鴨子動了兩動。半晌，纔說：『我問太太借兩塊錢。我托太太寫封信。』

『錢倒可以預支給你，沒問題。可是你的回信不好寄呢。信上說回到鴻勝先，什麼東西呢？是個人，是家店？又在什麼地方呢？』

那女人把兩隻又粗又圓的大眼睛望到窗子外邊的天，說：

『怕是在城裏，是家店，是家茶館，姓鴻的開的。』

『那有個姓鴻的呢？沒這個姓。』

『搗妹子也不寫寫清楚！』

『是你丈夫寫的吗？』

『那搗妹子寫得出信！扁擔大的一字都不識！』我去問問二嫂子。『就下禿下禿出去了。太太深深吐了一口氣。回頭看見那枕上潮濕了的一塊，她就覺得自己腮巴上火辣辣的。她不再『覺得這女人頂有趣的』。她佩服這個女人，她羨慕她。但是對於她自己，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她想着。……』

(太白一卷八期)

## 家

謝六逸

遠道的友人來信說，不久要把家搬到上海，我趕快去信勸阻。我的信裏，大致說了下面



的一番話。

向來人人稱頌上海是文化的中心，也有人以為這裏是樂土。實際上海有什麼文化可言呢。就以教育一端來講，我在上海住了十幾年，自己的孩子就不知道應該送進什麼學校才好。市立小學似乎較之私立的好些，有辦學經費，校舍也寬大，可是學生收得太濫，每一間課堂都擠滿，對於兒童衛生不知注重。前年我的小女兒在某市立小學讀書就染了百日咳。雖然每天治療注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廢學半年不用說，弱小的身體和病魔抵抗的情形，令人心酸。百日咳是顯明的疾病。學生患了這種病，當局一點沒有覺察，讓病者照常到校；也不知道隔離，致令傳染別人，真不知是何原故。像百日咳這樣一望而知的疾病，尚且如此輕忽。至如肺結核一類的病患，當局之若無其事，可想而知了。小孩不送進市立小學，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那就只有衙堂（近於家鄉的小巷，但嘈雜污穢，百十倍之）小學了。這一種小學，收費甚輕，然而所收學生，常超過校舍的容量。一間課室除了教師站立的地方之外，全是長櫈。學生三四人擠坐一排，猶如罐頭裏的沙丁魚，看去密密層層，盡是小頭在那裏搖幌。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如何能『教學』呢，教師倒有他的好方法，就是來得個兜，打手心，立壁角，都是補救教學效率的方法。小孩的心裏一駭怕，便什麼都得忍耐了。這種

衛堂小學，就連兒童衛生，兒童訓育都談不上了。昨天早上，遠遠地傳來了一陣「咚咚咚」的聲音，仔細一聽，原來衛堂小學的音樂教材是「鳳陽花鼓」。向來家庭教育是補助學校教育的。但在上海，家庭教育就非特殊注意不可，要靠學校是萬萬不行的。

假令你住在上海，將來你的兒子也許要進大學罷。這裏供給你一些參考的材料。上海有的是大學，國立的私立的，貨色一應齊全。你知道中國的大學變成什麼樣子了？學校裏的功課，全用講演式，教員須從上課第一分鐘起，叫喊到末一分鐘止，然後才可以不發生問題。在名份上應該要學生用手做，要學生動筆寫的，他們也要聽演講。學生是要在一種怡然自得的心情之下，在課堂上聽取『說書』、和『傳教』的。求學的目的，只在安然享受上課時間的五六十分鐘。如享受得還不錯，就算滿足。不然身體雖安坐椅上，眼睛也注視黑板，彷彿凝神恭聽，其實神遊數里之外，等於睜開眼睛在參禪。我這麼一說，你必以為我在挖苦青年，罪無可赦。其實青年中有此種分子，乃是事實。如要談到責任問題，無論攪到什麼時候，都弄不清楚。至於談到大學教授，那就更大有可觀了。大學教授在上海能值幾個銅子呢。上海有的是富商大賈之流，這就是住在上海的人所崇拜的。有人初次和你會面，開口問道，『恭喜在何處發財？』你如回答，『在華東大學任教，』對方的臉色就沉了下去。你必須回答

他說，『在華東洋行混混，』對方就肅然起敬，結果不免說出敝行買賣還請照顧之類。大學教授和富商大賈，新舊官僚比較起來，都有遜色，所以大多數早就有了『覺悟』。就是爲學術奮鬥的意念一天淡似一天，而趨赴利祿的心呢，一天濃似一天了。『尺波未涸魚先散，一骨才投犬共爭』，甌北的這兩句詩，其實是指這一班人說的。他們知道『洋場』的滋味比什麼地方都好，抵抗不過物質的誘惑。於是把大學當作尾閘，雖然身列講壇，然而目的卻在於做官。有官做時便去做，及到紅運已完，又仍然跑回學校，打起洋腔，『Boys and Girls 讀書要用功呀！』認真教書的也有，那就被嘲爲『用功的教員』，同時被大家看做傻瓜。如要受人重視，必須第一次上課時，自稱在政界我認識孔某，在商界認識虞某。有的聽了這一番說話，便以爲『這可好了，將來飯碗有望，一切西裝，求愛的費用，大約不成問題』。學校行政呢，則有兩大祕訣，一是儘量造幾所輝煌的屋宇，二是買收數十百畝的農田，做的無非是裝點門面的工作，此類羊頭狗肉的法門，還用得着什麼博士名流去做呢。請一兩個百貨店裏專門裝飾櫥窗的店員去辦學，不也就勝任了麼？我不相信百貨店裏的店員比不上博士名流的本領。

上海的日常生活，你也想知道一點罷。在這裏我們所最感不便的，就是一種莫名的喧

響。這種喧囂，是從各種聲浪混合而成的，不能夠明晰地爲您指出是哪一種聲音。其重要的成分約有幾種，就是機械一類的東西，好像不斷地在摩擦、在敲打。其次是因社會蕭條之故，商店大減價，爲了招致顧客，吹打着沒有調子的樂器，再次就是類似爭吵的人語聲。只要你在這個都市的圈兒以內，無論什麼地方，都能感覺到這種喧囂。你也許說，學校遠在郊外，難道不能免掉這種喧囂麼？其實不然，例如賽球運動之時，理應喧嘩，可是冷冷落落，鴉雀無聲。有時我看見了奇妙的情景，一個長大的大學生，走在前面，忽然另一個躡足走上，猛力用手一推，拔步便跑；被推的或是傾跌一交，或是拚命的追趕，旁觀者便大聲吶喊。諸如此類，從童蹶的行爲而來的喧嘩，我以爲倒是可以節省的。又如上課時，退課鐘雖響，教員的話沒有說完，室內的人沒有退出，此時教室門外已經擁擠不堪，有的在推，有的在嚷，馬上就要攻進，雖然座位是固定的，一人必有一座，然而非此不足以表示悅樂。許多無謂的喧囂，即在郊外，也隨處有之。

還有我們日常生活所不能缺少的蔬菜，您如住在上海，將大失所望。這裏的蔬菜不知是否隔夜浸在水裏的，永遠是不新鮮的、乏味的。即使到最大的公設市場去買，也未必能夠得着好的。像家鄉的白菜、芹菜、蘿蔔那樣的色澤鮮明，滋味清香，在上海我就從沒有遇見。

這一點您可以想像上海附近鄉村的貧弱，同時也就明白了都市這一隻『鐵手』的可怕。還有最嚴重的問題，乃是住宅，這是您所知道的，略去不提。

不過您得知道上海有的是娛樂，然而而是糜爛性的。跳舞場倒閉，這有何可惜，報紙的社論，卻大為嘆息，以為上海地方又少了一種『市面』，現金的流通不免受了影響云云。您看這是什麼一個社會。袁中郎說，『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活地獄……』不錯，能有所寄，固然很好，但是住在上海，寄點什麼好呢？跑狗場、回力球、跳舞場我從來沒有進去一次，即進去也不懂。有時偶然帶小孩到 Capitol 去看整本的『米老鼠』，只有這個是我的寄情之所，然而整本的『米老鼠』不常有，所以終成了一個『無寄之人』。不過最近卻學得一樁本領。就是在三層樓上看書疲倦後，咚咚咚跑到底層，跟小孩子一起嬉戲。習之已久，凡是小孩子大哭的時候，我能在一二分鐘以內，使得他們大笑。我對自己的女人說，『有了這樁本領，您如再養小孩，我能做一個沒有奶的奶

上海有什麼足以誇耀的麼？租界裏的摩天樓，如國際飯店，只是敦睦邦交，送往迎來的地方；擺渡橋畔的百老匯房子，雖然號稱東亞的高樓，然而其中空空洞洞，一無所有。這裏沒有文化，更不是什麼樂土，值不得稱頌或羨慕。

您沒有結婚之前，我寫信給您，說，『聰明人不願結婚，甚至不必有一個家。』您來信，氣忿忿地，搶白我一場，道是，『你們有老婆的人，哪裏知道沒有老婆的人的苦處呢？』今番您想移住上海，我又要用『不以家累自勞』這一句話來勸阻你了。

想說的都說了。朋友！您的那個『家』，究竟是來的好，還是不來的好呢？

(宇宙風第二期)

## 書 店

蒲 堯

書店，有人認為是推行文化的先鋒，也有人以為祇是牟利的奸商的一種。平心而論，雖是兩極端的批評，却都可以算得中肯。孔云亭桃花扇傳奇第廿九齣借書商蔡益所口裏唱的曲子道：

堂名二酉，萬卷牙籤求售；何物充棟汗牛？混了書香、銅臭、賈儒、商秀。怕遇着秦皇大搜。（鳳凰閣）

書和銅、香和臭、賈和儒、商和秀，把這幾種不能混合的成分，混合在一起，這就是所謂書店。

然而，在許多舊式的書店裏面，上自老闊，下至擦水煙筒，倒尿瓶的學生，簡直有辨不出書之爲香，銅之爲臭的，他們對於書，祇知道那種好銷，可以賺錢，那種不銷，不能賺錢，和綢緞店信的對於綢緞，鹹齋店信的對於鹹齋，毫無異致。在新式書店裏面，這一類的人也還不少。我曾聽得某書店老闆說，『書無所謂好壞；好銷的便是好書，不好銷的便是壞書。』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書店老闆會對他的夥計們說：『祇要在白紙上印了黑字，我都有方法推銷出去。』在他的鼻孔裏，當然更無所謂香臭了！

## 二

今年是『不景氣』的年頭，什麼事都到了『尖銳化』，書店『尖銳化』的表現，無過於一折書的大傾銷。定價一元的書，祇買一角，硬綑一點的買客，還可再打一個九折或八折。據說，批發價已經跌到一折六扣了。倘使你從腰包裏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就可以得到這麼

一大捆，非雇了黃包車不能帶回家去。『便宜呀，便宜！』買書的人都這樣嚷着。有人想，書價這樣便宜，幾乎連買紙張還不夠，做老闆的豈不蝕殺老本？然而聽熟於此道的人說起，雖然賣的這樣便宜，書店老闆還可以得到三分錢的厚利。所以現在有一位大老闆，已經豫備二十萬資本，專門做這項一折書的生意。在開北買了大塊地皮，造起不少房子，再添上許多印書機，預備打倒一切的舊書店。

更有許多人想，一折書賣的這樣便宜，還可以賺錢，大家都競爭着做，那些實價發售的書店，豈不是要大發其財麼？爲什麼還有許多書店天天喊着虧本，甚至於要接二連三的關門呢？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否則，賣五香豆爲什麼也要內行呢？

### 三

從前中國的書店，賣的都是木版書。書的來源，有些是宋元明舊槧，有些向人家租了家藏版來印，資本較大的，自己也刻幾副小說戲曲一類的木版，互交換換販賣。到了石印法和洋紙輸入中國，印刷便利，成本減輕，許多書店，都利用了新法來印，於是時文課藝，醫卜星相，小說戲曲，經史子集，多變成了石印的本子。起初還注意到校對的仔細，字跡的清楚，紙墨的精良，定價也比較的貴。到後來爲的專門注重在『銅臭』，便『江河日下』，把



成本竭力的減輕。到了現在，一提起石印書，在我們的觀念中，好像祇是一些黃黃的油光紙，錯誤誇奪連篇的文字，模糊細小的字跡，鬆鬆的一捏就散的裝訂的那種冊子。無論那個人覺得要頭痛的。

但是，成本雖然減低，定價却還是照舊。一部六本或八本的三國演義，不過角數錢的成本，他的定價可以八九角或一塊多。有些自以為懂的一點的買客，問他有多少折扣，他可以告訴你九折或八折。再三的論價，用七折或六折，買定了，以為是大大的便宜。其實還不止對折轉彎的賺頭。如果這些書統從印的店家門口賣出去，錢固然賺的很多，生意却不會很大。生意的推廣，完全靠一班客幫，就是內地各處的販賣商人。因為內地很少印刷機關，所以這些書都要到上海來批發。所以舊式書店老闆的唯一本領，就是熟悉客幫。客幫的走水先生到了上海，大概都住有一定的客棧，你要販書，用不着跑上書店的門去，祇要一落客棧，就會被許多書店的跑街夥計攆住，或者從茶會上找到你。那時這位走水先生便非常之忙，今天某家請你吃飯，明天某家請你聽戲，後天又是某家請你上堂子，弄的你花天酒地，應接不暇。等到你吃也吃膩了，玩也玩厭了，纔問起你這回要配些什麼貨。你如果覺得吃的他太多，把配貨單送給他，他就如獲至寶般帶回去明天便整大捆整大包送上門來。裏邊有你所要

的書，也有你所不要的書。問他折扣，四折三折隨你去，說明錢帶的不多，要掛一點帳，節邊年底也隨你的便。祇要你肯把書帶回去便是『婆婆萬福』了。

#### 四

這種石印的舊書，都是無所謂版權的，無論那一家都可以印。但在同業裏面，也有一種不成文的行規，就是這一家印了這部書，別家便不作行再印，要印也須得到人家的允許，否則就要受同業的排擠。所以各家所印的書，大多數是各不相同。倘使需要別家的書的時候，也不必用錢去買，可以用同價值的書互相交換。書店的大小，就是用版子的多少來分別。

書店裏面，用不着什麼編輯員，祇有幾個繕寫員和販賣的夥計，薪水也都很小。但裏面却有一種極好的調劑法。就是幾個小夥計，可以拚起股子來印一兩本舊書。本錢掛在帳上，賺來的錢大家分派。所以舊式書店的夥計，正薪雖少，外快却是很多。

#### 五

從廢科舉與學校之後，纔有新式的書店發生。買了新的書稿，或聘請了專員編成新書，別家不准翻印，這是比較新近的事情。到了版權法頒布，新書店有了一重法律的保障，便一天一天的加。新書店的成本當然不及從前的低，定價却也不能過高，但折扣却不像舊式書店學生減少，生意已經不及從前，競爭却反比從前劇烈。小學書六折中學書八折，已成公開的

的濫。因為祇有獨門出入，所以對於客幫，也不必像舊式書店那樣的遷就。可是，一本新書的銷售，決不會從出版的書店直接便到讀者的手裏，不能不經過那販賣人的手。一般的讀者，便從這裏喫了大大的虧。

普通新書的定價，大體為成本的四倍；就是成本二角五分的一本書，那定價總在一元左右。倘使每本書都從書店直接賣給讀者，書店的贏利，當然很可觀。但因為有販賣人的存在，便發生了問題。普通對於販賣人的折扣，大約從八折到六折，也有對折以下的，完全依了書店做生意手腕和看了販賣人生意的大小而定。倘使平均作七折計算，定價一元的書，出版家所得到的還有七角。可是中國的幅圓太遼闊了，一家上海書店的書，可以北至蒙古東三省，西至新疆西藏，南至南洋諸島，無論那一家大書店，都不能在這樣廣大的區域內，於各城市鎮遍設分店，勢不得不靠販賣人給你去推銷。販賣人除了從折扣裏取的利益外，最重要的條件是賒賬。因為他們決沒有這麼大的資本，用現鈔向你買了書去，攔在店中，再一本一本的賣出去。現在書的種類又多，銷行不銷行全不一定，萬一用現鈔買了來賣不出去，豈不大蝕其本？所以書店的放賬，是不能避免的。一年做五十萬元生意的書店，大概總有三十萬元以上的放賬。最好的年歲，這放賬至多到年底可以收回一半，像近一兩年能夠收起兩三

成，已經算是很好，甚至於不到一成的也有。因此放了賬幾乎等於送脫，不放賬便沒有生意可做。現在，讓我們把新書店的利益來計算一下：

假定有定價一元的書一千本，成本為貳百五十元，其中一成，直接賣給讀者，收回一百元。還有九成，用七折批發出去，本來可收得六百三十元，如果作為對折收進，可得三百十五元，共收回四百十五元。除著作人版稅一百五十元，淨得二百六十五元。那麼，本店對於這部書的純利，便祇有十五元。這一千本書全數達到讀者的手裏，那讀者所出的錢，總數却是一千元。如果一部書祇銷一版，書店怕祇有蝕本的份兒。

有人想，這樣看來，販賣人的賺錢，不是比出版家的來得大嗎？其實也不盡然。他們雖然享有了三成或四成的折扣，但裏面有水腳運費、有匯水、有利息、有開銷，有時也須打一折扣賣出甚至也仍然有放賬，所賺的純利，也不過和出版家相仿。至於欠賬，也不一定賣出了不還，實實在在也還有許多存貨賣不出去，叫他們怎麼還起？何況也有放賬呢？

## 六

新書店最大的生意，要算教科書。別的書買不買隨讀者的自由，教科書却是由學校強迫着讀者去買的。所以，教科書生意，為一般新書店競爭的目標。但是，在近來，教育衰頹，

折扣批發價再是五折六折，另加回佣，這樣，利益不會再厚。放賬方面，却比普通書更大。這欠賬的人，不一定是直接的販賣人，却往往是採用教科書的學校。近來幾乎無論那一省的教育官廳，沒有不欠官立學校的教育經費。內地有許多官立學校，往往要靠了書店纔能開學。就是學校對於學生，在學費中帶收教科圖書費，而一面却向書店欠賬。書店爲貪圖生意，不能不放。有時候校長撤換了，書店便放了倒賬。

教科書最怕的，便是教育部變更新學制。學制一變，從前印成幾千萬幾百萬本的舊書，立刻變成廢紙，祇能切碎去包花生米。聽說去年有某大書店，受了這學制變更的影響，幾乎弄得關門。所以非有大資本的書店，都不敢冒這編印教科書的危險。

## 七

照目前的情勢，書店幾乎已經到了末路。舊式書店，在從前固然很賺錢，但一到折扣日低；放賬日多，便也沒有辦法。從這裏想謀出路的，便是一折書。但這種生意，非有大資本不可。他們的紙張，一定便是一兩千噸，每種書的印數，起碼總是幾萬。一方面憑藉市面不景氣的賜與，排版印刷裝訂的工價都減到了極度，所以雖祇一折，還可賺錢，而且因爲折扣太低的緣故，可以少放賬。然而油光紙石印的舊式書店，却因此受了極大的影響，因爲這些

一折書比起那些舊式石印書來，便印刷清楚，紙張好看，定價又是低廉，脫手來得容易，販賣商人自然趨之若鶩。

一折書的盛行，對於從前那些油光紙石印的讀者，是很有利益的。倘使某大老闆的計劃成功，把那些石印書店完全打倒，而一折的成例，可以永久維持下去，並且使買書的人個個都知道這一類的書都是照定價一折，不上那些販賣人高抬折和的當，未始不是中國讀書界的一大革命。然而，誰也不敢這樣樂觀。

## 八

一折書不但影響全部的石印舊式書店，連新書店也受了大大的打擊。新書的定價實在太貴，雖是讀新書的人，因為『囊中少有錢』，隨便買一本一折書，也不妨過一過癮。而且那勢力也會逐漸侵入到新書裏去。侵入的路大約也有三條：第一是完全的翻板。不管你的著作權有沒有註冊，他們翻印了再說。好在中國的法律，是不會有極重大的威嚴的，無論怎樣打官司，被翻印的花了許多錢，費了許多事，結果翻印人也不至於喫怎麼大虧。所以翻印的自樂得翻印。第二是變相的翻板。對於新出的集子，可以來一個選集，近來什麼短篇小說選、小品文選、日記文選等等，已經非常流行，將來都會變成一折書。這樣，在讀者方面

然得到便宜，著作人方面却未免要喫大虧。第三就是印售一折書的店家，從一些倒閉的新書店收買了若干種陳舊或低級的新書版權，也一樣作一折書來賣。

## 九

在現在，新書業的掙扎，不出兩條路：一條便是極力吸收函購客戶，使讀書的人直接向出版家購買，這祇要看近來各書店函購廣告的競登，就可以參透那裏面的消息。倘使讀者都養成了函購的習慣，將來也許會使書價減低。但這事也所謂有利必有弊。最重大的，就是許多滑頭的書店，把一本毫無價值的書，取一個漂亮的書名再登一個天花亂墜的廣告，一買到手裏，却是一個大大的失望。甚至於收到了錢，不把書寄給你，一封信兩封信去催，永遠如石沈大海，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各書店的吸收函購政策，近來雖然比較發展，却決不能因此消滅中間販賣人。新近交通部舉辦各地郵局免匯購書法，也可以算得一個進步。但此舉也不見得會十分發達。第一，因為郵局經手的折扣還要八折，而買客却須十足付出還要加郵匯費，比直接函購更貴。第二，郵局裏祇備一本書目，不能把書目裏所有的書都備一本在郵局裏任人翻閱。如果能把這兩點改良，我想購買書店或者會被郵局打倒，減輕書價便利讀者的希望也不難達到。

新書業的還有一條出路，便是發售預約。這也是直接買賣的一種，而且在書店方面預先收到錢，不會有欠帳的危險，在讀者方面也可以得到便宜，可說是兩利。但這事必須有信用的大書店纔可做，而且祇限於價值較大的書。向來沒有知名的書店，發售預約，在老練一點的人，決不會理他，否則也往往會使你上當。於至一二元或數角的書，既不能登廣告，送樣書，使讀者先明白書裏面的內容，自然不會有人來預約。

這幾年來，各大書店都有幾部幾百元或數十元的預約書，往往第一部的預約纔截止，接着便來第二部的預約。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中國的文化大大的發展，骨子裏却實在祇是暴露着書業的不景氣，竭力在吸收現款。有些大書店，聽說欠出的預約書款，有一百幾十萬元之多，要把第一次的預約書印出去，還清欠款，勢不能再發售第二種預約。所以起初是爲了吸收現款而發售預約，現在却爲了要還清欠款而發售預約，欠款永沒有還清的日子，預約便也永沒有斷絕的日子。把大書店建築在預約上，這是何等的可怕！

然而，預約却是決不能永遠發售下去的。第一是大部書會得有出完的日子；大部的舊書祇是有數的幾種，大部的新書又不是一年半載可以雜湊而成。所以有的祇能把印過的書，變



換了方式一印再印，有的把出版了十年的另星舊書，集起來作爲叢書，甚至有的已經在登報徵求出版計畫了。這都是預約發售不下去的預告！第二是預約的購買者也會得財窮力竭，不會得一批一批的繼續買你的預約，替你拔還債款的。

現在的預約戶大約不外幾種：一種是圖書館或學校，提出一二百元的經費，買部把本數很多的書來裝裝場面。第二種是民脂民膏刮得較多的軍人大官僚和那從前交易所裏投機發跡的商人，本來並不會看書，懂得什麼書籍的好壞，不過爲了要假充斯文，裝飾他們新造的客廳或書房，便拿出幾百塊錢買幾部新印的古書來擺擺樣子，其實等於『皇帝的新衣』，即使裏面都是白紙，祇要把書根印得好，也是一樣的。至於真正想讀的窮酸，即使偶而看到廣告，也不過討一本樣本來當屠門的大嚼罷了。

第一種預約書的顧客，本來祇有一點有限的經費，決不會永久光顧；至於第二種的顧客，有了幾部作裝飾品也已經很夠，決不會像書獸子的對書發生興味。即使新顧客不無產生，也不會很多。所以預約書縱使可以川流不息的出下去，預約的客戶也要逐漸的減少，何況不能川流不息的呢？

這樣說來，中國的書店，不是已走到絕路，不必等到『秦皇大搜』，早可以關門大吉了嗎？『盛極必衰，剝極必復』，這是中國人認爲必然的定理，也許到了『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會得現出『柳暗花明又一村』來的。但據我的意見，一定要低折扣，濫放帳的書業舊方法消滅，書店纔能存立，一定要有真能決定書籍內容好壞，肯替讀者謀利益的人來經營書業，書店纔能繁榮。如果專從吮吸讀者的鮮血着眼，是決不能站腳的。

(人間世第十九期)

## 風景

### 太湖

兆鵬

#### (一)

『太湖有三十六澗，七十二明峯，七十二暗峯（礁石），一百零八港汊，三萬六千頃湖面』，這方士式的數字，我們不能說對，但也說不出錯處在那兒。因爲關於太湖，從沒有可靠的數字，可以依據，我們所公有的概念，不過是『魚米之鄉』。

說到太湖，要提到它的河汊與港灣，這河汊與港灣，構成太湖流域的繁榮，與居民的習性。試站在高處一望，一片平蕪的湖田中，列着許多井字式的水道；因此陸路交通，很費周折，一二十里以上的行程，總是坐船的多。這些水道都是狹小的，船行很慢，船窗啓處，便是浣衣村女的搗杵聲。於偶然一瞥中，留着回味的情趣。江南美人之所以著名，也許就因為這浪漫的氣息！

船除汽輪外，有河船與湖船之分。湖船是平底的，遇風不易傾覆，但搖駛很慢；河船是尖底的，搖駛較快，却受不住太湖的風。河船有貨船、艚船、槍划子、大板船等。湖船有龍飛快、航船、石頭船、大漁船等。太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笨大的漁船，有的七道桅的，有的五道桅的，一道桅掛着一道帆，沒目的的蠕動着。有時煙波縹渺中傳來幾聲雞叫，彷彿是顛動在詩與現實中間的銀線，令人與莫可名說的風懷。船側有披水板，與浪潮撐距，任何風向，都可拉帆行進，據說當年的艚船，就是這種東西。湖船推進靠風力，老舵工看天色，日色、水色，即知風候與雨量。河船推進靠搖櫓，因水道曲折，轉舵較快之故。划槳的很少，雖然推進快得多。

水道長度，以九爲單位。譬如十八里，他們說是兩九路。十里，他們說是一九多路。爲

什麼以九爲單位呢？誰都說不上來。風之遲速，及船重大小，都以浪爲單位。譬如說這船很大，能吃三個浪，或兩個半浪，即是說，一陣風能掀起三重浪，或兩重半浪，而船不至顛簸也。

(二)

太湖居民，多以捕魚爲業。他們捕魚的方法很多，規模最大的，是上述的大漁船。漁船捕魚是需要合作的：小漁汎時，兩船合作，叫做一檔；大漁汎時，四船合作，叫做一帶。夏天多爲檔，冬天多爲帶。合作的船，互稱爲對拌船。假使桅船單獨行進，那是形跡可疑，或是窩藏盜匪，或是爲匪劫持，水上公安人員，便要去查究了！漁網長幾百尺，兩端掛在對拌船的船頭，藉風力推進，任其所之，漁網經過之處，魚被包圍，不易漏網。漁民每日起網一二次，或乘舢板把入網的魚撈出來，擲向倉裏去。太湖裏七道桅的漁船有一百多，五道桅的漁船有三百多，三道桅以下的漁船，不可勝數，每日的漁獲物，是很多的。這些魚多醃成銀魚乾去發賣。有時漁民直接向魚行求售，有時等『行賬船』來收買。『行賬船』是魚牙子，爲漁民的剝削者。年來農村破產，人民購買力大減，而湘鄂贛閩匪區，實行糧食封鎖，銀魚乾更沒有銷場，漁民走頭無路，又要負擔苛捐雜稅，只得向行賬船作高利借貸，受其敲剝，

而無可如何。太湖裏還有一種寄生階級『烟差』，漁民飄流無定，他們專替債權人向漁民收賬，漁民除還賬外，尚有各種供應，每天至少一元的烟錢，其叫囂驟突，作威作福，不減於陸地衙門的胥吏。漁民沒教育，又沒人緣，他們的痛苦，爲外邊人不知道的；有史以來，幾曾聽過漁業放款的事蹟。

太湖船不能進內河，正如內河船不能進太湖一樣；他們的社會，是自成組織的，和陸地人很少關聯。要討親擇婿，只有在漁戶中去找。漁船無論大小，總有三數個小孩，衣服不完在船頭傻坐，到過太湖的人，總會引起很深的印象。據說漁民性情忠厚，又好敬神；從沒有無子息的。彷彿某書上說過，魚肉最能生精，漁民的子孫繁衍，也許就是這個緣故！

此外捕魚方法，除習見者外，尚有『放水鳥鴉』及『放夾子』。這些方法是很別緻的：一個小船，養着幾十個水鳥鴉，頸間都用竹篾絡住，使大塊食物，不能下咽。漁民不用東西去喂它們，它們飢餓時，自會到水面上去覓食，但因喉頭狹小，稍大的魚，便在喉間塞住，吞已不能，吐又不可，只得飛回船上，讓漁民把魚摺出來，它覺到喉頭舒服了，又飛到水面上去。『放夾子』是麻繩上裝置許多夾子，夾子端置魚餌，放進漁汛中，魚吞餌後，夾子張開，揪住其口，便沒法脫逃了。

漁民迷信很深，三天撈不到魚，或危浪撼舟時，總是向空中請五爺爺救命。一般傳說，太湖有五位尊神：大爺爺管五穀，二爺爺管水鳥鴉，三爺爺管蠶桑，四爺爺管油漆，五爺爺管撈魚，五爺爺是湖面上的權威，漁民對於它的祈求，幾乎是現實的。每日點燭燒香，歲時令節，或魚獲不旺時，則鯉魚公雞猪首去獻祭；秋夏之交，還要到袁山廟裏去建醮演戲。前年廟會時，爲匪所劫，不敢再在袁山集會了，於是遷到平台山來，酬神時請軍警去維持治安。花錢很多，但觀衆甚少，熱鬧不起來。

(三)

什麼是湖田呢？若干年來，因山洪傾瀉，山泥淤積，這淤積的地區，由地主或商人圍圩建壩，尋事墾殖，這就叫做湖田。經營湖田的人，便是湖田的業主。這湖田面積很大，大部份未向官廳備案，而業權自由移轉，若干年來政府設機關以清理湖田，要田主繳價稅契，裏面的糾紛，不知有多少。

湖田是很肥沃的，水旱災很少，麥桿油菜，幾乎齊人肩膀。水道均爲泥底，不易乾涸與壅塞。農人不用施肥土，力稍差的，便揀着河底黑糝糝的泥，屙到田裏去。我們船程中，時常逢到屙泥的船。取泥的方法很別緻，合掌的箕，箕有長柄，一入水則箕口張開吸泥，出水

因泥下墜而箕掌合。他們忙中帶閒的態度，充分表現出農人的安命與悠閑。

湖田的耕種者，有許多是客民。天災人禍的結果，如河南安徽江北有不少逃荒的災民，這般災民是有領袖的，向業主領得湖田，轉租到一般災民去耕種。每年收成後，按畝納租，倘不能繳清租谷，或與業主氣味不相投時，便不免解雇；這般被解雇的貧農，便是湖匪的來源。

#### (四)

湖匪是很著名的，他們大半是客幫人。客民越複雜的地帶，湖匪也越多，如渡村橫扇，常爲湖匪出入之處。幫別很多，大抵以地域爲名稱：如巢州幫、海州幫、河南幫等等，門戶之見很深，常因利害衝突，而互相火併。大概說來，湖匪力量的大小，以政治局面爲轉移，政局不穩時，統治者顧不到太湖，而敵方特意勾結他們，接濟他們，以便在後方搗亂。民十九河南大戰，民廿一上海大戰，湖匪盛極一時，各幫聯合起來，有旗幟、有官號，與官軍對抗；官軍出動軍艦飛機，尙未能奏功。一直到政局平定，接濟斷絕，官軍江浙會剿，湖匪的氣餒，才平息下去。如果和老水巡談談湖匪首領的性格與派別，如何招安，如何逼反，如何以賊制賊，這趣味勝讀一部蕩寇志！更足令人驚訝的，是浦東幫的槍械，多半從某處租來

的。該處的居民有的爲強盜了，有的不願爲強盜，却從強盜手裏找些利潤。一根槍以每月奉送若干私鹽爲條件。其中還有專做擔保的經紀人！

剿匪的主力部隊，爲江浙水警。大股湖匪目標較大，易以兜剿；最感到困難的，是小幫湖匪，他們搶掠後，便逃入蘆葦深處，或其他僻靜的地方；而且他們善於化裝，譬如水火幫，把贓物用長繩繫住，拴於船底，要浮水的，便網上石頭，依舊駛進。緝捕的人，很難尋出破綻來。

### (五)

大概說來，太湖及其流域，算是一片福地。居民生活優美，所以不會產生峭拔的英豪與強盜。直接統治的軍警，直接危害的匪徒，多是客邊人。各寺廟都堆放不少空心的壽材，可推想他們生命的裕餘，農村破產的呼聲，究竟還是短時期的。

要旅行的，最好到太湖裏來。這時候不必顧慮到湖匪，旅程是安全的。東山的薛蘿春，東西山馬鬚山的枇杷楊梅，是名不虛傳的。元山的石，亮而着實，在這裏你可看到價值十萬元的南京陣亡將士紀念碑，是怎樣取出來的。西山的土法採煤，也極可玩味。如果假期很長，可在馬鬚山住下來。這裏有太古的靜穆，而有最新式設備的旅社。



湖光與山影的美，很難具體的說出來。我以異鄉人的基調，在太湖過了不少日子，看落日與帆影，聽湖風吹浪與推梢扳梢的交響，有時在西山的桑樹下，遠遠的聽到伐木聲與雞叫聲。這情景彷彿生活于一首詩裏，淒清中覺到充實的感受；此來是幹什麼的？自家都迷迷茫茫起來了。歸舟木瀆，猛覺得又回到塵擾的人間世，追念太湖生活的情趣，不禁掉下眼淚來。

（人間世第三十期）

## 都市風光

征 農

太陽已經爬到電杆上來了。

小毛眼睛骨溜溜地向四面轉，真悶氣，半天沒有撈到半個「子」。電車停下來，又飛過去，叮噠地就這樣，小毛忙得來頭昏眼花。

『媽的，默什麼？』阿狗從後面猛的向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腳。

小毛嚇一跳。回過頭，隨手就一下。可是阿狗跳得快，拳頭落了空。於是，他罵起來：

『癩三！』

「小豬攏！」阿狗也回罵，嘻皮笑臉的。

小毛追上去，要報仇。阿狗邊後退；邊後退，一脚踏到了賣報的老槍的脚。

「瞎了眼睛，寫三！」老槍拚命的用力一推。

阿狗踉踉跄跄地，翻着白眼珠。

「眼睛咧？」老槍還是那樣的睜眉怒眼。最後，看看脚，才繼續哈聲哈氣的喊：

「老申報呀！」

「阿要看東洋兵打！……」

「老槍！」阿狗吐了一口氣，緊緊禰頭，埋怨着小毛。「就怪你。」

小毛這才得意地笑：「媽的，就要這樣。你還會害老子麼？」

彼此都無話，他們重又打成了一夥。

叮嘴，叮嘴，又是電車。人從車上擁出來，穿洋裝的，扭屁股的，還有西洋人。小毛趕

上去，伸出手在一個肥胖的太太面前：

「太太把一個！太太……」

接着，阿狗的手搶着伸出來了：

「太太把一個！」

那太太煩厭地看了兩隻烏黑的手一眼，立即逃避什麼似地別轉身子，一扭一扭地走開。

「太太把一個，」

她再走。

「太太把一個，」

她走遠了。

小毛好失望。望一望阿狗，真的有點生氣。「媽的，你老同我搗蛋，你不會慢一點來嗎？」

阿狗抿抿嘴，不做聲，好像比小毛更難過。他承認，他不應該搶着去伸手討。然而，這並不是他有意要這樣。他也沒有撈到一個「子」，他總希望能夠撈到幾個，於是自然地看到別人伸手，他就就爭先要伸手了。他時而不安地看一看小毛，又溜一溜停車站，隨後，緊緊縮頭，慢吞吞地說：

「鬼太太。不要老獸在這裡肥。」

離開停車站，沿着人行道漫無目的地走。阿狗的手搭在小毛的肩上。

人，來來往往地好像電車一樣忙。小毛撒開手，剛要喊，人就過去了。

『到那邊去。』阿狗好像安慰着誰，指一指那邊，那邊一家店鋪的玻璃窗子前面站了一些人。

那是大減價。洋鼓洋號正在吹打着桃花江，還有播送着京戲的無線電；還有，紅綠長紙條，貼滿了在玻璃窗上。

阿狗他們並不會注意這些。天天聽慣了，有什麼希奇？他們的目的，只在窗子前面的人。竄過了馬路，他們挨近了那些人。

小毛扯一扯阿狗的衣裳角，映映眼。意思是叫阿狗不要動。

『把一個，把一個，』小毛從一個女人的腋下伸出手去，蹙起眉來，熱切地望着那女人的臉。

女人的臉尖尖的，有股香，她好像沒有聽到小毛的聲音，邊把身子向她身旁的男人靠緊一步，邊向玻璃窗子內指點着。

『你看，那雙襪子多便宜，只賣一塊二毛。』

那男人隨聲『唔唔』地答應，忽一會，活像碰着鬼，翻出眼珠子直射着小毛，一聲喝：『走開些！』

『太太把一個，』小毛仍是喊。

『真討厭！馬路上，到處是小孺三。中國什麼都是不行的。』那傢伙嘆嘆氣，一理不理地，挽着那女人咯咯地走進店里去了。

小毛直着眼，無可奈何地把掛在嘴角邊的『太太』收回來。回過頭，對着站在後面瞪着眼睛看住他的阿狗罵：

『他們是外國人養的！』

阿狗走上一歩，緊緊褲頭，解釋着：

『這一回，我總沒有搗亂吧。』

他們懶懶地靠到電杆上。各自把手指在電杆上隨意畫着，一點提不起勁來。靜默了好一會。阿狗好像記起了什麼重大事情般，扯一扯小毛的手。

『你看，這是什麼字？』

『這是鬼畫符。』

『你不相信？這是一個大字，』阿狗急起來了。『這是我在火車站那一個先生教我的。他還要我常常去學，不要錢。我媽不肯。』

小毛聽來絲毫沒有興趣，只是聳起鼻子扮了一個鬼臉。然後，別過頭，兩眼仍是向着那大減價的舖子溜。

他好像是在專等候着那對外國人養的男女。他感到，剛才沒有從那裏撈到一個『子』，真是一件損失。他的心，就失掉了什麼般，老是牽掛在那男女身上。

鼓號、無線電，一味那麼單調地在喧擾。

舖子內真的又走出了一些人，小毛來不及招呼阿狗，就竄了上去。

『太太把一個，老爺……』小毛順嘴喊。

這已不是原先的那一對，然而，也有些像：女的是紅嘴唇，男的是光光的頭髮，而且，而且那男的也是向小毛一橫，便挽着女人一直走。

『討厭！』

小毛這回可不放鬆，跟腳追上去，還故意特別把身子挨近那女人。

『太太把一個，』他叫得也特別急。

走了一段路，那太太真像有點纏不過來，嘴里咕嚕着，隨手從皮夾內撈出一個銅子，向腳下一丟。

「去！」

噙着地，小毛的眼睛跟身子都隨着那個子兒滾。

跟在後面看住的阿狗，這時心內可禁不住熱刺刺起來了。他恨不得一手伸過去，即從那皮夾內撈出一個子兒來。他緊緊褲頭，趕上前，但當他正要伸手時，他的眼前一陣發光，從對面一部黑汽車內，正跳下一個黑東西，向他們這邊跑。

「巡捕！」他轉身就逃。

小毛剛抬起身，模模糊糊地正想也跟着跑，來不及，肩頭早被人抓住。

「瘟三，跑到那里去！」

小毛沒有動，也沒有做聲，就這樣半走半賴地被巡捕提上了那黑洞的汽車。

汽車內，擠得滿滿的，連那缺嘴老太婆也在里面。他緊緊地握了一握手掌內那個子兒，想說什麼；忽然叭啦一聲，汽車動起來，他的腦袋內便什麼也消失了。

太陽已經落到了電杆腳下。

## 風俗

### 搶礮

(太白二卷八期)

李三郎

溫暖的春天帶來了故鄉底回憶，那似乎永遠不會消逝了的故事，時時刻刻地佔着我的腦袋。不錯，正在這個時候，南方的人們——愛鬥的人們，跟着這樣溫柔的天氣，比什麼時節還要熱鬧地滾着。尤其是年青人，每個都給燃燒着的火焰烙紅了身子，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點兒機會給他們活動的話，身子就像失了官感了似地咆哮着。給那祖上，不！是老遠老遠的年代以前所劃定下來的永不會變動的風俗所驅使着，爲了宗教，爲了封建社會里所遺傳下來的制度，他們就得依從以前的例子把生命供獻舊社會了。

這就是我，不忘記的我們家鄉台山縣的一種可怕的風俗，那名稱是「搶砲」，顧名思義，牠是像戰場上相拚殺似的來鬥爭；看誰勝利就取得那所謂「砲」的神的偶像的牌子，爲了一定要用氣力來「搶」，會有不幸的犧牲，是不消說的事了。

我們的家鄉里「搶砲」是三年一度的，每隔三年，到了將要搶砲的時候，每一個族里都挑擇了無數的勇敢而壯健的年青的男子，從十五六歲到四五十歲。差不多，每一條村子里



都有五六十個當選的戰士，每一個族里總有百把條村子，全個族里的族數當在千數以上。那是指每一個廣闊的地方，那麼連毗地展開，譬如東北部有李黃陳譚等姓聚居的人們，那地方一定有幾個大族或小族，跟這樣情形展開下去，一個廣大的縣分里的大大小小的族數多得會驚人的。就拿這個例子來說，每一族有五六百個或千個勇敢而壯健的漢子搖旗握棒地聚集在一個廣大的草場上來舉行這一次拚命的「搶砲」，那單就拿這些英勇的戰士來說，那總數可真會驚人的，何況還有幾十倍的旁觀或啦啦隊，救傷隊之類的人們——從小孩子到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女兒們、婦人們，也許可以說是聚雜了全縣的俊秀者，一時的合攏起來，那情形真熱鬧而且緊張的。

據說，中國人最愛顧及姓氏和宗族的。這確不錯，何況南方的地方的人們是給熱烈的火燄供養出來的，提到打架，殺、搶，只要有人贊助，或是宗教例子所允許的話，更會像老虎也似的咆哮起來，不過，我們也不能夠相信像胡適在香港演說過的一樣，『廣東是蠻野之邦，廣東人是蠻族之後』裔的一樣，南方人好鬥，總有着一種北方人所沒有的不怕死的精神，同時，在這兒，我們可以說到，中國人所以被指為散沙，永遠是這樣的。但爲了宗族而拚命，而自相殘殺，這不但南方人一樣而全中國是同樣的。

我們的家鄉里「搶砲」大都是在春季，有時也在秋季，總之是耕種下種前。據說，「搶砲」是宗族下一種光榮的舉動，同時又是表現了勝利的宗族的繁華和富厚的發展，一得到勝利，那就永遠地得到「天神」的保佑，得到種種神的方便，不怕旱、水災，不怕盜賊，不怕自家有慘劇的發生。總之，神就可以保護了家族的一切的。然而，失敗了的某一族呢？可不是沒有神的保護而致破產或萬端的不幸嗎？況且，砲只有一座，神之最高者只有一個，勝利的也只有一族，除了一族以外還有許多許多人，也許有千萬倍數以上，那末，他們不是會遭失敗而且不幸嗎？但是，一般人們却沒有想到這個，而且一般人也沒有想到失敗以後的滅亡。總之，這裡可以說只爲了光榮，爲了表示家族的偉大，簡單地說就是「虛榮」之所致，同時又是極端的殘忍的風俗所致的。

每到了「搶砲」的日子，每族就擁了無數的人們到固定的場所里去等候，路程遙遠的未天光就起程，帶了燒飯的器物在場上臨時燒飯來喫；從早上到下午，那兒就擁擠着抱着火鍋的人們。在未到場以前，各族的祠堂或神廟一定燒着香火，婦人們老是迷着眼睛地在唸唸有辭，那符咒似的祈禱，不外是祝望勝利，同時保佑自己的子姪安全。這也是一種責任，在婦人們的心里總是一樣不改變的。

可是，這「搶砲」的日子簡直是仇殺或格鬥的日子。譬如甲族和乙族是有仇怨的。往往在這個地方藉小故而格鬥起來，跟着，幫甲族的丙丁……等族和幫乙族的子丑……等族又加入陣圍，又從里面擴充開來，一下子就成了幾個大大的戰壘。正像世界各帝國主義者互相明爭暗奪完全沒有一點區別的，殺的殺、吵的吵，外面啦啦隊的助威的聲音、鑼鼓聲、笑聲、罵聲，一會兒就把廣闊的地面上佈滿了可怕的恐怖的空氣。初時由拳脚而至捧棍，由捧棍而至手槍和長槍，向天嚮槍，高興時可以向敵人開兩口槍，這情形，沒有一點兒像爲了宗教或風俗的，而是爲了強弱的相殘殺。同時，每族里都有一團兵丁到場助威。不過，開槍是常有，開槍殺人却不常見。但死人也是平常的事。就是不用槍彈殺人，那每族都是強壯的漢子，有些還特意到省城或外地去請了一大幫打手，所謂拳技師的人們到場來戰，就這樣，受重傷或死的當然不少，而殘廢或微傷的却大多數了。

打鬥的時候大都是在放了砲火以後，經過了一陣「搶砲」以後就打起來，無論那一次，打鬥是一定的事，傷死也是一定的事。

至于那些情形，在一般人的傳說里都是一樣。我不會每一次都到場去看。而且母親也不會給我去看。但有一次，那是十一歲的那一年，我知道搶砲的日子到了，便悄悄地偷了一把

鍬子和銅子跟幾個小兄弟們逃去了。那地方是離我家二十里遠的一個姓黃的地方，靠近荒林大山的，一般都說那是野蠻的地方。的確，那不但山林重疊，而且人們也比其他的人們較為黑色或粗大的，令人們瞧見也會害怕起來。我們到了那地方的時候，當然要找到了自家族的人們，不然，亂撞亂跑的準會給「拐子佬」迷走，甚至給人們踏死的。那些事，我們小孩子們也會明白的。不過，到場外的時候，同族的長者和兵丁都禁止我們進去。沒法兒，只在遠處找到一個可以望得清楚的地方站着，那時，單就場面的緊張的空氣和人羣的擁擠已感到可怕了，何況又有殺人的棒棍和閃着光彩的槍和劍呢？不過，我們小孩子的心里也不感到什麼可怕，總之，那時的心理是描寫不到的。

大約里面做了一些什麼「神」的動作以後，跟着，在準備搶砲的人們的眼睛便醒亮地在注意自己的敵人，即是同樣來搶的別族人。所謂砲，那是舊社會里常常採用的，一個鐵的像燈塔一樣蹲着，內里壓着火藥，火一到馬上爆發起來，「隆」的一聲，所謂爆的東西就飛沖進天半空去，這時候底下的人們就把臉仰着天空，脚尖不知目的的跑動着來搶那跌下來的砲。那時，馬上就有人給壓到，一個一個地疊着。倘誰會搶到了，就準給別人打過來，幾百隻手和腳，像急雨一樣的給他嘗試，或者把他壓倒在地面，跟着，一個一個地，地面上會變

了會動的高高的山墳，那時，不但聲音的吵雜，鑼鼓的響耳欲聾，而一般的戰士們也忘記了自己的生命似的，棒棍齊來，只見不是自家人就亂七八糟的打起來，有些聰明的搶砲手，一接着砲就會把牠飛到自己族里的地方去，倘如自己族人守門得宜，外族就不敢再來搶的。況且有手槍作後台呢。不過，無論如何，砲定歸給某族以後，就知道某某的死傷了。那時有人罵、有人哭、有人笑；倘如有什麼仇怨或發生了什麼事的話，馬上又跟着做一次劇烈的打鬥，這次損失更要厲害的。不過，打死人是沒有罪的，當然也不會跟據什麼法律來解決，而是族與族之間的交涉吧了。其實，「神」的偶像存在便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那時，我看得出神而且害怕地跟着張慌的人們逃開。實在，那時我感到興奮的，只是當死字閃動在眼前的時候，也不知不覺地悲哀起來了。

勝利的族便抬了神牌回族去，炮竹的響聲又跟着佔了靜靜的農村。不過，勝利的族却要捐出一千元以上的金額，那是風俗上的定例，至于牠的用途，我不大清楚。而且，勝利的族氏還要請了多少馬隊，請了多少美女，歌班到鄉來祭祠與遊行——那是慶祝勝利與得到「神」的保佑。

然而，每一次「搶砲」，耗消了這麼多的錢和人命，結果就是那麼樣，什麼都沒有存在的了。

家鄉是離開了許久了，關於那個不知道現在還是一樣不？不過，南方正在提倡復古的時候，這種風俗該不會壓制而該贊助的，況且，訓練出自己的民族來表現中國的偉大那也是應該的？

## 再醮風俗

（太白二卷五期）

巖濟寬

在沒有沾到新文化的鄱陽，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不論她怎樣年輕，都是不應該再嫁的。原因很簡單，『烈女不事二夫，』事了二夫的，就不是烈女，那還有誰看得起她？

禮教雖是這樣，但是，有些女人，因為全靠丈夫賣氣力而吃飯的，丈夫一死，自己不能過活，有心要做烈女，也做不過去；祇好甘冒大不韙，去再嫁一個丈夫，找個終身之靠。她們不找終身之靠則已，要找終身之靠，那社會的制裁，實在是太殘酷而令人難受了。

比方，林家嫂死了丈夫，只要到了『七七』之后，專門以作合為職業的媒婆知道，就問上門來，套套口氣。她會說，不嫁人，生活是怎樣怎樣的危險，嫁了人，就會如何如何的幸福，慢慢地她再講到某個男子漢是怎樣好的性情，為人是如何的忠厚，說得甜子蜜流，硬會使得林家嫂非即割嫁去不可。但是這種的說合，不是和閨女找人家樣，冠冕堂皇的，這是偷

偷摸摸，不能上台盤的事。假如你在談這些話，人家聽到，會側目而視，掩耳而過的。

事情說好了，日子定妥了，往往外面還沒有什麼人知道。就是到了出門的那一天，也是冷冷靜靜的，一點聲息也沒有。不但如此，並且她的門口，來往的行人都會稀起來，那一個附近的周圍，佈滿了清靜淒涼的空氣；男家來接的，只有幾個人，和一乘獨輪土車子，既不敲鑼鼓，也不放爆竹，一點表示也沒有。在中午的時分到了女家，他們在那里只吃一頓家常便飯，在吃飯的時候，把禮金交個清楚明白，飯後，他們就準備把女人一車推去。

在女人要出門的時候，家人就要上前去，嚴詞厲色地囑咐她不准回頭，如果回了頭，那個女人是要挨打的。換一句話說，她如想到死了的丈夫，也只能在心里想想，却不可以回頭來看看丈夫生前的住屋。出門時，門是半開的，要側着身子出來，出來之後，總有幾個年富力強的後生，在後面監視她的行動，第一點就是不准她回頭，因為她回了頭，對於男家是不吉利的。

她那時穿的衣服，是雙料的，里面是紅的吉服，外面是白的孝服，頭上也披蘇戴孝，鞋子也是紅鞋上加白鞋，一扭一捏地哭死八臉地出去。大概走到離村的一個山上，或是一個十字路路口上，早就預備了人在那兒，燒起一堆包（即紙錢）來，在火焰高張的時分，這個可憐

的女人，就放聲大哭，然後一股勁地跳過去，跳過去之後，就要收斂哭容，千萬要記着，她是新娘子了。這叫做跳火坑。這裏還有一個關鍵要特別說到的，就是在跳的一刹那，要將全身的衣服同時一起脫下，不要帶了過去，如果帶了過去，即使一隻小白鞋子，那個男家一定不高興的。要是沒有什麼不吉的事倒好，設若是湊巧打破了一個碗，或是死了一隻雞，那人家就會說這個女人是帶七煞的，從此，她會遭一切人的鄙視，永無出頭之日。

假使她跳得很好，一點東西也沒有帶過去。同時，收起哭相改做笑容，蠻像一個新娘子的神情，男家自然歡喜了。不過，再醮的女人，是薄命人，有許多地方和場合，是不准她到的。要是她識相的話，自動地不去，那倒還好，要不，就要受盡了人家的侮辱。好比，村里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定了人家，那男家是要送花紅首飾和禮金來的，這叫做過禮。當送來之後，照例是要請人看看的，就是鄉下的婦女們，不論老少，也個個都喜歡去飽飽眼福，因為那里一定有許多花樣翻新的首飾，在鄉下是看不到的。要是再醮之婦，就只好坐在房里，暗暗地自嘆命薄，享不着這種權利。

禮教下的婦女們，是多麼的不幸啊！